武俠世界



$2.00

669

本刊啓事



本社秉承着革新，進步，投資宗旨及配合彩色時代進展，已訂購彩色印刷機器，爲配合各方面技術，本刊原有十八開書度，由本期起更改爲特大十六開書度開本，並以新面目面世，一俟印刷技術純熟，即配以精美雙色插圖，使本刊務求盡善盡美。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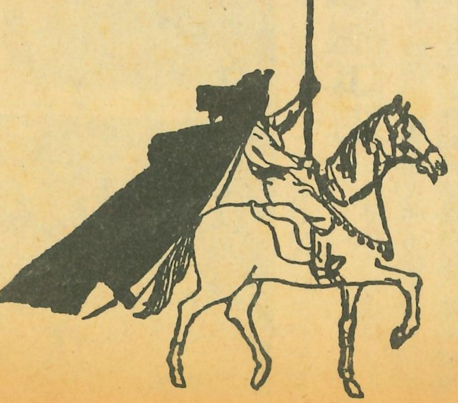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6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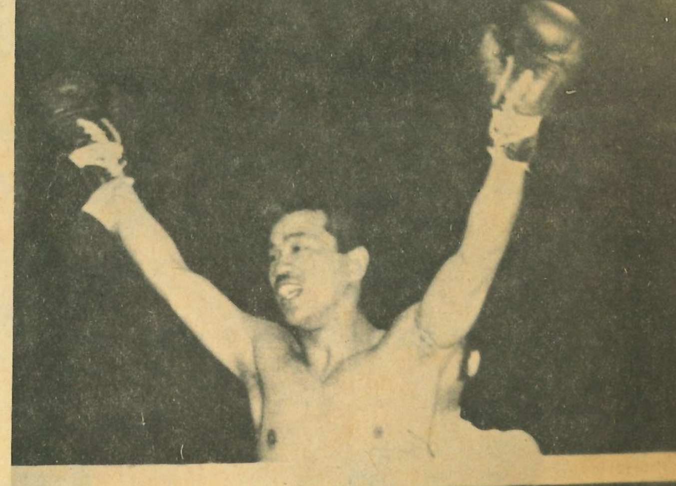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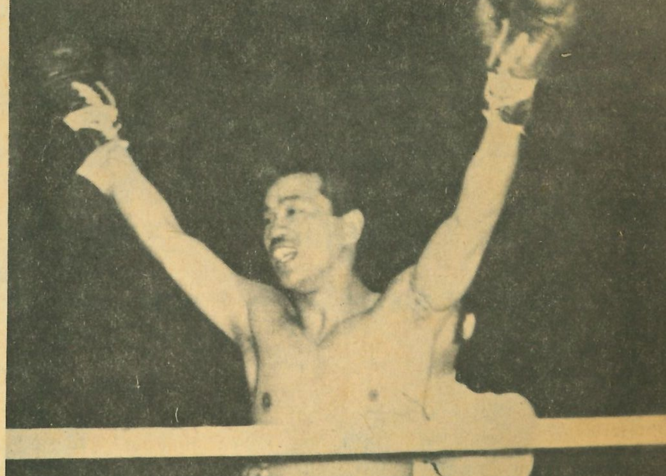
專欄作家：梅元欽撰文・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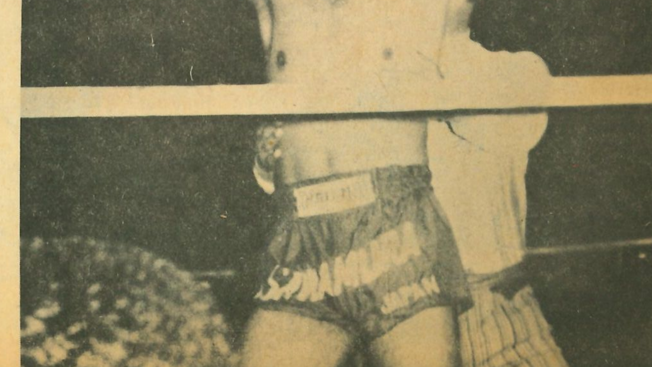
香港名拳師：陳有倫師傅 謝榮斌師傅 曾昭宇師傅 陳秀中師傅 評：踢拳道

← 澤村忠在港演出唯一飛身踢

↓ 澤村忠得勝後的表情







一新世界拳迷耳目

日本踢拳道十四位拳手，已在港作了四天的示範表演。踢拳道隊此次來港表演的目的，純粹是將踢拳道介紹給香港的拳迷。

由於踢拳道是創自日本，目前在日本成爲一種流行的武術，在平日，踢拳道的比賽幾乎在日本各地經常舉行，每次踢拳道比賽，均能吸引大批拳迷參觀。同時，日本各電視台亦爭相奪取轉播權。

因此，日本踢拳道協會爲了發揚及推廣此道新創拳道起見，在過去，日本踢拳道協會曾派出拳手前往美國，菲律賓，泰國，南美洲等一帶作示範表演及比賽，故踢拳道在不久之將來，將會成爲一種世界流行之拳道。



踢拳道拳王澤村忠

踢拳道歷史尙淺

以目前來說，踢拳道拳手此次由日本來港，在準備及各方面，均未能做到完滿階段，十多名拳手都是在匆匆忙忙中來港，他們在本港四晚的表演中，雖然可以說，已大約將踢拳道的雛形介紹了本港拳迷，但踢拳道的實質如何，在四晚之表演中，是難以看到者。

本來，一道新武術之創立，是經過一番研究，然後創出，當然，踢拳道也不例外，在上兩期，我已在本刊大約將踢拳道的歷史介紹，但由於踢拳道之資料有限，不能作再詳細的介紹，至踢拳道隊來港後，才將部份有關踢拳道之資料介紹出來。

無可否認，踢拳道是集中泰國拳，西洋拳，柔道，空手道等武術，取這些武術之精華而創者，因此，以踢拳道之招式來看，是取泰國拳之脚法，泰國拳之膝撞及肘撞，西洋拳之拳法，柔道之摔，空手道之衝擊爲主。

據踢拳道此次來港的十四位拳手在擂台上示範表演情形來看，極可能未打出他們的水準，祗是作示範。

但以我個人看法，踢拳道除了飛身凌空踢較爲靈活外，其餘的招式，如拳擊，摔，踢，撞，與西洋拳，柔道，泰拳及空手道並無異樣。

不過，一個踢拳道的拳手，是要有以上所說的任何二至三種武術訓練，才能成爲一個拳手，實際上是一件相當艱苦的事，而且必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訓練才可，否則，正如俗語說，樣樣半桶水，就不能打出水準來。

踢拳道在本港示範表演期間，不少人對此種拳道懷疑，這是由於對此種新創拳道的情況未有實際了解引致。

澤村忠氣力耐力均佳

話又說回來，此次來港的十四位踢拳道拳手，他們都有數年的訓練及豐富的擂台經驗，尤以此行中最負聲望的澤村忠，他在日本事實上擁有大批拳迷，他幾乎有踢拳道比賽就有他出場，若沒有澤村忠出場，是不會賣座的。

不少本港拳迷在看過踢拳道表演後，都覺得他們並無特別突出之處，而事實上，他們此行來港，純粹是以表演爲原則，以將踢拳道之方式介紹來港爲主要因素，而且他們是同一隊而來，差不多在日本也是同一屬會，有了師兄弟之關係。加上是示範，故以我個人來推測，他們祗是以表演爲前題，並未打出踢拳道的眞正本領亦未可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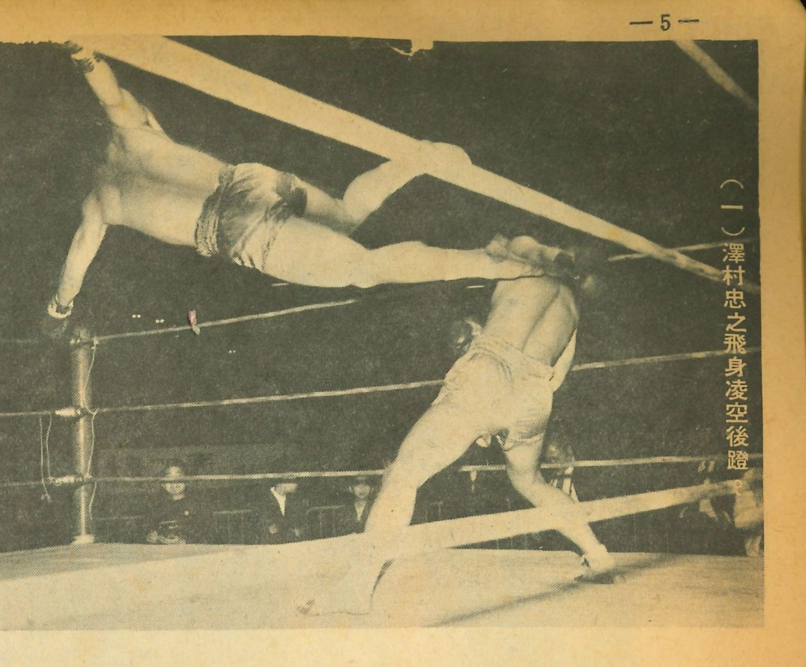
到底踢拳道此次來港示範中，他們的演出有何優劣點？如果以國術界眼光去看踢拳道，又有什麼評述，爲此，特走訪本港各位國術界師傅，聽取他們的意見。

任何一種武術均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所有武術，均有它的長處，也有它的短處，相反，以踢拳道界的眼光來批評國術，亦會指出它的優缺點，況且國術的門派特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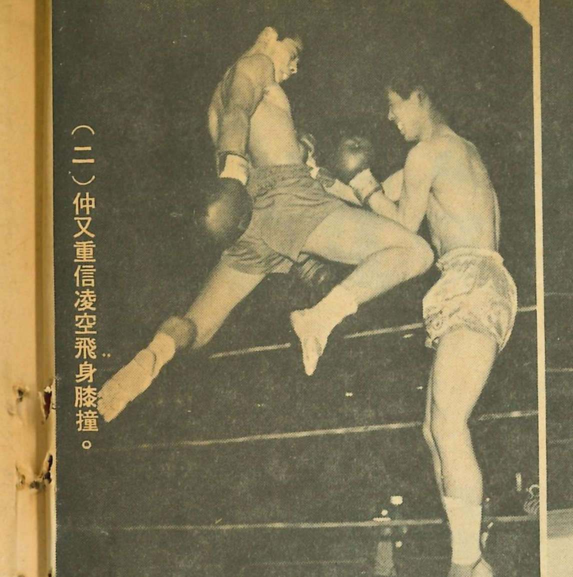
任何武術，若能虛心的去研究，聽取他人的意見，從事改進，這樣，任何武術均能有進步，絕不能如以前的固步自封。

無論如何任何一種武術都有它的獨特及精神存在，武術永遠不能稱天下無敵，俗語說，一山還有一山高，尤其是武術，因爲武術是一種學無止境的學術。

就踢拳道在港示範表演了四晚情況，曾往參觀的國術界師傅亦不少，且聽他們對踢拳道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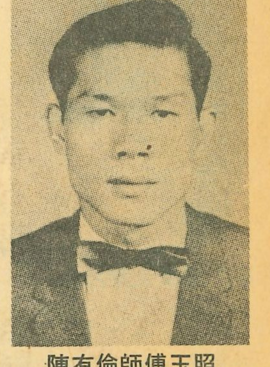


（一）澤村忠之飛身凌空後蹬



（二）仲又重信凌空飛身膝撞。

陳有倫師傅的意見



陳有倫師傅玉照

拳擊道館陳有倫師傅。

陳有倫師傅是創立拳擊道者，他把泰國拳與中國的西藏俠家綜合，取兩種不同形式的拳術的精華而創出拳擊道。

以泰國拳名聞東南亞的陳有倫，其經歷在本刊已作詳細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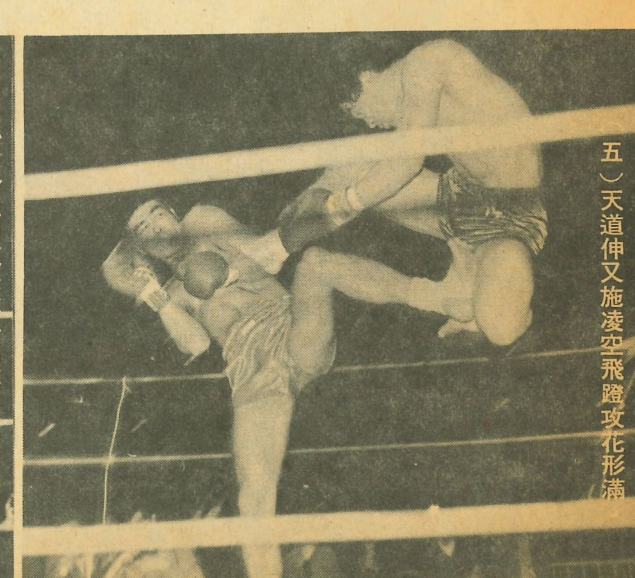
他曾苦習泰國拳多年，對泰國拳有濃厚的興趣，而踢拳道也是以泰國拳爲主，因此，陳師傅對踢拳道是一位比較認識較深者。

陳有倫師傅在看過踢拳道示範表演後表示：踢拳道實際上是以泰拳爲主的拳術，他們的打法幾乎一致，但在兇狠方面，尚不及泰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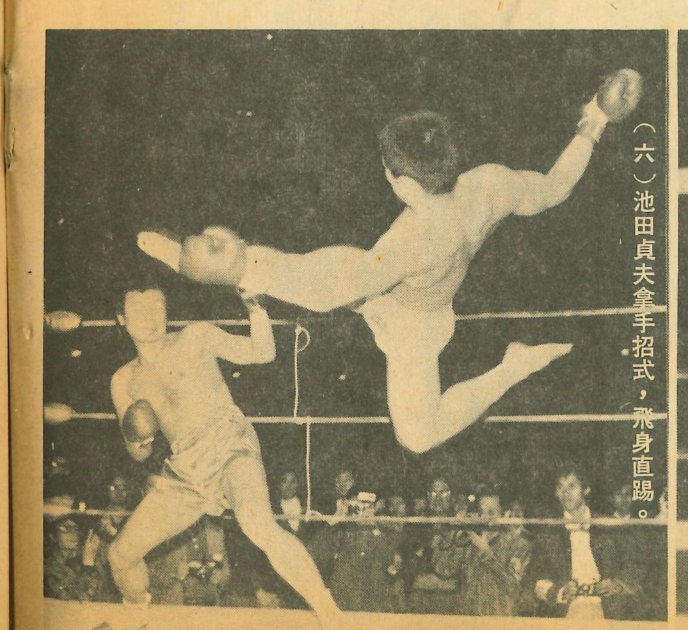
此次來港的十四位踢拳道拳手中，整體來說，除了澤村忠的實力未有眞正的打出來外，其餘的十三名拳手，以泰國拳來作衡重，並不突出。

有數位拳手拳脚均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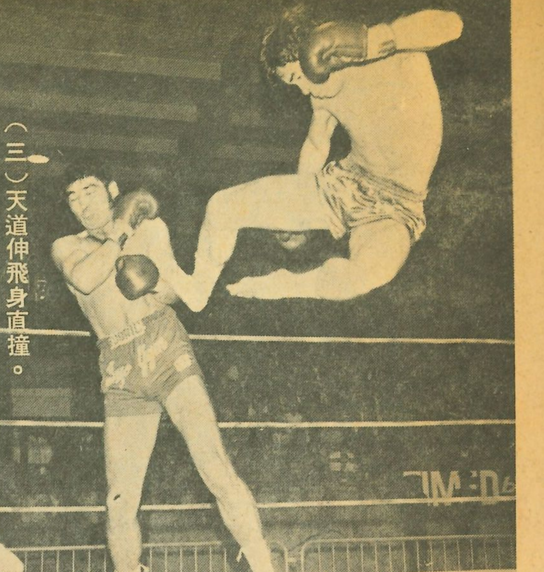
但其中有幾名拳手則乃有相當實力，如花形滿的拳法，陳有倫師傅說，這個花形滿是以西洋拳術爲主力，出拳非常快而準，且勁力十足，也是氣力非常充沛的一員，在擂台上，花形滿表現出其沉着，冷靜，是一位很好的拳手，其餘的如天道伸，他的踢腿基本動作不錯，但馬步太浮，池田貞夫的飛踢也非常出色，氣力也很充沛，大文奇健拳脚不够快，仲又重信這個小子的膝撞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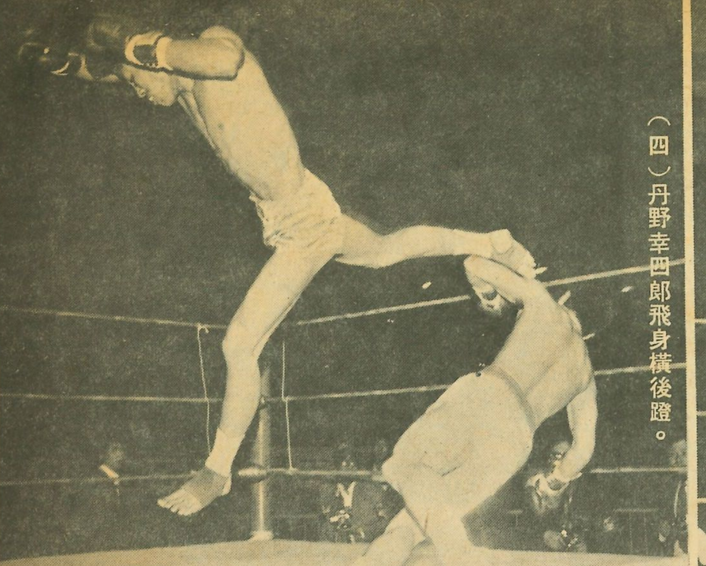
五）天道伸又施凌空飛蹬攻花形滿



（六）池田貞夫拿手招式，飛身直踢。



（三）天道伸飛身直撞。



（四）丹野幸四郎飛身橫後蹬。

得很好，氣力足，但似乎欠缺經驗。

至於澤村忠，陳有倫師傅說，澤村忠在首晚的表現似乎未有採取攻勢，任由對方的泰籍拳手沙域奇拳打脚踢，他的雙拳雙腿竟未有用來擋招，看來似乎有默契，及至澤村忠一還擊，沙域奇即不支，由此，可見澤村忠的拳脚勁力是不弱的，但可能因對手實力懸殊，未有施展其眞功夫吧。

在最後一晚與澤村忠作對手之泰籍拳手巴勒，實力很弱，他雖然是以泰拳打法爲主，但觀其出脚，在泰拳來說，祇能屬於第五六流。且氣力不足也是缺點。

總括來說，陳有倫師傅稱：踢拳道幾乎大部份招式是泰拳，祇輔以柔道，空手道及西洋拳，全隊拳手平均來說，他們都曾受過嚴格的訓練，氣力平均來說都能應付一場擂台賽，任何一種武術，都是以技術來配合氣力，氣力配合技術，才能打出水準，否則，雖然有良好的武術，但缺乏氣力支持，就不能支持。

陳有倫師傅又說，此次來港的踢拳道拳手都是職業的，他們可能在日本是以打拳爲職業，故他們有良好的，嚴格的訓練，如氣力方面，是非常充沛的，但以一個職業拳師來說，他們隊中有幾個的技術，尚未達到職業水準。

有拳冇脚　有脚冇拳

他們之中，有拳沒有脚，如花形滿，有脚便沒有拳，如天道伸等，澤村忠雖然有拳法有脚法，但可惜未能表現出來。

不過，這隊踢拳道拳手來港，是以表演性質，故對他們不能要求有太兇狠的鏡頭出現，到底他們都是自己人。

值得本港拳手向他們學習者，是要不斷的練氣，否則，空有武技旁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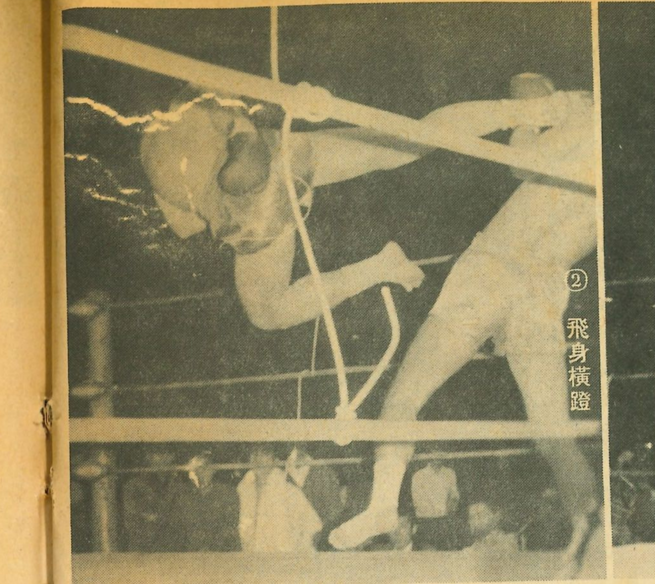


（七）天道伸飛身直踢，擊中池田貞夫下小腹。

（八）池田貞夫的飛身凌空後蹬美妙姿勢。

不旋踵間，小虎子就疾步進來，驚色

①攔腰踢



②飛身橫蹬

謝榮斌師傅的意見



謝榮斌師傅玉照

蔡李佛派名師謝榮斌，他對踢拳道的看法又如何？

謝師傅在中國武術界極負盛譽，本欄另一頁就是介紹這位蔡李佛名師傳事跡。

謝師傳說，他曾參觀過踢拳道的表演，在未往參觀前，他已知道踢拳道此行來港是表演性質，但爲了要研究此種拳道的打法，乃前往觀看。

事實上，這次的踢拳道表演，並不是眞打，到底他們的拳手都是同自日本組織而來，目的是示範表演，故無法看出他們眞打的招式，就從站在表演方面來看，這十多位踢拳道拳手是經過嚴格的訓練，他們每一個人的拳脚均非常純熟，在表演台上，合拍得也很迫眞，如電影中的打鬥鏡頭一般。但如無平日的合作，雙方都有純熟的技術，是難做到合拍的程度者。

從他們的脚法及拳法來看，他們祇是以泰國拳爲主，輔以西洋拳，部份拳手則有柔道及空手道底子，但却看不出他們空手道的技術所在。

踢拳道沒有連環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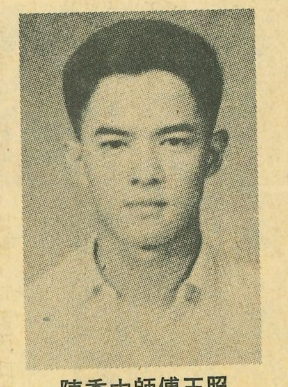
以國術眼光來看踢拳道，踢拳道的打法，祇是一招一招，一拳一拳，一脚一脚，或加上飛身踢，撞，蹬等技術，不似國術中的武技，是採連環招式，如一拳發出，可以用拳，用脚，連環攻擊，踢拳道就是從外表看來，是非常兇狠，殘忍，但實際上，他們的招式，是較國術爲單純得多。

但無可否認，踢拳道的拳手，由於他們經過職業性的訓練，在氣力方面，頗見充足，而且可能這隊拳手平日有正常的訓練，可以捱打，就算被對方重重的打中一兩拳，一兩脚，他們也可以捱得住。

如澤村忠，據說是這隊踢拳道中最佳的拳手，但可能在港演出時，並未能發揮出他的絕招，如宣傳圖片中的飛身橫踢，膝踢等，但澤村忠的拳是相當重而快及準確，在氣力方面，是全隊中最充沛者。

謝榮斌師傅說，總而言之，這次日本的踢拳道表演，純爲表演示範性質，因未曾眞正看到踢拳道的眞正比賽情形，故對踢拳道難加以深入的批評。

陳秀中師傅的意見



陳秀中師傅玉照

另一位爲本港大聖劈掛門（猴拳）的名師傅陳秀中師傅，他對踢拳道的看法又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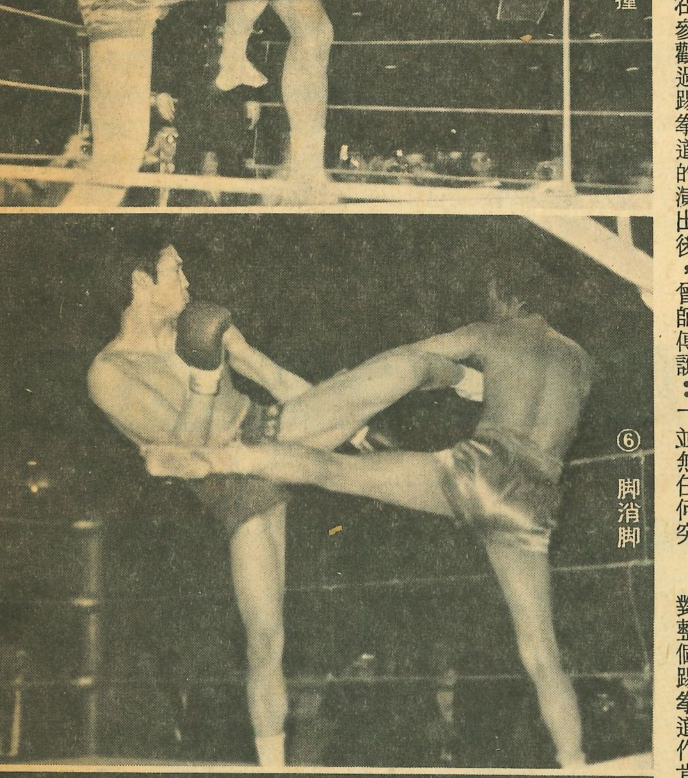
陳師傅說：踢拳道完全是脚爲主，加入西洋拳的武術。踢拳道的脚法，即是泰國拳一般，並無特別之處，但可能這些拳手有部份曾學過空手道，故有幾招飛身起脚的打法，外表看來，還可以說他們的脚法頗爲純熟，所以他們在港的示範，祇是以脚攻爲主。

職業拳手的氣力

在氣力方面，因爲他們都是職業性的，故在這方面是比較充足。若以國術來與踢拳道比較，陳秀中師傅認爲，本港國術界普遍的技術是相當高，可惜，平日因職業關係，很多學國術者，均沒有充份的時間去練氣，在氣力方面是比職業性的吃虧，但如在武技上作比較，相信本港有很多名拳師會比他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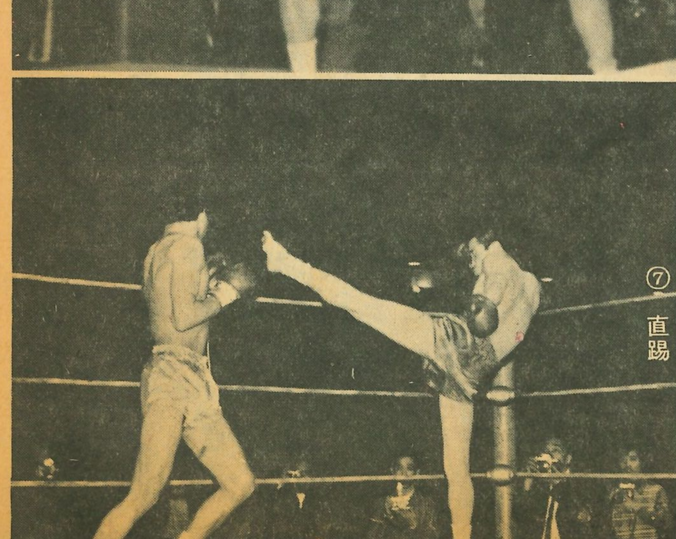
④飛摔

③飛身直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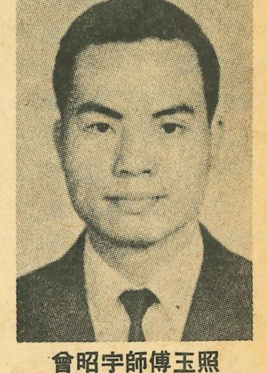
⑤踢撞

⑥脚消脚



⑦直踢

曾昭宇師傅的意見



曾昭宇師傅玉照

曾經在東南亞國術擂台賽中，揚威海外的本港北勝蔡李佛名師傅曾昭宇，他對踢拳道的看法又怎樣？

曾昭宇師傅說：此次來港的踢拳道拳手，都是以表演性質的，可能他們在日本的打法與在港的演出的並不一樣。有所收藏，並非眞打，可能在眞的擂台比賽時，會有另外的看法亦未可料。

在參觀過踢拳道的演出後，曾師傅說：「並無任何突出之處。」踢拳道的拳手，在脚法方面，多採橫踢及直蹬，他們踢出時，是用脚背擊對方之頸或背，並不是用脚尖發力，不像中國國術的橫釘脚，用脚背攻打對方身體，通常一個曾練武的人，都可以隨便捱得住，可以應付。

曾師傅認爲，這隊踢拳道的拳手，在氣力方面，似乎不大足，很多場打至二三回合時，即見缺氣。

而且，各拳手的打法並不見有狠狠之招式，可能因他們是以表演示範爲主之故。

總括來說注重示範

總括上述各名師的意見，踢拳道此次來港，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就是踢拳道是職業性的武術，此次來港，純粹爲了示範表演，因此，可能因此而未打出眞功夫，故難對整個踢拳道作肯定的批評。

踢拳道比賽規則

「踢拳道」比賽在香港來說，確是破題兒第一遭，因爲「踢拳道」的比賽規則有它的特異點，與「西洋拳」和「泰國拳」的比賽規則大同小異，另一方面又獨創了一些特殊的規則，雖然「踢拳道」出自「泰國拳」，但在日本流行後，比賽方式雖然仍與「泰國拳」大同小異，但勝負的評判和計分制都另創一格，甚至有些反「泰國拳賽」的規則的，釐定了幾項攻擊屬於犯規，而這些攻擊在泰國拳賽中却認爲合法的，所以泰國的拳賽高手到日本參加「踢拳道」比賽時，很易會犯規而被扣分，只好入境問禁，記清楚比賽規則才不會吃虧。

至於日本的「踢拳道」拳賽的比賽規則，全部內容大致如下：

拳套規限

1●拳套重量只限採用六盎司的一類。

2●拳套的鈕必要結在手腕的外側。

包帶規限

1●爲了預防手腕和指關節受創痛，可以貼絆創膏藥布。

2●包帶只限長二、五公尺，寬五公分。

服裝

1●上半身裸體，下半身只穿短褲，但有些場合准穿背心服上陣。

2●爲了保護口腔牙齒，准用保護膠墊。

3●裸足，但准帶上兜檔。

重量階級

1●輕量級（五六・二五公斤以下）

2●中量級（六五・二五至六七・五公斤以內）

3●重量級（六七・五公斤以上）

4●無差別（自由量級）即無限制重量的越級挑戰。

計量

1●在出賽日舉行過磅計量，出賽前八小時由指定醫院或主辦當局辦公地點負責計準出賽員重量。

經理人

1●各選手可由三個介添人（經理人）負責料理出賽事宜。

2三介添人中，只准一人任首席經理人（負責申訴或抗議出賽員的作戰事宜）。

3●首席經理人應於出賽前一小時向賽會報到。

比賽時間

1●比賽採每回合三分鐘制，由三回合起至五回合止。

2●休息時間爲每回合後休息兩分鐘。

評判

1●評判員有正評判員一人及副評判員兩人（即公證一人，旁證兩人）

2●正評判員在比賽台上擁有評判全權，其判定由兩名副評判員集結分數後決定。

3●兩副評判員的主要任務是計算每回合中，比賽員雙方的犯規點數，並有裁定正評判員評判不公正的權限。

勝敗的種類

1●判定勝（點數勝）
2棄權勝TKO
3●打倒勝KO
4●犯規勝（對方犯規）
5●無判定（雙方賽和）

6●倒數（正評判員在出賽選手被對方擊倒後，自由叫數下去，直至出賽選手翻身再賽爲止。

（註）根據國際式拳賽規則所定，在每回合中被擊倒三次的選手則判作被擊倒，算負。但在踢拳賽場合中不管被對方擊倒多少次，只要能夠翻身繼續比賽便不算被擊倒敗陣，只被扣算擊倒分數。另一方面，每回合響鐘表示法定比賽時間已到後，公證人即停止對被擊倒的選手叫數催起，但國際式拳賽則除了最後一個回合有這樣的規定外，其餘的回合，到鐘聲響後，公證人仍數下去，使比賽員難逃被擊倒刼數。

踢拳道賽與泰拳賽的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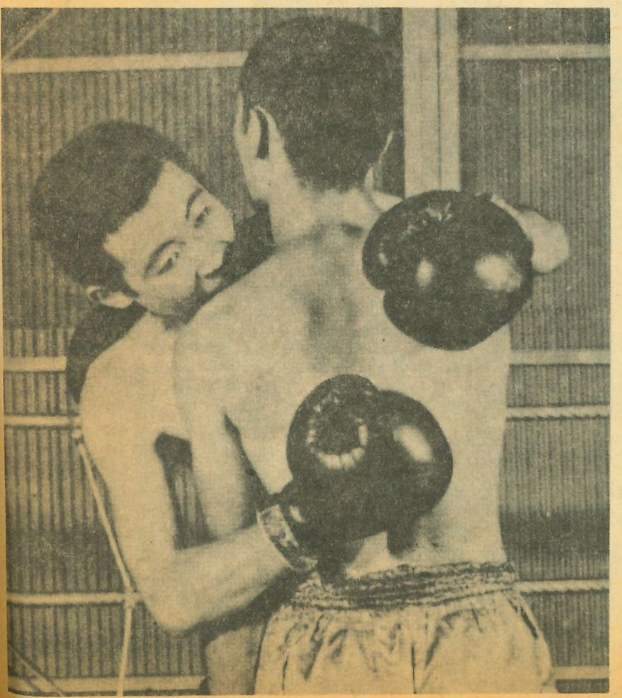
		踢拳道	泰拳式
1	計數式	10點法	5點法
2	抛摔	點數	犯規
3	頭攻	點數	犯規
4	裡拳	點數	犯規
5	擊倒	自由叫數	數八次
6	擊倒次數	無限制	三回擊倒
7	繩邊攻打	犯規	佳作
8	背後攻擊	無	有
9	賽前歌舞	無	有
10	賽中喊叫	無	有

五回合計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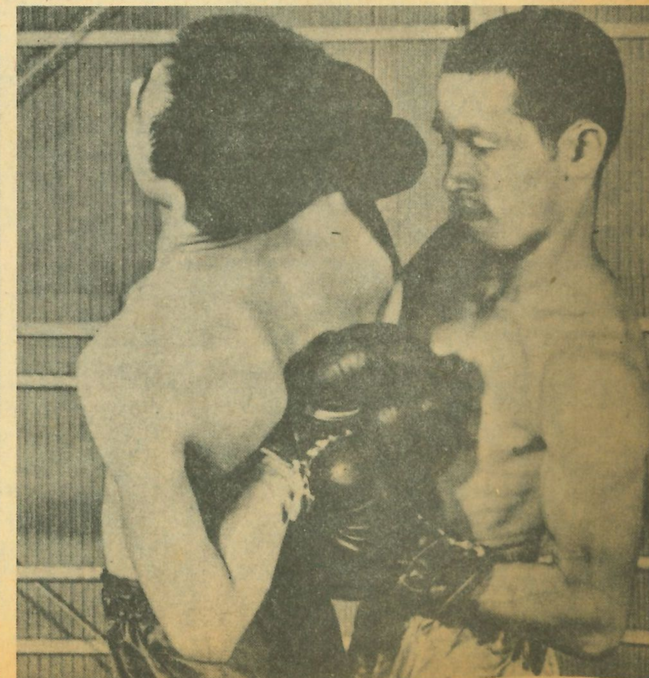
１０点法式		
A	R	B
10	1	10
10	2	9
10	3	8
10	4	7
10	5	?
	合計	

比賽規則 ①犯規動作

口咬對方



屈扭對方手



專欄作家：梅元欽

武林名師謝榮斌

得蔡李佛之秘 鷹爪擒拿之技

謝師傅授拳十數年，門徒以千計，他有蔡李佛的眞傳，更苦學鷹爪功，他…………





無可否認的，在中國國術各門各派中，蔡李佛是其中一派大派，它的歷史極爲悠久，而且傳流亦最廣，習此派之人數亦最多。

很多人對「蔡李佛」這三個字的來源，似乎不大了解，有些人以爲蔡李佛是一個人的名字，也有人以爲「蔡李」是一個佛，故曰蔡李佛。

其實，「蔡李佛」這三個字的來源，純爲紀念這個武術門派的祖師而立。

據記載，蔡李佛之始祖爲陳享公，當陳享公在創立一門派時，爲了紀念其祖師，由於陳享公在初習拳技時，是在其堂叔遠護公，後復從李友山祖師習技，再又拜蔡福禪師爲師，因李友山與蔡福兩位祖師均爲佛門少林眞傳弟子，當陳享公創立一武術門派時，乃以其祖師之姓爲名，故名蔡李佛，以示不忘其來源。

本港蔡李佛派可以算是人數最衆，門人最多的國術門派，這是無可否認的，不過，在蔡李佛派中，又分爲鴻勝與北勝。溯其源，亦同出一源，祗是在後來由於分支太多，部份門人加上北方之拳脚武術，故曰北勝蔡李佛。

在本港蔡李佛門派中，謝榮斌師傅可說是一位資歷及武術較高的一位。

一位武術界中人，要有良好的武藝，當然是經過一番的奮鬥努力、苦學、虛心的研究，然後有所成。

謝榮斌師傅就是有了天賦聰頴，努力







① 謝榮斌師傅耍鴻勝四鈀
② 九環大刀
③ 九環大刀另一式

苦學的精神，虛心研究，他有了今天的成就，實在並不是平白得來的。

謝師傅爲廣東南海縣人，性好學，天資聰穎，在童年時已對武術有濃厚興趣，在鄉間他經常求長輩教習他武術。

後來，他得長輩之介紹，隨蔡李佛名師譚球習技，在短短的兩三年間，他已獲得良好的基礎，由於謝榮斌當時武術之興趣更濃，每日利用課餘之時間，全部放在習武方面，成績有迅速的進步。

師承崔章師傅習武

至十多歲時，謝榮斌師傅更拜蔡李佛名師崔章爲師，年富力强的謝榮斌，在崔章師傅的悉心教習下，不到數年間，他已盡得蔡李佛拳術奧秘，但他不以此而自滿，繼續苦心追求更深奧的武術。

及成長後，謝榮斌師傅的武術，已受到武林界人注意，他自己亦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將來，他爲了有感於拳術與醫術並重之重要，於是又拜蔡李佛派的名師名醫郭貴，精研中國跌打醫術。

身懷絕技精研醫術

謝榮斌師傅不但在武術方面有所成，在跌打醫術方面亦有極高成就，在武技與醫技有了成就後，謝榮斌師傅才開始他的武林生涯。

在一九五〇年，謝榮斌師傅在港時得悉鷹爪大師劉法孟任教於香港酒樓茶室工會，他又慕名從遊習藝。

劉法孟師傅，現已作古，但當時他的聲名在中國極爲响亮，他收謝榮斌爲徒，知謝對武術追求的苦心，乃決將所學，盡傳與他。

故謝榮斌師傅當時的數年間，又盡學得鷹爪派武功，尤以鷹爪擒拿手，特具心得，更得劉法孟傳與北獅絕藝。

鷹爪擒拿獨具心得

謝榮斌師傅有了蔡李佛的武術與醫術，又學得鷹爪派武功與獅藝，這還未滿足他對武術之慾望，後來，他還隨洪拳名師劉賢習洪家拳，可見他對習武的苦心。

在一九五六年，謝榮斌師傅練得一手好武功後，於是首先開設醫館，專醫跌打刀傷，一時名傳港九，被譽爲跌打良醫。

及後，於一九六二時間，謝師傅爲了同門之力邀，希望將他的武藝發揚，傳授與港人，謝師傅在經過攷慮後，乃正式開館授徒，設謝榮斌健身學院於砵蘭街，專教授蔡李佛拳，鷹爪拳，醫理跌打，一時桃李滿門，至今十多年間，其門徒已遍及港九，數以千萬計，實爲一名師名醫也。

榮膺國術總會副座

一九七〇年，香港國術界發起組織香港中國國術總會，謝榮斌師傅首作响應，出錢出力，使該會迅速組成，而且謝榮斌師傅獲選爲中國國術總會副主席。

謝師傅平日樂善好施，熱心公益，凡有義舉，莫不悉力以赴。歷任各團體要職，如九龍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謝氏宗親會總務，譚談謝昭倫公所海外部副主任，更任香港政府華員會國術導師，東方體育會跌打醫師，昭倫公所跌打醫師，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跌打醫師。

謝榮斌授徒有方，現不少本港及海外名拳師亦出自其門下。

目前謝榮斌師傅授徒，除授與蔡李佛拳，鷹爪拳術外，由於本港社會治安問題，及現實之需要，早已開始訓練門徒自衞術，及自由搏擊術，使門徒能將武功消化後而作實用的旁身健身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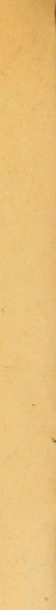
如圖即爲謝榮斌師傅的門徒示範的自衞搏擊術。











自衞搏擊術

本版中的五幅連環圖：由上至下：

右方向左方攻擊，右方發右拳攻擊，上右馬，左方還擊，亦同樣以右手將來勢阻擋，同時，亦上右馬。

在這種情形下，右方的攻擊者，左手掌撐在小腹前，防人反擊，而被攻的左方，左手護腰。（如圖一）

當左方守方將對方來勢擋開後，身要向右轉，同時，用右手將來攻之右拳撥下，然後迅速以右手掌將來攻之右腕緊握，當身形轉右後，即採反攻之攻擊，用左手之五指勁力發出，迎對方之右脅下插去。（如圖二）

來攻者之右拳被握，雖然在腹前有左掌護着，但不能發招向右方，故爲左方之左手掌勁反擊至其右脅下時，由於動作迅速，招式變化快，故右脅被擊中。（如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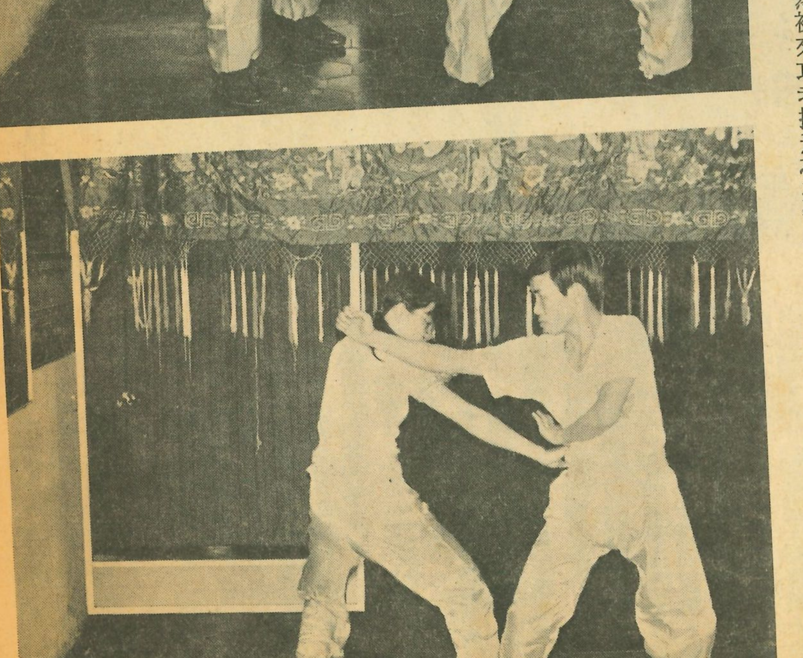
被攻者連消帶打的反擊中右脅後，並不能制敵，而且，來攻者可能用左手將反攻過來之右掌握着，企圖將來勢消去，是時，被攻的左方應立即換馬，上左馬，同時將來攻之右拳按下，左手發招，直取來攻者之頸部。（如圖四）

左方右手雖然被來攻者握着在其脅與手之間，被攻者應乘此機會，一方面左手在來攻者之頸部，這樣便可擺脫右手，同時將右手反挑，左馬踊入前面，一連三個動作，同時用勁，來攻者便被壓下。（如圖五）

這一面的三幅圖片，就是女子自衞術，示範者女子爲謝榮斌師傅的女高足梁翠薇小姐，曾在港參加兩次擂台大賽，一勝一負，戰績令人滿意，她的武功在目前謝師傅的女門徒中眞是第一位。從圖中可看到她如何將侵犯她的大漢制服。







「呀？」『雙蛇會』是什麼玩藝兒？」

不旋踵間，小虎子就疾步進來，驚色

江湖恩仇故事之一

朱羽·文
培新·圖

草莽龍蛇

如果懷中無佳麗，那就不算男子漢！
如果囊中無金銀，那就不像男子漢！
如果手上無利劍，根本就不能作個男子漢！

初露鋒芒

春來洛陽花似錦，夏夜明燈耀如畫……前一句寫的是洛陽綺麗景色，後一句寫的是洛陽市面的繁華。

盛夏！

明燈如畫！

每一間茶樓酒肆都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南城北城的勾欄也都滿了。如蝴蝶般的姑娘們一個得侍候好幾個客人，連臂兒捱一下櫈子的空都沒有。

「留香院」位於南城，門面不大，排場也不算大，只有十來個粉頭，然而門前却停了五輛大車，十幾匹駿馬，顯然也是上門的客人超過了粉頭的數目。

約莫酉戌相交，正值夜色方起的時刻，「留香院」門前來了個鄉頭土腦的年輕漢子，約莫二十一，二歲，生得肩寬腰壯，身材魁梧，一雙濃眉，兩隻大眼，予人以威武慓悍的感覺。若說他是那方遊俠，手中却無利器，若說他是上門尋芳的公子哥兒，那身打扮實在太寒傖了。

由於忙，這小伙子進了大門都還沒有被人發覺，他跨過天井，進了二門。只因他東張西望，冷不防和一隻飛來飛去的花蝴蝶撞了一個滿懷。

那妞兒約莫二十靠邊，體態環肥，面目嬌嬈，但她却沒有生就一雙勢利眼，雖

然是小伙子一身寒酸相，却依然沖着他嫵媚地一笑，然後扯高了喉嚨喊道：「小虎子！有客啦！」

她的聲音剛一起，就有一個忙得汗流浹背的年輕漢子從一間廂房中搶出，向那鄉頭土腦的漢子迎過去。他敢情就是專門在門上迎客的小虎子了。這時，那隻花蝴蝶又忙碌地走了。

小虎子雖然不敢相信這鄉頭土腦的漢子是上門尋芳的貴客，却也不敢怠慢，連忙哈着腰，道：「今晚客官太多，忙得分不開身，多有簡慢，請多包涵。來！這邊請，這邊請！」

那漢子站在原地未動，冷冷道：「我是來找人的。」

「找人？」小虎子翻眼，「找誰？」

「我要找樊魁樊大哥。」

小虎子又吸了一口長氣，喃喃道：「你喊他喊大哥？」

「是樊大哥要我如此稱呼他的。」

「噢！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我是打沁陽來的，黃河北面，離這兒一百二十里地。吃了晌午方上路，這會兒就到啦！」

小虎子心中暗道：這小子若不是吹牛，倒算得上生了一雙飛毛腿。

但他嘴上却沒有說出來，拱了拱手，問道：「請問高姓大名？」

「我姓唐名豪，人家都叫我做『小滾龍』。」

「唐——豪？」小虎子喃喃着這兩個字，突地目光一亮，欣然道：「哦！原來是你！快跟我來，我帶你去見樊大哥。」

經過喧鬧的中院，來到一處較爲僻靜的別院，小虎子還沒有跨進廂房的門，就揚聲喊道：「樊大哥！你猜是誰來了？」

房裏响起一個悶雷般的聲音道：「小虎子！什麼事這樣大呼小叫的？」

小虎子一脚跨進房，仍是高聲叫道：「樊大哥！是沁陽的唐豪來了。」

「誰？」聲音透着驚訝，接着，一個身形畧顯肥胖的中年人在門口出現，面上突然出現了欣喜之色，疾聲道：「原來是『小滾龍』，你怎麼來？」

唐豪一個箭步衝過去，抓住樊魁的手，猛力搖幌，神情激動地道：「樊大哥！你好吧！我眞担心找不到你哩！」

「快些進來坐，」樊魁拉他進屋，轉頭向小虎子吩咐道：「小虎子！去切一盤牛筋，外帶半斤白乾，那是小滾龍最喜歡吃的酒菜。」

「我這就去。」小虎子飛也似地出房而去。

唐豪進屋坐下，道：「大哥！還如意麼？」

「嘿嘿！」樊魁乾笑了一聲。「還不是湊合着過日子。」

唐豪發現桌上有殘酒剩菜，一副杯筷，不禁皺皺眉，道：「大哥！你怎麼一個人喝悶酒？」

樊魁聳肩笑笑，沒有表示，轉變了話題，道：「老弟！一年不見，你又壯了不少，說說看，怎麼突然想起到洛陽來看看我？」

唐豪輕嘆了一聲，道：「不瞞大哥說，沁陽待不下去了。」

「哦？」樊魁皺緊了眉頭，滿面關切之情，「是爲了我那件事……？」

唐豪搖搖頭，道：「不！地方上那幾條地頭蛇，算不了什麼，我既然敢找他們碴兒，就不會怕他們。」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大哥！」唐豪沉靜地道：「我的情況你知道得最清楚了，自從我父親前年去世之後，野味舖的買賣就愈來愈差了。我單日上山打獵，雙日在家賣野味，這根本就不是辦法。再說，我製野味的手藝又差勁，不如趁早關門，免得日後賠光了老本不說，還要欠人家的債。」

「其實，要你整天在厨下作娘兒們的事也眞委屈了你。」樊魁突然楞了一楞，又問道：「對了！你妹妹呢？」

「她麼？」唐豪感慨系之地搖了搖頭。「前三年我母親下世後她就一直吃齋唸佛，如今住到庵裏去了。也好，有菩薩照應她，免得我操心。」

「去作尼姑了？」

「帶髮修行。」

樊魁丟開不愉快的話題，道：「你就這麼空手來了？」

「哦！我本來想帶點野味……」

樊魁截口道：「你會錯意了！既然要來洛陽長住，怎麼未帶行囊？」

唐豪爽朗地道：「只要能找到大哥，還怕沒有穿的用的。」

「對！對！」樊魁大笑道：「老弟！我就是喜歡你的爽直。可是你那些心愛的傢伙怎麼也沒有帶來呢？」

「什麼傢伙？」

「長劍，硬弓，箭，弩筒，還有你那百步穿楊的十二把飛刀。」

唐豪面色突然沉下來，搖搖頭，道：「一樣也沒有帶。」

「你捨得開？」

「沒法子！」唐豪吁了一口長氣。「那些東西是先父傳下來的，我不能用來殺人。」

「殺人？這是什麼意思？」

「不瞞大哥，我這次到洛陽來，決心要跨進江湖闖上一闖。」

樊魁的神色變得十分凝重，正想說什麼，剛好小虎子端着酒菜跨進屋來。

小虎子將酒菜擺好，爲唐豪斟上酒，壓低了聲音向樊魁道：「大哥！就快要到戌正光景了。」

樊魁點點頭，站起來道：「老弟！照說我應該陪喝一杯，無奈有事一定要出門一趟，你……」

唐豪截口道：「大哥！我們一年不見了，你這一走，可眞沒勁兒。」

樊魁皺皺眉，道：「老弟！來日方長，實在有急事，非去不可。」

唐豪初臨乍到，既然不便追問，也不好強留，只得揮了揮手，道：「若是眞有急事，大哥就請便吧！」

樊魁向小虎子吩咐道：「小滾龍最怕一個人喝悶酒，去找一個人來陪陪他，你看……？」

小虎子眼珠子一轉，道：「叫菱姑來好了。」

樊魁點點頭，道：「行！不過得告訴菱姑一聲，這位老弟可不像那些上門尋歡的花花公子，敎她放規矩點。」

小虎子應是而退。

唐豪忸怩地道：「大哥！不要找什麼人陪，我等你辦完事回來再喝個痛快。」

樊魁取笑說道：「老弟！是怕娘兒們麼？」

「不是怕不怕……」

「老弟！你忘記你在沁陽時對我說的話了？你說，古今英雄豪傑除了爭名之外，還追逐兩樣東西——美人與財富。菱姑不算美，但她只是一個開始，然後……」

「大哥！我只是覺得怪彆扭。」

「老弟！你不是要到江湖上闖一闖麼？若是你連這一關也闖不過，你還是回到沁陽去開你的野味舖子吧！」

「大哥……」唐豪的話被一隻飛進來的花蝴蝶打斷了。

就是方才在二道門處和他撞了一個滿懷的那個女人。

樊魁吩咐道：「菱姑！好好侍候唐老弟，今晚他就在妳屋裏歇。告訴妳，唐老弟可不是見了娘兒們就淌口涎的那種男人，若是看不上妳，要你睡踏板，妳可得乖乖地聽話。」

「是！掌櫃的。」菱姑必恭必敬地應着。

樊魁拍拍唐豪的肩頭，道：「老弟！我去了，不一定什麼時候回來。若是困乏，你就先安歇！」

唐豪搖搖頭，道：「不！我一定要等你回來，我有一肚子話要同大哥聊哩！」

「好吧！」樊魁點點頭，出屋而去。

菱姑在唐豪身邊坐下，嬌笑道：「咱

兩有緣，你一進門就撞上了我。」

「唔！」唐豪輕應着，面上有些發熱，他連忙灌下了一杯酒。

她又爲他斟酒，低聲道：「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要我侍候你？」

「當然……願意。」

「那麼，我從明天起就不再去陪別的客人……」

「爲什麼？」唐豪不但面皮發熱，心也加快跳了起來。

菱姑咬着汗巾兒的一角，緩緩道：「我半年前剛進『留香院』時就聽掌櫃的提起過你，他說你一個人赤手空拳却打敗了幾十個拿刀仗劍的惡漢。你眞了不起！」

「唔！我就是那一次認識樊大哥。」

「掌櫃的說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裏話。」

菱姑凝注着他，喃喃道：「小滾龍！我可以這樣叫你麼？」

「可以，我最喜歡別人這樣叫我。」

「你……」她一隻手突然搭上了他的肩頭。「今晚會不會要我去睡踏板？」

「不……一定。」

「如果眞讓我睡踏板，明天我就沒面見人。」

「爲什麼？」唐豪不禁一楞。

「因爲我是『留香院』最紅姑娘。」

唐豪的面色突然沉了下來，喃喃道：「未來洛陽之前，我可沒有想到樊大哥在幹這行買賣。」

「小滾龍！你可錯怪他了。南城北城，勾欄院怕有百多家，只有樊掌櫃才不是在娘兒們身上剝油水的。」

「哦？」

「別家勾欄院都是自己買姑娘，這兒可不同，所有的姑娘都有假母帶着，樊掌櫃只賺酒菜上的利頭，從不在姑娘們侍客的銀子內抽份子。」

「那還差不多！」唐豪面色緩和了許多，喝下一杯酒，問道：「菱姑！妳怎麼到這兒來的？」

「命苦！」

「這是怎麼說？」

「我爹是個武師……」

「武師？」唐豪大爲驚異。

菱姑又接着道：「是個江湖賣藝的武師，會不了什麼眞功夫，去年冬天來到洛陽，剛好遇上一場大風雪，整天悶在騾馬棧房裏，絡於悶出一場病，不到十天就過世了。」

「妳娘呢？」

「她早幾年就過世了，」菱姑吁了口氣，又道：「我一個人身在異鄉，除了哭之外，簡直就沒主意。騾馬棧房的王掌櫃居間介紹，由我的假母拿出五十兩銀子給我爹辦了後事，我今年春天就進了『留香院』。」

唐豪勃然大怒道：「怎麼如此可惡，五十兩銀子就要逼妳賣身？」

菱姑連忙拉住他的手臂搖着，疾聲道：「小滾龍！你別錯怪人。假母是個孤老婆子，那五十兩銀子是她的棺材本兒。到『留香院』來是我心甘情願的，她可沒有逼我哩！」

「哦！原來如此。」頓了一下，唐豪又問道：「菱姑！妳學過武藝麼？」

「會幾手花拳綉腿，不管用。」

「好！等有空閒，我敎妳。」

「小滾龍！你的武功那樣好，必然受過異人傳授。」

唐豪壓低了聲音道：「我爹作過禁軍教頭，武功非凡，後來不知爲什麼得罪了人，才遠避異鄉作了獵戶，我武功都是他老人家敎的。」

菱姑突然神色一正，道：「小滾龍！既然你有一身武功，爲何不幫幫樊掌櫃的忙？」

唐豪楞了一楞，道：「菱姑！怎麼回事？樊大哥可是有廊煩事？」

菱姑反問：「樊掌櫃沒有告訴你？」

「沒有啊！」

「那……那我也不該提的。」

唐豪突然抓住了菱姑的手臂，沉聲道：「菱姑！妳若是不說實話，不但今晚要你睡踏板，現在更不要妳在一旁侍候。」

「好！我告訴你吧！」

唐豪鬆開手疾聲道：「快說！是怎麼回事？」

菱姑吁了口長氣，緩緩道：「樊掌櫃人緣不錯，在江湖上也結交了不少朋友，所以他這家『留香院』還得過去，除了姑娘們的收益之外，樊掌櫃一天還可以淨賺五，六十兩銀子。其實，他也沒有落下一文，三朋四友，剛够開銷。」

「唔！」

「誰知道『雙蛇會』却要出面買下『留香院』，而且只出價一百二十兩銀子，還要包括十二個姑娘在內，眞是氣人。」

「哦？『雙蛇會』是什麼玩藝兒？」

「是南城一個很有勢力黑道帮會。」

「不賣又怎麼樣？」

「不賣也行，一天得要繳四十兩銀子的規費。」

「憑什麼？」

「自然是憑他們人多勢衆。」

唐豪的神色完全變了，沉聲道：「樊大哥出門就是爲了這椿事？」

「是的。今天是七月三十，最後的期限。」

「樊大哥爲什麼要低頭？」

「人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

「爲什麼不將屋簷拆掉？」唐豪氣咻咻地離座而起，張目四顧。同時問道：「菱姑！這是不是樊大哥的臥房？」

「是的。」

唐豪打開了櫥櫃，翻尋一陣，終於被他找到了一個刀囊，囊中整整齊齊地排列着八柄長約五寸的小刀。

他冷笑道：「難怪樊大哥如此軟弱，原來他的飛刀都不帶在身上了。」

菱姑見他在腰間掛上刀囊，不禁大驚失色，道：「小滾龍！你要幹什麼？」

「給『雙蛇會』一點顏色瞧瞧。」

「不行啊……」

唐豪一隻手不輕不重地捏住她的頦子，冷冷道：「菱姑！娘兒們少管男人的事，快去將小虎子找來。」

菱姑在這半年來見過無數男人，她一眼就看出唐豪的鋒銳和任性，他所決定的事任何人也休想阻攔，因此她什麼話也不說，沉靜地走出屋去。

不旋踵間，小虎子就疾步進來，驚色

滿面地叫道：「小滾龍！千萬別亂來，大哥他一再囑咐……」

唐豪一把抓住了小虎子的衣領，將他提了起來，冷聲道：「你指望『留香院』落到『雙蛇會』的手裏？」

「當然不……」

「那就行了！」唐豪一鬆手，使小虎子雙脚着地。「快快！告訴我『雙蛇會』是個什麼來頭？」

小虎子喘了一口氣，連忙道：「三，五年前，『雙蛇會』在洛陽是個了不起的黑道帮會，舵主鄭耀鵬使用一對蛇頭軟鞭，招式千變萬化，百人近身不得。黑白兩道的人都怕他，封他一個綽號叫做『雙蛇霸主』……」

唐豪沉聲道：「別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你聽我說，……」小虎子又接道：「『雙蛇會』後來實在鬧得太兇，驚動了官府，從京畿調來好幾十名捕快，對這個黑道帮會進行清剿，發生了一場血戰。有人說，鄭耀鵬已在亂軍中喪生，也有人說他亡命異鄉。不過，從那時起，『雙蛇會』就銷聲匿跡了。」

「有多久了？」

「有兩年八個來月。」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如今『雙蛇會』又出面活躍，莫非是那鄭耀鵬又從異鄉回來了？」

「想必是吧？」

「他不怕官府再找他？」

「唉！」小虎子吁嘆一聲，苦笑道：「兩三年來，府台大人已換了，總捕也是新人。鄭耀鵬當年也積了幾文錢，只要塞點銀子誰還會舊事重提？」

唐豪冷哼道：「就算是有衙門的公人為他們撐腰我也不在乎。說！他們的『垛子窰』在何處？」

「可能是鼓樓前那家『萬勝樓』。」

「你在猜？」

「誰也摸不清『雙蛇會』的垛子窰，不過，樊大哥是到萬勝樓去了，南城六十幾家勾欄院都派了人去，說是要寫什麼商請『雙蛇會』保護文書。」

唐豪呸了一聲，道：「見他娘的鬼！小虎子！前頭帶路。我頭一次來洛陽，可不知那兒是鐘樓，那兒是鼓樓。」

「好！我趕車送你去。」

× × ×

「萬勝樓」的氣派，唐豪這一生還不曾見過。樓高五丈有多，寬約二十丈，廊下一十二盞琉璃風燈，照耀得如同白晝，門前迎客的店家都穿着雪白的杭紡褂褲，根本就不像個下人。

大車在對街停下，唐豪一躍下地，吐了一口唾沫，道：「像他娘的一座皇宮這裏頭幹什買賣？」

小虎子也跟着下了車座，低聲答道：「店堂賣酒菜麵飯，有百多副座頭，樓上是賭枱，後院是客房，聽說蓄了五十來個賣唱兼陪宿的歌妓，是洛陽數得出的大買賣，不日進斗金才怪。」

「日進斗金還要在那些苦哈哈們身上刮油水，眞他娘的貪心不足。」唐豪又吐了一口唾沫，緊緊腰間的刀囊低聲吩咐道：「小虎子！這兒候着。」

說罷，大踏步過街，到了萬勝樓的門口。

門口站着的兩個店家立刻橫身一攔，冷冷道：「小子！你要幹什麼？」

唐豪笑了笑，道：「我是奉命前來寫什麼文書的。」

「哼！為什麼現在才來？」

「對不住！來晚了一步。」

「跟我來。」其中一個店家帶領唐豪進了大門，越過店堂，來到一間旁廳。

那兒坐着一個滿面兇相的中年漢子，一見唐豪進來，就問道：「幹什麼的？」

唐豪仍是以老話答道：「是奉命前來寫什麼文書的。」

「那一家？」

「留香院。」

那中年漢子將面前一本簿子看了一看，翻起眼皮，道：「留香院？已經有人來了啊。」

唐豪反應很快，連忙說道：「先前來的是個小伙計，怕他不妥當，所以我又趕來……」

「哼！你的架子倒不小。」那中年漢子向帶路的店家擺擺手，「給他開門。」

唐豪這才發現，廳的角落處有一道小門，門上加着粗大的鐵門。他心頭有數，這道門是進得出不得的。不過他很沉靜；既來之，則安之，他從來不曾怕過事。

通過那道小門，是間比旁廳還要大的屋子，擺着三張條案，長櫈上坐着好幾十個面色憂愁的人，其中有半數以上是老婆子。四週靠牆壁處站了十幾個壯漢，一望而知，那些都是「雙蛇會」裏的打手。

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漢子正在那兒跋扈飛揚地說話，一見唐豪進來，不禁停下口來，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唐豪冷冷道：「奉召而來。」

「那一家？」

「留香院。」

座間的樊魁，立刻發現了，站起來驚叫道：「你……？」

唐豪立刻走過去說道：「你回去吧！這兒的事由我來料理，小虎子趕車在對街等着。」

他是想教樊魁先走一步離開龍潭虎穴，因一旦鬧起事來，總難免有死傷之險。

但是樊魁却不明白他的來意，語聲吶吶地道：「老弟！你……你……？」

主持其事的中年漢子叱喝道：「你們兩人拉拉扯扯的幹什麼？」

唐豪道：「他是我店內的夥計，先前我有事離不開，所以教他來。如今我自己來了，他得趕回去照顧買賣。」

那中年漢子擺擺手，道：「坐下來！我再說幾句話，都可以走了。」

唐豪在樊魁身邊擠着坐下，悄聲問道：「大哥！那個什麼勞什子文書，你已寫下了？」

「嗯！」樊魁點點頭。

「為什麼要屈服低頭？」

「沒法子！硬拚絕對拚不過。」

「不行！」

「老弟！你……」

唐豪沉聲道：「大哥！你算算看，一天四十兩，一月一千二，一年就有一萬四、五千兩銀子，咱們為什麼要將辛辛苦苦

賺來的銀子送給他們？」

主持其事的中年漢子閧聲喝問道：「你們在談論什麼？」

唐豪站了起來，冷冷道：「請問貴姓大名？」

「我？」對方似是大感意外。

「是的。不然我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你。」唐豪道。

「叫我歐陽總管。」

唐豪聳聳肩頭，以不屑的語氣道：「我還以為你是『雙蛇霸主』鄭耀鵬。」

「怎麼？」那傢伙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你瞧不起我歐陽道？」

座上之人無不為這年輕小伙子担心，樊魁也暗暗拉他衣袖，要他安靜坐下。

然而唐豪却毫無畏懼之色，手掌在桌面上一按，人已輕巧地一躍而過，冷冷道：「咱們既然每個月要繳上一千二百両銀子的規費，當然有權見見『雙蛇會』的大掌櫃了。」

歐陽道冷叱道：「你不配見本會的大掌櫃。」

唐豪冷笑一聲道：「那麼，你也不配向咱們收規費。」

「嘿嘿！」歐陽道獠笑一聲，道：「原來你這小子是來搗蛋的。」

唐豪道：「搗蛋談不上，只是不願寃枉化費銀子。」

「這是什麼話？」

「據說『雙蛇會』的大掌櫃在三年之前已在亂軍之中喪生，『雙蛇會』也銷聲匿跡達三年之久。若是不見鄭耀鵬出面，你們就是冒牌貨色。」

「你是說，非要見到鄭舵主才肯交規費，是不是？」

「不錯。」唐豪口裏如此說，心裏却不如此想。常言道得好，打蛇打頭，擒賊擒王，要幹，就找頭兒幹，他不和這個身為總管的歐陽道過手。

歐陽道氣得面色白裏透青，大吼道：「馮雷！蔡無雙！好好的將這小子教訓一頓。」

立刻有兩個壯漢一左一右地將唐豪挾持住了。唐豪很沉靜地站在那兒，紋風不動。

樊魁不禁為唐豪捏了一把冷汗，雖然他曾親眼見過唐豪將沁陽那十幾個地頭蛇打得落花流水，但是「雙蛇會」的打手却要高明得多，而且此刻又是在他們窩裏。

唐豪的兩條鐵臂已然被馮雷和蔡無雙的四隻手臂捉住了，但他絲毫未變神色，冷冷說道：「歐陽總管！你憑什麼要教訓我？」

在虎穴龍潭中竟有這種神態傲慢之人，爾後「雙蛇會」豈能在洛陽城裏耍狠。因此，歐陽道勃然大怒低吼道：「馮雷，先敲掉那小子的大門牙。」

捉住唐豪右臂的那個大漢立刻揚起斗大的拳頭向唐豪的面門擊來。

唐豪一低頭，虎腰猛擰，站在他旁邊的馮雷和蔡無雙立刻被摔倒在地上，誰也沒有看清楚唐豪是如何出手的。

唐豪摔倒馮雷和蔡無雙之後，並未停手，身形倏地躍起，落在歐陽道的身後，左臂勾住對方的頸子，右手中的小刀已抵上了他的太陽穴。出手之快，使得歐陽道驚出了一身冷汗。

唐豪沉聲道：「誰敢亂動一下，你們的總管就先沒命。」

那些打手們雖然都亮出了兵器，却一個也不敢動。

在座的老婆子們都嚇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了，那些男的多多少少在江湖上混過幾天，倒還沉得住氣。此刻見唐豪制住了歐陽道，一個個都不禁面現欣喜之色。其中尤以樊魁為甚。

在一片屏聲凝息的沉靜之中，突然一個輕脆的聲音道：「想不到洛陽城裏還有這樣一個好手。」

大家循聲望去，才發覺燈光陰影處垂掛一張珠簾，此刻只見珠簾緩緩掀動，一個滿身腥紅的麗人走了出來。

她出現，使舉座之人莫不眼前一亮。

這紅衣麗人約莫二十靠邊，柳眉、大眼，英氣勃勃。

她緩緩地一揮手臂，那一羣亮出兵器的打手紛紛的收起傢伙退到牆邊站好。誰也沒有吭一聲。

她這才走到唐豪的面前，輕笑道：「朋友！你也該鬆下手歇一會兒吧！」

她臉上浮着柔媚的笑容，語調輕鬆，但是却具備了無上的攝吸之力，唐豪竟然鬆開了手。

歐陽道吁了口長氣，恭聲說道：「姑娘……」

紅衣麗人冷叱道：「站到一邊去！」

歐陽道竟然乖乖閉上嘴，退去一邊。

紅衣麗人笑瞇瞇地道：「朋友！我現在和你見面了，總該滿意了吧？」

唐豪搖搖頭，道：「並不滿意。因為妳不是『雙蛇霸主』鄭耀鵬。」

「你到底是要見鄭老先生？還是要見『雙蛇會』的頭兒？」

唐豪楞了一楞，道：「莫非你們不是以前的『雙蛇會』？」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此話怎講？」

「因為我是『雙蛇霸主』的女兒鄭琦梅。」

這不但使唐豪一時楞住，舉座之人無不大感驚訝，原來目下來勢洶洶的「雙蛇會」的頭目竟是一個千嬌百媚年輕姑娘。

唐豪楞了一楞之後，仍是冷冷道：「對不起！鄭姑娘，我仍然拒絕繳規費。」

「可以，不過你要說出理由來。」

「因為我是男子漢，不需要女人來保護。」

鄭琦梅面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一股煞氣代之而起。樊魁最會察顏觀色，不禁暗暗為唐豪捏了一把冷汗。

所幸鄭琦梅面上那股煞氣只一瞬間復又消失，咯咯嬌笑道：「能請教高姓大名麼？」

「姓唐名豪。」

「難怪你有一股豪氣。你方才說，男人不需要女人保護？」

「不錯。」

「要不要證明一下我這個女人與衆不同？」

唐豪白了她一眼，冷冷道：「妳最多比別的女人漂亮一點。」

這句話可將鄭琦梅逗火了，雙目瞪得

溜圓，門牙咬得下唇發白，半响才冷哼了一聲。

突然刷地一聲，一條細長的皮鞭已纏上了唐豪的左臂，衣袖破了，而且手臂處像火灼一般疼痛。誰也沒有看清楚那根皮鞭是從那兒冒出來的，更沒有看見她是如何出手的。

唐豪差一點要將右手中的小刀脫手擲出，只因為對方是個女人，他才忍住了。咬住牙，忍住痛，右臂猛地一帶，使得鄭琦梅手中的皮鞭脫手而飛。

唐豪鬆了纏上臂膀的皮鞭，冷笑道：「妳的確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女人。」

鄭琦梅輕笑道：「你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男人，捱了我一鞭，竟然忍痛將我手中皮鞭奪了過去。你是那一家字號來？」

「留香院。」

「好！留香院免繳規費。」

樊魁聞言，是憂喜參半。唐豪終於為他省下了每月一千二百兩銀子的開銷，但是那火辣辣的一鞭，也使樊魁心痛不已。

歐陽道連忙搶着說道：「姑娘！此例萬萬不可開……。」

「住口！」鄭琦梅聲色俱厲地叱喝了一聲，然後轉頭向唐豪問道：「這樣你總該稱心如意了？」

唐豪搖搖頭，道：「剛好相反。我願意按日向妳繳規費。」

樊魁聞言大驚，連忙喝阻道：「小滾龍！……」

鄭琦梅側目問道：「你叫他什麼？」

樊魁道：「我叫他『小滾龍』，那是別人為他起的綽號。」

「小滾龍？」鄭琦梅咯咯嬌笑道：「難怪你有勇氣來吃咱們『雙蛇會』，是條龍嘛！」

唐豪冷冷道：「我方才說過了，願意按日繳規費。」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不過，方才那一鞭算是白捱了。」

「並不，因為我也要照樣抽妳一皮鞭。」話聲中，唐豪已將皮鞭交到右手。

此話一出，舉座皆驚！「雙蛇會」的人驚異唐豪是如此橫蠻難纏；那些勾欄院的掌櫃和老鴇子則驚異這小伙子太不識時務了。

鄭琦梅並沒有發怒，也沒有驚訝，輕笑道：「我不想挨皮鞭，那種火辣辣的滋味我清楚。」

「那麼，妳只有讓我開價勒索了。」

「我早就知道你的樣，不過你得先量量自己的力，掂掂我的份量再開口。」

唐豪一字一字緩緩地道：「南城所有勾欄院的規費都不准收。」

歐陽道首先怒火昇騰，破口大罵道：「混賬東西！你也太不知死活了。」

「住口！」鄭琦梅又給了他一個白眼。轉頭向唐豪說道：「小滾龍！你不覺得這個條件太苛了一點麼？」

「如嫌太苛，就請妳捱我一皮鞭。」

「我說過，皮鞭抽在身上的滋味不太好受。」

「怕痛就只有答應。」

鄭琦梅沉下臉，道：「南城勾欄院共有五十五家，一家一月一千二，共計六千兩銀子，這一鞭價錢似乎太貴了一點。」

唐豪道：「如果妳嫌貴，不妨再多抽我幾下鞭子。」

鄭琦梅又笑了，緩緩說道：「你這個人天生一副傲骨，縱使用皮鞭將你抽得遍體鱗傷，也打不散你那股傲氣，我可不願白費勁。如果要我依你，你得先依我一樁事。」

「說說看。」

「老實告訴你，『雙蛇會』此番東山再起，能够管用的手下還不够。我要你加入本會來，作我的手下。」

唐豪不禁楞住，這是他萬萬料想不到的事情。

鄭琦梅又道：「如果你想南城五十五家勾欄院不向本會繳規費，這是最可靠的方法。不然，我明處答應你，暗中去找他們碴兒，你就是有三頭六臂，也照管不過來。」

樊魁這才恍然大悟，難怪鄭琦梅對唐豪處處讓步，原來她早就看中這塊上駟之材了。

唐豪一想到五十家勾欄院能够蒙受其惠，立刻點頭答應道：「好！就這麼一言為定。」

鄭琦梅面上並未浮現大喜過望的神色，只是轉頭向歐陽道吩咐道：「將所有的文書都燒掉，送他們出去。」

舉座一遍道謝之聲，表面上似乎是向鄭琦梅道謝，其實骨子裏謝的却是唐豪。

樊魁也激動叫道：「老弟！你……」

唐豪截口道：「大哥！你先請回吧！小虎子還在對街等你哩！」

只不過一瞬間，屋子裏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鄭琦梅向唯一留下的歐陽道揮揮手，道：「去找大夫來為唐豪裹傷。」

歐陽道唯唯諾諾地退去。

唐豪問道：「他是妳的總管？」

鄭琦梅冷冷一笑，道：「前一刻是的，如今總管是你。『萬勝樓』是本會的搖子窰，現在由你接管了。」

「我是外行。」

「我看得出，你幹什事都不外行。」

「妳對我如此信任？」

「我有皮鞭可以控制你。」

唐豪面上笑笑，心頭暗道：如果眞能控制我，只怕不是那根皮鞭，而是妳的美艷。

鄭琦梅又道：「待會兒我要召集『雙蛇會』所有的人跟你見面。」

唐豪好奇地問道：「人很多麼？」

「男的一百多，女也有三十幾個。」

「還有女的。」

「唔！」鄭琦梅偏起頭，瞇起眼睛凝視着他，喃喃問道：「唐豪！你是不是一個風流種子？」

唐豪楞了一楞道：「妳這句話問得好古怪。」

「如果你是風流種子，可就艷福不淺了。本會的女門人個個年輕貌美，按規矩，頭目和總管都有權享用她們的美色。」

唐豪哈哈大笑道：「頭兒是女的，如此說來，那些娘兒們只有我一個人够資格享用了？」

「是的。」鄭琦梅神情冷漠地，「不過我有權享用男門人，你雖位居總管，却

是我的手下。」

她的神色雖然冷峻，語意却非常輕佻。唐豪心頭暗道：這莫非就是自己獲得青睞的原因之一？

大夫提着藥箱來了，鄭琦梅又道：「唐豪！裹好傷勢後，要歐陽道陪你到萬勝樓各處走走，先熟悉一下這裏的情況，明天响午到我的住處來。」

唐豪楞一楞道：「妳不住在這兒？」

「唔！明天响午歐陽道會派車去留香院接你。」說罷，鄭琦梅扭頭走了，仍是走進了那道垂掛的垂簾。

唐豪渴欲回去和樊魁見面，二人好喝個痛快。但他却知道絕不能輕易違背這位女頭兒的命令，只得耐住性子留了下來。

歐陽道是個見風轉舵的老江湖，不但大張席面為唐豪接風，而且還殷勤地找來裁縫師傅為唐豪量身，要連夜為他趕製新衣裳。

好不容易挨到三更三點唐豪才回到了留香院。

巧取豪奪

留香院的大門虛掩着，唐豪一推就開。他跨過天井，進入小廳，只見有一個人伏在几上打盹，走過去一看，那人竟是菱姑。

「菱姑！醒醒。」唐豪輕輕地搖撼着她身子。

菱姑醒了過來，揉揉眼皮，欣喜地道：「哦！小滾龍！你回來了！」

「樊大哥他們呢？」

「睡了。」

「不行。我還要和他喝幾杯，我去叫醒他。」

菱姑搶着去門上大門，走回來攔住唐豪，道：「樊掌櫃和小虎子等你等到二更天，以為你今夜不回來了，所以才開始喝慶功酒。口裏一直喊着『小滾龍』乾杯，現在已是爛醉如泥，只怕打雷也驚不醒他們。」

「妳為什麼不睡？」

「我怕你回來叫不開門，所以到前面來等，我……寧可等到天亮。」

「菱姑！」唐豪拉起她的手。「妳眞好！」

菱姑羞澀地將手抽回來，輕聲道：「我在火爐上溫着水，快去洗個澡。」

唐豪感到無比的溫馥，有生以來，他還沒有嘗到過女人的溫柔體貼。

浴罷，他躺上了那張寬大的床榻，菱姑站在床前，低聲道：「小滾龍！你要我……一起睡麼？」

唐豪笑道：「上床來吧！我可不忍心教妳睡踏板哩！」

菱姑笑了，很滿足的笑，她開始解褪羅衫。

唐豪連忙喝阻道：「菱姑！不要脫衣服。」

「怎麼了？」她一顆火熱的心又冷了下來。

唐豪一本正經地說道：「菱姑！我們今天才相識，就是和衣躺在一起，已經太過份了，妳怎麼可以……」

菱姑道：「你是嫌棄我。」

「不！我絕對沒有那種意思。」

菱姑和衣在他身邊躺下，以背對着他，喃喃道：「我這不潔之身是不配和你同床共枕的，卽使和衣而眠，我已很滿足了。若是你眞的不嫌棄，我願意為你作一輩子的奴婢……」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聽到了一陣輕微的鼻息聲，翻過身子一看，原來唐豪已經睡着了。

菱姑伸過手臂輕輕地摟着他那粗壯的腰，逐漸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翌日，唐豪從睡鄉中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他連忙披衣起床，在梳洗時，菱姑侍候得他無微不至，像個柔順的妻子。

「菱姑！」唐豪見她那般溫柔體貼，不禁讚道：「誰要是娶了妳，可眞有福氣哩！」

菱姑笑了笑，低下頭，輕聲道：「樊掌櫃教我從今天起不再侍候客人了。」

「哦？」他不禁感到一楞。

「雖然你昨晚沒有要我，我總是和你同過榻共過枕，所以我要守點規矩。」

「菱姑！妳不侍候客人，妳和妳的假母靠什麼過活？」

「樊掌櫃說過了，你為他每月省下了一千二百兩銀子，只要拿一小部份出來我和假母就够用。」

唐豪默然無語，半响，才道：「妳和假母的用度不能讓樊大哥出，由我來負責好了。」

樊魁哈哈大笑從屋外走進來，道：「小滾龍！你和我還要分得那麼清楚嗎？」

「大哥！你……」

樊魁截口道：「別說了！剛才歐陽道親自為你送了新衣裳來，還說午初要派大車來接你。」

「大哥！」唐豪皺起了眉頭。「想不到我會突然幹起了『雙蛇會』的總管，我也不知道這條路走得對不對。」

樊魁沉吟了一陣，說道：「很難說！黑道並不一定是一條壞道，但看你如何闖法。」

「這還要向大哥請教。」

「憑你的機智、胆識，以及卓越的武功，不愁不能揚名立萬，不過，大哥要送你一句話，美人與財富都可以要，但是不能昧良心。」

「我會記住，」唐豪指指菱姑，「大哥！菱姑心地純良，你以後要多照顧。」

樊魁拍着胸脯，道：「放心！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菱姑有些魂不守舍地道：「小滾龍！你當了『雙蛇會』的總管？」

唐豪點點頭，道：「是的。菱姑！妳好像不大高興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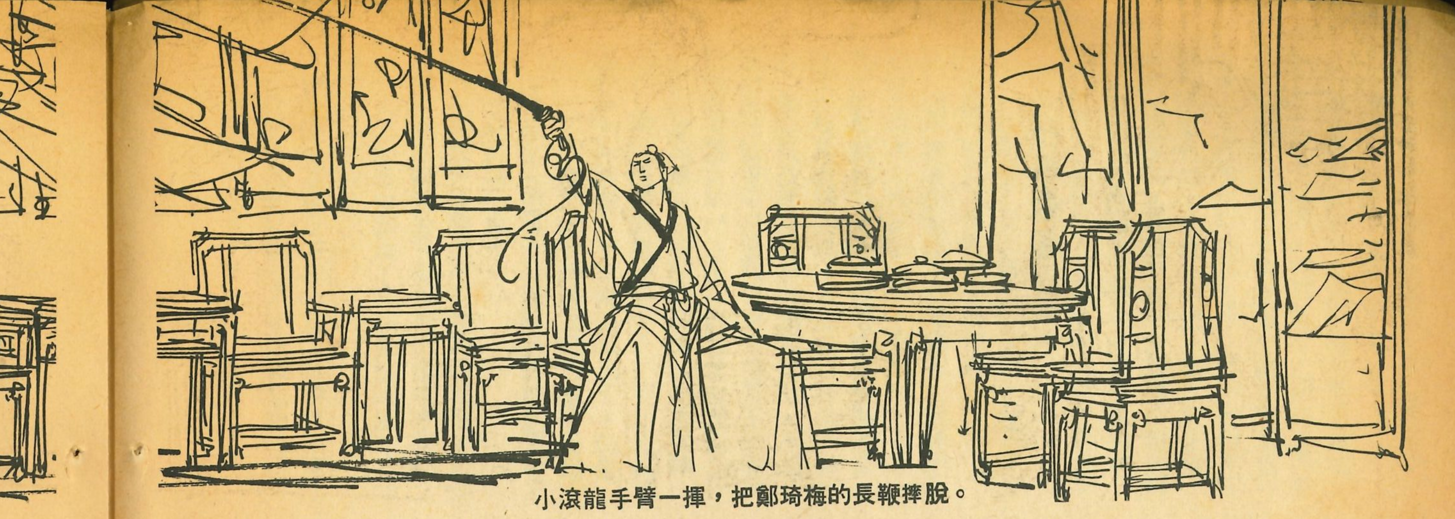
菱姑勉強笑道：「我……很高興，只是，以後恐怕很難得見到你了。」

唐豪輕柔地撫摸着她的肩頭，說道：「菱姑！我會經常到這裏來看你們，這兒可以算是我家。」

樊魁暗暗皺緊眉頭，他看得出來，在風塵中滾了半年的菱姑已經對唐豪一見傾心；但他却深深了解，以她的柔情是絕不可能將唐豪那股野性縮住。

× × ×

响午，一輛華麗無比的雙轡套車將唐


小滾龍手臂一揮，把鄭琦梅的長鞭摔脫。

豪送到一座深宅大院的門前。若是唐豪不知底細，一定會以爲這兒是那位達官顯貴的府邸。

鄭琦梅盛粧華服，在大廳裏候着，她的旁邊還坐着一個綠衣麗人，一身短裝，顯得剛健多姿，頗有巾幗氣概。

那綠衣麗人一見面就說道：「總管！我叫沈雪釵。」

唐豪落座，瞥了她一眼，冷冷說道：「下次不要喊我總管，我喜歡別人叫我小滾龍。」

「唐豪！」鄭琦梅緩緩說道：「雪釵是你的副手，她帮你管理萬勝樓。她有一身絕佳輕功，和二十四支無聲無息的袖箭。也是一個御車好手，一切她都聽你指使。如你夜晚寂寞，她也是你的好伴侶。」

唐豪不禁暗暗皺眉，看來這位「雙蛇會」的女頭目只不過看中了他的武功和胆識，別無其它。不然，她就不可能讓另外一個女人和他接近了。

見他無言，鄭琦梅又冷冷道：「不滿意嗎？」

唐豪輕描淡寫地道：「這好像是一個日夜寸步不離的安排。」

鄭琦梅點點頭道：「不錯。你不但是初臨洛陽，也是初履黑道，你需要一個好副手，沈雪釵是本會不可多見的精銳。」

唐豪冷笑道：「但願不是妳派來監視我的。」

「我用不着監視你，」鄭琦梅一雙目光如利刀般盯在他的臉上。「因爲我從來不怕我的手下反叛我。」

唐豪自然聽得出她的話中有威脅的成份，也軟中帶硬地說道：「鄭姑娘！我的脾氣幾乎和妳一樣，我不願幹的事，我一定當面拒絕。絕不會陽奉陰違。」

鄭琦梅道：「有這句話就行了。現在你和雪釵到北城的『錦春園』去吃晌午，那兒的羊肉包子是全洛陽最出名的。」

唐豪笑道：「這頓晌午想必有什麼作用。」

鄭琦梅投以一個嘉許的目光，道：「你的確極富機智，我要你利用這頓晌午飯的時間將『錦春園』的情況了解一下，以便傍晚時召集本會所有門人下達命令。」

唐豪楞了一楞，問道：「下達什麼命令？」

鄭琦梅道：「我安排了一個使你表現才能的機會。」

唐豪欣然道：「這是我高興的事，不過你得先讓我了解一下情況。」

「那是當然。」鄭琦梅點點頭，緩緩道：「錦春園的大掌櫃黃烈堂原是『五魁帮』的舵把子，當年和咱們『雙蛇會』一在北城，一在南城，分庭抗禮，互相對峙。後來本會遭受官府的清剿，『五魁帮』也就見機烟消雲散，且一直沒有東山再起。去年甚至將他們的垛子窰加以翻修，規規矩矩作起買賣來，是不是有些古怪？」

唐豪微一沉吟，說道：「也許黃烈堂洗手收山了。」

「哼！」鄭琦梅冷笑了一聲，道：「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哦？」

「去年春天有一批庫銀，全是百兩重一枚的金錠子，在滄州道被刦，冬天又有三十萬白銀在關洛道上不見了踪影。今年春天又是一批庫銀被盜，約莫有五萬多両黃澄澄的金磚。」

唐豪訝然道：「怎麼？是黃烈堂幹的麼？」

鄭琦梅搖搖頭，道：「不是他幹的，他還沒有那個胆子，刦庫銀另有綠林道上的大盜，黃烈堂只管收贓。」

「收贓？」

「嗯！他以半價收進，金錠子改鑄成一两、五両、十両重的元寶，官銀也重新鑄造過，然後再出手。」

唐豪喃喃道：「數目不小，他如何出手？」

鄭琦梅道：「錦春園和咱們的萬勝樓一樣，也有賭枱，有多少金銀也出去。」

「熔金要有熔爐，熔爐在那裏？」

「在錦春園裏。」

「猜測麼？」

鄭琦梅語氣肯定地道：「有憑據。」

「說說看。」

「錦春園一天約莫宰一頭牛，殺五口豬，九頭羊，和一百隻雞鴨，米麵約莫消耗五百斤，但是他們一天却要燒掉六十担柴火。一担一百二十斤，六十担是七千二百斤，是不是太多了？」

唐豪轉頭向沈雪釵問道：「咱們萬勝樓一天要用多少柴火？」

一直沉靜寡言的沈雪釵，這時才開口答道：「咱們一天要用一千五百斤之譜，只少不多。」

鄭琦梅道：「那些柴火毫無疑問是燒熔爐用的，而且在他們櫃上出來的金銀，都是亮閃閃的新貨，我的猜測，絕對錯不了。」

沈雪釵接道：「昨天臨黑到子夜，樵夫不停地進出錦春園，我派人去查暗暗過，一共挑進了三百七十担之多。」

鄭琦梅道：「夏天是沒有人屯柴火的，顯然他們又要燒爐熔金了。」

唐豪沉靜地問道：「妳打算如何？」

鄭琦梅冷道：「咱們要來一招『黑吃黑』。」

「是巧取？還是豪奪？」

「不管是巧取，還是豪奪，你在吃這頓晌午飯時就要決定。」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只怕時間太急迫。」

鄭琦梅道：「我知道。但是今晚非動手不可，不然錯過這次良機，不知道又要等多久。」

「好！」唐豪毅然起身離了座。「我和雪釵該到錦春園去。鄭姑娘！妳怎麼不和咱們一起去？」

「只怕『五魁帮』的老人會認識我。你和雪釵都是生面孔，不會有人生疑。」

× × ×

錦春園位於洛陽北城，雖不是高樓，却非常寬闊，園中花木扶疏，極具雅趣。飽食一頓後，還可以在庭園中信步走走。

唐豪和沈雪釵飽餐一頓之後，携手漫步庭園，男的風流倜儻，女的艷光照人，倒像是一對新婚夫婦。

二人來到園中一座凉停坐下，唐豪緩緩道：「從昨夜到此刻，我突然發現了一椿怪事。」

「什麼怪事？」

「怎麼會有那麼多年輕標緻的女人拋頭露面地到賭枱來博彩？」

沈雪釵沒有回答他，却噗哧一聲笑。

唐豪楞了一楞，道：「是我的想法太迂腐？還是我問錯了？」

沈雪釵低聲道：「我告訴你吧，到賭枱來博彩的女人十個有九個是不正經。」

「哦？」

「她們要不是有錢人家養的外室，就一定是勾欄院粉頭。愈是不正經的女人手頭上愈有銀子。」

唐豪笑道：「雪釵！妳這句話倒很有意思，愈是不正經的女人手頭上愈有銀子，嗯！對極了！男人呢！」

「也是一樣，常言道得好，馬無野草不肥，人無橫財不發。」

「對！對！」唐豪突然壓低了聲音，不懷好意地笑道：「雪釵！方才咱們的頭兒說，如果夜來寂寞，妳可以作我的伴侶，可是當眞？」

沈雪釵落落大方地點點頭，道：「是的。你這個人，正事沒有辦好，倒想到邪事上頭去了。」

唐豪與緻勃勃地道：「咱們的頭目說，今年春天被刦的庫銀全是黃澄澄的金磚，今夜咱們就用金磚砌床，在那張金光閃閃的床上顚鸞倒鳳。」

沈雪釵抿着嘴笑道：「小滾龍！你想得倒好，你連金光都沒有見到哩！」

唐豪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已經找到熔金之處了。」

「哦？在那兒？」

「雪釵！別指手劃脚，妳先看看厨房上面那根烟卣，有什麼不同之處。」

沈雪釵凝視一陣，搖了搖頭，道：「我看不出來。」

「妳不覺得那根烟卣又粗又高？」

「嗯！是的。」

「烟卣裏冒出來的烟呢？」

「格外濃。」

「對了！格外濃，因爲熔爐的烟也從那裏冒出來。」

沈雪釵楞了一楞，道：「你是說，熔爐設在厨房裏面？」

唐豪搖搖頭，道：「那可不一定。」

「熔爐不在厨房裏，濃烟怎會從厨房裏的烟卣冒出來？」

「妳所看見的烟卣只是伸出地面的半截，另外半截是可以拐彎的。」

沈雪釵喃喃道：「我被你的話弄糊塗了。」

唐豪的脚尖輕輕在地上頓了幾下，道：「熔爐設在地裏。」

「地下？」沈雪釵搖搖頭。「太不可能，想想熔爐有多熱，幹活兒的人誰也受不了。」

「雪釵！慢慢轉頭……」他等她將頭緩緩轉到某一個方向時，才接道：「看見了麼？那是什麼怪物？」

「好像是一座碉樓沒有加頂，也好像是……」

唐豪截口道：「什麼都不是，那是一個通氣的口，這樣，在地窖裏幹活兒的人才不會熱得熬不住。」

沈雪釵白了他一眼，道：「你好像親

眼看見一樣，我眞想騰身上去看看。」

唐豪冷冷道：「咱們頭兒說，妳有一身絕佳輕功，可惜這時用不上。」

沈雪釵道：「小滾龍！你的猜想也許對，但是凡事要證實之後才靠得住。」

唐豪站起來，道：「妳隨我來吧！」

二人踱出涼亭向前行去。

唐豪所說的「怪物」是用方磚砌起來的，方方正正，每邊寬約八尺，高達三丈有餘，矗立在花木扶疏的庭園當中。

來到近處，唐豪拾起一顆石子，道：「雪釵！妳仔細聽聽，這顆石子落地的聲音……」

話聲未落，他手中的石子直綫拋起，凌空一折，向那「怪物」的中間落下，但是沈雪釵久久也沒有聽到石子落地响聲。

「嗯！」沈雪釵低聲道：「只怕被你說對。」

唐豪笑笑，又帶着她向別處走去。來到一座假山前，他突然停下脚來，低聲道：「雪釵！在這兒多站一會兒，別動。」

沈雪釵沒有多問，站了一陣之後，突然說道：「脚底下好熱。」

唐豪詭譎笑道：「妳瞧！這園中到處都是奇花異木，唯獨這兒是塊不毛之地。明白了吧！地底下有火，花草活不了。」

沈雪釵投以欽敬的目光，低聲說道：「熔爐果然在地下，我們最好將出口也找到。」

唐豪搖搖頭，道：「不必了。在沁陽我是有名的獵人，我只嗅野獸的氣息，却不一定要找到野獸藏身的洞穴，因爲牠們自己會跑出洞來。咱們回去吧！」

沈雪釵一點異議也沒有，因爲她對唐豪已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在回到「萬勝樓」去的路上，唐豪又問道：「雪釵！黃烈堂是不是還有別的買賣？」

「在鐘樓附近還有一家迎春閣招商客店。」

「大麼？」

「不小。廂房有七、八十間，店堂裏也有百來副座頭。」

「咱們頭兒怎麼沒有打主意？」

「那兒不出什麼油水。」

唐豪嘿嘿笑道：「那家招商客店今天對我可大有用處了。」

沈雪釵訝然道：「你的主意已經想好了？」

「嗯！」

「是巧取？還是豪奪？」

「雙管齊下。」

× × ×

黃烈堂雖然已是半百老人，身體却十分健壯，鬚髮一根也不見白。他喜歡在夏日睡個晌午，一覺醒來，已是酉初光景。他先看看窗外的夕照，然後揚聲叫道：「銀子！銀子！」

「來啦！」一個面目姣嬌，態體婀娜的少女飛也似地奔了進來。「大爺！你醒了！」

敢情她就是銀子，一身夏布褂褲，將渾身繃得緊緊的，短袖子露出兩截雪也似的粉臂，眞像是白銀般打造的閃亮。

黃烈堂笑瞇瞇道：「來！銀子！給我捶腿。」

也不知是他愛好這個調調兒，還是眞的感覺老腿酸痛。銀子却是唯命是從，搬一張錦櫈在榻前坐下，揚起粉拳在他腿上輕打細敲起來。

黃烈堂老不正經地在銀子身上揑揑掐掐，銀子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嬌笑連連。

一個老不知恥，一個少不識羞，正在那裏打情罵俏，攪和到熱呼勁兒上，忽然門外有個急促的聲音，道：「啓稟幇主，有重要事情向您報告。」

黃烈堂霍地坐了起來，叱喝道：「姚斌你這個混賬東西，是吃飽了脹得慌？還是……？」

「幇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黃烈堂下床趿了鞋。「快進來。」

一個三十來歲，雙目銳利的漢子走了進來，疾聲道：「方才『迎賓閣』那邊來了人，說是『雙蛇會』的人佔據了店堂內所有的座頭，好像要鬧事的樣子。」

黃烈堂楞了一楞道：「有這種事？」

「我怕來人誤報，特地騎快馬去了一趟，馮雷和蔡無雙那兩個小子就是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對街停着一輛套車，車上坐着『雙蛇會』的總管歐陽道。」

「問問他們什麼意思？」

「怎麼問？他們一個人佔一副座頭，各要一盤花生，二两白乾，咱們開的是酒樓啊！」

黃烈堂沉吟了一陣，道：「姚斌！你看對方的用意何在？」

姚斌神色凝重地道：「最近『雙蛇會』東山再起，不到一個月，已經席捲了南城，看樣子他們是想在北城伸展勢力，就拿『迎賓閣』開頭刀。」

黃烈堂沉聲道：「哼！當年鄭耀鵬在世時，也只有在南城耍威風，『雙蛇會』的門人沒有一個敢在北城搖幌，我不相信那個小丫頭片子，比她老子還狠。」

姚斌附合着說道：「幇主！那丫頭可能是想探探咱們的動靜，若是咱們太軟弱，只怕日後就要騎到咱們頸子來撒尿！」

「混賬東西！嘴裏不乾不淨的，我還要騎到那丫頭片子的腰眼上撒尿哩！」

銀子想笑，却不敢笑，拚命地用門牙咬緊下唇。

姚斌更是不敢笑，低着頭，道：「請示幇主，咱們該如何應付？」

黃烈堂道：「咱們所有的人都全部出動，同樣在每副座頭上坐一個人，將對方軟貼上，另外備二輛大車，咱們各人分乘一輛，將歐陽道的套車夾住，看他耍什麼狠勁兒。」

姚斌連連點頭道：「好！我立刻就去備車。」

黃烈堂道：「我隨後就來。」

× × ×

夕陽已沉，暮靄漸合，「迎賓閣」門裏門外都已點上了燈。黃烈堂所派出的增援人馬也已到達，在店堂內一對一，二對二地相峙住了。

這時，突有二輛雙轡套車疾馳而來，一左一右地將歐陽道那輛車夾住了。

黃烈堂從車內探頭而出，沉聲道：「歐陽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歐陽道哈哈笑道：「原來是黃幇主，

久違！久違！」

黃烈堂沉聲道：「少給我打哈哈，我在問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歐陽道神色正經道：「操練陣式。」

黃烈堂楞了一楞，道：「操練陣式？你在玩什麼鬼花樣？」

「嘿嘿！」歐陽道故意諱莫如深地乾笑着。「不瞞黃幇主說，咱們幾年不動，弟兄們對陣仗都已生疏，咱們最近打算拿下南城一家酒樓，和這兒規模差不多，所以先藉這兒演練一番。」

黃烈堂冷冷道：「歐陽道！別以爲黃某人不明白你心裏頭的鬼主意。」

「明白就好。」

「歐陽道！我不是什麼幇主，『五魁幇』早已烟銷雲散了，我如今是『迎春閣』的大掌櫃，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如果你們敢胡來，我就上衙門擊鼓告狀。」

歐陽道連聲冷笑，說道：「黃大掌櫃！話可要說淸楚。你作買賣，咱們作客人，喝酒付酒錢，吃飯付飯錢，這怎麼算胡來？」

黃烈堂一時啞口無言，低下頭，連連地輕咳了幾聲。

這是暗號，他手下的得力健將姚斌立刻從車後繞過來，上了他這輛大車。

黃烈堂低聲道：「姚斌！裏面的情況如何？」

姚斌道：「雙方實力相等，我還特別派了幾個管用的看住了馮雷和蔡無雙。」

黃烈堂道：「就這樣辦，咱們看住歐陽道那個老混蛋，看他能够耍出什麼花樣來。」

姚斌道：「錦春園那邊我有兩隻快馬來回聯繫，若有情況最多頓飯光景咱們就可以得到消息。」

黃烈堂低叱道：「姚斌！你辦事始終不俐落，『雙蛇會』的總管事在這兒，他手下二名大將馮雷和蔡無雙也在這裏，鬧事的地方當然在這裏了。吩咐弟兄們，沉住氣，他們不動，咱們也不動。」

姚斌恭聲應是，然後下車而去。

玉女情深

戌初，錦春園後進的賭館中已是賓客雲集。今晚似乎有些異於往日，就是女客特別多，而且都是千嬌百媚美艷少女，使賭枱之間增添不少嫵媚風光。

唐豪和沈雪釵在押單雙的賭枱上玩了一陣，手風不太順，接二連三地被莊家吃掉。於是他攤攤手，道：「咱們的手氣太壞了，歇歇吧！」

他的嗓門很高，倒像是故意說給莊家聽的。

二人離開賭枱，來到庭園，仰首凝視着烟卣冒出的濃烟，久久沒有說話。

半晌，沈雪釵才低聲道：「小滾龍！你說咱們今晚要在金磚鋪砌的床榻上顛鸞倒鳳可有把握？」

唐豪狎暱地在她面頰上擰了一下，輕笑道：「雪釵！妳是關心睡在金床上的那件事？還是關心在妳身子下面的金床？」

「兩樣都關心。」

「妳眞貪！」

「你能使我如願以償嗎？」

「到目前爲止，已成功了一半。」

「你是指黃烈堂中了你的調虎離山之計？」

「嗯！『五魁幇』精英盡出，這裏由我們爲所欲爲了。」

沈雪釵冷冷道：「別太高興，你還沒有找到地窖的進出口。」

「我要妳去找。」

「我？」沈雪釵顯然有些迷惑不勝。

唐豪突然脫下身上的長衫丟進了荷花池，冷聲道：「去將長衫檢起來。」

沈雪釵見他脫下長衫後，裏面的衣服仍然整整齊齊，不禁恍然大悟，狡黠地笑道：「小滾龍！我明白你的計了。」

「眞明白了麼？」

「當然，你等着瞧吧！」沈雪釵邊說邊向荷花池行去。

那件長衫正在荷花池中半沉半浮，離岸約莫八尺，沈雪釵騰身而起，一個「燕子翦波」，姿態極爲美妙地撈起了濕淋淋的長衫。脚尖在岸畔輕輕一點，就向厨房奔了過去。

唐豪橫身攔住她，道：「雪釵！妳估一估，那烟卣有多高？」

沈雪釵看了一眼，道：「離房頂約有莫三丈多高。」

「妳能平空昇騰三丈麼？」

「不能。」

「那麼，妳如何上去？」

「我可以用手攀附烟卣借力。」

「烟卣滾燙，妳的玉手，會變成烤熊掌。」

沈雪釵不禁大大一楞，喃喃道：「那……怎麼……辦……？」

「我早就爲妳準備好啦！」唐豪從懷裏取出一樣東西交給她。「這是熊皮製的手籠子，戴在手上，可以耐寒熱。」

「哦？你早就想到了。」

「嗯！因爲我不愛吃烤熊掌。」

沈雪釵的輕功端的絕佳，一躍上了厨房屋頂，戴着熊皮手籠的右手在烟卣上輕輕一鈎，人就躍上了頂端，將那件濕淋淋的長衫蓋上了烟卣的出口。

回到原地，她不禁有些喘，結結巴巴地問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唐豪緩緩道：「濃烟排不出去，就一定從爐門處外冒，在地底下幹活兒的人一定受不了，他們一出來，咱們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咱們的行動何時開始？」

唐豪沒有回答，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座四四方方直立在暗影中的通氣口，右臂緩緩平舉。當他看到濃烟突然自通氣口的上端昇起時，猛力將右臂往下一沉，疾聲道：「開始行動！」

沈雪釵飛似地向賭館方向疾奔而去。

唐豪遊目四顧，突然發現一座假山處也冒出了濃烟，毫無疑問，那裏就是出口；而且出口目下已經打開了。

他奮力幾個提縱，人已到了假山之中，剛好發現有人從地下一個洞穴中探身而出。

唐豪隱身在一塊巨石之後，待對方整個身子出來之後，猛力向那傢伙的後頸窩處切了一掌。

那人被濃烟薰得睜不開眼，又在猛力

喰咳，猝不及防，這重重一掌立刻使他昏迷不省。

接着，第二個人又探身而出。

唐豪如法泡製，在轉瞬之間，放倒了八個人。他等了一會，不見有人探身而出，情知地窖中已沒有人逗留了。

此時，庭園中突然响起一聲輕微的夜梟啼聲。唐豪回了一聲，立刻有十來個身手矯健女郎奔了出來。沈雪釵也在其中。

唐豪悄聲問道：「如何？」

沈雪釵道：「一切順利，錦春園的人都被控制住了。」

「可曾驚動賭客？」

「沒有。只是暫時封閉賭館的門。」

唐豪取出一幅巾帕紮在臉上，遮住鼻口，疾聲道：「快將巾帕紮上，下面濃烟薰人，動作一定要快，而且不能張口說話，以防濃烟嗆喉。」

他領先走進了洞穴，下面竟然鋪砌着整齊的石階。

這地窖非常大，有一半地方堆着木柴，一座大熔爐正燃着熊熊烈火，爐前一座鐵架子上堆着許多大小不一的金元寶，還有兩塊亮幌幌的金磚。

唐豪一揮手，那十來個女郎立刻開始將那些金元寶分別往腰間搭褳裏裝。

唐豪估計那些元寶，金磚，不過二千多両，離他們所想像的數目相差太遠。於是拿起一根通火的鐵條往熔爐中一搗，不禁喟然地搖搖頭。他發覺來的不是時候，早一步，金磚還沒有進熔爐，遲一步，則已鑄成了金元寶，偏偏不早不晚這時候，大部份的黃金都在熔爐裏化成了金水，那是沒法子拿走的。

沈雪釵走到他身邊，向他打了個手勢，他也沒有體會那個手勢的意義，就連續地揮動着臂膀，指向出口處。

大夥兒又循原路回到地面，雖是一段極短的時間，都被濃烟薰出了眼淚，一個個都像死了老子娘。

沈雪釵道：「小滾龍！那點金子不够鋪砌一張床哩！」

唐豪氣呼呼地道：「別廢話！快些扯活，這兒不能久留。」

沈雪釵撮唇吹起了一聲口哨，在庭園拱門處立刻飛起一隻鴿子，鴿哨發出响亮的嘯音振翅向北飛去。

×　×　×

鴿子一直振翅北飛，飛過鐘樓，也飛過「迎賓閣」的屋頂，當嘯音响過之際，引起了許多路人圍觀。

突然，一個車把式上了歐陽道那輛大車的車座，嗖地一鞭，得得得得地駕車走了。

坐在「迎賓閣」店堂裏的一部份客人，也紛紛付賬離去，一刹時，屬於「雙蛇會」的人一個也不見了。

「姚斌！」黃烈堂將頭探出車廂外，大吼了一聲。

姚斌從另一輛大車上跳下來，揚聲應道：「在！幫主有何吩咐？」

黃烈堂道：「是怎麼回事？」

姚斌抬手指着天際，道：「那隻鴿子八成是教他們『扯活』的信號。」

「管他娘的什麼鴿子！我是問你，他們為何突然走的一個不剩？」

「這……八成是他們一見幫主親自督陣，不敢冒犯，所以偃旗息鼓。」

黃烈堂低吼道：「姚斌！你說話怎麼老是八成，八成的，難道就沒有十成十的把握？你八成是你爹的種，另外二成可就不知道是誰下的種了。」

姚斌捱罵，還得陪笑道：「帮主罵得對，以我看來，他們十成十是被帮主的威風嚇跑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一匹快馬疾馳到面前。

馬上漢子翻身而下，疾聲道：「不好了！不好了！錦春園遭刦啦！」

黃烈堂心頭一震道：「你說什麼？」

報信的漢子重覆一遍道：「錦春園遭刦啦！」

姚斌大叫道：「唉呀！咱們八成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之計……」

黃烈堂火從心中起，一揚手中皮鞭，向姚斌兜頭蓋臉抽了過去，沉聲道：「咱們十成中了調虎離山計，你還在八成，八成沒個完，八你娘的蛋！」

一連又是幾皮鞭，打得姚斌恨不得往車底下鑽。

×　×　×

萬勝樓仍然和往常一樣敞開了門作買賣，看不出有什麼異樣。所以當黃烈堂和姚斌駕車來到門前時，一樣有店家上去拉馬韁，挑車簾，躬身肅客。

黃烈堂一句話也不說，和姚斌大搖大擺地跨進了店堂，一雙稜目不停地東掃西看。

店家滿面和氣地擺着手道：「二位這邊請。」

黃烈堂沉聲道：「夥計！找你們的總管來。」

店家還沒答話，唐豪已從一邊走了過來，拱拱手，道：「有何見教？」

黃烈堂翻翻眼道：「你是什麼人？」

唐豪笑笑道：「這兒的總管唐豪。」

「唐豪？」黃烈堂由頭到脚將他打量一遍。「總管不是歐陽道麼？」

唐豪搖了搖頭，道：「沒聽說過這個人。」

黃烈堂道：「我不想同你囉嗦，找鄭琦梅出面說話。」

唐豪道：「閣下找錯了地方。」

姚斌插口道：「這是什麼話？萬勝樓是鄭姑娘的買賣，咱們怎會找錯地方。」

唐豪冷冷道：「昨天萬勝樓是鄭姑娘的買賣，今天却是我姓唐的，明白了吧？萬勝樓姓唐的買下了。」

黃烈堂差點氣炸了肺，手指節先揑得格格作响，他恨不得一掌將唐豪劈成兩半，但他是個老狐狸，情知此刻動手討不了好，於是忍住氣，道：「姓唐的！聽你說話的口氣，就知道你是個初闖江湖，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老虎，光棍眼裏不揉砂，說句漂亮話，你今晚是否去過錦春園？」

唐豪點點頭，道：「去過，聽說那兒買賣不壞，所以去觀摩一番。」

姚斌沉聲說道：「姓唐的！你幹的好事……」

黃烈堂以嚴厲的眼色制止他說下去，接口道：「閒話少說，請轉告鄭姑娘一句話。」

唐豪道：「若能見到，一定轉告。」

黃烈堂道：「先恭賀她找到一個好帮手，然後再警告她，姓黃的不是省油燈，最好出面談談，也許還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然，咱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唐豪哈哈笑道：「放心！這話一定轉告，看樣子你似乎有什麼把柄，落在她手裏了。」

黃烈堂那張面皮再老，再厚，也待不下去了，扭過頭道：「姚斌！咱們走。」

姚斌想在黃烈堂前面顯顯本事，因此沉聲道：「姓唐的！算我認識你了！只要你在洛陽待下去，總有機會，到時候看老子好生教訓你。」

唐豪一旋身攔住他的去路，道：「你是幹什麼的？」

姚斌冷笑道：「我是錦春園的總管，不服氣儘管前來找我，道子由你劃。」

唐豪冷聲道：「聽你說話的口氣，好像是條地頭蛇。」

姚斌道：「是又怎麼樣？」

唐豪輕笑道：「如果你是地頭蛇，可就倒楣了，因為我是一條專吃地頭蛇的小滾龍……」

他面上含笑，語調輕鬆，誰也料不到他會遽然出手，一招「黑虎偷心」打得姚斌踉蹌了好幾步。

他還沒有站穩，唐豪腰身一挫，踢出了鴛鴦拐子腿，嘭地一聲，姚斌又摔了個四脚朝天。

姚斌羞怒交集，突地拔出了匕首，當他剛要擲出時，手腕却被一隻小小的脚踩住了。

那是沈雪釵，穿的是釘鞋，痛得姚斌呲牙咧嘴。

唐豪揚聲道：「夥計！快馬上衙門報案，就說有人帶刀上門尋釁。」

黃烈堂已發覺唐豪非常難纏，不得不忍住氣，道：「姓唐的！够了。」

「哼！」唐豪冷笑一聲，拿過姚斌手裏的匕首，隨手一甩，扎在房樑上。「像你這種角色，最好出門不要帶刀，不然就是自討苦吃。滾吧！」

黃烈堂和姚斌二人如喪家之犬，夾尾而逃。

回到錦春園，黃烈堂本想大發脾氣，罵人罵個够，却想不到歐陽道在等着他，不禁使他大感意外。

他楞了一楞，才沉聲問道：「你來幹什麼？」

歐陽道嘿嘿一笑，道：「來為鄭姑娘傳話。」

「說！」

「鄭姑娘說：『雙蛇會』銷聲匿跡三年之久，毫無進賬。往日她又是錦衣玉食的慣了，實在捱不過苦日子，想請黃帮主帮襯帮襯。」

「沒說的，我和鄭舵主也是多年的老朋友，缺用度只管開口，用不着拐彎抹角要花槍，要多少？」

歐陽道伸出三根指頭幌了幌，道：「不多！只要三個小數。」

黃烈堂楞了楞，道：「若說三千兩，那實在微不足道。一句話，明兒一大早，我教人送一萬兩銀過去。」

「嘿嘿！」歐陽道乾笑了一聲。「咱們鄭姑娘一季的衣裳也得化費三、五千両銀子，若是為了三千両銀子向黃帮主開口，真是天大的笑話。」

「莫非是三萬両？」

「不對！是三十萬両。」

黃烈堂一雙濃眉挑了起來，但他並沒有發作，暗暗向姚斌打個眼色，冷笑道：「這個數目太大，鄭姑娘既然開得出口，總有原因，我得計算一下是否拿得出。你稍待會兒。」

「請便！請便！」

黃烈堂離開店堂，來到另一間密室，姚斌隨後而到。他迫不及待地問道：「查清楚沒有？」

姚斌道：「被刦走一両重小元寶一百廿七個，五両重元寶六十六個，十両重元寶一百七十五個，百両重金磚兩塊……」

「一共多少？」

「二千四百零七両。」

「兌成銀子呢？」

「金兌銀，一兌十，約二萬四千両銀子。」

黃烈堂冷笑一聲，走出密室，來到店堂，緩緩道：「歐陽道！鄭姑娘一定要三十萬両銀子？」

「嗯！少一錢她都不會要。」

「這個價太離譜了。她手頭只有二萬四千両銀子的貨，憑什麼要賣我三十萬両銀子？」

歐陽道乾笑道：「黃帮主！那兩塊金磚上各有八個大字，寫着『百両足赤，應天庫銀』，價值的就是這兩塊金磚，一塊賣十五萬両銀子不貴吧？光棍一點就透，還用我多講麼？」

黃烈堂沉聲道：「那丫頭片子也太狠了。」

歐陽道站起來說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想在黑道上混，不狠不行。鄭姑娘還說，以後天日落為限，黃帮主慢慢斟酌吧！」

拱拱手，掉頭離去，大搖大擺毫無畏懼之色。

姚斌目中怒火熾烈，瞪着歐陽道一搖三幌的背影，突然一幌右臂，立刻有十數個手執兵刃的漢壯蠭湧而出。

黃烈堂低叱道：「不許亂來！」

姚斌沉聲道：「帮主！歐陽老兒太狂了！不教訓他一下實在忍不下這口氣。」

黃烈堂道：「狂自由他狂，此刻不是動武的時候，姚斌！吩咐兄弟們待命，我要傾全力和那小丫頭片子鬥上一鬥。」

×　×　×

子夜！

萬勝樓賭館中的賭客相繼散去後，一天的買賣也就結束了。但是對「雙蛇會」的人來說，歡樂的時刻才剛剛開始。他們在那間寬敞密室裏大排盛宴，舉杯慶功。

席開十五桌，男女濟濟一堂，好不熱鬧。

唐豪成了席間的英雄，也成了大夥兒的敬酒對象，更是那些女亡命徒視綫的焦點。「小滾龍」的名號在席間此起彼落。

唐豪三杯落肚，意態風發，站起來揚聲道：「今天每個人都有功，前往『迎賓閣』的人鎮定沉穩，才使黃烈堂的注意力

轉移，跟我到『錦春園』的各位姑娘們一個個身手矯健，行動快速。我現在代表鄭姑娘宣佈，歐陽道賞白銀二百両，馮雷，蔡無雙各賞一百両，其餘不分男女每人賞五十両，明天一大早就到櫃上領賞。」

滿堂又是一遍歡呼之聲。

坐在他身旁的鄭琦梅瞥他一眼，輕聲道：「小滾龍！你好像沒有問過我哩！」

唐豪不在意地笑道：「我應該可以代妳作主，因爲我今天爲妳弄到手二萬多両銀子。」

「你方才却爲我散去了一小半。」

「怎麼！不開心麼？」

「你太狂！」她又狠狠地盯他一眼，嘴角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却想不到我竟然能够容忍。」

唐豪聳肩一笑，說道：「這倒使我有些受寵若驚。」

鄭琦梅的笑，可以用冷艷兩個字去形容，平時看上去總覺得她那張美麗的面孔上似乎太缺少笑容，但在三杯落肚，雙頰酡紅之際，却已變成嬌媚可人了。她偏過頭，櫻唇湊在唐豪的耳邊，低聲道：「小滾龍！你看到了沒有？」

「甚麼？」

「那些女娃子的眼睛。」

「怎麼樣？」

「好像每一個人都想咬你一口。」

唐豪自然聽得懂她的弦外之音，却故意說道：「她們只不過是對一個陌生的面孔好奇罷了。」

「小滾龍！要不要打一個賭？」

「妳說吧！」

「只要你一招手，就有三十七個女娃子投進你的懷裏。」

唐豪自然明白她的意思，所謂三十七個女娃子就是指那三十六個女亡命徒和沈雪釵。他喃喃道：「這並沒什麼稀奇。」

「哼！你好狂。」

「並非我狂，」唐豪有意無意地看了她一眼。「而是在座共有三十八個女人，總還有一個女人沒有將我看在眼裏。」

鄭琦梅的目光跳動了一下，緩緩道：「要得到那個女人的投懷送抱並不難，先要看看你是否有胆量接受。」

「當女人投懷送抱時只要閉上眼睛，張開臂膀，並不需要什麼胆量。」

鄭琦梅冷冷道：「這個女人，與衆不同。」

唐豪輕笑道：「這句話我昨晚就聽過一次。」

鄭琦梅緩緩道：「你必須要有作『雙蛇會』頭兒的雄心，然後那個女人變成了押寨夫人。」

唐豪心頭不禁暗怔，這是任何人也聽得懂的强烈暗示。他到洛陽來，只不過比一天一夜稍爲多幾個時辰，但他所想追求的兩樣東西——美人與財富居然同時送到了他的面前，彷彿是神祇顯露的奇蹟。

不過，他並未欣喜若狂。因爲他明白，得來容易的，消逝必然也快。

他逐漸將面上那種凝重的神色化開，聳肩一笑，道：「鄭姑娘！若是想爬上『雙蛇會』頭目的寶座，那就算是非份之想了。」

這句答覆顯然出乎鄭琦梅的意料之外，使得她沉下臉冷哼道：「想不到你還是個很安份的人。」

「狂要有個限度，有些地方是要安份的。」

鄭琦梅的面色變得青白，雙眼瞪得很大，顯然非常氣惱，她覺得，唐豪並不是拒絕了「雙蛇會」頭目的寶座，而是拒絕了她的示愛。

坐在同一桌上的沈雪釵雖然在鄭琦梅的面前不敢對唐豪過份親近，却在暗中留意他們的言行。一見鄭琦梅面色大變，就猜想必定是唐豪說了什麼頂撞她的話。連忙舉杯離座，揚聲道：「我們大家敬舵主鄭姑娘一杯，祝鄭姑娘青春常駐，美艷如花。」

衆人紛紛舉杯致敬，這才將鄭琦梅和唐豪之間的尷尬局面化開。豪唐感激在心，暗暗向她眨眨眼睛，以示謝意。

鄭琦梅冰雪聰明，怎不瞭解沈雪釵的心意？當敬酒完畢之後，她輕聲問道：「小滾龍！你覺得雪釵怎樣？」

唐豪楞了一楞，說道：「她是一個很稱職的副手。」

「就只有這樣一句評語？」

「她很美，輕功也不弱。」

「聽你的口氣，似乎還不曾利用你身爲總管的職權。」

「我並非急色兒。」

「今晚呢？」

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語氣又將唐豪逗火了，他故意冷冷道：「很難說！聽說總管和副手是住在一間屋子裏，雖然各有一張床榻，畢竟是聲息相通的。」

鄭琦梅突然站了起來，揚聲道：「各位不妨盡情一歡，我要先走一步……」又向唐豪一擺頭道：「小滾龍！送我回去。」

唐豪不禁神情一楞，終於還是站了起來。

外面早有傳呼，大車停在萬勝樓的門口，車把式撩起車簾在那兒恭候着，唐豪默默地跟在鄭琦梅身後跨進了車廂。

一路上，誰也沒有先開口說話。大車一直趕進院落，下了車，鄭琦梅教車把式將車趕走，這表示不需用車了。

唐豪這才開口說道：「鄭姑娘，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麼話，要罰我走路回萬勝樓去？」

「你今晚不回萬勝樓了，」鄭琦梅說完之後，扭身就往裏走。

唐豪站在原地未動，冷冷道：「妳打算享用妳的手下麼？」

鄭琦梅回過身來，嫣笑道：「你想得太邪，我從來還沒有開過這種例子。我只是很想和你談談，這裏多的是客房。」

「並非我想得邪，而是我不願被人享用。」唐豪跟了過去。

「你却盼望第三十八個女人投進你的懷裏。」

「那是我享用她，而非她享用我。」

「哼！你太狂了！」

二人來到鄭琦梅的閨房，婢女要來侍候，鄭琦梅將她們揮退，親自爲唐豪倒了一杯茶，笑道：「雨前龍井，能解酒。」

她是那樣温馴，使唐豪感到內疚，他覺得自己的言行都太過狂傲，連忙口中稱

謝，雙手接過。

「我要送你一份禮物。」她打開櫥櫃，拿了出來。

那是一把長劍和一副刀囊。長劍是青銅包鞘，象牙嵌柄，一看就知道是極品，刀囊則是鮫皮作的，囊中整齊地排列着一十二把小刀，這使唐豪內心非常激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鄭琦梅笑道：「你忙了一整天，我也沒有閒着，下午我找到你那位樊大哥，跑遍了洛陽城，才買到了你喜歡用的兵器，若不稱手再找工匠打造。」

「鄭姑娘……」

「你不能叫我的名字麼？」

「那似乎有些高攀。」

「就委屈你一點吧！」

「琦梅！」唐豪終於喊了她的名字。

「我這個人心眼兒直，說話硬，難免頂撞妳。但是我無法說出使人悅耳的話。」

鄭琦梅輕笑道：「沒關係，我聽了還挺順耳的。大概是平日大夥兒對我說好聽的話，說得太多了吧。」

「既然如此，我又要直言了。」

「你說吧！」

「我知道妳突然離席的原因。」

「說說看。」

「妳妬嫉沈雪釵。」

鄭琦梅點點頭，道：「可能。」

「那麼，妳爲什麼又要派她來作我的副手。」

「那時和現在的感情不同。」

唐豪楞了一楞，道：「妳的話令我吃驚，進展似乎太快了。」

鄭琦梅落落大方地道：「男女之間的情愫是非常微妙的。」

唐豪不想使他們的感情問題過份深入，因此掉轉話題，道：「琦梅，談談令尊吧！」

鄭琦梅的神采立刻黯淡下來，喃喃道：「他老人家失踪了。」

「一直沒有消息？」

「沒有。」

「有了過去的教訓，妳怎麼還有勇氣在黑道上闖蕩呢？」

「我要報復。」

「向誰報復？」

「向一切仇視我父親的人。」

「琦梅，妳的性格很強烈。」

鄭琦梅反問道：「你呢？」

唐豪點點頭道：「性格也很剛強。」

「兩個剛强的人碰在一起不知會怎麼樣。」

「也許會鬥個沒完。」

「不會，」鄭琦梅凝注着他，語氣變得非常輕柔。「因爲，我發覺對你竟能容忍。」

「爲什麼？」

鄭琦梅別過頭去，輕聲道：「大概是因爲我有些喜歡你的緣故吧！」

唐豪默然無語，過了半晌，才輕輕扳過她的肩頭，道：「琦梅，老實告訴我，妳喜歡過別的男人嗎？」

「喜歡過。」

「誰？」

「我父親。」

唐豪的心頭像是捱了一記焦雷，受到極大的震動。倘若鄭琦梅是一個蕩婦，他還可以泰然和她相處。然而，她竟是如此純潔，自己是闖進她心扉的頭一個男人。這……？

怔神良久，他才想到一句較爲得體的話，道：「琦梅，謝謝妳對我的重視。」

鄭琦梅的身子靠近了一些，緩緩道：「依照你的性格，你應該更豪放，但我發覺你在我的面前，言行都非常的拘謹。」

「並非拘謹，而是尊敬。」

「尊敬我在『雙蛇會』的地位？」

「是吧？」他的語氣模稜兩可。

鄭琦梅再靠近他一些，柔聲道：「這對你將是一種束縛，讓我爲你解開吧！」

唐豪還沒有體會出她這句話的涵義，鄭琦梅已經抱住了他的腰，將粉頰靠進了他的懷裏。

不知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情緒，唐豪突然輕輕將她推開，站了起來，冷冷道：「琦梅，客房在那裏？」

鄭琦梅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眼淚汪汪地道：「小滾龍，你討厭我？」

唐豪温和地道：「琦梅，夜已深，該睡了。黃烈堂不是省油燈，明天他的花招够咱們忙的。」

鄭琦梅沒有再說什麼，螓首低垂，抬手一指，道：「客房就在隔壁。」唐豪拉開房門走了過去。

他連燈都沒有燃上，就和衣往床上一躺。

朦朧間，好像房門打開了，他看到了燈光，也看到了人影，他知道是鄭琦梅，但他却故意閉緊了眼睛。

「小滾龍！」鄭琦梅輕輕地喊着。

「唔！」他漫應着，仍是閉着眼。

「看我一眼。」她已來到榻邊。

「睡吧！明天再好好看個仔細。」

「現在。」她的語氣像哀求。

唐豪睜開了眼，他想立刻閉上，却怎樣也閉不攏來。

鄭琦梅只穿着窄細的胸兜和小衣，外罩一件薄若蟬翼的敞襟衫。唐豪看到她那堅挺的胸域和白皙修長的腿，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比她穿得少的女人，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比她更美的女人。

鄭琦梅將燭台放在几上，雙手交叉在胸前，低着頭，道：「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男人單獨地待在一間屋子裏，也從來沒有在男人面前穿得這樣少過。不管你說我是下賤也好，淫蕩也好，我只是要証明一下，我不是一個小女孩，而是一個成熟的女人。」

唐豪已然被酒燒熱了他的心，現在他的心裏更起了一縷烈烈的情燄，使他一時喪失了理智。

他拉着她的手貼在自己火熱的臉上，另一隻手順着她的頸項向下移動，找到了胸兜上的鈕扣。

突然，沉寂的長街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接着，大門如擂鼓般響了起來。

鄭琦梅渾身一震，疾聲道：「大概出了什麼事，你出去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唐豪身上的衣衫整整齊齊，快速地穿上鞋，奔出房去。只見馮雷已經進了大門，正向廂房疾步走來。

唐豪迎將出去，問道：「馮雷，什麼事？」

馮雷一個箭步躍上台階，疾聲說道：「總管！萬勝樓那邊出了事，沈姑娘被『五魁帮』的人架走了。」

「哦？」唐豪不禁大吃一驚。「是什麼時候的事？」

「誰也不知道，若不是黃烈堂派人前來傳話，還不知道沈姑娘出事了哩！」

「黃烈堂怎麼說？」

「他說，因爲你對他態度傲慢，而且又傷了姚斌，要你午正親自到錦春園去賠罪，不然，沈姑娘就有性命危險。」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好！你先回去，反正離午正還有好幾個時辰，讓我仔細想想。」

馮雷走了，唐豪回到了那間客房。

顯然他們的談話已被鄭琦梅聽到了，她劈頭就問道：「你打算怎麼辦？」

唐豪冷笑道：「黃烈堂不愧是個老江湖，他算準了我非去不可。」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是陷阱，我也要去，不過我沒有耐性等到午正。」

「你現在就要去？」聽語氣，鄭琦梅顯然大吃一驚。

「我要給他一個措手不及。」

鄭琦梅皺緊了眉頭，說道：「你準備大幹一場麼？」

唐豪搖搖頭，道：「不！即使妳落到黃烈堂手裏，我也不會帶領大批人馬去蠻幹。」

「你打算……？」

「我一個人去。」

「不行！」鄭琦梅低吼了一聲。她自然不願意自己心愛的男人去爲另一個女人冒險。

「爲什麼不行？」

「太危險，也不值得。」

唐豪語氣森冷地道：「琦梅，我明白妳的心意，別以爲我去闖龍潭虎穴是爲了救沈雪釵，我去，是爲了挽回『雙蛇會』的面子，不然以後咱們如何在洛陽地頭上混世面？」

鄭琦梅低頭不語，良久，才吁了一口氣，道：「我勸你也不會有什麼用，你自己小心點吧！我第一次喜歡上一個男人，還沒有嚐到甜蜜的滋味，就要我爲他收屍，那未免太殘忍了。」

豪唐語氣沉穩地道：「妳儘管放心，我身邊佩帶着妳爲我選購的利劍和飛刀，誰也傷不了我一根汗毛。」

說罷，轉身走了出去。

勇闖敵寨

約莫有四更天了！

天亮前的這一刹，穹蒼顯得特別黝暗，無星，無月，乍看之下，似乎偌大的天頂在頃刻之間就要坍下來了。

錦春園內也是一片漆黑，看不見一絲燈先。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非常沉靜，但內中必定是危機四伏，處處都隱匿了殺機。

唐豪是含忿而來，却不衝動。他從後園上了牆頭，並不立刻往下跳，橫身伏在牆上一動也不動。

他沒有夜襲的經驗，但他却在漆黑的夜色中狩獵過各種狡猾兇殘的野獸，他更懂得如何去察覺野獸的氣息。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他終於弄清楚了敵情，在他置身的範圍內一共有四處暗樁，而且這四處暗樁還是活動的，隨時相互連絡。

現在，他要先拔掉三根暗樁，然後逮住一個活口。他必須要施展他的飛刀，爲了不使對方發出絲毫呼聲，要很準確地一刀穿心。

又費了一盞熱茶的時間，其中三處暗樁已伏在花木草叢之間不動了。他暗暗感謝樊魁，若非他的指引，鄭琦梅爲他買的飛刀不會如此稱手。

當另一根暗樁活動到他脚下時，他悄然飄落，長劍迅若閃電般架上了這傢伙的咽喉。

那傢伙向後一倒，仰躺在地上，驚道：「你……你是誰？」

「我是將你們總管姚斌打得東倒西歪的小滾龍。」

「小滾龍？」

「你的三個伙伴已經被我放了血，現在就只剩下你了。最好放聰明點。」

「你……要怎麼樣？」

「回答我的話，」唐豪手中長劍不鬆不緊地橫架在對方的頸子上。「剛才你們到萬勝樓架來一個女人，囚在何處？」

「不……知道。」

「想死！」

「我……只知道有這麼回事，的確不知道那位姑娘囚在何處？」

「黃烈堂睡在那間屋子？」

「帮主宿在玲瓏閣。」

「那裏是玲瓏閣？」

「在東邊，屋頂是琉璃瓦，外面有粉牆。」

唐豪日間曾兩度來此，已知道玲瓏閣位於何處，於是又問道：「那裏面除了黃烈堂之外，是否還住了別人？」

「還有兩個侍候帮主的娘們，一個叫銀子，一個叫荷香。」

「沒有別人了。」

「非經傳喚，連姚總管也不敢擅入，這時候，只怕粉牆內外有人在暗中巡更守夜。」

「你說的都是實話？」

「句句實話。」

「好！念你沒有說假，姑且將你的腦袋留在頸子上。」話聲中，長劍向外一帶，一時鮮血迸射。

唐豪說話算數，他只是挑斷了那傢伙的喉管，放了血，並沒有割下他的腦袋。

摸索着取下他方才擲出去的三把飛刀，唐豪又向玲瓏閣方向摸去。在庭園中他又發現了幾處暗樁，都機警地閃過去了。

來到粉牆下，却聽到牆內有人說話。

「彭老二！」一個沙啞聲音道：「可千萬不能打盹兒，萬一出漏子，吃飯的傢伙就得搬家啦！」

「我說劉麻子，咱們忙了整整一天，眼睛怕有千斤重，那能不打盹兒。萬勝樓那邊咱們已經挿上了旗桿，有動靜早就放起了告警的火箭，再說，前後園都有暗樁，一隻鳥兒也別想飛近來。」

「小心一點爲妙。」

「說的是。劉麻子！我靠牆脚瞇瞇眼，待會兒再換你養養神。」

唐豪還記得姚斌說話那種腔調，於是輕咳一聲，揑着嗓門低聲說道：「彭老二，你要瞇一瞇眼，我就割下你的腦袋當夜壺。」

話聲中，人已低着頭從拱門走進去。那兩個守夜的站得筆直，腦袋却彎到腰間，抬也不敢抬。

唐豪走到他們面前，低聲叱道：「抬頭！」

二人方一抬頭，唐豪手中長劍已從他們項間橫過，兩顆腦袋飛了一丈多遠。

唐豪站在牆脚處沉吟一陣，自己年輕力壯，此刻都已感到困乏，何況黃烈堂已到了半百的歲數，而且他又作了妥當的安排，想必已經進入了夢鄉。

胆氣一壯，飛身躍到廊下，以長劍撥開一扇窗戶，閃身而進。放眼細看才發現這兒是一處廳堂。

廳堂的兩邊各有一扇門，唐豪先選中順手邊的那扇房門一推就開，中間一榻，榻上睡着一個人，長長的頭髮披在雪白的枕頭，看得十分清楚，身子也特別嬌小，毫無疑問是個女的。

唐豪又輕輕將房門帶上，來到反手邊那間房門處，輕輕一推，房門上了閂。

他打算用劍尖去撥撥，想想不妥，黃烈堂身爲一帮之主，武功必然不弱，輕微的响動也可能驚醒他。

擒賊擒王，打蛇打頭，這兩句話誰都會說，作起來可不簡單，那必須具備四個字——穩、準、狠、快，尤其是最後那個快字更爲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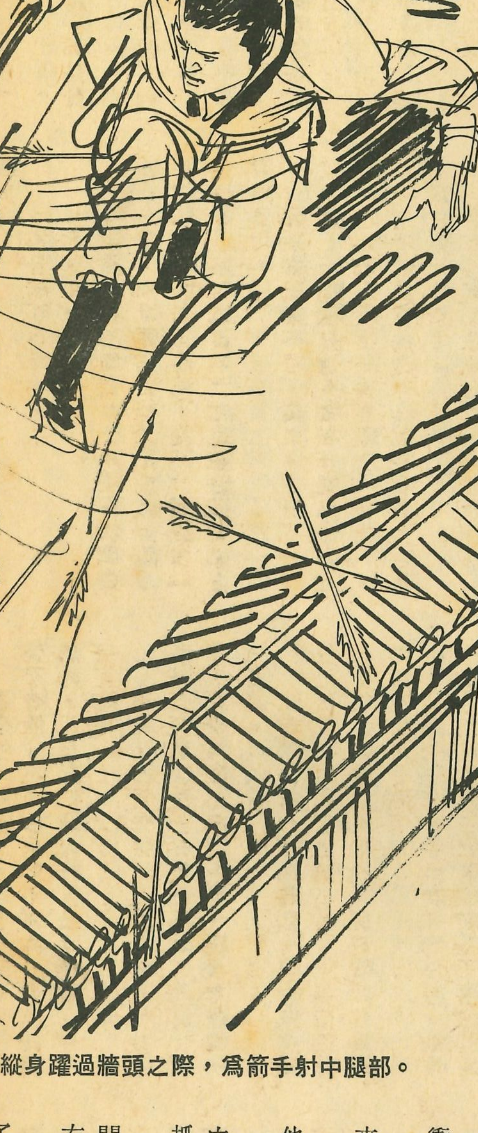
唐豪又回來方才進來的那扇窗戶處向外探視，一切安靜如初，這才躍了出去。

順着屋壁向反手繞過去，來到那間屋子的窗下，先凝神細聽一陣，果然聽到了男人的鼻息聲。沒有錯，黃烈堂必然睡在這間屋子裏。

他又輕輕搖動一下窗櫺，估計好了，退後一丈，突然飛身躍起，左肩趨前，猛力向窗櫺撞去。

砰然巨响，窗櫺粉碎，唐豪已落脚在榻前。

他的行動快如閃電，沉睡中的黃烈堂也不慢，聞聲已然飛身躍起，唐豪猛力劈出的一掌堪堪被他躲過。



唐豪縱身躍過牆頭之際，爲箭手射中腿部。

他爲什麼不用劍，而要用掌，只因爲他要留下黃烈堂的活口，否則沈雪釵絕對無法脫險。

黃烈堂躲過他一掌之後，凌空一折，一脚踢向唐豪的下頦，脚尖過處，虎虎生風。

唐豪低頭閃過，然後騰身躍起，一劍向對方的左臂削去，他知道，這個時候不狠是不行了。却想不到黃烈堂身形靈巧得很，又使他一劍劈空。

此刻，床上的女人已在尖聲大叫。這一喊，外面立刻火把幌動，人聲喧騰，有不少人向這邊趕來。

只聽姚斌在外喊道：「先圍上，絕不能讓那小子逃掉。」

聽步履之聲，似乎他已快速地向屋裏衝來。

黃烈堂突然叫道：「姚斌！慢一點進來。」

他的喊聲未落，姚斌已出現在門口，他身後有好幾支明幌幌的火把。

原來黃烈堂和床上的女人像剮了毛的白羊，一絲不掛。姚斌一露面，他連忙去抓床頭邊的衣衫。

就在這刻不容緩的一瞬間，唐豪已然閃身到他的背後，左臂勾住了他的頸子，右手長劍架上了他的咽喉。

黃烈堂想抓衣衫遮羞，結果還是遮不了。

唐豪沉聲道：「姓姚的！你知道我爲什麼而來，最好別讓我說廢話。」

姚斌見黃烈堂受制，自然不敢妄動，

冷冷道：「最好還是麻煩你說一遍。」

唐豪道：「放人！」

黃烈堂道：「姚斌！咱們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將那娘們放掉。」

姚斌擺了擺頭，向他一個手下示意。

唐豪沉叱道：「慢點！先將那位沈姑娘帶到這兒來，她若是受了一點損害，這筆帳就要算在你們黃帮主的身上。」

姚斌也不答話，示意他一個手下走。不多一會兒，沈雪釵出現了，驚呼道：「小滾龍！你來了！」

唐豪關懷地道：「雪釵！他們沒有傷害妳麼？」

「沒有。」

「妳怎麼渾身濕淋淋像個落湯雞？」

「他們將我囚在地窖裏，悶出了一身汗。」

「妳快些回去，一到萬勝樓，就立刻放出鴿子，就是傍晚放的那一隻，哨音我聽得出來。」

「好！我回去之後，立刻就帶人來接你。」

「不用！我一個人能來也能够一個人回去，這點小事若是驚動了官府，往後咱們大家不好混。」

黃烈堂哈哈大笑道：「小滾龍！你眞是條漢子，姓黃的服你了。」

沈雪釵道：「別聽他口蜜腹劍，千萬小心點。」

唐豪道：「妳快些去吧！我最愛吃老薑。」

沈雪釵走了，局面就如此僵持着。

黃烈堂道：「小滾龍！咱們談宗交易如何？」

「說說看。」

「鄭琦梅化了多少銀子僱你，我加一倍。」

「只怕你出不起。」

「總得有個價。」

「你用不着化銀子僱我，只要你乖乖給鄭姑娘三十萬両銀子，『雙蛇會』從此再也不會找你的碴兒。」

黃烈堂冷笑道：「其實你也不一定是對她忠心，只不過被她美色迷昏了頭而已。溫柔鄉是英雄塚，你最好小心點！」

唐豪沉聲道：「你要小心點，若是嘴裏再不乾凈，我可要敲下你滿嘴牙齒。」

黃烈堂不再開口，他見多識廣，知道這個年輕小伙子是說得出作得到的。

時光沉靜地溜過，終於天空中响起了鴿子聲。

姚斌道：「姓唐的！那娘們已安然歸去，你可以鬆手了吧！」

唐豪說道：「黃帮主！麻煩你送我一程。」

黃烈堂哈哈大笑道：「小滾龍！我還以為你是一條飛天入地的神龍，却也害怕不能安然走出錦春園。」

「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說到這兒，唐豪復又揚聲道：「姚斌！你聽清楚，在我離開錦春園之前，若是有一點風吹草動，你們的帮主就要腦袋搬家，你最好別要花樣。」

姚斌側身一讓，擺擺手，道：「你放心吧！」

唐豪就那樣勾住黃烈堂的頸子一步步向外走。

剛走出拱門，忽聽後面有個女人的聲音叫道：「慢一點！慢一點！」

趕來的人是銀子，她手裏拿着一件長衫，以懇求的語氣道：「天都亮了，這樣實在太不雅觀，讓我給帮主加件衣服。」

此刻天色業已放明，唐豪對週遭的情況看得很清楚，雖說四週都圍滿了人，却都在三十步以外。若是不答應，那似乎顯得他對這個少女也生畏懼，於是，緩緩鬆開左臂，繞到黃烈堂的面前，劍尖仍然抵在對方的咽喉處，沉聲道：「衣服給他披上，妳別想玩花樣。」

銀子爲黃烈堂披上長衫，在衣袂飄飛之際，她的手指以衣襟爲掩護在唐豪的右臂彎處輕輕點了一下。她雖然是黃烈堂的一個玩物，却練過推拿的功夫，對人身經脈穴道了解非常清楚，她點的正是右臂麻穴。

儘管她出手不够份量，却使得唐豪的右臂顫動了一下。當劍尖離開咽喉的那一間，黃烈堂雙脚猛彈，人已倒飛出去。

唐豪情知着了道兒，孤身自然不便久留，而且目的又已達到，於是連連騰身，如閃電般向後園遁去。他知道那裏沒有伏兵，便於逸走。

孰料姚斌已暗暗安排妥當，銀子趕來爲黃烈堂加衣遮羞就是他安排的一着伏棋。當唐豪來到後院，騰身越過牆頭時，花木中突然射起一陣如雨點般密集的箭。人在空中不便閃躲，手有長劍，却也是護上不能護下，護前不能護後，一雙小腿同時中了五箭。

幸好牆外沒有埋伏，唐豪落地之後，咬牙拔出五支箭鏃，忍痛逃逸。橫在眼前又是一座高牆，他拚盡全力翻了過去。

所謂慌不擇路，見着小巷他就鑽，逐漸，已不聞追兵之聲了。但他的雙腿却已發麻，心頭狂跳，他突然想到了在狩獵時被他一箭射中，仍然帶傷奔逃的野獸。

他又往前捱了一陣，突然看見一個老婦人在井邊洗衣服。這時他只能靠兩隻手爬了，老婦人看見他兩腿血漬斑斑，嚇得大叫，一個少女聞聲而出。當她看到了唐豪時，也失聲大叫道：「小滾龍！你怎麼了？」

唐豪仰起頭來看，這少女竟是菱姑，不禁訝然道：「菱姑！妳怎麼在這裏？」

菱姑道：「這是我的家，昨晚，樊魁掌櫃教我送家用回來，我就住下了，你的腿……？」

唐豪截口道：「菱姑！先別問，快扶我到屋裏去。」

老婦人訝然道：「菱姑！她是誰？」

菱姑道：「就是我昨晚跟妳說的那個小滾龍，別站着，快來帮帮忙。」

× × ×

鄭琦梅的臉色鐵青，冷聲道：「雪釵！妳說說看，有胳臂有腿的，爲什麼讓人架走了。」

沈雪釵低着頭，吶吶道：「對方有四個人，突然將我圍住了！……」

鄭琦梅截口道：「妳那一身輕功呢？咱們在黑道上混，怎會被人家逮活的？」

沈雪釵苦着臉，道：「當他們突然圍過來時，我立刻騰身而起，誰知那幾個傢伙竟然下流地抓住了我的褲管，我總不能讓他們扯下我的褲子光着臀兒跑呀！」

「哼！」鄭琦梅冷笑了一聲。「妳還有理由，妳說吧，明知咱們在跟『五魁帮』鬧事，妳一個人深更半夜跑到街頭上蹓躂個什麼勁兒？」

「我……我……」沈雪釵期期艾艾道：「我感到悶得慌，所以出去透透氣。」

「只怕不是這個原因。」

沈雪釵啞口無言。

鄭琦梅沉聲道：「妳的心事我知道。妳看我帶走了唐豪，心裏挺不是滋味，以妳的想法，他是妳的人，對不對？在大庭廣衆之下妳覺得沒有顏面，所以離席而去，我沒有說錯吧！」

沈雪釵更加無言了，因爲鄭琦梅說中了她的心事。

鄭琦梅憤然道：「若是唐豪有個三長兩短，妳如何向我交代？」

沈雪釵揚起頭來，沉聲道：「我拚着性命不要也要爲他報仇。」

鄭琦梅沉聲道：「爲唐豪報仇是我的事，妳只有一條路——自絕。」

沈雪釵語氣堅定地道：「好！我一定自絕。」

說到這裏，馮雷和蔡無雙二人疾步而進，他們都面帶愁容。

鄭琦梅迫不及待地道：「怎麼樣？」

馮雷道：「事情恐怕不妙……」

沈雪釵疾聲道：「是不是唐總管被困在錦春園裏面了？」

蔡無雙道：「根據好幾種情況判斷，唐總管並未被困在錦春園。一，如今『五魁帮』的人正在四處搜尋他的下落；二，錦春園後園牆外面的街道上有一大灘血漬，而且還迤邐了好幾條巷子……」

鄭琦梅驚道：「如此說來，他已受了傷？」

馮雷點點頭，道：「恐怕還傷得很重，不然早該回來了。」

沈雪釵無神的眼珠凝注着鄭琦梅，喃喃道：「咱們該怎麼辦？」

鄭琦梅沉吟了一陣，向馮雷和蔡無雙吩咐道：「去吩咐所有的人，扮成各行各業，暗藏兵器，分成四路。你們二人各帶一路，我和雪釵各帶一路，在出現血漬的地帶嚴密搜查。教他們快，咱們辰初就要出動。」

二人立刻應聲退去。

沈雪釵喃喃地說道：「鄭姑娘！我實在該死，我……」

鄭琦梅道：「雪釵！我方才的話也許說得太重了。不應該怪妳的，唐豪的確是一個教人喜歡的男子漢。」

「鄭姑娘！妳……妳也喜歡他麼？」

「妳不必問我，問問妳自己，就可以了。」

沈雪釵喃喃道：「任何女人都會喜歡他，不過只有妳才配。」

鄭琦梅撫摸着她的肩頭，柔聲道：「雪釵！如果唐豪能够安然歸來，我打算將萬勝樓交給妳去管理。」

「爲什麼？」

「算是給妳的酬勞，不過是有條件的。請妳以後不要去碰唐豪。」

「哦？」沈雪釵有些吃驚地退後了一步。

鄭琦梅的臉色又沉了下來，咄咄逼人地道：「是不願意？」

「不！我只是大感意外。」

「如果妳想得到唐豪也未嘗不可，但是妳一定要有把握先將我除去。」

沈雪釵連連搖頭，道：「不！不！我絕不敢有這種非份之想，我會默默地爲你們祝禱上蒼。」

鄭琦梅苦笑道：「雪釵！最好妳現在就祝禱上蒼，保佑唐豪安然歸來。」

說到此處，歐陽道氣喘吁吁走了進來。道：「鄭姑娘！馮雷和蔡無雙帶回來的消息，妳都聽說了吧？」

鄭琦梅點點頭，道：「聽說了，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歐陽道語氣輕鬆地說道：「二位請儘管放心，唐總管雖然受了傷，却沒有傷中要害，否則，他也不可能逃逸那麼長一大段路。」

鄭琦梅道：「那樣最好，不過我們要儘快將他找到，免得他再落到黃烈堂的手裏。」

歐陽道吁了一口氣，道：「這個血性漢子雖然搶了我的總管寶座，我不但不恨他，反而敬佩他。因爲他實在行，加入『雙蛇會』只不過一兩夜，就爲本會立下了汗馬功勞，咱們不管犧牲多大，也要搶救他。」

這時，馮雷和蔡無雙同時來到，齊聲道：「鄭姑娘！人員都已準備妥當……」

鄭琦梅揮揮手，道：「好！咱們立刻出動。」

不見芳踪

菱姑臨時將唐豪的傷口縛紮妥當之後，連忙去找樊魁；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不禁大驚，趕緊去找了一個熟識的傷科大夫，乘坐大車來到了菱姑家。

這時，唐豪已然昏迷不省了。

傷科大夫爲他把了一陣脈，口中連連嘆氣，腦袋一直搖。

搖得菱姑一顆芳心七上八下，忍不住問道：「大夫！是不是傷得很重？」

大夫道：「本來這是只傷皮肉，不損筋骨的小傷，上了藥，三兩天就能復原如初。但他受傷之後，又拔足狂奔，失血過多，心脈虛弱，不但要大補元氣，恐怕還得躺上個十天半月才能復原。」

菱姑不禁心花怒放，道：「十天半月有什麼要緊，只要能醫好將息個一年半載也算不了什麼？」

傷科大夫細心地在箭創處上了藥，包紮妥當，又開了一張藥方子，囑咐道：「早、午、晚三回，揑着鼻子，撬開嘴，灌下去。三兩天他就會清醒，那時我再來瞧瞧，給他另開一補藥。」

樊魁吩咐駕車前來的小虎子送傷科大夫回去，順便去抓藥，回到屋裏，向菱姑打趣道：「菱姑！我看妳和小滾龍眞有緣份。」

菱姑幽幽道：「樊掌櫃！昨兒早上我爲了面子說了假話，其實，前兒夜裏，小滾龍沒有要我。」

「哦？」

「他沒有拿我當窰姐兒看待。我明白，他不對我輕薄，是因爲看得起我。你不知道我有多麼感激他。」

樊魁吁了口氣，喃喃地道：「菱姑！妳突然變了。」

「我變了。」

「嗯！變得好懂事。」

「眞的？」

樊魁很認眞地點點頭，道：「菱姑！咱們相處了半年，妳該知道我是不胡亂捧人的。」

突然，菱姑的假母在門口露了臉，向她招招手，道：「菱姑！妳出來一下。」

菱姑出去了，很快又回來，但是她臉上的神情却完全變了樣。

樊魁情知有異，連忙問道：「菱姑！怎麼？」

菱姑囁嚅一陣，才低聲道：「假母聽說，有人出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尋找小滾龍。」

「哦？」樊魁不禁一楞。輕聲道：「菱姑！我問一句話，妳千萬別見怪，假母會動心嗎？」

菱姑皺緊了眉頭，道：「窮了一輩子，那裏見過一千兩銀子，我眞担心！」

樊魁沉吟了一陣，道：「小滾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絕不能見危袖手。菱姑！去請妳的假母進來一下。」

菱姑愕然道：「樊掌櫃！你……？」

樊魁截口道：「快去！我有要緊話跟她說。」

菱姑只得將她的假母找進房來。

老婦人含笑道：「樊掌櫃，找我有什麼事？」

樊魁和顏悅色地道：「聽說有人出一千兩銀子找尋小滾龍？」

「是啊！不過……」

「妳老人家窮了一輩子，照說該發點兒小財，偏巧小滾龍又是我的好朋友。這樣吧，一千兩銀子由我出，我打張銀票給妳。」

也不知是眞心，還是假意，老婦人竟然推讓道：「使不得！使不得！」

菱姑也急了，一連聲道：「不行！不行！這樣作，我怎麼對得起小滾龍……」

樊魁向她打了個眼色，制止她說下去。方才大夫開藥方的筆墨還在，他就掏出銀票，寫上一千兩的數目，交給老婦人，道：「這是『寶慶銀號』的票子，在南城永和坊，妳去兌銀子吧！」

老婦人想要又不敢要，半推半就地道：「這……這使不得啊！」

樊魁道：「菱姑在留香院也爲我賺了不少銀子，就算我孝敬妳的吧！」

老婦人這才喜笑顏開地收下了。

等到假母離去，菱姑不禁落下了淚珠，哽咽道：「樊掌櫃！你敎我拿什麼臉見小滾龍啊！」

「菱姑！快不要如此說了。賞格一定是黃烈堂懸出來的，萬一妳假母貪財告密，小滾龍便休想活命。」

「唉！我眞是難過死了。」

「菱姑！妳好生照顧小滾龍，趁假母到銀號去兌銀子的這個空檔我得趕緊去通知鄭琦梅一聲。」

菱姑一把拉住他，疾聲道：「樊掌櫃！你爲什麼要去通知鄭琦梅？」

「小滾龍在咱們手裏不安全，咱們根本就沒有能力保護他。」

「難道鄭琦梅就能保護他？」

「當然。『雙蛇會』實力雄厚……」

菱姑沉聲截口道：「小滾龍身受箭傷，被人追殺，完全是那個姓鄭的丫頭害了他。」

樊魁訝然說道：「菱姑！妳怎麼如此說？」

「本來就是這樣，姓鄭的賤人只是要小滾龍爲她賣命而已。」

「可是現在……」

「樊掌櫃！」菱姑竟然跪下了。「我求求你，千萬不要去通知鄭琦梅，我們可以保護他。」

樊魁苦笑着搖了搖頭，道：「菱姑！那是不行的。」

菱姑語氣堅定地道：「行！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任何人也別想碰他一下。」

樊魁不禁楞住了，許久之後，才喃喃道：「菱姑！妳想拴住這條龍嗎？」

菱姑螓首低垂，喃喃道：「我知道我不配，不過，我也不希望他去爲別的女人賣命。」

樊魁喟嘆了一聲，道：「菱姑！妳如果眞想拴住這條龍，只怕有苦吃了。」

「我心甘情願爲他吃任何苦。」

樊魁默然無語，他情知此刻不管說什麼話都是多餘的。

× × ×

眞是巧極，菱姑的假母與緻勃勃地要去兌銀子，剛一出巷口就遇上了鄭琦梅。

鄭琦梅正是根據各種跡象走到了這裏，立刻攔住那老婦人，低聲道：「老婆婆！早上有一個被歹徒擊傷的人在這一帶失去了下落，妳知道他是被誰救去了嗎？」

老婦人先是一驚，抬頭一看，對方只是幾個文靜的少女，方又放寬了心，連連搖頭，道：「我不知道。」

「老婆婆！我是好人，那個受傷的人，是我的朋友，妳若是告訴我，他下落何處，我一定重重謝妳。」

「姑娘！我眞的不知道。」因爲她表情自然，鄭琦梅竟然被她瞞過去了。

菱姑的假母擺脫了鄭琦梅，又走她的路，才不過走了幾十步，又敎一夥人攔住了。這回是三個橫眉豎眼的大漢，不禁使她嚇得打了一個冷顫。

姚斌就在這三人之中，他惡聲惡氣地道：「老婆婆！知道一個腿上中了箭的人躲在什麼地方？」

「不……不知道。」

「妳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姚斌掏出一張銀票在她面前揚了揚，低聲道：「這是一千兩銀子的銀票，說出那個受傷的人在那一家，立刻賞給妳。要不然，妳不但發不了財，可能還有點小小的痲煩。」

「我……眞不知道啊！」她還力圖否認。

姚斌是何等人物？他雖然不敢肯定這老婆子一定知道唐豪的下落，但是這老婆子的神態却有幾分令人生疑，因此進一步威脅道：「想死？還是想發一筆小財？」

菱姑的假母即使動了貪念，也不至於

說，先拿了樊魁的一千兩銀票，還要再得一份。但是面對死亡的威脅，却使她猶疑起來。

姚斌抓起她的手，將銀票塞在她手心裏，道：「給妳，前面帶路吧！」

菱姑的假母不知道對方是軟硬兼施，連哄帶詐，以爲對方已經完全知情，只得哆哆嗦嗦地道：「我帶你們去……去……是可以，可不能說……是我老婆子告訴你們的。」

姚斌樂得心花怒放，他只是胡亂在下注，却想不到被他押中了。連連揮手，道：「快些帶路，我絕不向任何人說。」

× × ×

鄭琦梅在老婦人處沒有問出名堂，只好帶着沈雪釵另外幾個女繼續搜尋，却和從另一個向方搜尋過來的蔡無雙碰上了。

蔡無雙疾聲道：「鄭姑姑！我有了發現。」

「哦？」

蔡無雙招招手，說道：「妳們快跟我來。」

來到一座井邊，蔡無雙指指點點地道：「血漬到那邊突然消失，這附近又沒有人家，而且這一段路，又特別乾淨，一定是有人用水沖洗了路上的血漬。」

「對！」沈雪釵指着不遠處的一座後門，道：「唐豪極可能在那間屋子裏。」

鄭琦梅默然無聲地向蔡無雙擺擺頭。

蔡無雙會意，立刻悄然無聲地躍過矮牆，打開了後門，讓她們進去。

從後院通往屋內的門緊緊關着，屋內靜寂無聲，沈雪釵突然低呼一聲，道：「看……」

大夥兒順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見院子角落裏放着一隻破缸，缸裏有兩截血漬斑斑的褲管，上面爬滿了飛蠅。

「這家人隱藏唐豪的動機是好是壞，在咱們沒有弄清楚之前，千萬不可妄動。」說到這兒，鄭琦梅向蔡無雙揮揮手，道：「你去連絡咱們的大車，停到巷子口等着。雪釵帶人守在這裏，在敵友未分之前絕對要沉住氣，我繞到前面去敲門。」

蔡無雙受命去連絡了車，鄭琦梅就往前門繞過去。

眞所謂寃家路窄，鄭琦梅還沒有回到原來的地方，打老遠就看見有一夥人迎面走來。她連忙貼壁藏身，凝神屏息。原來這一夥人當中有兩個是她所認識的：一個是「五魁帮」的管總姚斌；另一個則是她方才探問唐豪音訊的老婦人。

菱姑的假母指明了方向，立刻轉身開溜。鄭琦梅迎面趕上，一把揪住她的領口，低叱道：「不要喊叫！」

老婦人已然作了虧心事，暗懷鬼胎，一見這個文靜的姑娘，此刻已兇得像個母夜叉，不由自主地就要張口大叫。

鄭琦梅却以爲她要向姚斌等人告警，腰中軟劍猝然出鞘，閃電般穿心而過，這個老婦人手裏心就揑着兩張永不能兌現的銀票魂歸西天了。

姚斌那邊業已破門而入，他萬萬料不到前門來了狼，後門却進了虎，而且是幾頭尖齒利牙的母老虎。

在姚斌破門而入時，臥房中的樊魁和菱姑驚惶萬分，他們不知道是如何走漏風聲的。菱姑疾聲道：「樊掌櫃！你頂住房門，我將爹留下的幾把飛刀找出來，我的功夫雖然不行，說不定可嚇嚇他們。」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電也似地閃進了前院，來人正是鄭琦梅，刷地一鞭，姚斌手裏一把短劍立刻脫手而飛。

另外兩個壯漢紛紛想掏傢伙，鄭琦梅皮鞭抽個不住，抽得他們雙手皮開肉綻。

姚斌作夢也沒有想到，這個丫頭片子皮鞭上的功夫如此到家，連忙高叫道：「夥計們！風緊！扯活！」

三個人立刻向後院逸去。

鄭琦梅唯恐埋伏在後院的沈雪釵橫身截殺而節外生枝，連忙揚聲叫道：「雪釵！不要攔，讓他們逃。」

房中的樊魁聞聲，立刻問道：「外面是鄭姑娘麼？」

「嗯！你是誰？」

臥房門打開，樊魁道：「是我。」

「哦！原是樊掌櫃，唐豪怎麼樣？」

「雙腿中了五箭，失血過多目前正在昏睡。」

鄭琦梅摸摸唐豪的額頭，埋怨地道：「哦！好燙人，樊掌櫃，怎不早些通知我呢？」

樊魁瞥了菱姑一眼，掩飾地道：「這裏要人照顧，一時走不開……」

突然，蔡無雙帶着兩個大漢趕了進來，疾聲道：「鄭姑娘！大車來了。」

鄭琦梅揮手，道：「快將唐總管抬上車，送到我家裏去。」

一直在旁發楞的菱姑想要衝過去攔阻，樊魁一把將她拉住，低聲沉叱道：「菱姑……」

樊魁的腕力並不一定能够制止菱姑的衝動，但是他那嚴厲的目光却使她不敢動。她知道樊魁每一個行動都是有道理的。

菱姑傷心絕望地看着唐豪被抬走了，而她也深深了解憑藉自己的微力是不足以保護他的。

唐豪被抬走之後，鄭琦梅也命令手下快速撤走，臨走時，她向樊魁囑咐道：「樊掌櫃！痲煩你一樁事，有一個向『五魁帮』通風報信的老婆子在巷口被我殺死了，衙門的公人可能會來查問，請不要提我。」

「哦——」菱姑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慘厲的尖呼。

鄭琦梅並不知道方才所殺死的老婦人就是菱姑的假母，瞥了她一眼，冷冷道：「姑娘！請不必吃驚，凡是想出賣小滾龍的人都該死，何況小滾龍又在受傷昏迷危急的情況中，那就更該殺了。是她帶領『五魁帮』歹徒到這兒來的，當我們跟進來時，她還想喊叫示警。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我想饒她一命也辦不到。」

樊魁喃喃道：「已經死了麼？」

「一劍穿心，當場死命。樊掌櫃！費神了，不是我怕事，只怕衙門追查起來會牽累小滾龍。我走了。」鄭琦梅掉頭離去，步履輕鬆，她是勝利者；不管是情場，還是戰場。

樊魁雙手輕撫菱姑的肩頭，輕聲道：「菱姑！不要難過。」

菱姑面色蒼白，沉聲道：「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菱姑！冷靜一點，我出去看看。」

樊魁疾步向外跑去。

不旋踵間，他去而復回，手裏拿着兩張銀票。道：「菱姑！妳看，妳的假母也太不應該了，已然得了我的銀子，怎麼又可以……？」

菱姑嘶吼道：「不管，我一定要報仇。姓鄭的臭丫頭霸佔了小滾龍，還要殺死我的假母，我絕對饒了不她。」

「菱姑！不要胡來！」

「我不胡來，我要到衙門去告她。」

「那樣作，就會連累小滾龍了。」樊魁語重心長地道：「菱姑！倘若妳眞的喜歡小滾龍，妳就要爲他忍，忍受任何痛苦；忍受任何閑氣！忍受……」

菱姑似乎再也控制不住悲慟的情緒，撲進樊魁的懷裏，嚎啕大哭起來。

× × ×

一場劍拔弩張的緊急局面，就因爲唐豪安然無恙而鬆弛下來。「五魁帮」方面因爲一再損兵折將，不敢再向鄭琦梅談起索金的事；而「雙蛇會」由於唐豪前創未癒，也不敢輕舉妄動。因此，整個局面看上去是異常平靜。

光陰也就在這平靜無波的情況下悄悄溜走，轉眼又是半月。

唐豪也完全康復了，年輕、體壯，再加上鄭琦梅衣不解帶地殷勤侍候，使他健壯得像頭小牛，只不過在他的小腿肚上留下了五個傷疤。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十五個晨昏的耳鬢廝磨，使唐豪和鄭琦梅之間的感情逐日加深，達到了水乳相融的程度。

然而，在唐豪心中仍有另一個影在浮動，那就是菱姑。

菱姑雖然是唐豪此生中第一個接觸的女人，却因爲來去匆匆，驚鴻一瞥，留下的印象並不深刻。由於他負傷後再度相遇，印象就加深了許多，使得唐豪一時無法將她忘懷。

在病榻上，唐豪也曾數度向鄭琦梅提起菱姑，後者都是輕描淡寫地一言帶過。因爲她在事後已知道自己所殺的老婦人就是菱姑的假母，爲了不使唐豪滋生誤會，只得加以掩飾。

這天，鄭琦梅到萬勝樓去了。唐豪趁此機會，來到了留香院。

樊魁見到他，差一點喜極而泣，拍着他的肩膀道：「小滾龍！傷完全好了！」

「沒事！要不要試試我拳頭上的勁兒！」唐豪口裏說，一拳已向樊魁的胸膛搗去。

樊魁飛快閃讓，笑道：「大哥老了！經不起你的鐵拳啊！」

「哈哈……」唐豪縱情而笑，突然神色一正，低聲問道：「菱姑呢？」

樊魁的神情立刻變了，但他轉機很快，隨又笑道：「小滾龍！你到底是來瞧瞧大哥？還是來探望菱姑的？」

「看大哥，也要看看菱姑。」

「她……她好久沒有來了。」

「哦？」唐豪頓時有了一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大哥！帶我到菱姑家裏去，我要看看她。」

「她搬走了。」

「搬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菱姑事先沒有告訴大哥？」

「沒有。」

「怪事！」唐豪不禁喃喃稱奇。

樊魁說的都是實話，菱姑將假母的喪事料理完畢之後，將他那張一千両的銀票送了回來，就沒有再來過。樊魁去探視她，却發現人去屋空；至於遷居何處，左右隣居皆不知情，他只得廢然而返。

之後，樊魁唯恐菱姑自暴自棄，又去追逐燈紅酒綠的生活，他曾跑遍了洛陽每一家勾欄，都沒見到菱姑的影子。不過，樊魁却將菱姑假母被殺的眞象隱瞞了；因爲在唐豪未到之前，鄭琦梅已經來過，請求他不要提起這事，他毫不猶豫地答應。

倒不是因爲他畏懼「雙蛇會」的勢力，只是他認爲那個老婆子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而且，菱姑無端失去踪影，必然和她假母被殺有莫大關聯。如果將眞象揭露，不但會使唐豪感受刺激，說不定還會與起風波。爲此，他只得隱瞞了。

當然，唐豪並不瞭解這情況。他默默無言，從此芳踪渺渺，天涯陌路，怎不使他暗生惆悵呢？

樊魁見他滿面惆悵之色，連忙岔開話題，道：「老弟，還要在黑道上混嗎？」

這一句話，掃盡了唐豪滿面戚容，勾起他的勃勃野心，豪邁地笑道：「怎麼不？這才是開頭哩！一箭之仇使人廢寢忘餐，何況我身負五箭之仇。」

樊魁漫應了一聲，未表示意見，隨又問道：「你覺得鄭姑娘這個人怎麼樣？」

唐豪不覺有些忸怩，含糊其辭地道：

「大哥！這句話可有些難以回答哩！」

樊魁正色道：「我看得出來，鄭姑娘對你是一往情深。」

「我知道。」唐豪似乎存心要躲避這個問題，走到門邊，揚聲高叫道：「小虎子！」

小虎子應聲而進，笑呵呵地道：「小滾龍！有何吩咐？」

唐豪從腰間取出一封沉甸甸的銀子交到小虎子手裏道：「這點銀子你拿着。」

小虎子楞了，連連推辭道：「這可不行！這可不行！……」

唐豪一本正經地道：「小虎子！我要托你一件事，帮我找找菱姑，銀子拿去作用度。若是找到了，我還要重重謝你。」

樊魁向小虎子使了個眼色，道：「拿着吧！認眞點去找菱姑。」

小虎子連連點頭，道：「我盡力！我盡力！」

樊魁道問：「小滾龍！你非要找菱姑麼？」

「大哥！」唐豪靦覥地道：「若是不見她一面，我總覺得不安心。」

樊魁道：「只怕找到了菱姑之後，你就痲煩了。」

「爲什麼？」

樊魁吁嘆了一聲，道：「菱姑雖然不幸淪落風塵，却是一個很痴情的女子，她這回悄然隱去，也許就是想逃避這份近乎奢望的感情。」

唐豪怔神良久，才作了一個不可理解的苦笑。其實，他此刻的心情如何連他自己也捉摸不定。

辭別了樊魁，唐豪又來到了萬勝樓。剛一進門，就聽見裏面人聲喧嚷地叫道：

「小滾龍來了！小滾龍來了！」

好像每一個人都在等他似的。

唐豪正在莫名所以，鄭琦梅已迎了過來，埋怨道：「你到那裏去了！害得我派人到處的找你。」

唐豪笑道：「出去走走，舒舒腿筋嘛，又有事了？」

「哼！黃烈堂又出了花樣啦！」鄭琦梅向他擺擺頭。「走！我們到沈雪釵屋裏去。」

半月不見，沈雪釵似乎瘦了許多，一見唐豪的面，就福了一福，道：「小滾龍！都是我不好，才害得你受箭創……」

「別提啦！」唐豪擺了擺手，神色一正，道：「黃烈堂又出了什麼花樣？」

「你看吧！」沈雪釵遞給他封函柬。

唐豪抽出雪白的宣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黃烈堂書拜唐豪閣下：半月之前，因彼此小有誤會，竟而雙方損兵折將，喧騰市壥，驚動官府，更連累閣下受創將息，連綿床榻。長此以往，斷非善策。況『五魁帮』，『雙蛇會』本爲舊好。爲財傷和，勢將貽笑江湖。不如化干戈爲玉帛，化對立爲聯手，共展前程。往者已矣，値茲閣下康復之期，烈堂擬於八月十七日酉正親携三牲禮品登門恭賀，並負荆請罪，望勿見却是幸。」

情文並茂的辭意懇切，黃烈堂怎會如此低頭？

見他看完，鄭琦梅冷笑道：「可別當眞，黃烈堂這老猾頭我對他清楚得很。」

沈雪釵說道：「他一定是在玩什麼花樣。」

唐豪默然無語，半晌，才問道：「八月十七是那一天？」

連綿病榻半月，他竟然不知今夕何日了。

沈雪釵道：「就是明天。」

唐豪道：「雪釵！回一封書，派人送去，就說我明日酉正在萬勝樓恭候他的大駕。」

看他的神態，似乎已成竹在胸。

雙蛇神鞭

酉正，黃烈堂準時來到了萬勝樓，一身禮服，還帶來了不少禮品，而且神態懇切，看不出半點虛假。

唐豪特在正廳接待，除了恭候的童僕之外，鄭琦梅、沈雪釵，歐陽道等人都沒有到場。

一見面，黃烈就一躬到地，連聲道：

「老弟台！得罪！得罪！」

唐豪血氣方剛，是個直性子，又不慣虛假，見對方半百年歲，行此大禮，頗覺過意不去。連忙扶住，道：「不敢受此大禮，快些請坐。」

黃烈堂安然落座，侍童僕獻上了茶，他那雙目左右一轉，嘿嘿笑道：「怎不見鄭姑娘？」

唐豪道：「鄭姑娘脾氣倔强，出言難免傷人，不見也好。」

「那是最好不過，咱倆聊聊。」

「黃帮主的意思是……？」

黃烈堂截口道：「眞人面前不說假，鄭姑娘開口跟我要三十萬銀子，我實在拿不出。」

唐豪不禁暗暗冷笑，道：「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

「老弟台！你若以爲我是爲了那三十萬両銀子才來向你謝罪，那就錯了。」

「哦？那又是……？」

黃烈堂嘆了一口氣，道：「俠義英雄出少年，我黃某人老了啊！」

唐豪冷冷道：「我不明白黃帮主的意思。」

黃烈堂辭色正經地道：「我一連想了半個月，卽使『五魁帮』勝得了『雙蛇會』，我黃烈堂却門不過你小滾龍。」

「這是什麼話？」

「江湖上有句老話，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就是這麼回事。」

「黃帮主！你沒有輸，是我小滾龍栽了觔斗，要不要看看我腿上五塊傷疤。」

黃烈堂嘿嘿笑道：「不錯！是你帶了紅，但是，你只有一個人，『五魁帮』却出動了一百多人，咱們輸了氣勢，栽了名頭。」

唐豪冷冷道：「說了半天，我仍然不明瞭黃帮主的來意。」

「首先要談那三十萬両銀子的事。」

「想免？」

「嘿嘿！那似乎不可能，我摸得清楚鄭姑娘說一不二的脾氣。」

「拿，你拿不出；免，鄭姑娘不答應。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折衷辦法。」

「我有交代。」

「洗耳恭聽。」

黃烈堂吁了一口長氣，緩緩道：「鄭姑娘一定要，我又拿不出，勢必相互纏鬥，其結果只怕……」

唐豪截口道：「只怕兩敗俱傷？」

「不！」

「怕驚動官府？」

「不！」

「那怕什麼？」

「只怕會得罪江湖朋友。」

「我不明白。」

黃烈堂低聲道：「老弟台！咱們雖然在洛陽城裏要狠門勇，却是有家有業，得守分寸，鬧了過頭，公門中的公人找上頭來，咱們就得亡命天涯。打刦銀庫的那些江洋大盜可就不同了。如同浮雲般飄來飄去，論要狠，他們要比咱們兇。」

唐豪沉聲道：「咱們憑什麼會得罪他們？」

「老弟台！你怎不想想？沒有咱們給他們銷贓，搶來的庫銀能用嗎？咱們這樣門下去，我那座熔爐可就不能生火了，到頭來豈不是得罪了他們那批江湖大盜？找上門來，可不好對付。」

「哦！你拿他們來嚇唬我？」

黃烈堂連連搖頭，道：「錯了！錯了！你完全抹殺了我的好意。」

「什麼好意？」

「我姓黃的既然門不過你，又何必斷了那些江湖朋友的生路？所以我決心將錦春園出讓。」

「哦？」唐豪簡直不敢相信。

「反正我還有家『迎賓閣』招商客店養我的老，這家錦春園就乾脆讓給你們『雙蛇會』，也好讓你去多交結幾個江湖朋友。」

唐豪楞了一楞，道：「可是眞心？」

黃烈堂點點頭道：「無半點虛假。」

「要多少銀子才出讓？」

「隨便作價，不過，請鄭姑娘高抬玉手，那三十萬兩銀子可不能再追討了。」

唐豪道：「黃帮主！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你既然作得如此漂亮，我小滾龍也不含糊。錦春園作價多少再議，我絕不讓你吃虧，上回刦來的黃金如數還你。日後你儘管在『迎賓閣』享享清福，若有人胆敢上門折斷一根筷子，我就斷他一條胳臂；砸一個碗，我就摘下他的腦袋，說了算。」

「多謝！多謝！」黃烈堂站起來，深深一禮。「黃某告辭。」

唐豪挽留道：「這是那裏話！容我擺酒奉敬一杯。」

黃烈堂低聲道：「不敢打擾，少時還有貴客登門。」

唐豪楞了一楞，道：「什麼貴客？」

黃烈堂詭譎地一笑，道：「就是那些刦庫銀的江湖朋友，日後他們要直接和你作買賣，自然要先行拜訪了。」

「他們說過要來麼？」

「不錯，這也是黃某人居間牽綫。」

「旣然如此不便久留，日後再謝。」

送走了黃烈堂，唐豪顯得意氣風發，步履輕鬆。當年「雙蛇霸主」鄭耀鵬在時，和「五魁帮」還是分庭抗禮的局面，如今他却席捲了洛陽南北二城，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啊！

却料不到鄭琦梅却在他頭上澆涼水，冷冷道：「別太高興，我不相信黃烈堂如此好說話。」

唐豪不以爲然地道：「並非他好說話，只因爲英雄末路，他不得不如此。」

沈雪釵接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說不定黃烈堂眞的服老了。」

鄭琦梅冷笑道：「等着瞧吧！」

正在談論之間，忽然蔡無雙手執一張大紅帖子進來，道：「小滾龍，有人投帖求見。」

唐豪揭開拜帖一看，內中寫着「吳飛豹」三個大字。他楞了一楞，道：「蔡無雙！可曾聽說過吳飛豹其人。」

「吳飛豹？」蔡無雙似乎吃了一驚。

「怎麼了？」

蔡無雙低聲道：「吳飛豹可以說是當今關洛道上的綠林巨擘，此人不但心智詭詐，而且武功超凡出衆，他來作甚？」

「妳們暫避，」唐豪向鄭琦梅，沈雪釵揮揮手，然後吩咐道：「蔡無雙快請來客。」

來人約莫四十來歲，紫膛臉，一雙稜目發出如鷹隼般的光芒，進入正廳，抱拳一拱，說道：「這位莫非就是小滾龍唐豪兄？」

唐豪連忙回禮，說道：「不敢！久仰大名，請坐！」

吳飛豹落座後，緩緩道：「出山爲王，佔地爲主，日後還請唐兄多多關照。」

「那裏話！」

「想必黃烈堂已向唐兄提過在下造訪之意。」

「約畧提過。」

「吳某人雖然在關洛道上小有名氣，却不便過問洛陽城中的帮會之爭，如今唐兄與黃烈堂旣已獲得協議，那是再好不過。日後吳某人直接與唐交兄易，利益仍是各得一半。」

「但憑吩咐。」

「黃烈堂服老退引，願將錦春園轉讓唐兄經營。但他手下總管姚斌不服，要向唐兄挑戰。」

「哦？」唐豪不禁微微一楞，心中暗道：這就是黃烈堂所玩的花樣麼？

「存身黑道，機智固然重要，武功也要超羣。面對唐兄，黃烈堂服老退引，可以想見唐兄的武功必定不凡。吳某人深願親見唐兄一展身手。」

「以一對一？」

「自然。這完全要憑眞功夫取勝。半點不能巧取。『五魁帮』的人不能到，『雙蛇會』的人也不能到，吳某人願爲仲裁。」說到此處，吳飛豹又抱拳一拱。「吳某人雖然厠身綠林，却爲人剛正，唐兄想必信得過。」

唐豪連忙拱拱手，道：「自然信得過尊駕。」

「如是唐兄能敗姚斌，黃烈堂日後能不讓出錦春園，或在暗中騷擾，由吳某人完全負責。」

「但憑吩咐。何地？」

「洛神廟後草坡。」

「何時？」

「今夜三更。」

「準時到。」

吳飛豹站起來，道：「吳某告辭！觀唐兄干雲豪氣，敗姚斌乃當然之事。」

送走吳飛豹，鄭琦梅又來詢問所談內容，唐豪絕口不提姚斌挑戰之事。

× × ×

戌初，唐豪就上了床。這是一個反常的現象，這現象落在鄭琦梅的眼裏，自然有些令她生疑，但她却沒有正面去追問唐豪何以如此早睡。

她來到唐豪的房裏，和衣在他身畔躺下，輕笑道：「小滾龍！你還記得那一晚嗎？」

「那一晚？」

「你這個人！」鄭琦梅嬌嗔道：「是眞糊塗？還是故意裝？」

「哦！妳說，雪釵被黃烈堂架走的那一晚？」

「嗯！」鄭琦梅嬌羞地將頭鑽進他的懷裏。「你剛剛拉起我的手，就响起了那陣馬蹄聲。」

「倒該感謝沈雪釵。」

「怎麼講？」

「若不是她被架走，我們可能就會作錯了事情了。」

「作錯事情？」鄭琦梅倏地坐了起來，語氣也冷了，「如此說來，你根本對我無意？」

「我們應該清清白白地走進洞房。」

「哦——」不知是喜，還是驚，鄭琦梅叫了一聲，又伸手住捂了嘴。

「琦梅！」唐豪拉起她的手，輕柔地

撫摸着。「我本來要找個媒人來提親，可是向誰提呢？還不如我當面向妳提吧！」

鄭琦梅撲倒在他懷裏，輕聲道：「唐豪！我眞是高興死了。」

唐豪喃喃道：「我曾經說過，如果我臂彎裏沒有個美人，我就不成爲一個男子漢；如果囊中無金，我就不像一個男子漢；如果我手中無劍，就無法作一個男子漢。美人、財富、利劍，我如今都有了。」

「你好貪心！」

「尤其是得到妳，使我更加快樂。」

「眞的？」

「嗯！明天起錦春園就是我們的了，『雙蛇會』征服整個洛陽，妳不開心？」

鄭琦梅一根手指在他臉上輕輕劃着，喃喃道：「小滾龍！我爹曾經說過，爲人不可太貪，否則到頭來什麼也得不到。」

「對了！妳爹一點消息也沒有麼？」

「沒有。」

「琦梅！我猜想在咱們洞房花燭那天妳爹可能會偷偷溜回來瞧瞧他女婿哩！」

「哼！」鄭琦梅在他臉上擰了一下。嬌笑道：「有什麼好瞧的！一條龍。」

唐豪打趣地說道：「琦梅！妳打算給我生多少龍子龍孫？」

「你壞！你壞！」她的粉拳敲打在他那結實的胸膛。

唐豪捉住她的手，正色道：「琦梅！回房去吧！我要睡了。」

「不！我要睡在你身邊。」

「琦梅！妳方才說過，我是一條孽龍，若是妳要睡在我身邊，咱倆就恐怕不能夠清清白白地走進洞房了。」

鄭琦梅離開了床道：「我一向說黃烈堂的話，現在要對你說一遍，眞不知道你在玩什麼花樣。」

她走了，留下一陣芬芳的氣息。

唐豪想睡，却睡不着。但他必須好好睡一覺，因爲他並沒有小看姚斌。

× × ×

三更！

這是一個月明之夜，洛神廟的四週靜得出奇，洛水潺潺地流着；就像有許多述說不盡恩怨故事。

唐豪準時來到了洛神廟，他只帶着那把長劍，甚至連刀囊都沒有帶。他認爲，以三尺青鋒去對付姚斌，已經足够了。

唐豪剛在廟前一現身，立刻就有兩個人向他走過來，月光之下看得非常分明，前面一人正是吳飛豹，姚斌跟在他身後。

吳飛豹道：「唐兄是一個人來的？」

唐豪點點頭，道：「不錯。今晚的事我連鄭姑娘都瞞過了。」

吳飛豹道：「關於錦春園的轉讓契書，已由黃烈堂親筆畫押交給了吳某人，若是唐兄勝了，立刻交與唐兄。若是唐兄落敗，錦春園就要落到姚斌的手裏。唐兄可有異議？」

唐豪道：「但憑吩咐。」

姚斌上前一步，道：「小滾龍！刀劍相向，死傷不論，閣下不必手下留情。」

唐豪左手抓着的長劍，緩緩平舉，冷冷道：「請！」

姚斌道：「請到廟後。」

洛神廟後是一遍草坡，野草幾乎高過人肩，唐豪不明白姚斌何以要選那種地方向他挑戰，情知必有用意，於是心中暗暗留意。

姚斌向吳飛豹抱拳一拱，說道：「多謝仲裁，還請閣下騰身廟頂，登高望遠，免得被蔓草遮住視綫。」

「使得！」吳飛豹雙脚一彈，縱身廟宇飛簷之上。

姚斌手裏拿的也是一柄長劍，平胸一幌，鏘然出鞘，一劍向唐豪當胸刺來。

「好劍法！」唐豪低喝一聲，左手握劍鞘，右手握劍柄，先以銅鞘格住，然後順勢抽出了長劍。

孰料姚斌只是擺了一個架勢，不等唐豪抽出長劍，早已撤招收勢，而且還向後退了五尺。

唐豪心裏奇怪，口裏說道：「姚總管何必如此客氣？」

話聲中，一劍刺了出去。

姚斌手中長劍只是虛幌了一下，人又暴退五尺。

唐豪一連攻出六劍，姚斌就退了六次，他們二人已經遠離洛神廟三丈開外了。

唐豪停下手來，道：「姚總管！是你找我挑戰，怎地只守不攻？」

姚斌冷笑道：「攻則攻其不備，你又何必如此浮躁心急？」

唐豪不禁動了怒，長劍一順又一連攻了五劍。

姚斌又退了二丈五，距那洛神廟更遠了。

唐豪連攻十一招不曾得手，不禁怒火昇騰，彈身躍起，頭下脚上，一劍向姚斌刺去。

姚斌再也無法閃躲，只得揮劍來格。唐豪猛地沉腕壓劍，劍尖如流星般挑向姚斌的咽喉。

驀然，空中閃動一道黑影，緊接着，刷地一响，唐豪只道是另有埋伏，立刻撤招收勢飛身後退。

蔓草之間多了一人，赫然竟是那鄭琦梅，只是她右手揚鞭，面對着姚斌怒目而視。

吳飛豹閃電般撲了過來，沉叱道：「妳是何人？」

「鄭琦梅。」

「哦！原來是『雙蛇霸主』鄭耀鵬的令愛千金。」吳飛豹冷笑了一聲，轉身道：「唐兄！這該如何解釋？」

唐豪駭然道：「琦梅！妳怎麼來？」

鄭琦梅冷冷道：「哼！我若不來，你早就沒命了。」

吳飛豹道：「早先就曾說過，以一對一，唐兄却毀約背信，按規矩是姚斌得勝的。」

鄭琦梅道：「你憑什麼判定勝負？」

吳飛豹道：「吳某乃仲裁之人，在動手之前，已得雙方認可。」

鄭琦梅冷笑道：「好個仲裁人！只怕你是黃烈堂的走狗。」

吳飛豹沉聲道：「在下吳飛豹，姑娘不妨打聽打聽，即使要作走狗也不至作黃

小啓

「絕情拾三郎」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歉。此啓。

·編者·

烈堂的走狗。」

唐豪抱拳一拱道：「鄭姑娘並不悉內情……」

「小滾龍少說廢話！」鄭琪梅叱斥了他，又向吳飛豹道：「說你是黃烈堂的走狗也許言重了一些，最少你是有眼無珠，看不清孰奸孰詐，不夠資格作一個無偏無私的仲裁人。」

吳飛豹道：「姑娘說話要有憑據。」

「給你憑據。」她嬌叱一聲，右手長鞭倏地揚起。

鞭梢帶起一把約莫五寸長的小刀，在半空中翻騰了幾下，剛好落在吳飛豹的手裏。

吳飛豹楞了一楞，將目光望向姚斌。姚斌撩起了衣襟，露出腰間的刀囊，道：「飛刀是我擲出的，動手之前並未言明不得使用飛刀。」

吳飛豹點點頭，道：「不錯，事先並未限制使用飛刀，姚斌並沒有錯。」

唐豪不禁暗道好險，他方才根本就沒有發現對方出手，若不是鄭琪梅的神鞭，他這條小命只怕早已完蛋了。

鄭琪梅道：「閣下以爲這把飛刀是姚斌的？」

姚斌道：「當然是我擲出的，你們可以看看我的刀囊，是不是少了一把；再看看那把刀是否和我囊中的刀一模一樣。」

吳飛豹道：「姑娘認爲這飛刀是誰擲出的？」

鄭琪梅道：「黃烈堂。」

吳飛豹道：「人呢？」

「在這裏。」鄭琪梅一聲嬌叱，右手長鞭猛然掃出，將一大片蔓草連根也拔了起來。

草飛人現，黃烈堂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頸子上被鄭琪梅左手的長鞭纏繞了好幾圈，一絲也不能動彈。

吳飛豹抱拳一拱，道：「早幾年就聽說鄭舵主的雙蛇鞭出神入化，奈何不得一見，今日在姑娘手下睹此神鞭之技，眞是幸甚。」

鄭琪梅道：「客氣！」

唐豪道：「琪梅！妳怎會發現……」

鄭琪梅截口道：「我絕不相信黃烈堂會服輸，因此暗暗跟了來。又見姚斌只守不攻，連連後退，情知蔓草之中必有埋伏，果然被我料中了。」

這時，姚斌見他們在談話，掉頭就跑了。

吳飛豹大喝道：「站住。」

姚斌只得停下，回過身來，道：「這都是黃幫主的主意，不干我的事。」

吳飛豹道：「既然不干你的事，你就別走！」

姚斌剛一轉身，吳飛豹突又大喝道：「帶走你的飛刀！」

喝聲中，手中小刀脫手飛出，他並沒將小刀扔到姚斌的手裏，而是打進了姚斌的背心窩。

鄭琪梅道：「黃烈堂如何處置？」

「姑娘的鞭子一收，他的頸項就斷了。」吳飛豹自腰間掏出一個紙捲兒交到唐豪手裏，道：「這是轉讓契書，錦春園是你的了，今晚的事吳某人感到非常慚愧。好了！咱們後會有期。」

唐豪疾聲道：「琪梅！留下黃烈堂一條老命，免得別人說咱們謀奪了他的錦春園。」

鄭琪梅道：「好！待我廢了他。」

吳飛豹道：「還是讓我來吧！」

鄭琪梅道：「對！你受了他的欺騙，也應該出出氣。」

吳飛豹走過去硬生生折斷了黃烈堂的雙臂，只因頸子上纏繞着長鞭，連一聲慘叫都喊不出來。

吳飛豹道：「唐兄！十日之內，我將派人送上白銀十萬兩，黃金二萬兩，這是咱們頭一宗交易，諸多費神。」

唐豪道：「敬請放心！」

吳飛豹疾步離去，鄭琪梅靠在唐豪的臂彎裏，緩緩向洛神廟走過去。

唐豪道：「琪梅！我們到廟裏去向洛神娘娘祈求。」

鄭琪梅輕聲問道：「祈求什麼呢？」

「讓我們永偕白頭。」唐豪擁着了她緊緊地。

明月閃進了浮雲，是羞？還是妬？

——完——

「草莽龍蛇」的故事完了，但是「江湖恩仇」的故事還沒有完。

唐豪和鄭琪梅終於舉行了花燭之禮，然而一個意外的變故使他們在喜堂上變成了冤家。爲什麼？

敬請賜讀「江湖恩仇」之二——「神鞭女魔」

朱羽君繼「草莽龍蛇」後另一巨著：

江湖恩仇故事之二

「神鞭女魔」

喜堂驚變，導致愛恨交併，情仇糾纏，加插上梟雄的從中播弄，黑道人物的鬥狠鬥智，構成這篇驚險曲折、俠義恩仇的傳奇故事。「神鞭女魔」將繼「草莽龍蛇」後下期在本刊隆重發表，愛嗜朱羽君作品讀者，敬希萬勿錯過本篇！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千古英雄人物

伏虎藏龍紫竹林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殺人魔擄刦走華雲翔義母寇氏，限令華雲翔即往太白山，否則將殺其義母，華雲翔受脅，只好將鬼門關偵伺殺人魔的事交托給歸志彪及快刀葉天河，適於此時，丘惠珠剛好回來，說已探得姊妹會總會址在鄷都紫竹林，涂香香仍在監視，華雲翔乃立偕丘惠珠上路，擬先探探姊妹會。途中，華雲翔與丘惠珠施計，誘得跟踪他們的怪駝現身，兩人合力把怪駝制服，迫其透露殺人魔的秘密，但怪駝稱只是受雇性質，所知不多，華雲翔見怪駝受傷不輕，乃縱之去，丘惠珠則恐縱虎歸山，留爲後患——

華雲翔凝視怪駝冷笑道：「駝子，我饒你一命，你打算怎麼辦？」

怪駝嘆道：「你們不用担心老夫會趕回去向涂大俠報告，老夫若回去，準死無疑。」

華雲翔道：「你知道利害便好，死神見你受傷，必知你曾受我們拷問，也知你一定會向我們吐露了一些實情，那時他必殺你。」

怪駝道：「所以老夫從今天開始只有逃亡一途了，但老夫已不能行走，你們做做好事，給老夫一些傷藥如何？你們看這些傷口還在流血……」

華雲翔道：「我沒帶傷藥。」

丘惠珠道：「我有。」

她掏出一隻木製瓶子，倒出一些藥粉遞給怪駝，說道：「這種藥粉專治刀傷，十分有效，不過我警告你，下次我若發現你還在爲殺人魔効力，當心你的腦袋！」

怪駝唯唯而應，急急的把藥粉撒在傷口上。

丘惠珠向華雲翔一招手，說道：「走吧！」

兩人於是出林而來。

走出數十步，丘惠珠低聲道：「要不要偷偷轉回去看他做何行動？」

華雲翔道：「不必了，他膝蓋上那一傷十分嚴重，最快也要半個月才能復元，現在他還能幹甚麼呢？」

丘惠珠說道：「就怕他忍痛爬回去報告。」

華雲翔道：「他就算不回去報告，殺人魔遲早也會知道他出了事，好在他不知道咱們將去地獄庵，不怕他怎樣。」

丘惠珠道：「今天咱們傷了他，不知殺人魔會不會拿你義母出氣？」

華雲翔道：「我想不會，和她作對的是我，不是我義母。」

丘惠珠道：「怪駝所說一切，你認爲是眞實否？」

華雲翔道：「大概不假，他們四人嚴格說來都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殺人魔把他們當作小卒子來差遣而不讓他們知道太多的秘密，可說是合理的。」

丘惠珠道：「但有一點我覺得奇怪，他說不知道殺人魔即是姊妹會主持人，我有些不信。」

華雲翔道：「我倒認爲他沒有隱瞞這一點的必要，所以他可能眞的不知殺人魔即是姊妹會主持人。」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道：「何況，殺人魔是不是姊妹會主持人，目前咱們也還未得到証實呢。」

丘惠珠道：「我想不會有錯，因爲第一：雕刻石像者必是姊妹會主持人，第二：我和涂姊姊親眼看見死神之一的令尊進入紫竹林地獄庵。」

華雲翔道：「這也只能証明姊妹會主持人與殺人魔有關係而已。」

丘惠珠道：「我想，咱們這次去地獄庵，必有很大的收穫，不但可以了解殺人魔是誰，而且可以弄清楚死神身份的眞僞，此外說不定你義母，大刀王松，以及冒充你的那個兇徒都在地獄庵中。」

華雲翔道：「但願如此。」

兩人一邊趕路一邊交談，走了十幾里路，天已漸漸黑下來了。

丘惠珠說道：「今晚，咱們在那裏過夜？」

華雲翔道：「這一帶沒有城鎮，咱們找寺廟或人家借宿吧。」

丘惠珠道：「今早我經過這地方時，好像見過一間古廟……」

復行半里光景，果然見到了一間建在山坡上的古廟，但廟中沒有燈火，似是一

間廢棄的破廟。

丘惠珠道：「咱們上去看看如何？」

華雲翔道：「如果那是一間破廟，妳敢不敢在裏面過夜？」

丘惠珠笑笑道：「有你作伴，我就不怕。」

華雲翔道：「可能要坐着睡覺哩。」

丘惠珠微笑道：「哼，你當眞把我看做『千金』女俠麼？」

華雲翔哈哈一笑道：「好，妳既然不怕破廟骯髒，那就去也！」

於是，兩人折向山坡，來到古廟前，一看果是一間無人管理的破廟，當即走了進去。

廟中一切均已破爛不堪，但廟頂倒還完好，可供人避避風雨。

華雲翔轉到廟後，四下察看一遍，見沒有甚麼不對，才回廟殿上，動手打掃起來。

丘惠珠幫着掃除地上垃圾，道：「有機會在野外過夜，倒也另有一番滋味。」

華雲翔道：「餓狼來了，那就更有一番滋味了。」

丘惠珠吃了一驚道：「嗄，這地方有狼羣了？」

華雲翔笑道：「沒有，我不過說說罷了。」

丘惠珠含嗔白他一眼道：「你別嚇唬我，我可不怕！」

華雲翔看看已打掃乾淨，乃卸下包袱，席地坐下，說道：「妳餓不餓？」

丘惠珠道：「餓了，你有東西吃？」

華雲翔點點頭，解開包袱，取出兩個大燒餅，把一個遞給她，笑道：「這還是前天在路上買的，一直沒機會吃，妳來一個吧。」

丘惠珠接過燒餅，立刻吃起來。她敢情早已餓得發慌，故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吃一面稱讚道：「啊呀！這東西眞好吃，在那買裏的呀？」

華雲翔笑道：「到處都有，妳喜歡吃的話，改天我多買幾個讓妳吃個痛快。」

丘惠珠道：「我常看到許多沒吃過的東西，很想買來嚐一嚐，可是就不敢。」

華雲翔訝笑道：「爲何不敢？」

丘惠珠赧然一笑道：「女孩子在街上買東西吃，不怕人笑話麼？」

華雲翔哈哈笑道：「妳不承認自己是『千金女俠』，其實妳眞是『千金女俠』啊！」

丘惠珠佯作着惱道：「你別譏笑我好不好呢？」

華雲翔笑道：「抱歉，我不是譏笑妳，我覺得妳這樣很好，有許多姑娘走過一陣江湖之後，就完全失掉了閨閣之氣，而妳沒有。」

丘惠珠笑而不語。

華雲翔道：「不過，下午妳吹簫制服怪駝，倒大出我意料之外，那是令尊傳授的吧？」

丘惠珠臉上發紅道：「是的，你一定認爲我很邪門，是不？」

華雲翔搖頭道：「不，各種功夫本無正邪之分，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

丘惠珠道：「它叫『勾魂簫』，我爹傳給我時，曾再三告誡不可亂用，今天我因見你鬥不過怪駝，又覺上前助戰不一定能擒下他，情急之下，就把它用上了。」

華雲翔道：「那簫聲能使人想入非非麼？」

丘惠珠點頭說道：「是的，還有一種更爲厲害，能使人迷失神智，隨簫聲起舞，簫聲不止，他便舞個不停，直至力竭而死。」

華雲翔吐了吐舌頭，含笑說道：「但我也聽到了那簫聲，爲甚麼我沒有想入非非的呢？」

丘惠珠吃吃輕笑道：「我知道你不會着魔，所以才敢吹奏……」

華雲翔追問道：「爲甚麼，我沒有着魔？」

丘惠珠微笑道：「因爲你是個很規矩的人，還沒有幹過不規矩之事，所以不會着魔。」

華雲翔有些懂了，笑笑道：「這種『勾魂簫』對女人有沒有用？」

丘惠珠道：「對不守婦道的女人也有用。」

華雲翔道：「那麼，這次見到殺人魔時，妳不妨吹它一吹，把這個殺人如麻的女人制服了下來。」

丘惠珠道：「恐怕不行，我功力尚淺，對付怪駝這種人還可以，若要對付功力比我高強甚多之人，不但制服不了她，她若運功反擊，我反而會受傷哩。」

華雲翔道：「所謂運功反擊，是怎麼個反擊法？」

丘惠珠道：「她可以運功發出各種聲音——譬如獅子吼之類——與我對抗，而由於我的功力遠遜於她，便會反被她所傷了。」

華雲翔道：「原來如此。」

丘惠珠道：「咱們談談別的話，我問你，你……你和涂姊姊是不是很好？」

華雲翔發窘道：「妳所謂很好，指的是甚麼？」

丘惠珠笑道：「哼，你裝傻！」

華雲翔聳聳肩道：「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件事……」

丘惠珠挺挺腰，笑道：「那麼我告訴你，她對你很有意思哩！」

華雲翔笑道：「不要亂講。」

丘惠珠道：「眞的，她常常談到你，對你之去長安，一直十分關心，怕你遭遇意外。」

華雲翔道：「這是一種正常的友情，我對妳們也一樣關心啊！」

丘惠珠笑道：「讓我做個月下老人如何？」

華雲翔搖頭道：「不要。」

丘惠珠道：「爲什麼？」

華雲翔道：「目前我沒有這份閑情逸致，我只想趕快逮住殺人魔，把恩仇了結清楚。」

丘惠珠道：「你和她相好，對報仇之事並不發生衝突——」

華雲翔打岔笑道：「丘姑娘，妳年紀輕輕，怎麼這樣喜歡替人牽線？妳該爲自己着想才是呀！」

丘惠珠大臊，低頭不敢再說了。

華雲翔道：「明日此時，咱們大概可以趕到紫竹林地獄庵，妳有沒有和涂姑娘

約好見面的地點？」

丘惠珠道：「有。」

華雲翔道：「到了該地，妳說咱們要如何採取行動？」

丘惠珠道：「我還沒想到，你說。」

華雲翔道：「我想——」

他剛說到一個「想」字，忽似聽到了什麼，神色一變，低聲急道：「聽，好像有人來了！」

丘惠珠凝神側耳一聽，點點頭，低聲道：「不錯，是一個人，想是趕路過宿頭，也打算到廟裏來過夜。」

華雲翔急急將包袱收拾起來，道：「咱們先躲藏起來看看，也許來者是殺人魔一帮人呢！」

丘惠珠一聽此言，也覺大意不得，立即拿起包袱道：「到殿右的空房裏去！」

殿右廊上有一間破爛的空房，房壁已倒坍，但仍可藏身，兩人跳出廟殿，竄入空房，蹲臥了下來。

由空房向外窺視，正可將廟殿中的一切一覽無遺。

兩人剛剛蹲下不久，便見一條黑影走進廟殿，由於有月光射入殿中，故立刻就看清了來人的面貌。

來人竟是七劍堡的三堡主管承義！

只見他走入廟殿，面上露出焦躁不安之色，運目在殿上搜望着，看見殿上經人打掃過，才露出一絲喜色，開聲道：「明彥，你在這裏麼？」

因聽不見「明彥」回答，他頓時雙眉一皺，自言自語道：「糟了，看樣子他是遭到意外了！……」

說着，連連搓手，狀極憂急。

華雲翔思忖電轉，覺得沒有回避他的必要，於是起身走出，朗聲一笑道：「三堡主在找誰？」

管承義一見大喜，好像找回了失掉的靈魂一般，喜極而呼道：「哈！你怎麼在這裏？害我担心了好幾天！」

華雲翔感到奇怪，微微一怔道：「三堡主爲在下担心什麼？」

管承義笑道：「傻孩子，咱們突然失去連絡，怎不叫我——」

一語未畢，一眼瞥見一個灰髮老嫗（丘惠珠）隨在華雲翔後面走入殿中，不禁面色一變，舉手一指丘惠珠問道：「這位是誰？」

丘惠珠搶着答道：「老身『天山梅婆婆』是也！」

管承義似未聽過「天山梅婆婆」這個稱號，滿面驚疑的向她抱拳一禮，隨即望向華雲翔問道：「孩子，你把事情辦得怎樣了？」

華雲翔對他使用「傻孩子」和「孩子」這種「親暱」的字眼來稱呼自己，頗感不自在，當下抱拳答道：「很不幸，在下不但未能保護大刀王松，反而使四堡主丟了性命……」

管承義神色大變，呆呆的瞪望他良久，才以震驚的聲調問道：「怎麼說？」

華雲翔道：「說來話長，三堡主且請坐下，容在下詳細奉告吧。」

管承義不勝疑惑的看了丘惠珠一眼，慢慢彎下身子，在地上坐了下來。

丘惠珠笑問道：「三堡主剛才呼喚『明彥』，請問『明彥』是誰呀？」

管承義忙道：「他是管某的姪兒，這次管某帶他出來歷練，前天他說要去某處找一位朋友，言明今夜到此相見，誰知到現在還沒回來。」

丘惠珠笑哦一聲道：「原來如此，老身還以爲『明彥』是這個華雲翔的另一個名字呢！」

管承義道：「不是！不是！」

華雲翔道：「丘姑娘，妳不要跟這位三堡主開玩笑。」

管承義一聽華雲翔稱她爲「丘姑娘」，神色大愕失聲道：「什麼？這位是…」

華雲翔微微一笑道：「她是三堡主曾經見過的『千金女俠』丘惠珠姑娘！」

管承義失笑道：「我的天，丘姑娘怎的做此打扮？」

華雲翔道：「她和涂姑娘一道出去偵探姊妹會總會址的地點，認爲易容爲老婦人方便些，故打扮成這個樣子，剛才開了三堡主的玩笑，望三堡主勿見怪。」

管承義哈哈一笑，說道：「不會！不會！」

他面上掛出笑容，目中却仍充滿疑惑之色，接着問道：「方才你說四堡主丟了性命？」

華雲翔凝容一嘆，說道：「是的，他死在西坪口，是被冒充在下的那個兇徒殺害的……」

當下，便將與史天華到達長安，如何進入飛虎鏢局充當鏢師，以及後來隨着大刀王松保鏢離開長安，兇徒在西坪口冒充自己進入史天華房中，將史天華刺殺等情，詳細說了一遍。

管承義聽完，面現嚴厲之色道：「有誰能証明我們四弟是被冒充老弟那個兇徒所殺的呢？」

華雲翔道：「三堡主如對在下的說明有所懷疑，那麼在下可以舉出一個事實和一件証物，一個事實是：當初是在下要求貴堡派人陪伴在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在下豈敢殺害四堡主自找罪名？這是很顯淺的道理，此外在下還有這件東西……」

他取出當日在路上死神託人送給自己的信，遞給他道：「三堡主請看這封信，這是四堡主遇害次日，死神託人送給在下的，此事有許多人在場目擊。」

管承義接過信箋，一看上面寫的是死神通知華雲翔業已捕得冒充他殺害成、石、史三人的兇徒，要他放棄追究殺父之仇，便將交出兇徒爲他洗去罪嫌等語，不禁渾身一震，駭然道：「這是眞的麼？」

華雲翔道：「三堡主如若不信，將來可問問飛虎鏢局的三位鏢師，他們是見証人。」

管承義神色連變，沉聲道：「你有沒有接受死神提出的交換條件？」

華雲翔道：「沒有，在下不能放棄追究殺父之仇。」

管承義點點頭，激動的情緒漸漸安定下來，但却沉默不語，不知在想些甚麼。

華雲翔道：「當日王總鏢頭認爲在下脫不了關係，便把在下細綁起來，一面派遣一名趟子手趕去貴堡報訊，打算交下鏢貨之後，再親自押送在下去貴堡，不料後來就發生了那件事。」

管承義又沉思良久，才抬起一對精眸，問道：「老弟知不知那冒充者被囚禁於何處？」

華雲翔道：「不知道，不過這位丘姑娘和涂姑娘已找到姊妹會總會址，又曾在那總會址見到冒充家父的死神，故那兇徒可能被囚禁在姊妹會總會裏面。」

管承義道：「姊妹會總會址，又在何處？」

華雲翔道：「在酆都北方八十里處的紫竹林地獄庵，距此只有一天路程。」

管承義問道：「你們打算去地獄庵踩探？」

華雲翔道：「是的。」

管承義道：「很好，管某跟你們一道去！」

華雲翔道：「如此甚好，但三堡主的侄兒如未能在明晨回來此廟，三堡主打算怎麼辦？」

管承義道：「不管他了，目前沒有一件事比找到冒充你的那個兇徒更重要！」

華雲翔問道：「三堡主自那日離開歇神灘後，還沒回過貴堡麼？」

管承義道：「回過了，因堡中無事，故又出來。」

丘惠珠接口問道：「現在貴堡有幾位堡主留在堡內？」

管承義道：「只有我們五弟，留在堡中。」

丘惠珠道：「其他的兩位堡主呢？」

管承義道：「他們已去某地處理一些事情，但將在七月一日之前，趕到鬼門關來。」

丘惠珠道：「三堡主可要請他們小心一些，那兇徒可能有個幕後主使人，他要把你們七位堡主一個一個殺死！」

管承義冷笑道：「不錯，不過兇徒既已擒獲，幕後主使人也快現形了！」

丘惠珠轉頭望望廟外，說道：「奇怪，你那位姪兒怎麼還不來？」

管承義皺眉道：「哼，只怕又花天酒地去了，眞是不長進的東西！」

華雲翔道：「他一向也在貴堡練武的麼？」

管承義搖頭道：「不，他不是七劍堡的人……」

華雲翔道：「令姪那位朋友的家距此有多遠？」

管承義道：「不太遠，大約只有二十多里路。」

華雲翔道：「是那地方？」

管承義道：「鶴遊坪。」

華雲翔道：「在下幇三堡主去找一找如何？」

管承義說道：「不，還是管某親自去找一找。」

他站了起來，又道：「兩位可是準備在此過夜？」

華雲翔跟着站起道：「是的。」

管承義道：「那麼，管某當在天亮之前趕回此處，萬一不能趕回，兩位便請先行，管某當隨後趕去——你說那地方叫紫竹林地獄庵？」

華雲翔道：「是的。」

管承義道：「好，咱們明早再見。」

說畢，抱拳一拱，舉步走了出去。

華雲翔送他到廟外，看着他遠去不見，才轉回廟殿，一見丘惠珠在微笑，不由一怔道：「妳笑什麼？」

丘惠珠嬌笑道：「你以爲我在笑什麼呢？」

華雲翔道：「別打啞謎了。」

丘惠珠道：「這位管堡主那日在歇神灘，對你最不友善，一直認定你是殺害他們成，石兩位堡主的兇手，而今天在此相遇，他竟稱你爲『傻孩子』，你不覺得這種稱呼太親熱麼？」

華雲翔笑笑道：「以他的年紀，稱我爲『傻孩子』也不算倚老賣老。」

丘惠珠道：「但這種稱呼對你却不相宜，因爲他一直對你十分敵視。」

華雲翔道：「也許他已想通了，知道我不是殺害他們成石兩位堡主的兇手。」

丘惠珠道：「是麼？」

華雲翔道：「不然，還有別的解釋不成？」

丘惠珠笑道：「還有，他剛才一見你時，竟說『哈！你怎麼會在這裏？害我担心了好幾天！』這話，你不覺得也有古怪麼？」

華雲翔道：「他知道我和史堡主去了長安，突然在此見到我，自然會感到奇怪了——」

丘惠珠打岔道：「不對，他說這句話時，並無一點奇怪的表情。」

華雲翔道：「那麼就說他很高興吧，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丘惠珠道：「後面的一句，又作何解釋？」

華雲翔道：「他知道我和史堡主去了長安，當然很『担心』我們的成敗！」

丘惠珠道：「咦，你這個人，心腸眞直！」

華雲翔在她身邊坐下，低聲笑道：「丘姑娘，我知道妳很聰明，但不管妳現在想到了甚麼，都不要說出來，放在心裏就是了，成麼？」

丘惠珠嫣然一笑，輕聲道：「原來你是大智若愚，我還以爲你很笨呢！」

華雲翔閉上眼睛，不再說話。

丘惠珠也跟着閉目不語，但閉目靜坐了一會，又忍不住睜開眼睛向廟門口望了望，好像認爲有人躲在廟外偷看似的……

× ×

一夜，就這樣度過了。

天剛破曉，她就起身在殿上走來走去，又頻頻向外張望，說道：「他說天亮之前，現在天已亮了！」

華雲翔道：「再等一會吧。」

丘惠珠道：「你可以做一件事。」

華雲翔道：「做甚麼？」

丘惠珠道：「把尊容改變一下，此地距地獄庵不遠，你難道希望一上路就被敵人發現？」

華雲翔笑了笑道：「妳有沒有帶着易容用物？」

丘惠珠道：「有的。」

她走去打開包袱，取出一隻盒子，遞給他道：「都在這裏面，你用吧。」

華雲翔接過盒子打開，把一面小銅鏡豎起，就動手化裝起來。

一會之後，他已變成另一副面貌的青



華雲翔捷如狸貓般縱上地獄庵的高大圍牆。

年人，他把盒子還給她，再拔下判官筆放入她的包袱，道：「這對判官筆就麻煩妳給我帶着了。」

丘惠珠點頭一笑，又走去門口望了望，說道：「你猜他會來麼？」

華雲翔道：「我不想猜。」

丘惠珠訝異道：「嗯？」

華雲翔將包袱背起，含笑道：「我現在只想趕快上路，免得被人捷足先登！」

丘惠珠聽了也連忙背起包袱，像個老太婆嘮嘮叨叨道：「咱們應該在昨夜就動身才對，現在恐怕來不及了！」

華雲翔道：「別担心，地獄庵不啻龍潭虎穴，誰想進去都不簡單。」

兩人一齊步出破廟，走下山坡，繼續朝東行去。

走了兩個時辰，已到了有鬼都之稱的酆都，兩人在當地塡飽了肚子，即轉北而行。

復行一個多時辰，來到一處河灘地帶，華雲翔道：「此地名叫高灘河，再過去是拔山寺，快到了吧？」

丘惠珠點點頭，領路走過河灘，四顧無人，才向華雲翔一招手，彎身鑽入一片高大而茂密的蘆葦之中。

華雲翔跟着鑽入，低聲問道：「涂姑娘就藏身於此麼？」

丘惠珠道：「是的。」

她彎身行入數十步，便停住身子，口中發出「汪！汪！汪！」三聲狗吠。

「汪！汪！」

蘆葦深處，亦傳來兩聲狗吠，祇是其聲嬌悅，聽來就知是出自一個姑娘之口！

丘惠珠笑了笑道：「你聽，她在裏面呢。」

說畢，疾速鑽去。

華雲翔隨後跟入，又走入十多丈深，祇見蘆葦之中坐着一個老婆子；這老婆子當然是涂香香扮成的，她見丘惠珠到達，十分高興，但見到華雲翔時，却是一呆，問道：「這小子是誰？」

丘惠珠含笑道：「猜猜看。」

涂香香有些不樂，埋怨道：「妳不該把外人帶到此處——妳沒回到歇神灘？」

丘惠珠道：「有的。」

涂香香道：「華雲翔還沒回來麼？」

丘惠珠道：「回來了。」

涂香香道：「他怎不跟妳一起來？」

丘惠珠道：「他有事不能來，所以叫他這個弟弟跟我來。」

涂香香又是一呆，瞪望華雲翔道：「這人是華雲翔的弟弟？」

丘惠珠微笑道：「不錯，他叫做華雲飛！」

涂香香驚詫道：「我沒聽華雲翔說過他有弟弟呀！」

丘惠珠掩口吃吃嬌笑道：「他本來沒有弟弟，但爲了需要，祇好臨時製造一個弟弟出來。」

涂香香頓知受愚弄，不由得又羞又惱，追着要打她，笑罵道：「好丫頭，居然敢跟老娘開玩笑，老娘不打死妳才怪！」

丘惠珠一面笑，一面躲避。

華雲翔笑道：「好了，好了，別鬧了，敵人近在咫尺，妳們難道不怕？」

涂香香聞言才停止追逐，佯怒道：「哼，我在這裏等得心急如焚，你們却來戲弄我，這像話麼！」

華雲翔含笑坐下，道：「沒有人存心戲弄妳，難道妳認爲我不該改變面貌？」

涂香香笑了笑道：「你回歇神灘多久了？」

華雲翔道：「前天晚上回來的。」

涂香香又問道：「長安之行，結果如何？」

華雲翔道：「可說是鎩羽而歸……」

當下，把一切經過說了出來。

涂香香聽得驚奇不置，道：「想不到又發生了這許多事情，殺人魔這一手可眞絕啊！」

華雲翔道：「此處距離地獄庵不遠了吧？」

涂香香說道：「不遠，走半里路就到了。」

華雲翔道：「丘姑娘離開妳後，妳就一直躱藏在這地方？」

涂香香道：「不，昨夜我又摸去地獄庵外面窺探了一下。」

華雲翔道：「有甚麼發現？」

涂香香道：「祇發現有一輛馬車開到地獄庵，當時因無月光，我看不清車中是甚麼東西？」

華雲翔道：「是不是人？」

涂香香搖頭道：「不知道。」

華雲翔目露精光，說道：「可能是我義母！」

涂香香道：「那更好，省得你多跑一趟太白山。」

華雲翔問道：「有見過那位主持人沒有？」

涂香香道：「沒有，事實上庵中有不少中年以上的婦人，我雖見到幾個，也不知那一個是主持人。」

華雲翔道：「有沒有再見到冒充家父的那個死神？」

涂香香道：「沒有。」

華雲翔道：「據妳看，他還在地獄庵裏麼？」

涂香香道：「很難說，我和丘姑娘前夜在庵外窺視了一下，昨夜我又去窺探一次，而白天我却不敢去，怕打草驚蛇，所以那個冒充令尊的死神是否尚在庵中，我實在不敢斷定。」

華雲翔道：「依目前的情形看，這地獄庵即使不是姊妹會總會之地，也必是殺人魔臨時的住處，祇是殺人魔到底是不是姊妹會主持人，却還是一個謎。」

丘惠珠道：「即使殺人魔和姊妹會主是兩個人，她們之間，也必有很深厚的關係。」

華雲翔點頭道：「這是當然，但咱們應該把誰是殺人魔先弄清楚，以便採取對策。」

涂香香道：「這簡單，咱們打進去，誰是殺人魔就可知道了。」

華雲翔道：「不行，不能硬闖，咱們三人絕非她們之敵，再說我義母若在庵中，殺人魔祇須把刀架在義母脖子上，我就不能動彈了，所以須得想出一個不必使用武力而能一舉擊潰她們的計策才行。」

丘惠珠道：「咱們現在都已改變了容貌，何妨於今夜摸入庵中一探虛實？」

華雲翔道：「但不知庵中防備情形如何？」

丘惠珠道：「防備嚴密，那是可想而知的，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華雲翔道：「快刀葉天河說他們三人將隨後趕到，咱們是否要等他們來了再一齊行動？」

丘惠珠道：「人一多，反而不易出奇制勝，我倒覺得咱們可以先採取行動，能早一日把你義母和大刀王松救出來，豈不更好？」

涂香香道：「還有你說的那個冒充你的兇手，你也應該把他刼出來交給七劍堡去審問。」

華雲翔點點頭，沉思不語。

丘惠珠瞅望他微笑道：「說到那個兇手，你的確應該立刻行動，不能被人搶在前面！」

華雲翔道：「這樣好了，今夜咱們一道去地獄庵，妳們躱在庵外，由我入庵踩探，先把庵中的情形摸清楚，再見機而爲，如何？」

涂香香道：「咱們三人一起進去不好麼？」

華雲翔道：「不好，人多了容易被發現，由我一人進去，萬一我失手被擒，妳們還可以設法救我。」

涂香香道：「你說的雖然有道理，但我實在很想進入一探，可否由我進去，你們兩人在外接援？」

華雲翔道：「不，由我進去！」

涂香香道：「哼，你以爲你身手比我高强？」

華雲翔道：「不是，妳是姑娘，不該去冒殺身之險，再說我義母可能在庵中，該由我去救她。」

涂香香嘟嘟嘴，狀甚不樂，但沒再堅持要去。

華雲翔仰頭望望天色，道：「現在距天黑還有四個時辰之久，咱們大可好好歇息，多養養精神。」

涂香香道：「你們昨晚在破廟過夜，沒睡覺麼？」

華雲翔道：「沒有，腦子裏一直在想着一個人，因此睡不着……」

涂香香瞟了丘惠珠一眼，不自然的笑道：「想誰呀？」

華雲翔道：「想七劍堡的三堡主管承義。」

涂香香一哦道：「想他幹麼？」

華雲翔微笑道：「沒甚麼，祇是想想而已！」

涂香香道：「你們爲何不多等他一會，跟他一起來？」

華雲翔道：「我認爲他不會再回到破廟和我們相見，因此沒等他了。」

涂香香道：「你怎知他不會回破廟和你們相見？」

華雲翔道：「因爲我相信他的侄兒管明彥已經出了事——咳，我要睡一覺，妳們兩個去談吧！」

說罷，走去一邊，踩倒一叢蘆葦鋪在地上，倒身躺了下去。

× ×

夕陽西沉，天黑下來了。

涂香香走去推推華雲翔，道：「喂，你該起床了！」

華雲翔翻身坐起，揉揉眼睛，望望天空，打了個呵欠道：「還早呢，咱們過了二更再去不遲。」

涂香香道：「你已睡了半天，還不够麼？」

華雲翔一笑，轉目四顧，不見丘惠珠在場，問道：「丘姑娘那裏去了？」

涂香香說道：「她口渴，去找水喝去

了。」

華雲翔道：「這附近有水？」

涂香香道：「有，數十丈之外有一條小溪，水很清潔，可以喝。」

華雲翔起身，道：「那麼，我也去喝些。」

涂香香道：「別忙，我有句話，想問你。」

華雲翔一注目問道：「何事？」

涂香香難爲情的笑笑，輕聲道：「你……喜不喜歡丘姑娘？」

華雲翔感到面上發熱，笑道：「唉，妳怎麼無緣無故問起這個來了？」

涂香香低頭淺笑，說道：「我想知道嘛！」

華雲翔調侃道：「知道這個幹麼？」

涂香香道：「她好像對你很中意，如果你也喜歡她，我……我可以從中爲你們撮合，怎麼樣？」

華雲翔想起昨夜在破廟中，丘惠珠也向自己提出同樣的問題，心中暗暗發笑，當下答道：「不，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這種事。」

涂香香道：「現在我提出來，你也想到了，怎麼樣呢？」

華雲翔搖頭道：「我現在沒心情考慮這種事。」

涂香香道：「你不喜歡她？」

華雲翔道：「除去兒女私情，我對妳們兩人的觀感完全一樣。」

涂香香道：「甚麼觀感？」

華雲翔道：「妳們都很好。」

涂香香含笑望他，道：「我對那個冒充我爹的死神說的那句話，覺得十分可笑，你說是不？」

華雲翔聳聳肩道：「別去想它了。」

涂香香似甚失望，怏怏然道：「你……可以去喝水了！」

華雲翔問道：「那條小溪在何處？」

涂香香一指北邊道：「由此一直走去，便可見到——」

一語方畢，祇見丘惠珠已走回來。她手上提着一隻用獸皮製成的水袋，裏面裝滿了水。

涂香香一見笑道：「丘姑娘已替你拿水來，你不必去了。」

丘惠珠望着華雲翔，問道：「你要喝水？」

華雲翔點頭道：「正是，今天在鄷都吃得太鹹，渴死了。」

丘惠珠便把水袋遞給他，笑道：「你喝吧。」

華雲翔接過水袋，喝了幾口，轉遞給涂香香道：「妳喝不喝？」

涂香香搖頭道：「不。」

丘惠珠道：「剛才我在溪邊喝水時，看見有一輛馬車，由遠處經過，駛向地獄庵。」

華雲翔神色一振道：「哦，是甚麼樣的馬車？」

丘惠珠道：「是篷布馬車，走得很快，車中載的大概不是很重的東西。」

華雲翔道：「那必是人。」

丘惠珠點頭道：「可能是。」

涂香香說道：「咱們何不追上前去瞧瞧？」

華雲翔問道：「由此到地獄庵，容易掩蔽身形吧？」

涂香香道：「是的，這一帶盡是蘆葦，進入地獄庵那座山坡則盡是細竹，很容易掩蔽身形。」

華雲翔想了一下，道：「好，咱們追上去看看！」

於是，三人揹起包袱，由涂香香領路，一路穿蘆葦而行，走過一座山坡，祇見對面一座高大廣闊的山坡上，翠綠綠一大片竹林，最高處隱隱透出一角廟簷，涂香香舉手一指那座山坡道：「那就是紫竹林，最高處那露出的一角廟簷是地獄庵，看見沒有？」

華雲翔點頭道：「看見了，通上地獄庵的山路在那一方向？」

涂香香道：「在山坡的東面，這裏看不到。」

華雲翔道：「咱們必須趕到山坡東面才能看到那輛馬車吧？」

涂香香道：「正是，咱們快去，遲了就看不到了。」

她加快脚步，直奔下去。

轉眼奔到山坡下，三人乃沿着竹林邊向東面彎身疾行，繞了半個山坡，才到東面山坡下，果見有一條山路蜿蜒伸向山坡上，但已看不到那輛馬車，看情形已駛過去了。

涂香香低聲道：「追趕不上。」

丘惠珠道：「既已來到此處，就索性上去看個明白吧。」

華雲翔問道：「在那竹林中有無站哨之人？」

涂香香道：「我沒有碰到過，大概沒有。」

華雲翔道：「小心一些，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讓敵人發現，一旦被敵人發現，就沒有潛入地獄庵的機會了。」

涂香香點點頭，當下仍領頭往山坡上登去，每走上一段山坡，就停下來察看一番，確定附近沒有站哨之人，才又繼續前進。

這時，天已全黑，他們走在茂密的竹林中，由於竹葉在晚風中「嘩嘩」作响，掩蓋過了他們行進時所帶出的聲音，因此他們祇把注意力放在搜索敵人上面，並不担心會被敵人聽到聲音。

翻過幾座小山坡，已到竹林盡頭，舉目望去，地獄庵已赫然可見！

三人不敢走出去，就在竹林中蹲伏下來。

地獄庵規模不大，祇有前後二殿和兩邊數十間房舍，但四周却圍着高牆，看上去十分神秘！

此刻，庵門外除了掛着兩盞燈籠之外，沒見一個人跡，也沒看見開上來的那一輛馬車。

有的，祇是從佛殿中傳出的梵唱，顯然庵中正在做晚課。

涂香香低聲道：「奇怪，怎麼沒見那輛馬車？」

丘惠珠道：「必是開入庵去了。」

涂香香轉對華雲翔道：「乘她們在做晚課的時候，咱們潛進去如何？」

華雲翔道：「不行，晚課很快就會結束，庵中若無藏身之處，豈不被發現了？」

華雲翔道：「可說是殺[illegible]

還是等她們就寢之後再潛入爲妙。」

他舉目四下望望，接着道：「我有些懷疑，這地獄庵祗怕不是她們姊妹會的總會址。」

涂香香道：「不是麼？」

華雲翔點頭道：「這地獄庵環境雖然不錯，但規模太小，沒有總會的氣派。」

涂香香道：「但大空庵被我們縱火燒毀之後，她們却派人到此報告，所以就算這地獄庵不是姊妹會總會址，主持人也必在此庵停身。」

華雲翔道：「是的，由此更可證明主持人八成就是殺人魔。」

正說着，地獄庵中梵唱已止。

又不多久，祗見由庵內駛出一輛馬車來！

馬車駛出庵門，就在門口停住。

駕車的，是個中年壯漢，他停住車子後，隨由車座上跳下，走到車廂後面，打開了車廂門。

看情形，有人要乘車離去。

華雲翔靠近丘惠珠身邊，附耳輕問道：「妳剛才見到的就是這一輛？」

丘惠珠搖搖頭。

華雲翔又道：「一般寺院，使用馬車的時候不多，這地獄庵却有不少馬車來往，看來妳們是找對了。」

丘惠珠輕聲說道：「快看，有人出來了！」

不錯，就在這時，由庵內走出兩個黑衣人來！

這兩個黑衣人跨出庵門之際，掛在兩邊的燈籠已將他們的面貌照得清清楚楚！

一個是大儒俠華玄圃！

一個是玉簫書生丘清泉！

丘惠珠一見之下，大爲激動，不覺站了起來。

華雲翔急忙拉她蹲下，向她附耳說道：「冷靜一些，他絕不是令尊！」

丘惠珠却激動得目湧淚光，道：「可是，他和我爹一模一樣啊！」

華雲翔用力按住她，凝容道：「不要激動，咱們現在不是在找尋父親，而是要救人！」

丘惠珠點一點頭，努力使自己鎭定下來。

但見「大儒俠華玄圃」和「玉簫書生丘清泉」並肩走出地獄庵之後，並未交談一語，兩人隨即登車坐下，關上了車門。

駕車的中年壯漢亦不發一語，登上車座，一揚馬鞭，喝吆一聲，便開動馬車順着庵前山路向山坡下駛去。

轉瞬間，已消失於竹林中！

涂香香吃驚地道：「他們不知欲去何處？」

華雲翔道：「大概是去鬼門關！」

丘惠珠眼淚順腮而下，道：「我愈看愈覺他是我爹不錯……」

華雲翔嘆道：「是或不是，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妳現在何必傷心？」

丘惠珠道：「你看另外那一位不是令尊麼？」

華雲翔以沉重的心情道：「我只能說他很像而已！」

丘惠珠含悲道：「我實在想不通，如果他是我爹的話，爲甚麼他會變成這樣一個人？」

華雲翔道：「我也不信家父會變成一個要人命的死神，所以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是假的！」

丘惠珠道：「但殺人魔爲甚麼要製造出四個假的涂嘯天，丘清泉，歸揚銘，華玄圃呢？」

華雲翔道：「製造出撲朔迷離的局面罷了！」

丘惠珠道：「我不懂……」

涂香香道：「他們是眞是假，也許今夜便可弄明白。」

華雲翔道：「不錯，他們這一離開地獄庵，對咱們很有利，咱們現在要對付的只有一個殺人魔，要是咱們能合力將她擒下來一切眞相便可大白了。」

丘惠珠道：「咱們三個人，能够擒下她麼？」

華雲翔道：「試試看，也許她的身手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

涂香香道：「你的意思是咱們三人一起進去？」

華雲翔搖頭道：「不，還是我一人先進入探探虛實，可能的話先將我義母和大刀王松救出，這樣才能與她放手搏。」

涂香香道：「萬一你失手反被擒住了呢？」

華雲翔道：「那麼，妳們立刻逃下山坡，等謝輝三個人到了，再與他們商量對策。」

涂香香道：「他們身手如何？」

華雲翔道：「身手不見得怎樣，但他們都是老江湖，對敵經驗豐富。」

他想了想，又說道：「我進入庵中如超過半個時辰仍未回來，那表示我已失手被擒，那時妳們須得快離開，回到原來之處好麼？」

涂香香點頭道：「好吧。」

華雲翔道：「由庵後進去，是否安全些？」

涂香香道：「我看由左邊圍牆進去較爲安全，圍牆裏面是一排房舍，你先伏在屋上察看一下，再見機行事。」

華雲翔道：「好，繞過去看看。」

於是，三人躡足繞到庵左竹林中，在靠近林邊的地方蹲下來。

丘惠珠低聲說道：「我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華雲翔表示同感的點點頭。

涂香香問道：「有何不對？」

丘惠珠道：「她們防患太鬆了，竟然無一個人在庵外站哨守望，這不是正常現象。」

涂香香道：「大概她們自以爲沒有人會發現此處之故吧？」

丘惠珠道：「不，不管此處是不是姊妹會的總會址，但主持人或殺人魔既以此處爲藏身之所，定有警戒措施才對。」

涂香香道：「難道她們已在庵中佈下天羅地網，不怕外人侵入？」

丘惠珠道：「可能！」

涂香香轉對華雲翔道：「若然如此，等下你進去時，可要格外小心。」

華雲翔道：「我知道。」

涂香香仰頭望望夜空，道：「現在還未到初更，你打算何時進去？」

華雲翔道：「三更過後。」

涂香香道：「還得等三個時辰呢！」

華雲翔道：「不要緊。」

涂香香側耳聽了聽，說道：「現在她們好像在吃晚齋，你聽，有人在說說笑笑哩。」

華雲翔道：「咱們也來吃乾糧吧。」

他取出日間在酆都買的九個肉包子，三人就在林中吃了起來。

眉月在雲中穿行，漸漸的爬行到了頭頂高空，然後慢慢斜向西邊……

三更到了！

地獄庵中已聽不到一點聲響，靜得像沉在大海之中。

華雲翔低聲道：「我要進去了，記住我的話，如我失手被擒，妳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立刻逃離此地，等謝輝三人到了再與他們商量對策。」

涂，丘二女點點頭。

華雲翔於是輕步行至竹林邊，探頭向外望望，不見有人巡視，當即飛身縱出，捷如狸貓般竄到圍牆下，蹲身諦聽片刻，才站起身子，向上輕輕一縱，雙手扳上牆頭，伸頭上去窺視。

一眼望入，庵中寂靜異常，所有的老婆子似乎都已沉在夢鄉中了。

只有前後二殿燈光如晝，兩邊二十幾間房舍，也只有兩三間還點着燈火。

華雲翔窺視了幾眼，無法斷定庵中是否已佈下埋伏，但想既然來了，勢必進入一探才行，當下抬脚掛上牆頭，輕輕一翻身，飄落牆內。

雙足落地，立刻蹲伏下去。

他運目打量着眼前的一排房舍。

房舍距離圍牆不過尋丈，而且每間房子都有窗口，這對他的行動倒十分方便，他可以不必深入庵中，即可探出敵人的情形。

他見左邊第三間房中透出燈光，忖度房中人必然尚未就寢，於是彎身悄悄走了過去。

走到窗下，凝神側耳一聽，聽不出甚麼，探頭由窗縫望入，只見房中的一張桌前坐着一個老婆子，正在專心默讀一部經典。

那部經典甚厚，而她只讀了一半，看樣子她是要讀完那部經典才就寢。

華雲翔心知再看下去無益，當下，彎身沿着房簷下躡足行去，走到另一間有燈光的房後，再蹲在窗下窺聽，仍聽不出甚麼，但正想探頭上去窺視之際，忽然聽房中有個老婆子的聲音，開口叫道：「明覺，明覺！」

「嗯……」

是另一個老婦人的聲音，似由夢中醒來。

那先開口的老婆子說道：「妳該起來了。」

後者道：「唔，甚麼時候了？」

前者道：「三更天啦！」

後者打了個呵欠道：「唉，我正好睡呢！」

前者道：「去察看一下，再回來睡覺吧。」

後者懶洋洋地道：「其實，把她關在那裏面十分安全，何必察看呢？」

前者不悅道：「哼，這是我們主持人吩咐的，妳敢不聽？」

後者道：「好好，我去！我去！」

說畢，便聽一陣床響，然後蟋蟋蟀蟀的穿衣聲，最後是開門聲。

華雲翔聽到後者說「把她關在那裏面十分安全」一語，就知後者現在要去察看的，必不出義母，大刀王松或冒充自己的那個兇徒三人，心中爲之一喜，暗忖道：「好極了，我現在只要跟住這個老婆子，說不定就可救出義母和大刀王松！」

想到這裏，立即彎向身房舍盡頭疾行過去。

走到最後一間房舍，轉入一條走廊，靠上屋角，探頭向房舍前門望去，正見一個老婆子一面揉眼睛，一面向後殿行去。

看她走路的樣子，竟是一個不諳武功的老婆子！

華雲翔容她走出數十步才由屋角轉出，躡手躡足跟了上去。

走過一片天井，便是後殿。

只見那婆子掉頭四下望望，才舉步入後殿，不見了。

華雲翔輕輕一縱，攀上一支殿柱，運目由殿窗望入，正見老婆子跪在殿上一尊高大金身的如來佛像前膜拜，而三跪九磕頭方畢，忽見那尊如來金像座下現出一個地道的入口！

老婆子等到入口完全露出，才走了下去，而她的身形剛剛消失於地下時，那尊如來金像便又自動的移回原處，將入口封死了。

華雲翔看到這裏，再不猶豫，一飄落地，一竄進入後殿上。

殿上燈光明亮，但沒有一個人。

華雲翔思忖電轉，覺得這是好機會，應該冒險一試，於是走近供案前，在那塊墊膝的布團上屈膝跪下，如法泡製的行了三跪九磕頭之禮。

說也奇怪，行禮膜拜一畢，殿上那尊如來金像果然往後移開了！

華雲翔立刻抽出隨身携帶的一把七首，迅速走入地道入口。

入口下面，是一道石級，下面地道深處，透出一片暗黃的燈光。

華雲翔才走下最後一塊石級，上面那如來金像又慢慢移回原處！

他向上望望，看不出開關在何處，心下頗感不妙，但這時已是有進無退，故他並不多遲疑，當即舉步向地道內走去。

走入十幾步，地道轉彎向右。

就在他將要折身走入之際，忽聽裏面有人開口發問道：「明空姊，是妳麼？」

聽聲音，正是剛剛進入那個老婆子！

敢情她已發覺有人隨後進入地道，以爲來的是自己人，故開聲發問。

華雲翔連忙停住，貼身於地道壁邊，屏息不敢稍動。

只聽那老婆子說道：「咦，是怎麼回事？」

接着，有脚步聲由裏面響過來。

顯然，她知道有人隨後進入地道，但因聽不到回答，心中感到奇怪，故欲轉出察看。

華雲翔屏息以待。

俄頃，老婆子轉出來了。（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散髮生・文
培新・圖

橫劍震蒼天



大鬧桃枝嶺　偵査羅煞宮

福州城北不到四十里的蓮花山，是當地的名勝，雖是山路崎嶇，也不十分險峻，能够爬上最高的蓮花峯，海拔七百多公尺，東面望到縈廻環繞的閩江，北面望到羣山起伏，包括壽山，九峯山，芙蓉山等的名山，縱非一覽衆山水，也大可以一曠胸襟。

文人雅士，固然時常不辭跋踄，前來漫遊，而甚多的古蹟文物，更有可供留連之處。

何況，又是侯官，太湖等各處進入省城的交通孔道。

旣清幽，又不偏僻。因此，山脚下，也設有些專供遊人憇息的小酒家，竹籬茅舍，飄出一面布招「酒」字旗，不論是上山之前，或是下山之後，在此小飮一杯，也另有一番風趣。

「桃枝坊」，是南山山脚下三家村酒店中最大的一間，最大，是說大堂裏可以擺上四張方桌，除了水酒之外，還會有燒，炒些鷄鴨魚肉的菜餚，而其餘的兩家，兩張方桌而已，並沒有廚師，僅能供一兩味熟食。

乘着小轎而來的遊客，自然就是多在桃枝坊落脚。

至於那些趕路的鄉人，就多是胡亂在另兩家塡飽肚子，討些茶水解渴。

其實，桃枝坊的廚師，也是老闆娘親自兼任的，老闆在堂外兼任堂倌，正是夫唱婦隨。

小生意，也不是一定每天有大客人發市，發達無望，却還足够温飽。

兩夫婦年將半百了，在這兒，設桃枝坊，也將近二十年，隣里們都喚這老闆做張五爹，老闆娘自然是張五媽。

以前，當然有一段時間是喚張五爺與張五娘的。現在老了，稱呼也升了級。

可惜，膝下無兒無女，兩老口不免時常長嗟短嘆。

張五爹名喚張志遠，人是頂和氣的，在這山脚下，他的生意做得最「大」，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這十家八家的小村落的首腦人物。

暮春時節，遊人最多，每家都打起精神，接待客商。

張五爹一早起就將四張桌子抹得乾乾淨淨，張五媽在廚下也忙着先行理妥那些蔬菜魚肉，以便立時應客。

然而，趕早的，都是過路的鄉人，不是桃枝坊的顧主。

將近午牌時分，一個圓面絡腮鬍髭的彪形黑大漢，背上負着一枝鐵鐗，像一陣旋風似的捲進桃枝坊，還未揀定座頭，就向笑臉相迎的張五爹喝道：「酒，酒，酒，肉，肉，肉，快來，快來！」

張五爹忙不迭的應「是」，手上的抹布，就抹着黑大漢最近的那張方桌，答道：「客官請坐！」這樣的脚色，這二十年來，張五爹也見過很多，因爲所有名山大川，並不僅是文人墨客所喜歡，許多許多的江湖豪傑，也更是時常光臨的。

要不然，這黑大漢的相貌與言語，先就可使一個良善的鄉下人嚇一大跳。

黑大漢坐下之後，張五爹問道：「客官要多少酒？？用點甚麼酒來？」

黑大漢將眼一瞪，道：「囉嗦！快取來，越多越好！」

張五爹還待說廚下可以製出幾種菜色，任憑選擇，一看這黑大漢的暴躁之狀，也不敢再說了。回頭卽取了一個一斤的酒壺，盛了一斤酒，並向後面喚道：「切一斤牛肉！」

然後再將杯筷連同酒壺送到黑大漢桌上。

黑大漢卽道：「老糊塗，眞不曉事！大爺是喚這一點點酒的嗎？提一罎來！什麼的一斤牛肉？豬肉，羊肉，牛肉，狗肉，一併取來，每樣五斤。」

聽口聲，是一位大主顧，比起那些斯斯文文的秀才們，坐上了老半天，哼哼唧唧，不知所云，到頭來，還不過是半斤水酒，四両熟肉。看在生意份上，儘管他兇惡些，仍得好好侍奉。

張五爹陪着笑道：「客官，小店就是不賣狗肉，另有炒鷄片，炆鴨脯，紅燒鵝掌，味道更好哩！」

想不到黑大漢向桌上一拍，就破口大罵道：「誰要你囉嗦？大爺喜歡的就是狗肉。」

說着，從腰包裏掏出了一個十両的白銀錠子，向桌上一擲，道：「先取去，一定要狗肉。一時間沒有，快宰，快煑，大爺要帶上山作乾粮。」

張五爹可爲難了，連豬羊也不會宰，怎能立時宰一條狗？而且，這附近，從來是不宰狗的。迫得道：「客官，我多來些羊肉就是，實在這狗肉，一時辦不到。」

黑大漢將眼一瞪，大聲道：「要就要，快去，若惱得大爺性起，先宰了你這老狗！」

張五爹被人罵作老狗，還是生平第一次，幸而先見到了那錠銀子，否則，一定還以爲這黑大漢是故意來鬧事的了。

老經驗，也當然有應付的辦法，口裏應着是，卽退了下去，恰是張五媽已切了一斤牛肉，托着青花瓷碟，自廚中送了出來。

張五爹接過，悄聲道：「五媽，趕快多切牛羊肉，還預備幾味鷄鴨前來，越快越好！」

這一斤牛肉送上黑漢面前，黑漢正捧着酒壺，咕嘟咕嘟的喝酒，一口氣，酒壺底朝了天，將空壺向張五爹一摔道：「快取大罎來！」

一隻手，將碟中的牛肉全抓起來，沒口沒面的就塞進了嘴裏。

張五爹笑着，抬起酒壺，也順便將銀錠取了，這是最關重要的一着。

急忙轉到櫃上，將一個原封十五斤的四半酒酒甕，捧到了黑大漢面前，堆着笑道：「客官是最會喝酒的，一定要喝上等的酒，這是本省有名的四半酒，原封原甕，客官想必高興。」

這一句，逗得黑大漢笑了，滿口雪白的牙齒，藏在那血盆大口裏，還有未曾吞完的牛肉，亂鬚横扯，口裏，這相貌，看來十足就是年畫裏的那一個捉鬼的鍾馗。

他一手就掐開了酒甕上的泥頭，道：

「你這老糊塗，這次可聰明了，大爺就是要喝最上等的酒！」

難得，難得！黑殺神也會開口笑，張五爹自認有辦法慢慢解决那狗肉問題了。即道：「大英雄，大豪傑，誰不是喜歡喝上等酒的？小老兒見得多了。這一甕酒，買來將近一年了，就還未遇到識者，難得今天客官光臨。」

張五爹說着，急步再向櫃上取來一個酒杓，並用抹布拭去甕頂上的泥屑，捧起酒甕，將酒傾入酒杓之內，再由酒杓傾入壺。

黑大漢急不及待的搶起酒杓就喝，一杓恰是一斤，他又是咕嘟咕嘟的一口氣吞下了，張五爹待要自行再讚一回，黑大漢驀地將酒杓一擲落地，罵道：「老狗，你怎的騙起大爺來了？這樣淡而無味的水酒，也敢說是上等貨色？」

張五爹唯有在心裏叫撞天屈來。這四半酒，與女貞陳紹同類，愈陳愈香，味不烈而醇厚，當然與白乾之流，迥異其趣。

這蠻牛竟是不識這味道。唯有忍氣道：「客官，這是後勁，飲時味淡，飲後就有微醺。」

黑大漢道：「放屁，快取好酒來！」

張五爹沒了法子，除了水酒，與這一甕四半酒之外，這村裏怎能再取出別的貨色？

恰是張五媽又托出了大盆的牛，羊肉，張五爹面上帶笑道：「客官，後勁酒，是慢慢才發酒與的，這一甕，是三十年的陳酒，酒味更是慢發作了。」

黑大漢砸着嘴，似乎果覺有點餘味，提起酒甕，就着甕口，又狂吞了一輪，抓起面前的牛羊肉亂塞，像是這糾紛又平息了。

黑大漢又吃又喝，忙作了一團，暫時不再發怒，張五爹剛剛稍放寬心，想不到家裏養着看門的那條大黑狗，自門外走進來，習慣的走到黑漢的桌下，找尋些肉骨解饞，却看得黑大漢呵呵大笑道：「老糊塗，你說沒有狗肉，這是什麼？快給我宰來！」

張五爹暗叫一聲「糟糕」，忙道：「客官，這是小店的看門狗，怎能宰得？」

黑大漢怒道：「有狗就得宰！有什麼宰不得？少說廢話，快宰，狗頭狗腿，給我責好包起，我要帶上山去。」

張五爹苦着臉道：「客官，即使能宰，此處也沒有狗屠！」

黑大漢猛的又向桌上拍罵道：「不知死活的老狗，談到大爺身上來了。你既知大爺是狗屠出身，就不用推三阻四了。」

這時，那條黑狗正在桌下覓食，桌上一拍，驚得牠就向旁竄走。

黑大漢一聲獰笑道：「哪能走！」脚步一抬，即向黑狗踢去。

張五爹忙叫道：「使不得！」

可是，背後却有人笑道：「使得！使得！」這不是張五媽的聲音，張五爹可奇了，什麼人說話？

他這時正站在黑大漢面前，與黑大漢相對而立，趕忙一回頭，原來身後的一張方桌邊，已坐着了一位年輕的相公，相公者，就是書生之謂也。

他總不過二十二歲，手上還搖着一把白摺扇，正望着張五爹與黑大漢微笑。

大約，黑大漢被張五爹遮住了，也未曾見這到年青書生是怎的進來的，爲了招待客官，張五爹來不及疑慮，只笑道：「相公賞光，可要些什麼？」

同時，心裏又罣着那隻看門狗，不知受了大漢一踢，是否受傷？斜眼一望，却見那隻黑狗，狺狺有聲，站在進厨房的門邊，朝着黑大漢，似是極爲憤怒。

並沒有傷，張五爹高興了，喝道：「小黑，快進去！」他是怕黑大漢再要用強，將牠踢死。

也在這同時，黑大漢突然一「噫」，望望那黑狗，又望望書生，臉上頗有狐疑之色。

尚未開聲，少年書生即道：「老伯，你這隻看門狗，在狗屠脚下逃去，定是懂得一點拳脚。了不得！了不得！比那些懂點拳脚的人，還要高出一籌。」

黑大漢聽得一睜銅鈴眼，站起身，大喝道：「小子，你說什麼？大爺不能踢這畜牲？」

書生緩緩將頭一點，道：「當然！當然！」

黑大漢向書生桌子上踏上一步，道：「小子，你好大的胆，你可認得爺爺？」

書生若無其事的，依然是那一份微笑，輕聲應道：「我却眞是認識你爺爺，操刀鬼李七的孫子，只落得喚做小屠刀李定，一代不如一代。」

黑大漢登時怔住了，雙眼在書生面上，想數清他面上的毫毛似的，凝目望着。

張五爹見黑大漢口出惡言，站近書生，深恐鬧出事來，忙道：「客官，你且用酒吧！」想將黑大漢拉回原位。

然而，黑大漢如同一根入土的鐵樁，張五爹怎能拉動分毫？

黑大漢戟指着書生道：「小子，你是何人？怎知得大爺的名字？」

而且，手肘一撥，拉着他的張五爹，已被撥得幾個踉蹌，退開了數尺。

書生搖着摺扇道：「夫子廟前賣文章，眞有些不識羞！」

黑漢更是怒了，一手據在書生的桌角，一手揮着醋鉢兒似的拳頭，厲聲道：「好小子，說出名來，待大爺好好的教訓你一頓。」

書生不退不讓，泰然道：「你想問我的名字？應該好好請教。貿然說出，嚇破了你的胆，怎辦？」

黑大漢一聲喝叱，一掌已向書生當胸擊到，書生來不及躲讓，應聲而倒，倒到了地上。

黑漢這一拳，何等威猛？一個文弱書生，怎的承受得起？

書生在地上哎唷連聲的滾了兩滾，才勉強掙扎的坐在地上。

張五爹忙趕上去相扶，並道：「相公，少說兩句，大家就和氣相處了。」

書生先叫一聲「哎唷」，又斷續的道：「桃枝呀！桃枝，你害得我好苦。」

黑大漢見這書生不堪一擊，也住了手，剛喝着：「你快說。」忽又停住了口，低頭向地下的書生盯住，道：「你喚的什麼？」

書生抬眼，攢着眉頭，手摸胸膛，道

：「我自喚桃枝，與你何干？」

黑漢神色一呆，若有所思，終於忍不住，又踏上一步，站在書生之前，道：「桃枝，桃枝是你喚得的？」

書生忽又精神一振的，即由張五爹扶着站起來，苦着臉道：「怎的喚不得？這裏是桃枝坊，打蓮花峯左側小路而下，就是桃枝嶺，這處的桃枝，喚喚又何妨？」

黑大漢道：「要就喚桃枝坊，要就喚桃枝嶺，就是不許你這小子喚桃枝。」

張五爹笑着說道：「客官，這也不關事，這裏的人，差不多全是口口不離桃枝的。」

黑大漢側頭向張五爹「呸」的一聲，道：「就是，我正要你老狗改換招牌，從今以後，不准再叫桃枝坊。」

書生竟也笑道：「不喚桃枝坊，難道改喚羅刹坊不成？」

黑大漢又是一怔，終於一手將書生的左臂捉住，喝道：「小子，你還裝甚的糊塗？你知道得太多了，如不實說，大爺就要取了你的狗命。」

書生又是「哎喲」連聲，想是黑大漢握得太重了，痛不可當。

黑漢再搖一搖，連聲道：「快說！」

書生唉聲嘆氣道：「說什麼？你這樣野蠻，我有什麼可說！」

黑大漢道：「說你的名字，你怎知得這多！」

書生道：「痛得要命，你殺了我吧！我什麼也不想說了。」

黑大漢竟道：「如果你不痛，就想說了麼？」

書生道：「讀書人，原是最喜歡說話的。喝上兩杯，言語更多哩！」

黑大漢忽然張口一笑，一手將書生提了起來，走回自己桌邊，還將書生安頓在另一張椅上，放開手，道：「現在不痛了吧？你說！」

書生道：「還有些痛，要飲兩杯止痛才行。」

黑大漢又從酒甕裏傾了一杓酒，道：「你快喝！」

書生道：「我是斯文翰墨之人，怎能這樣喝酒？喝酒，就得淺斟低酌，用細緻的酒具。」

張五爹在旁看得莫名其妙，這黑大漢，先是兇惡得不可理喻，現在又對這書生客氣起來！

兩人並未談過甚的，怎會有此轉變？聽到書生要用酒杯，連忙取了兩隻酒杯遞上，陪笑道：「小店粗陋，相公就將就些用吧！」

書生慢條斯理的將酒杓的酒，傾入杯中，飲了一口，咧着嘴道：「好酒！好酒！足有三十一年了。」

黑大漢道：「老頭兒說三十年陳酒，怎的又多了一年？」

張五爹湊趣道：「不錯，不錯，小店買回來，也存放了一年。」黑大漢喝道：「多嘴！快去取下酒菜來！」

書生又連飲了兩杯，始道：「李大爺，你要我說什麼？我是個讀聖賢之書，滿腹經綸，要說的話，可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哩！」

黑大漢道：「不錯，小屠刀李定，就是我。你怎知？你是誰？」

書生笑道：「福州城長春院的小翠花，到處託人找尋李大爺，追討嫖賬，凡是打福州來的，誰不知你是白嫖白宿的李大爺？」

李定的黑臉上，出了紅光，兇惡之色，頓添慚愧，結結巴巴的道：「臭婊子胡說八道，我李大爺，住了兩晚，就給了五十兩大錠一個。」

書生道：「可惜那大錠上有金相爺家藏的印模，早已報到官衙了，小翠花有幾顆腦袋，敢使這銀子？」

李定瞪着眼，急道：「你究是何人？快說！」

書生道：「你看我這一身行頭，定知我不是府衙捕快。還怕什麼？」

李定笑道：「對，就是捕快，大爺也不怕的。你快說，你是誰？你怎知羅刹宮的桃枝宮主？」

書生搖頭道：「這個，我可不懂了。我懂的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李定道：「誰與你拋書袋？快說你的姓名！」

書生道：「我有個乾兒子的朋友的外孫女兒，你可認識？」

李定又露出不悅之色了，道：「少廢話，快說！」

書生說道：「家譜是要慢慢才能够述說清楚的。你一定想知道我，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我的六親九族，是些什麼樣人？」

李定冷笑道：「小子，你不要以爲老子是眞正好相與的，今天說不清楚，就休想活命。」

書生一吐舌，道：「好厲害！好厲害！這樣嚇唬人，我還是不說的好，你殺了我吧！」

李定道：「可沒有這輕鬆，快說！」一隻手，又將書生臂膀握住了。

書生哎喲連聲，並道：「我說！我說！我那乾兒子的朋友的外孫女，名喚于倩倩。今年年華雙十，待字閨中。四方仁人君子，大英雄，大豪傑，都有討她作媳婦兒的希望。」

李定還未聽完，一聲虎吼，就將書生提了起來，向屋角重重的摔了開去。這一摔，驚得張五爹目瞪口呆，眼見這書生，不被摔死，也得重傷。李定還在大罵道：「賊小子，敢戲弄你家大爺！」

書生被摔到屋角，由高跌下，恰是那隻黑狗正站在那兒，不偏不倚，書生竟落在這狗背上。

一隻黑狗怎承得起一個人憑空壓下？張五爹一聲啊呀未畢，却見那大黑狗向外直奔，更奇的是，黑狗背上還負着那書生。

這情形，使李定也是一驚，拔步就追，並叱道：「這畜牲，眞還有點古怪！」

大約李定已想起了當初沒將牠踢中。

屠狗出身的李定，普通狗隻，怎能在脚底逃生？李定追到門外，狗已奔開了約一兩丈。李定看得準，書生確是蜷伏在黑狗背上，一聲喝叱，急步趕上。

李定趕得快，黑狗逃得更快，李定追了幾十步，這原來是蓮花山山脚，幾十步之外就是上山之路，路旁就是樹林，黑狗

向旁邊樹林一鑽，待李定趕上時，已是一點踪迹也沒有了。

李定在樹林裏穿了一週，毫無所見，不得不垂頭喪氣的退回桃枝坊，張五爹正在屋外張望。

李定想起了，劈口卽道：「老鬼，這隻畜牲是你家的看門狗？」

張五爹道：「正是！牠傷了沒有？」

李定道：「好哇！你都會調教出這樣一隻畜牲，還會載人逃走，你們定是同夥了！」

順手將張五爹一牽，牽進了屋裏，喝道：「快快說來，這小子是何人？」

張五爹告饒道：「客官，我怎識得？他只是過路前來飲酒的。」

李定道：「你還要隱瞞？一隻狗，怎能負人逃走？是你的特別調教。我不爲難你，說實話，就饒你的狗命！」

張五爹無從作答，只不停口的討饒，張五媽也出來，向李定跪下了，哭着道：「客官，你饒了他吧！」

李定認定張五爹能調教出這一狗，必非等閒之人，定與這書生相識，非張五爹說出眞相來歷不可。

爭持中，門外來了個不到十歲的男孩子，牧童打扮，赤着脚，手上提着一個竹籃，覆着一張鮮荷葉，探頭向裏望着，道：「新鮮狗肉！好香的狗肉啊！」

李定聽說是狗肉，卽道：「娃兒，你籃裏是狗肉？」

小牧童嗞牙一笑道：「正是，剛宰的黑狗肉，「黑又大，又兇又惡，好香啊！」

李定卽向張五爹道：「老狗，你說這附近無人屠狗，現在又怎來的狗肉？」

張五爹驚驚慌慌，不知所答，小牧童踏進門來，道：「張五爹，相公哩？他要我送狗肉前來的。」

張五爹茫然道：「小哥，誰是你家相公？是剛才來飲酒的那一位？」

小牧童道：「我怎知？相公說來此飲酒，着我送狗肉來的。五媽，勞駕快去烹煑好了，相公一定在路上就過了。」

李定還握着張五爹，滿面怒容，却也喝道：「快去煑好，拿來給老子解饞。」

小牧童仰頭望李定道：「你這位黑爺，眞也黑得與黑狗一樣，看來，比黑狗還兇些。」

張五爹連忙說道：「小哥，不要亂說話！」

李定早已抬脚向小牧童踢去，踢得尙非十分用力，大約看他太年輕了，小小警戒而已。

小牧童的眼骨溜溜的一轉，躲過了李定的腿，也轉到了李定的身後。

李定不知怎的手腕一痲，竟將張五爹鬆開了。李定在江湖上並非初出道之人，心中一驚，驀的轉身，一拳卽向小牧童拍出。小牧童一躬身，溜到了張五媽身邊道：「五媽快快請起！」躲過了李定的一掌，還將張五媽拉了起來。

李定「哦」了一聲，踏前兩步，攔在小牧童前面，喝道：「娃兒，你有種，老子也不與你爲難。你快說，你相公是什麼人？」

小牧童睜着一對圓圓的眼睛，道：「什麼我家相公？你家相公？我不知道。」

李定怒道：「你不是給他送狗肉來的嗎？」

小牧童笑道：「我怎知他是誰？誰向我家買狗肉，我就總得給他一個稱呼。他是讀書人，斯斯文文，就喚上一聲相公。像你一樣，如肯向我買狗肉，我也可叫你一聲黑鬼！」

李定大喝道：「混帳！你還要作弄大爺我嗎？」

小牧童說道：「呵，你原來是大爺？大爺就大爺，牛高馬大，專會唬嚇老頭子與小孩子的，就叫做大爺。大爺，我知道了。」

李定氣得哇哇大叫，一隻舉起的拳頭，却又不好意思落下去，這娃兒確是太幼小了。卽改口道：「好，我向你買，籃裏的，全賣給我！」

小牧童道：「這是相公買下了的，你要，我再給你取來。」說着，還將竹籃遞給張五媽道：「五媽，快去烹煑，相公快回來了。」

張五媽剛待接過，李定一手奪下道：「這一籃賣給我，你快去再取來。」

小牧童道：「大爺，你可不能搶，更不能動手，如有不是，可怪不得我了。」

李定搶到竹籃，卽道：「怎的不能動手？」另一隻手，早將那塊鮮荷葉掀開。

這一掀不打緊，張五爹與張五媽固是哇的一聲大叫，李定不由得面色大變。籃裏，那裏是狗肉，竟是一隻尙有鮮血的人頭。皮膚黑得與李定一樣，也還同樣是絡腮鬍鬚。眼睛是瞪着的，着實可怕之至。

李定看得呆了，小牧童却自言自語的道：「要你不動手，偏要動手，好好的狗肉，變了狗頭，怪誰來？」

李定似是剛將人頭的面貌辨識清楚，急急將竹籃向桌上一擱，順手就捉住了小牧童的肩頭，口中却帶着哭聲道：「大哥，你死得好慘！小雜種，快賠命來！」

然而，手指一滑，小牧童竟是溜開了，李定這一捏，用了本身四五分力道，這小肩胛必被捏碎。可是，明明捏住了，竟像捏着了一條小泥鰍，一滑就脫手而遁。

小牧童滑開不遠，並未逃去，還道：「大爺，好沒有理由，這樣粗野，我連狗頭也不賣給你了。」

李定怎容他多說，一跨步趕上，伸手就捉小牧童的手臂。小牧童未加閃躲，明是捉住了，可惜，仍然是一滑而脫，小牧童又逃開了幾步。

李定一撲而上，這次不是捉，而是雙拳並舉的朝小牧童撲去。擊是擊中了，只是，拳頭好像落在棉絮上，弱不受力，自己反而上重下輕，脚步一滑，跌了一個狗吃屎。小牧童拍着小掌道：「只識得吃屎，怎知道吃肉？」

李定一撲用力太大，因而這一跌也跌得不輕，然而，他並不是弱者，一跌之後，就勢一滾，就滾到了小牧童身邊。雙手雙腿一縮一伸，小牧童就被困在他的四肢之中，只要一處點到，小牧童也非重傷不可。

小牧童輕輕一縱身，躍高了五六尺，李定當然又落了空。小牧童飄落在另一張木桌邊，還笑道：「大爺，我打你不過，

這狗頭給你，換換你的狗頭就是。」

李定給小牧童逃脫了，乘着四肢一伸的餘力，從地上一彈而起，一個龐大的身軀，凌空飛起，直向小牧童立脚之處壓了下來。同時，一股勁風，先已吹到了小牧童身邊。小牧童却不慌不忙的向桌下一藏，正是小孩子的頑皮動作。

李定在空中也看到了，身軀不變，竟是向木桌壓下，嘩啦一聲響，木桌卽被壓得粉碎。小牧童躲在桌下，必難逃命。然而，就在這嘩啦聲中，小牧童像狡兎一般，早已竄到擱着人頭竹籃的那個桌底下去了，還道：「狗頭，狗頭，替我抵住這隻狗頭！」

張五爹夫婦，已給人頭嚇得手足都軟了，叫也叫不出來，再見這黑大漢有如獅子搏兎，定要傷害小牧童，在他們的竄來跳去中，更嚇得癱瘓在地上，口中唸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李定壓碎木桌，也卽站定，眼望着前面桌上的人頭，再望望桌下的小牧童，這次可未再撲去，只喝道：「小雜種，有種的就與大爺過兩招。」

小牧童在桌下道：「過招？過招是不是打架？」

李定道：「打架，是正正式式的打一場！」

小牧童吸着嘴道：「我才不受你的騙。我怎能與你打架？將你斬成四塊，也還比我大得多哩！」

李定見小牧童不願走出來，卽待上前，門外却有人高聲叫道：「小哥，送狗肉來了！」

李定回頭一望，更是又怒又驚，正是那書生，正盤膝坐在那隻大黑狗背上，還用山上的枯藤，套着黑狗的狗頭，像拉着馬韁一樣。

那黑狗，一步一步，輕輕鬆鬆的正走進門來。黑狗雖大，背上負着書生，已將全部背脊都遮蓋了，而黑狗的步法，毫無負重之狀。

小牧童在桌底道：「相公，我送來一隻狗頭，給這隻狗頭一搶，那狗頭就不見了。剩下的這隻狗頭，你如不喜歡，你就要那狗頭賠下一個就是。」

書生笑道：「小哥，你滿口狗頭狗頭，究竟說的什麼？時候不早了，吃完狗肉，還得上山哩！」

黑狗進到屋裏，書生雙脚一伸，卽已落地，斜眼向李定一瞟，道：「你還沒有走？這相貌，就像快要見閻王了，豈不嚇煞人也！」將摺扇一張，遮住了自己的雙眼。

李定是粗人，然而，江湖閱歷甚深，見到書生騎狗而回，心裏猛然一震，知是遇了勁敵，怎會是人騎狗？當然是運起輕功，僅在狗背上沾着些許憑依，這與「一葦渡江」的輕功相同，甚且過之無不及。小牧童，幾次輕易逃開，全身滑溜，這份功夫，也是武林中所罕見的。

他們知道自己的行藏，自己對他們竟一無所知，而且，這人頭，明明是老大小刴刀吳義的腦袋；老大已死在他們手上，毫無可疑。今天，栽是栽定了，這條命，必也難到明天。

不過，既不相識，無寃無仇，何以要與自己兄弟爲難，總須問個明白，做鬼也做得甘心。

一抬手，將背上的鐵錮取到手中，望着書生道：「小子，不要再裝蒜了，你們有種，我李定這條命，今天也非豁出不可。只是，我們素不相識，爲甚先害死我老大，現在又要對付我？」

書生將摺扇一收，笑道：「大爺，你說哪裏話來？鄙人一個書生，就怕的是打打殺殺。如不是這小黑救了我一命，我怎能在此與你說話？你原是一條爛命，今天不拚掉，明天也總得拚掉的。至於我，還有書中的黃金屋未找到，更有書中的顏如玉未找到，還須寒窗之下用工夫，現在可死不得。」

小牧童在桌底叫道：「相公，相公，攔他一攔，我好逃命。」

書生彎腰向桌下一望，搖頭道：「小哥，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怎能够攔得住他。看來，你還是向他磕頭，賠禮吧！」

小牧童道：「我爺爺才會磕頭賠禮哩！我還沒有學會！相公，你會不會？」

書生道：「我如會磕頭，賠禮，就不會在這裏與這粗人打交道了。」

李定越聽越不是味道，這究是甚的來頭？然而，思前想後，總覺凶多吉少，自己終會走上老大的一條路。

好漢子，臨死不屈，仍倔强的喝道：「小子，你再不說，大爺錮下不能相容了。」鐵錮橫胸，就要向書生發招。

書生道：「李大爺，不，應該是李三爺，有恩不報，反以爲仇，你眞是太無禮了！」

李定正是滿懷疑惑，聽說有恩不報，更是不懂，必須認眞追問了，卽道：「什麼？我們何來恩怨？」

書生道：「五鬼門下的五小刀，你第三，偏是口口聲聲自認大爺，你是存心殺你的老大，老二，好做大爺。他給你將老大殺了，再放點交情，老二也會一命嗚呼，你 是眞正的大爺。豈非有恩？」

李定聽得傷心透了，這小子仍是在作弄自己，一縱步，舉錮就向書生劈來。

書生驚慌的叫了一聲，向後便倒，李定的鐵錮，恰在他的肩頭滑過，小牧童在桌下大叫道：「大爺，小心脚底下的西瓜皮。」

李定眞覺前弓的左脚，有些滑不留步，來不及再發錮，提氣穩住身形，低頭向下一瞧，左脚之下，眞是踏着了一塊西瓜皮，如非小牧童提醒，不難眞要跌個四脚朝天。

書生搖搖晃晃的已退開數步，與李定隔着一張木桌。指着李定道：「你這鐵錮太重，我受不了。還是用你的小屠刀，沒有這樣嚇人。」

李定外號小屠刀，他這鐵錮，就是那柄牛耳潑風的刀鞘，刀雖短小，確是生平的看家本領，往往在與人交手時，出其不意，飛錮操刀，就可以立取對方的性命。這書生連這一點也指了出來，李定更是一驚。

但，小牧童對自己眞是作了一次照應，他是殺死老大的仇人，爲什麼要照應自己？想一想，卽已雪亮，原本地下是沒有

西瓜皮的，定係小牧童拋出。

他兩人，全是憑着具備一身勝過自己的本領，在儘量將自己戲弄。取的是老貓玩耗子的手法。要再出手，也必是自取其辱。不如以逸待勞，看他們再施什麼的手段。

李定睜大着眼，不再向書生攻擊，而眼望着身旁桌上的竹籃，籃裏所盛的，就是老大的人頭，又是悲憤交併，不由得雙手伸到桌上，將竹籃捧起，放聲大哭道：「老大，你死得好慘！小弟無力與你報仇，等着吧，我就來了。」

李定在悲慟中，也料定自己已無生路，淚眼泛瀾，自高下望，人頭上的鬚髮凌亂，血肉糢糊，右手上，原還握着鐵鐧，捧起竹籃時，僅賴雙手一挾之力，那小牧童就藏在這張桌子底下，這時就趁勢溜開了，並向書生道：「相公，這大的人，不識害羞，還是穿開襠褲，羞啊！羞啊！」

書生笑道：「小哥，你不是也穿着開襠褲嗎？」

他們一問一答，李定聽得陡覺下身有陣涼風吹過，眞像褲子開了襠，將眼前的竹籃一側，低頭一望，可不是？好好的褲子，外褲，裏褲，前面都露了一個大洞，是給人剪了一大幅。

羞，是另一件事，貼身將自己的褲子剪穿，而絲毫未有感覺，這手段，驚人了，心中一惱一恨，舉起鐵鐧，就向小牧童撲去。

舉鐧之際，忽畧了原是雙手捧着竹籃的，竹籃也即墮落地上，李定待要縮手拾取竹籃，而招式已發於極端悲憤之中，强行收招，也是不易，顧不得人頭，且用這一鐧稍洩胸中怨氣。



書生大叫一聲向後便倒，李定的鐵鐧在他肩頭滑過

相距不過三兩步，李定高大的身軀，腰長手長，加上近三尺長的鐵鐧，應該擊中小牧童而有餘。不覺小牧童將身移動，只聽他「啊喲」一聲驚叫，李定一鐧，居然不知如何落了空，小牧童在鐧尖不到三兩寸處，小手指指着落地的花籃。李定一鐧不中，當即回身要捧起老大的人頭，掉鐧回身，却不料那隻大黑狗早已一衝而上，啣着竹籃，衝出門外。

人頭落在狗口裏，那還得了？這是自己兄弟的遺體，李定不加攷慮，起步就追。黑狗就是走先了三幾尺，李定追出門外，黑狗又已上山去了。

李定明知已追趕不及，又斷無不加追趕之理，黑狗走的是背負書生而逃的舊路，李定直趕到山路一旁的樹林中，這次可有些不同，他總能看到黑狗的踪跡，只是追上去，脚步稍慢，又給牠跑遠了。

李定窮追不捨，更發覺黑狗也老是在這附近兜圈子，並未走離很遠，見得到，追不上。也不知追了多少時候，直追到李定氣竭聲嘶，四肢無力，給樹根一絆，絆倒在地上，再也無力站立，更莫說是追趕了。

然而，黑狗仍然在望，似是見到李定不追，牠也停下休息，還將竹籃一拋，拋了竹籃，僅僅咬住那人頭，顛來播去，正要選擇如何開始咬食。

李定看得心痛難忍，掙扎着向前滾動，可惜力不從心。這一陣追趕，早將精力消耗殆盡。想駡想喝，聲音也很是微弱，勉强滾滾爬爬，移動了一兩丈，黑狗也啣着人頭逃開了一兩丈。

李定一聲長嘆，停了下來，黑狗却也遠遠的蹲下，還將人頭擱在面前，舐呀舐的，欣賞這頓即將到口的美食。

李定的粗豪氣概，到此已折磨得一掃無餘，一聲長號，並嘆道：「天呀！天！我李定死得好寃枉！」舉着手上的鐵鐧，就向自己頭上砸下。

在這一揮手之間，頓覺右手整條手臂一陣酸痲，在手上使用了近二十年的鐵鐧，不僅未曾舉起，反而是脫手掉落了。李

定也不以爲異，認定自己精疲力竭，想死，也難求一死之方。

忽見小牧童自一顆大樹後閃出來，望着李定笑道：「大爺，你摔了這根爛鐵，想是不要了。給我玩，好不好？」

跳跳的跳上前來，像拾枯枝般，將鐵鐧拾起。李定的這根鐵鐧，除了裏面的那柄牛耳潑風刀，也有二十來斤，小牧童全未當一回事，李定更是心服了，他們的修爲，都超過自己很多，栽下來是千應該萬應該的。

這時，連最後一股拚死的氣力也沒有了，回心一想，他們如要傷害自己的性命，早就可以出手，不必留到現在，但他們不殺自己，怎的要殺老大？老大小剃刀吳義，何時來到福州的？總之，李定太多的疑團，要向這書生與小牧童求教，否則，做鬼也是一隻胡塗鬼。

又見那黑狗啣着人頭，情急智生，也不由得英雄氣短。當小牧童正在將鐵鐧觀玩之時，李定即哀聲道：「小哥，李定一死不足惜，請你們稍發仁心，不要使我大哥的遺體給那畜牲作賤！」

小牧童道：「什麼遺體？我不懂？什麼仁心，我也不懂。你說明白些。」

李定上氣不接下氣的道：「請你趕走那隻黑狗，拾下那顆人頭。寃仇，我也不說了，這鐵鐧裏面有一柄刀，你拔出來，賞我一刀吧！」

小牧童道：「狗咬狗，原是應該的，怎要趕走？啊喲，這根廢鐵裏面還有一柄刀，嚇煞我了，我不敢拔！」

李定道：「小哥，我服輸了，你也不必再裝羊胡，李定就死之前，如承賜告兩位的大名，死也無怨。」

小牧童道：「兩位？你是指那位相公？我可眞的不相認。告訴你，我叫小金兒。黃金的金。爺爺說，世界上，黃金最可愛，他也愛我，就叫我做小金兒。你如不信，可以去問我爺爺。」

小金兒的神色，一點不假，天眞得很，看來也實在不像一個已練得一身驚人絕技之人。而且，十歲不到，怎有這一份能耐？

李定可不相信他與那書生不相識，即道：「小哥，你還要耍我？我已是一個廢人了，由得你們處置，那相公喚何名字？你爺爺又喚何名字？」

小金兒未答，大黑狗那兒，有人道：「小黑哥，你不要去了，你還要馱我回去才好！」正是那書生的聲音，小金兒與李定都朝那方一望，却見那書生正向大黑狗打拱作揖，大黑狗也居然沒有跑開。

小金兒先笑道：「相公，你怎的叫這狗做小黑哥？」

書生慢慢直起身來，朝小金兒道：「小哥，做人，總是斯文客氣的爲是。比如，我叫這位李大爺做李三哥，叫你做小哥，都是哥，又怎不能叫小黑做小黑哥哩！」

小金兒笑道：「好玩！好玩！人也是哥，狗也是哥，都是哥。」

李定雖是聽得言中有刺，也無心再在口舌上爭執，提起氣，高聲道：「相公，請發慈悲，將我大哥的頭顱留下。」

書生道：「人也死了，要這頭顱何用？給小黑哥做點心，豈不更是乾淨？」

李定道：「我李定死後，這臭皮囊，儘可由尊駕餵猪餵狗，但是，我不能眼見大哥的頭顱被畜牲糟塌。」

書生一手提起人頭，一手仍用那枯藤牽着小黑的狗頭，慢慢向李定走來，道：「李三哥，你說話太低聲了，不如挨近些說話。」

李定伏地已有一段時間，體力也多少恢復了一點，勉强坐了起來，心中又復一慄。爲什麼？憑着自己的修爲，雖能將黑狗追趕一程，總不若以前與人拚死打鬥一塲的辛苦？怎會忽地就此一蹶不振？無疑的，又是受了兩人的暗算，只可惜自己能力太低，連如何暗算？受了何種暗算？也一點不知。

書生走近了，李定看那人頭，已被黑狗顛來播去，沾滿了泥污枯葉，連面目也無法辨認了，又是一陣心痛。

書生却道：「李三哥，你眞是義薄雲天，連一個死人頭也這樣愛惜。可是，這人頭是小哥提來的，怎不向他討取屍身，也好合葬？而且，他是你殺兄的仇人，怎不要他償命？」

李定聽得心如刀絞，眞又恨不得向小金兒撲過去，怎奈全身無力，站也站不起，怎能撲？雙眼向小金兒一瞪，小金兒忙道：「相公，你怎麼的？相公定下的狗頭，要我送來，給他一搶，狗頭就變了，我怎是仇人？」

李定認定他們仍在將自己作弄，即道：「相公，李定已經服輸，連性命也輸掉了。但請說個明白，我死也瞑目。」

書生一笑，道：「五小刀也有認輸的一天了？」

李定道：「藝不如人，當然認命。」

書生道：「果眞是條漢子。小金兒，你說，我是誰？」

小金兒呆住了，望了望，道：「你是相公，向爺爺買狗肉的相公。我叫小金兒，你貴姓？」

書生道：「你爺爺沒有告訴你？」

小金兒將頭連搖道：「買狗肉的客人，爺爺怎會告訴得許多。」

這問答，使李定又出奇了，他們眞像是不相識的。

書生道：「小金兒，你的爺爺叫甚名字？」

小金兒道：「爺爺就是爺爺，有甚名字，我可不知道。」

書生即向李定道：「李三哥，聽到沒有？爺爺就是爺爺！」

李定呆了一呆，記起了武林中的鬼怪二老，一個是鬼奶奶，一個是怪爺爺，誰也不知他們的眞姓名，背地裏，加上鬼怪二字，當着面，一律都尊稱爲「奶奶」「爺爺」，聲名之盛，可稱武林第一。難道這小金兒的爺爺，就是怪爺爺？怪爺爺怎會在附近屠狗？但，憑着小金兒的身手，說他是怪爺爺，也可當之無愧。不禁道：「小金哥，你爺爺，是不是怪爺爺？」

小金兒連連跺脚，說道：「該打！該打！」

李定覺得地面輕輕震了兩震，震得自己一隻手臂跳起來，手掌居然落到面上，打了兩巴掌。

書生道：「李三哥，既已知道，怎無

忌諱?自己討打，也是活該!」

李定拚起全力，將身移得向小金兒跪倒，連聲道：「小金哥，小金哥，是我李定，該打!該打!有眼不識泰山，請你高抬貴手，再重重的責罰!」

小金兒急忙跑開，口中說道：「不說了，不說了!我從來只是挨打，未嘗打過別人。」

書生笑道：「誰敢打你?」

小金兒呶嘴道：「當然是爺爺啦!相公，你認識我爺爺?怎的我不認識你?」

書生道：「我認識你爺爺，你爺爺就不認識我。」

小金兒道：「你眞是貴姓?待我告訴爺爺，以後也好認識你!」書生笑而不答，林外傳來呼喚聲：「小金兒，死到那裏去了?」

小金兒一吐舌，一縮頸，輕聲道：「糟了，爺爺尋來了。」書生面色也稍稍一變，仍是强作鎭靜的道：「還遠得很哩，總在一里以外。」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可是鬼婆子差來的?」書生立卽跪下道：「稟爺爺，孫兒是奶奶差來的。」卽聽得一陣怪笑聲，眼前已站立着一個白鬚白眉，矮而且瘦的老頭兒，身着一件灰布直綴，布襪草鞋，一個十足的土老兒。

小金兒溜得在數丈以外，雙手捧着頭道：「這次不關我事，爺爺不要打我!」

怪爺爺並未理睬，却盯住書生道：「爲甚不當面說出來?」

書生道：「是奶奶的吩咐!孫兒早知是瞞不了爺爺的法眼的。」

怪爺爺一笑，道：「娃兒，你的口太滑了，巧言令色，並不一定是好材料，你怎知我在此處呢?」

書生道：「奶奶的吩咐，隨同五小刀而行，就會遇到爺爺。」

怪爺爺道：「作甚麼來?」

書生道：「奶奶請爺爺饒了五小刀的五條狗命，他們會給爺爺帶來好運氣。」

怪爺爺呵呵一笑，道：「爺爺我，還有好運氣，鬼婆子怎不留給自己?」

書生道：「奶奶說，她的運氣已經太好了，留些給爺爺!」怪爺爺罵道：「放屁，爺爺我，可不會領這份情。」好運會留給她自己吧!五小刀自己送死，討甚麼饒?」

李定聽得渾身發抖，他怎料到武林鬼怪二老之一的怪爺爺，竟要取自己五兄弟性命?然而，最近五兄弟並未會面，各自在外闖蕩，豈是都與自己一樣，得到了同一消息，都會來這蓮花山?老大已死，已是明證。

李定不由得挿口道：「爺爺，晚輩兄弟五人，並無冒犯爺爺之處。晚輩死無足惜，但請賜告原委。」

怪爺爺哼了一聲道：「原委?你們前來則甚?」

李定道：「晚輩自己一人前來，四位兄弟，並非同行。」

怪爺爺道：「你不說，我說，你是不是來投奔羅刹宮的?」

李定確是前來投奔桃枝嶺羅刹宮的桃枝宮主的，先在書生口中，已透出了，想來，更是隱瞞不得，立卽說道：「爺爺已經知道了!晚輩僅是想向桃枝宮主投個信兒。」

怪爺爺道：「投個信兒，卽是送一份大禮。現在用不着了。鬼婆子知道在先，怎還有你們的份兒?」

書生忙道：「爺爺，有，有，有，奶奶決心不要，要請爺爺笑納。」

怪爺爺道：「爺爺我，從來不討別人的便宜，更不願討鬼婆子的便宜，你又來了，你就取去吧!」

書生忙道：「孫兒不取!」

小金兒見怪爺爺不睬他，又自行走上前來，指着跪在地上的書生道：「爺爺，他怎又是你的孫兒?我可不依，爺爺只有一個孫兒，就是小金兒。」他雙手先是捧着頭，提防爺爺打來，這時却迎上去，雙手扯住怪爺爺的鬍子，搖個不停。怪爺爺也一手將他抱起，忙道：「不，不，爺爺就是小金兒一個眞孫兒，他們，他們都是假的，假孫兒，不關事。這世界，原是假的太多，眞的太少。」又向書生道：「你叫甚麼名字，跟隨鬼婆子多久了?」

書生道：「孫兒喚做金不換，侍候奶奶十五年了。」

怪爺爺點點頭，却將手上的小金兒一拍道：「小金兒，聽到沒有?你就是懶，看人家，十五年，就學得一身好本領，差些連爺爺我也走了眼。」又向金不換道：「憑你說甚麼，來替五小刀討饒呢?」

金不換連忙磕了一個頭道：「孫兒不敢!」

怪爺爺道：「呵，你學會磕頭了?」

金不換又磕了一個頭道：「孫兒還只會作揖。」

怪爺爺道：「就憑這前來討饒?小金兒，快給他作揖。」手臂一伸，小金兒已跌落地上。

金不換又磕着頭道：「孫兒不敢!」

怪爺爺道：「有甚客氣的?鬼婆子怎樣來，爺爺我也只好怎樣去。小金兒今年九歲，她該記得?你，六歲入門，却是二十一歲了。」

金不換道：「孫兒是五歲半入門。」

怪爺爺道：「何時取名金不換?」

金不換道：「孫兒原喚狗兒，六年前，才由奶奶賜名。」

怪爺爺又發了一聲怪笑，道：「你不換，我難道肯換?混賬!小金兒，向他作揖啦!」

小金兒小眼睛向各人一溜，竟道：「爺爺，我不。」

怪爺爺道：「你不，就是你輸了。」

小金兒卽向金不換道：「相公，我輸了，我不作揖。」

怪爺爺面露不悅之色，退開數步，仰首望天，自言自語道：「不就不，輸就輸，混賬!」

小金兒又撲上去扯他的鬍子，道：「爺爺，你惱了?你打我!打手心，可不要打屁股!」

怪爺爺一手將小金兒橫抱而起，拍，拍，拍，在小屁股上連打了三下，卽刻笑容滿面的道：「爺爺就是要打屁股，打你這不聽話的小王八蛋!」

小金兒胡叫了兩聲，接口就道：「爺爺說錯了，小金兒是小王八蛋，爺爺就是老王八蛋了!」

怪爺爺的白鬍子一蹺，隨手就將小金兒遠遠一拋，笑罵道：「混賬!」金不換看得「呵」的一聲，聽風聲，識輕重，怪爺爺這一拋，力道何止千斤?小金兒豈不要跌至重傷?果然，小金兒拋得在空中有如一個肉團，蜷伏着，眨眼間就撞到一顆大樹的樹身上，拍的一响，被回彈開來，金不換正在爲小金兒担心，這團肉球，已反彈到了自己跟前，在金不換腰間一撞，金不換就應聲倒地。

小金兒已站在一旁道：「跌死我了!跌死我了。」

金不換也立卽一翻身，又朝怪爺爺跪下了，道：「爺爺饒命!爺爺饒命!」

跪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的李定，耳所聞，目所見，越想越糊塗。他們究是怎的一回事?怪爺爺像猜到了他的心事，這時卽道：「小屠刀，你可快快說出來了!」

李定一想，心中事，他們定已全知，生死關頭，不如說了，免得怪爺爺發了怪脾氣，皮血受苦。卽道：「爺爺，孫兒不知爺爺在此，如是知道，也不會去投桃枝宮主了。」

怪爺爺笑道：「不要說廢話了，直說了吧!」

李定在懷中，摸出了一個小小的油包兒，雙手向怪爺爺獻上，道：「孫兒收到的，就是這一份。」

怪爺爺道：「小金兒，你取下打開來看。」

小金兒將油紙包打開，裏面是一張折叠得整齊的沙皮紙，展開來，小金兒大笑道：「爺爺，是你的相。」這張紙，長不過一尺，畫的却是一個赤裸的老人，金不換與李定也看到了，其與怪爺爺的相貌無異。

怪爺爺連聲道：「混賬!混賬!從何處來的?」

李定顫聲道：「孫兒路過河南駐馬店，從一個老道士身上做點小生意，僅是取得這紙包兒，就給老道士捉住了，他不見責，反着孫兒從速將這紙包兒送來此處桃枝嶺的羅刹宮桃枝宮主。孫兒連看也沒有看過。」

怪爺爺道：「老道士何名?」

李定道：「他就是梅鶴眞人楊波。」

怪爺爺道：「楊波?他是梅山派的掌門?」

李定道：「正是!如不是楊眞人，孫兒也不會這遠的跋涉了。」

怪爺爺道：「你知羅刹宮的地點?」

李定道：「孫兒不知，想這桃枝嶺地方不大，定能問到。」

怪爺爺喝道：「混賬!糊塗!」又向金不換道：「聽到沒有?鬼婆子也亂道聽途說。」

金不換道：「爺爺，他還有些話，沒有說明白。」

怪爺爺卽道：「是嗎?快說!」

李定又叩了一個頭道：「沒有了，孫兒不敢隱瞞。」

金不換道：「李三爺，你怎知那老道士是楊波?」

李定道：「他自稱楊波，誰還敢假冒梅鶴眞人?」

怪爺爺笑了，從小金兒手上將畫取過，署署看過，卽交給金不換道：「帶回去，給鬼婆子看眞些。這是假的，騙不了我。不過，我也有一幅，也是假的，不妨也帶回去給她看看。可不許私自偷看。」卽從懷中取出了一個同樣的小油紙包，着小金兒包好李定的那一幅，一併交給金不換。繼道：「告訴她，不要越老越糊塗。」

金不換恭敬的接過，揣入懷裏，却道：「爺爺，奶奶早知這是假的。」

怪爺爺面色一沉，喝道：「混賬，知道是假，你來做甚?」

金不換道：「能够以假亂眞，眞的必有下落!」

怪爺爺一頓，竟也點頭道：「頗有道理。她知道了?」

金不換道：「奶奶只知楊波是假。假楊波交出假畫，定知其畫下落!」

怪爺爺又笑了，說道：「她找眞畫去了?」

金不換道：「孫兒奉命來此，不知奶奶是否下山。」

怪爺爺道：「她可知于倩倩爲甚要找這些畫?」

金不換道：「奶奶未說過。」

怪爺爺道：「她是不是要你會見于倩倩?」

金不換道：「奶奶說，一切聽爺爺吩咐!」

怪爺爺像是高興，又像是不高興，嘴角分向兩邊一扯，是笑，又不是笑。

小金兒立卽接口問道：「爺爺，誰是于倩倩?」

怪爺爺只搖頭。忽向李定道：「李定，你們五小刀是否來齊了?」

李定忙應道：「孫兒獨自前來，未曾與四位兄弟相商，也還不知他們的行踪。」忽的想到老大小剃刀吳義的人頭，不由得含淚道：「剛才見到大哥的首級，才知他冒犯了爺爺。孫兒兄弟，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冒犯爺爺，定是誤會，望爺爺開恩，讓孫兒將他埋葬。」

李定雖然痛喪義兄，既知是死於怪爺爺之手，有何可說?鬼怪二老，武林中，正派畏之如妖魔，邪派也敬之如神明，誰敢在二老的面前，道個「不」字，何況二老也並不隨便傷人，死在他們手下的，也必有取死之道。定是老大有眼不識泰山，自取其咎。這一場寃仇，也不必再想再報復了。

金不換道：「爺爺，他們都來了，只是先後不同，另三個，幾天之內，必會到達!」

怪爺爺道：「這是你打探出來的?」

金不換道：「奶奶的吩咐!」

怪爺爺搖了搖頭，道：「這也算不了甚麼!知得些小事，漏了些大事，更加糟糕!」

金不換說道：「爺爺，漏了甚麼的大事?」

怪爺爺笑道：「娃兒，鬼婆子要你在我面前耍花槍，爺爺我，如果連這也看不出，豈不笑甩了她的大牙?對的，她的大牙一定早就掉光了。可是，你將吳義帶來了，死得好寃枉!」

怪爺爺的眼睛向李定瞟了過來。李定聽怪爺爺也說吳義死得寃枉，不禁鹹酸苦

辣，一併湧上心頭，竟放聲大哭起來。金不換與小金兒都笑了，小金兒還道：「爺爺，這位大爺，就只會哭！」

怪爺爺帶笑道：「李定，你可知，為甚有人偏要利用你五小刀前來送死？」

李定哽咽應道：「孫兒不知！」

怪爺爺又向金不換說道：「你可曾知道？」

金不換道：「他五人，行為雖是卑鄙，尚能感恩重義，即使事敗，一定會蒙爺爺與奶奶的恩赦！」

怪爺爺縱聲大笑，摸着小金兒的頭頂道：「小金兒，你就沒有他聰明！」

小金兒即道：「他比我大這多歲，當然要比我聰明。」

李定聽得有些不服了，恩赦！老大早已人頭落地。

然而，怎有自己說話的餘地？望着怪爺爺，怪爺爺也正向他望來，還道：「李定，殺了你老大，恨不恨我？」

李定即道：「孫兒不敢！定是他得罪了爺爺。不過，也一定是出於誤會。爺爺如能賜告詳明，孫兒一死，也能瞑目。」

怪爺爺道：「你想死了？」

李定道：「孫兒五人結義，原是約定同死的。」怪爺爺道：「好，不必問了，你也應該死了！」隨手拾起小金兒拋在地上的鐵鐧，手指一彈，即從鐧裏彈出了一柄光芒四射的牛耳潑風刀，擲到李定面前道：「你就死了吧！」李定不想偷生，但未想到怪爺爺眞要自己的性命。連金不換與小金兒都有些愕然。

李定也毫不遲疑，將刀拾起，喃喃自語道：「滿叔，三小子無法報恩了！」橫刀即向自己頸子上抹。小金兒驚叫着：「爺爺！」怪爺爺一笑，小金兒忽然也跟着大笑。原來，李定橫刀一抹，刄鋒剛貼到左耳之下，離頸子還有一兩分，為了出盡全力，臉上露着一幅怪相，全身竟是完全僵住了，一動不動，像一尊又醜惡，又古怪的泥塑妖怪。

怪爺爺即道：「小子果然還有種！小金兒，將他的刀取下來。」

小金兒道：「我怕！」

怪爺爺道：「怕甚麼？」

小金兒道：「像一隻鬼怪！」

怪爺爺大罵道：「混賬！」

金不換也忙向小金兒打眼色。小金兒即走去取刀，口裏還道：「是的，爺爺面前是不能說鬼怪的。」

小金兒左手在李定頸上一拍。右手也將李定手上的牛耳潑風刀取下，李定眼睛一翻，回復了自然神色，望住怪爺爺，不知應如何說話。

怪爺爺道：「李定，寄下你這顆頭，還死不死？」

李定又是一陣急淚，叩頭道：「大哥已死，孫兒不能獨存！爺爺恩典，李定心領。」

怪爺爺仰天一笑。

頭頂上，原有一顆古樹的橫枝，長着茂密的樹葉，樹葉在笑聲中悉索作响，一個龐大的身軀，竟從樹上掉下來！而且，落地無聲，四平八穩的仰臥在地上。李定首先驚叫道：「大哥！大哥！」

小金兒急忙走上去，將這大漢的鼻子揑住，道：「起來磕頭！」

大漢眞也一躍而起，驟眼見了李定，即叫了一聲「老三」，又見到了怪爺爺，趕忙就跪下了，道：「拜見爺爺！」

怪爺爺向金不換道：「還不將小黑喚回來？你的馴獸術甚有成就，小金兒，你又比不上他了！」

小金兒賭氣道：「你不教我，當然比不上啦！」

怪爺爺笑道：「也有他比你不上的。賣野人頭，他就比你不上。」

小金兒向怪爺爺一撲，扯着鬍子，不依的道：「不是人頭，是狗頭。」

金不換向遠處一招手，那隻大黑狗，竟啣着人頭奔過來。

李定道：「大哥，這，這是怎的一回事？」

吳義也瞪目不知所答。

怪爺爺撫摩着小金兒道：「不要吵，不要鬧，爺爺要回去喝酒了。」又向金不換道：「一切我都知道了，你也不用再在這裏想見于倩倩了，帶他們一道儘快離開福建。」

金不換道：「他們還有三個未到。」

怪爺爺道：「到福州城裏，他們自然見得到的。告訴鬼婆子，這次算個平手就是。下次，要精進些！」金不換連忙叩頭，怪爺爺牽着小金兒，一晃就不見了。

吳義與李定正望着小黑啣住的人頭發呆，見金不換跪下，也就趕忙跪下。到抬起頭來，金不換已站在前面道：「兩位作何打算？」吳義與李定互望一眼，又再望住那人頭，李定終於道：「金相公，這人頭是誰？」

金不換一笑，對小黑道：「你就不用客氣了，吃下吧！」小黑果即一口咬下，咬下了一邊耳根，裏面露出一團白粉。

並不是人頭，原是一個麵粉團，外面不知包了甚麼東西，再加上假鬚假髮，血肉模糊，就與眞人頭一樣了。小金兒即道：「這是小金兒的絕活，做甚麼，像甚麼。還可扮甚麼，像甚麼。你們可知道爺爺的這一規矩？」

吳義與李定同聲道：「我們只聽過爺爺的大名，可不知爺爺的規矩。偶聽滿叔說過，見到鬼奶奶與怪爺爺，總得自稱孫兒，想不到在此處相見。」

金不換笑道：「大約是爺爺看在你滿叔面上，饒你一死。爺爺的規矩，要殺的人，如果不殺，也得製出一個假人來，代受一刀，名為免死狀。」

吳義連忙向空遙拜道：「謝謝爺爺不斬之恩。」

李定帶笑說道：「金相公，你也識得滿叔？」

金不換道：「闊名未見面。吳大爺，你是怎的遇上爺爺的？」

吳義道：「在下來此已有多日，兩上桃枝嶺，找不到羅刹宮，却在一個山坳裏見到了金相公。」

金不換點頭道：「對，你留意了？」

吳義道：「實不相瞞，我有些懷疑金相公就是于宮主，冒昧不敢相認。」

金不換道：「後來你就隨我上去狗肉館坊了？」

吳義道：「正是，我可想不到就是爺爺。定是金相公故意引我前去的。」

金不換笑道：「你猜中了。我以為爺爺不認識我，想不到仍被爺爺看穿了。引你去，我還引小金兒來桃枝坊見李三爺。其實，你們五兄弟的行踪，我早看出，他們三人，想也前後到福州。」

吳義道：「是我吳義該死，有眼不識泰山，言語上得罪了爺爺。」

金不換道：「爺爺的脾氣，言語上得罪不了的，要殺你，只為你身上的紙包兒。幸而是假，如果是眞，你就沒命了。」

李定搶着道：「大哥，你也是送紙包兒來的？打何處得來？」

吳義道：「在漢口遇到梅鶴眞人，一定要我將這紙包兒送給桃枝宮主。」

李定道：「你可告訴了滿叔？」

吳義一笑道：「當然沒有！」

金不換也笑道：「你們兄弟，不約而同，有這一份對滿叔的美意，也算難得。不過，這件事，今後問題可多了。」

吳義道：「金相公全知道了？」

金不換道：「不能說全知，你們所知的，大約我已知道。你們可受了假梅鶴眞人的騙。眞見到桃枝宮主，不僅不能完成你們的心願，恐怕你們也難活命。」

李定道：「假梅鶴眞人？他騙我？」

金不換道：「他是不是說，桃枝宮主見到你們的紙包兒，就會答應你們的一個要求？」吳義與李定都點頭稱是。

金不換繼道：「他說：桃枝宮主是天下第一的絕色美人，與你滿叔是天設地造的一對？」

吳義與李定都笑道：「正是。」

金不換道：「你們想替滿叔完成這件美事，就分別瞞着他前來？」

李定望住吳義，吳義望住李定，也都道：「我可不知幾兄弟都遇到了這假梅鶴眞人。」

金不換道：「梅鶴眞人的嗜好，你們是知道的？」

吳義說道：「就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最喜歡作媒，說是要使男登女對，天下不會有怨偶。他又喜歡收乾兒子，他的門人，多是他的乾兒子，不喚師父，而喚爸爸。」

金不換笑道：「因此，你們以為就眞有一個絕色美人，可解滿叔的心中苦惱？」「兩人同聲道：「一點不錯。」金不換搖頭道：「這就難了！」

吳義道：「假梅鶴眞人騙我兄弟，為甚麼？是不是眞有一位桃枝宮主？」

金不換道：「武林中，誰不知有桃枝宮主？要不然，你們又怎會受騙！」

吳義說道：「就是因為早慕桃枝宮主之名，才以為眞是梅鶴眞人要了此一宗心願。」

金不換道：「你們可曾見過桃枝宮主沒有？」

吳義與李定一齊搖頭，且道：「既有此人，我們還是可去求眞的梅鶴眞人。」

金不換道：「皇天不負苦心人，你們有此決心，或有希望。可是，只怕今後麻煩必多。」

吳義道：「為什麼？望金相公指教指教！」

金不換說道：「這還不明？在眼前，奶奶與爺爺就與此事有關。更重要的，還有那位假梅鶴眞人。為甚麼他要騙你們？假冒梅鶴眞人，又豈是梅山派所能夠坐視？就只這一點，關係就顯然更為複雜。」

吳義叩首道：「還求金相公，多多指示！」

金不換道：「我所知的，也僅是這麼多，爺爺有命，我也不能久留了。且同上福州，見到了你們另三位兄弟，看有何朕兆！」

吳義悵然道：「早知如此，不如求求爺爺，他老人家必有辦法。」

金不換只是一笑，催兩人即刻起程，並俯身在小黑背上拍拍道：「小黑，你自己回去，不要再跟我了。」

小黑搖着尾巴，前脚在金不換面前亂抓。

金不換再道：「回去，回去，將這半假人頭給五參看明，免他受驚！」

小黑已將人頭咬了一半，果又啣着另一半跳了開去。

天色已暗了下來，快黃昏了，李定拾起鐵鐧，三人繞出林外，直奔福州城。脚下用了輕功，三四十里，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

吳義道：「老五如來福州，必住宜春院。」

李定面上一紅，道：「小弟不去了，我且與金相公一道住客棧。」

金不換笑道：「不打緊，你那錠大銀，我已給你打碎了。」

李定忙陪笑道：「金相公，你眞是一路隨我而行？」金不換道：「我是先隨假梅鶴眞人而行，當然明白你們的行止。你們幾位兄弟，定是全在宜春院。」

吳義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道：「金相公不要說笑，江湖上行走，妓院裏比較容易掩飾。」

李定忽道：「金相公，你跟踪假梅鶴眞人已久，定知是誰了？」

金不換搖頭道：「識得他是假，却不識他是何人。」

掌燈時份，三人已來到了宜春院，這是福州城的一間大妓院，一座大院子，裏面樹木扶疏，亭台樓閣，每一名妓女，都有一座獨立的廳，房。

吳義與李定，都是熟客，小五刀，全是在江湖上作盜窃生涯的，南南北北，行蹤飄忽，而在每一個大城市，都用一間妓院做留脚處，弟兄們相會，也必在這些妓院裏。

果然，老二小剪刀周祥，老四小廚子岳和，老五小紙刀游子貞，都在這院裏，也都是昨今兩天，不期而遇。

老五游子貞，認定三兄弟可以不期而遇，老大，老三，也必會到來，所以，留下來等候，尚未及前赴桃枝鎭。

說出來，彼此情形，完全一樣，他們也是接受着梅鶴眞人的一個紙包兒，送交桃枝宮主的，也都是想說攝合桃枝宮主與滿叔的婚事。

五小刀的相貌，生得全差不多，都是又粗又黑的絡腮鬍子黑大漢，年齡都在四十開外，老大吳義也不到五十。

老五最小，也是四十二三歲了。

前兩輩之下五鬼門，江湖上的聲名頗

大。而最受人注意的是每代五人，前兩代，都是在一件事故裏同時畢命，所以，誰都知五小刀五兄弟，也必將是同日而死。

這一份義氣，媲美桃園，雖然武功不算太高，也甚得人敬佩。

五兄弟，知道金不換是鬼奶奶的弟子，雖然不過二十一二歲，六人中，年齡最輕，都對他十分尊敬。六個人，在小翠花姑娘房裏擺下酒宴，輪流給金不換把盞，因爲有一批姑娘在旁，不便談話，說的無非是些風花雪月。

酒後，金不換却討一座廳，房，而摒退那裏面的姑娘，侍女，獨自留宿。

五小刀就在他房裏，作長夜之談。仍是吳義提議，懇請金不換設法，轉央求奶奶與爺爺，爲滿叔娶得桃枝容主，一償恩德。

老五游子貞還道：「滿叔是痴情人，娶不得一位稱心如意的夫人，這一生，定是愁苦不堪。」金不換道：「滿叔的大名，在下早聽過了，只是無緣拜見。却不想五位原是他的至好！」

吳義忙道：「不敢僭稱至好，滿叔對我兄弟，恩重如山，無以爲報。實在，他是甚麼也無與趣。這樣的人品，這樣的能爲，如果長年如此鬱鬱寡歡，豈不毀了自己。」

金不換笑道：「你們怎知滿叔一定會喜愛桃枝宮主？」

吳義道：「這很難說，不過，傳說中的桃枝宮主于倩倩，很多地方與滿叔相同。年齡，相貌，修爲，都是最配稱沒有了。我們兄弟留意了幾年，耳聞目見，都不如理想，因此，假梅鶴眞人一提到桃枝宮主，就認爲眞人必有眞見，就冒冒失失的來了。金相公對桃枝宮主，定有所知，可否見示呢？」

金不換道：「我也未見過。而且，這羅刹宮，我還未找到，究竟有無這羅刹宮，我正懷疑。」

李定道：「爺爺一定知道，就錯過這機會。」

金不換道：「這就錯了。爺爺的脾氣，他如想向你說的，早就說了。不說的，問也不能問。」

五兄弟中有關鬼怪二老的一種傳說，就是鬼奶奶與怪爺爺，究是甚的關係，是夫婦？是兄妹？是同門？都無從猜測。

兩老不在一道，而遇事有一老出頭，也必與另一老會相牽連。

還傳說兩老時常打到死活去。而任何人都不能討論他兩人的關係。

當面提及，必無活命；背後提及，也是危險重重，性命難保。

兩老不亂傷人，唯有這忌諱可犯不得，犯之絕難倖免。

兩老甚少在外露面，而且變幻無常，行蹤固然不可捉摸，相貌也絕無一定。

今天聽見的白髮白鬚的小老頭，也許，另一次是長髯飄胸的忠厚老者。

鬼奶奶也是如此，所以，才有鬼奶奶與怪爺爺之稱。

行爲怪僻，當然更不在言下。小五刀五兄弟眞還不敢對金不換提得太多，恐怕言多必雜，偶一犯忌，管敎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向金不換打聽桃枝宮主與假梅鶴眞人，這都是唯一的線索。可惜，金不換兩者都無所知。

老二，老四，老五，身上都還有一個紙包兒，怪爺爺並未交代如何處置，李定想到，自己身上那一幅，既是怪爺爺的裸畫，其他幾幅，也必相同，留在身上，可能是一個禍根，不如也一同交給金不換，帶去給鬼奶奶。

即道：「二哥，你們身上的紙包兒，也不如全給金相公處置。」

三人也照辦了。金不換說要回去見奶奶，五小刀也決定回去見了滿叔之後，再訪眞正的梅鶴眞人希望能弄假成眞。

深夜，各自回房就寢，金不換的心事，比五小刀複雜得多，個多更次，即便天明，也無法入睡。

想到此行，更是難以索解。金不換自幼由鬼奶奶撫養，調敎，本身自何而來？一無所知。承奶奶賜名金不換，也不知是否眞是姓金。這多年，但知武林另有一位與奶奶齊名的怪爺爺，却未曾一見。

這次，奉奶奶之命，要將五小刀的行蹤，在無意中通知怪爺爺，又不許自己正面在怪爺爺之前露面。

而且，還要悄悄的找出羅刹宮，會晤宮主。羅刹宮未曾找到，自己仍被怪爺爺看出了眞身份，可算是雙重失敗。

幸而奶奶行前有所交代，如被怪爺爺看穿行藏，就一切推說是奶奶的吩咐，才算免了怪爺爺的責怪。

可是，奶奶作此差遣意義何在？想來想去，總不是明。

聽怪爺爺的語意，對奶奶仍有意氣之爭，他們爭的又是甚麼？

五小刀的滿叔，奶奶曾經說過，他是武林一奇，還要金不換以他爲榜樣，年紀雖輕，已是武林中罕見的能人。連鬼奶奶也加以批評，更是難得。

至於羅刹宮的桃枝宮主，江湖上並無名頭，奶奶僅說她名喚于倩倩，武功高强。眞與滿叔結成良緣，想必是十分恰當。

然而，爲甚麼會與怪爺爺，鬼奶奶有關？

金不換想來想去，如要不虛此行，定須見一見桃枝宮主。至少要找到羅刹宮的所在，才可回去見奶奶。現在，一事無成，有何面目？當然，也想到怪爺爺既在這蓮花山留下，也必與桃枝宮主有關，自己再上桃枝嶺，也難瞞怪爺爺耳目。

怪爺爺已着自己離開，如被撞着，豈不是故意違背他的命令？

然而，奶奶確是曾經令自己找尋羅刹宮，拜訪桃枝宮主的，即使冒險，也須一行。

必要時，仍可說是奶奶的吩咐，怪爺爺或者不會加以見責。

金不換打定了主意，趁天色未明，即行出城，繞道前往桃枝嶺，或可逃出怪爺爺耳目。忽想到身上的五個小紙包，僅知一幅是與怪爺爺相同的畫像，其餘四包，眞也不敢擅自拆開偷看，這不但是怪爺爺的禁令，也是鬼奶奶的禁令。鬼奶奶並未說過收取這五個紙包兒，也更未說着自己將五個小紙包交給羅刹宮，因此，爲了愼重，金不換將五個小紙包取出，疊在一起

，再用一條小手帕包起揣在貼身的內衣小袋裏。

其實，他已料到，這五個包兒，一定是畫相，而且，都是鬼奶奶，怪爺爺眼中的贋品，並不重要。

只因有怪爺爺之命，非得要加保存，交給奶奶不可。

金不換打點已畢，外面正是晨鷄初唱，在桌上擺了一錠銀子，推開窗門，將身一縱，已到了瓦面。即朝城外而行。

金不換再訪蓮花山，連桃枝坊這附近也不敢經過了，繞道而行，走的全非常人所經之地。

到得桃枝嶺，已近辰末時光，一片鳥語花香，這有名的風景區，眞有些神仙境界的氣氛，桃樹一叢叢，茶樹又一叢叢，加上全嶺的泥土，都呈紅色，與別的山嶺，迥然不同，置身其間，別饒風味。只是金不換此刻無心欣賞風景，他僅要在這五陵起伏之中找尋羅刹宮。

而心目中的羅刹宮，毫無憑據。可能是一座古堡或大廟，也可能是一個天然的大岩穴中。地面上的房屋易找，地下岩穴難尋。

上次已經找尋了兩三天，了無頭緒，再度前來，除了志在必得之外，也並無新的線索。

他避過了人行道，不由徑，加上時在清晨，就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

走得有些乏了，就在一叢桃林中，揀了一處可以藏身的樹椏，縱身而上，樹葉將全身遮住，就蜷臥在樹椏，稍作休息。即有外人前來，也不會被見到。

這暮春天氣，山上吹着輕鬆南風，麗日經已當空，金不換剛將身子臥好，就有極難抵擋的睡意。

金不換原也想趁此休息，登時就悠然入睡。直睡到樹下忽有人聲，才將金不換一驚而醒。

樹下不遠處，是女子的談笑聲，一個道：「這裏也不會有。」

另一個道：「再找找，時間還早哩！」音色清嫩，兩個都是少女無疑。深山中忽有兩名少女，金不換精神一振，心中暗喜，得來全不費工夫，這當然是羅刹宮的宮女。

立即想到，應不應該就此下去，請她們通報，拜見宮主？就此下去，是否過於唐突？遲疑中，身軀少少稍動，將頭向下，想先從樹葉的疏縫中張望一番。

一個少女驚叫道：「有鬼！」

則另一個笑道：「太陽也這高了，怎會有鬼？」

金不換已約畧見到兩個村姑裝束的少女，手上各挽一隻竹籃，在不到一丈處的樹下，正向自己棲身的樹上望來，想來，行跡已被發覺，當即一滑落地，並道：「兩位大姐請了！」

金不換的話聲未落，兩個少女，同時發出一聲驚叫，拚命的向前跑。

金不換叫道：「兩個大姐休驚，小生金不換，奉奶奶之命，前來拜見于宮主的，相煩通報。」

兩個少女依然向前跑，這一樹林，繞樹而行，其行必慢，金不換脚步輕靈，幾就繞步到了她們前面，還拱手道：「大姐，小生有禮！」

兩名少女，被擋住了出路，一個竟喝道：「你是人是鬼？」

金不換道：「小生怎的是鬼？特來求見于宮主！」

一個道：「你是人，怎的藏在這兒嚇人？」

金不換道：「小生是特地到來求見宮主的。」

一個少女道：「甚麼公主？公主當在皇帝家裏。」

金不換說道：「我是求見羅刹宮宮主的。」

兩個少女同聲道：「你走錯了路，這裏沒有甚麼羅刹宮主。」

金不換心想，桃枝宮主是不輕易接見外人的，也不輕易會讓人上她的羅刹宮，這兩位宮女，當然不會承認。

即道：「小生是奉奶奶之命，前來拜訪宮主的，相煩指引，通報！」

一名少女笑道：「你這人眞有些奇怪，甚麼奶奶爺爺的，與我們何干？」

金不換一怔，她提到奶奶爺爺，定是早有所知了，立即說道：「兩位大姐，不要相戲了，奶奶之命，小生也是出於不得已。」

另一個哈哈笑道：「誰沒有奶奶？你奶奶就這樣高貴？」

金不換又想到，僅說奶奶，眞是太普遍了，她們當然不會在意。無可奈何，只得道：「大姐當知小生是奉家師鬼奶奶之命前來的！」

金不換以爲打出鬼奶奶的名號，她們定會知道，却見兩名少女，又是同聲一叫，向後便跑，口裏道：「眞的是鬼！」

金不換恐防她們走去，不知踪跡，即自後跟上，道：「大姐，我是人，不要相駡。」

少女邊跑邊道：「你是鬼奶奶所傳，定是鬼小子了，怎能還說是人？」

金不換聽得有點懊惱了，羅刹宮的宮女，怎能連鬼奶奶的名頭也不知？脚步一緊，又繞到了她們前面，道：「不必相戲了，見與不見，全憑宮主，總得請大姐通報一聲。」

少女被逼停步，顫聲道：「你不是鬼，到此何爲？」

金不換道：「一再奉告，專誠拜見宮主。」

少女向金不換稍作打量，驚魂稍定似的道：「這裏沒有甚麼宮主，我是來這兒採茶的，你要找甚麼宮主，可得另找別人詢問。」

兩少女的裝束，手上有竹籃，確是鄉間常見的採茶女，這桃枝鎭也確多茶樹林。敢莫眞是自己認錯了？

金不換心思靈活，一望四週的桃樹，即道：「大姐不必推辭了。你們怎會是來此採茶的？這裏全是桃樹，桃樹上怎會有茶葉？」

金不換以爲拆穿了她們西洋鏡，她們就難抵賴了。

一個少女立即道：「看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偏是多嘴。桃樹上怎的沒有茶葉？」

（未完待續）

新穎奇情武俠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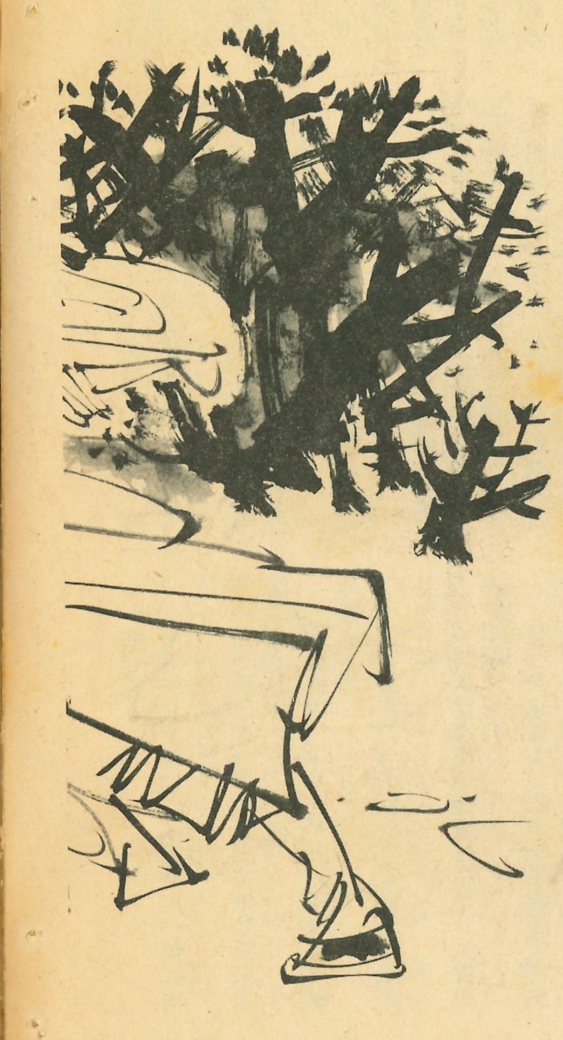
七毒七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駝翁出面爲三義鏢局化解與小五鬼的一段仇。落拓生偕過老實前往杜龍飛府邸，與杜龍飛、公孫荷夫婦會晤，落拓生取出日月水火輪牌及七毒七之一，與公孫荷互相研商，落拓生以假設一事實，與公孫荷一問一答以求証，暫獲對十老恩友全家下毒手的兇手至少有三人，其一是十老稔交，其二爲公孫荷師門中人，更假定其一爲公孫荷庶母毛心如，另一人，落拓生似胸有成竹，唯仍須求証，改由杜龍飛與落拓生問答，落拓生詢以杜家有何人留居最久，杜稱一爲霍天華，一爲白凡——

妙計排香餌　神功伏魔徒



落拓生問道：「遷居之後，可有故交來訪？」

「沒有，十之八九都不知道小弟搬到此地。」

「冷面神君和賢夫婦道路不同，怎會投進貴府？」

「十六年前他夜遭數十高手圍攻，小弟無心中救了他，於是，他立誓向善甘爲僕下不再他往。」

「令霍二師兄呢？」

「霍師兄並非永居此地，尤其是近十數年來家岳突然隱世之後，霍師兄曾找遍山川……」

落拓生含笑挿口道：「杜老弟府上今後要多留心些，珍藏之物尤須注意，遇事請隨時與老朽兄弟聯絡。」

公孫荷聽出落拓生話中有告辭之意，道：「九先生有些話還沒說吧？」

落拓生一笑道：「話是有幾句，但時機未至，說出來徒亂人意，好在祇要公主遇事沉着，平日嚴防，相信短時間內惡徒尚難如願。」話聲中將「日月水火輪」牌遞向杜龍飛，杜龍飛微覺意外，不由一楞，落拓生又道：「本來毒七信牌全該物歸賢夫婦的，祇因此七老朽還有用處，暫爲保管些日子。」

杜龍飛感激的收起信牌，道：「聽說九老哥是住店，對不？」

落拓生頷首道：「住店方便些。」

杜龍飛誠懇的說道：「若是老哥哥們不多心的話，小弟希望能拿此處當作家，舍間屋正多……」

落拓生笑道：「說眞的，你這座宅院還眞不小，也够堂皇，當年購置時是有眼光……」

杜龍飛笑道：「這要感激霍二師兄了，決定遷居時，小弟俗務尚待了當，恰好霍師兄在側，就煩他遠來京師，此宅一切布置，及購買等等事宜，全出於霍師兄之手。」

落拓生喔了一聲，瞥了過老實一眼，有心的問道：「十弟，主人好客，你怎麼說？」

過老實含笑搖頭道：「九哥也眞是的，咱們出入無定時，居留難決期，煩人家是何必呢？」

杜龍飛知難勉强，道：「小弟自是隨老哥們的心意。」

公孫荷適時說道：「九先生，經過剛才的談話，我十分不安，有意和龍飛即日離家，去找尋家父，九先生，你看可使得嗎？」

落拓生道：「自是應該，不過公主最好先將貴門戶中師兄弟召齊，相會於斯，然後共商四出查訪令尊事宜。」

公孫荷思索着，杜龍飛一點頭道：「這樣安全些。」

落拓生道：「談及安全，有件事賢夫婦必須特別留意，公孫兄所囑藏物，若賢夫婦認爲藏處十分嚴密絕無人知，最好不要再去理會它檢視它，免得弄巧成拙！」

公孫荷道：「理會得，就算決心外出查訪家父下落時，亦不會携帶身畔。」

落拓生靈機陡動，悄聲道：「老朽突觸靈機，若賢夫婦動身時，請預爲知會老朽兄弟一聲，並請僞作已將那件至重之物携於身上，如此我們明暗偵探，說不定那

匹夫會信以爲眞，這樣祇要他下手刼賢夫婦，則必自投羅網！」

杜龍飛欣然道：「好辦法好主意！」

公孫荷道：「就這樣決定了，好在時日尚多，至時預爲稟陳九先生就是。」

事旣談妥，落拓生和過老實立卽告辭，行前還一再囑咐杜龍飛夫婦，對所談一切，不得洩露以免事敗。

× × ×

無遮棚又改了，代女擇婿的事，已烟過雲消。

無遮棚換了主人，一位高大魁偉的老者，很和氣，是道地的生意買賣人，幹的是古董一行。

這位古董攤主姓隋，帶着個十三四歲大的小徒弟，沒人問隋老頭的名字，看他整天笑嘻嘻地一張臉，眞叫和氣，於是大家都管他叫隋和氣。

隋和氣叫着不順口，沒多久，和氣老隋的大名就傳遍了攤棚區，無遮棚就成了古董棚，安份做着生意。

這天中午，和氣老隋的古董棚，來了生意，一位儒巾老者，漫步到了棚前，目光一掃所有的古董，搖搖頭，似乎是沒有他能看中的東西。

和氣老隋笑嘻嘻的迎向前來道：「要買點什麼？」

儒巾老者道：「白玉紅花瓶！」

和氣老隋一愣，重覆一句：「客官是說白玉紅花瓶？」

儒巾老者點頭道：「大概沒有這件東西吧？」

和氣老隋又開始笑了，道：「旣是白

玉，又怎會成了紅花瓶？」

儒巾老者正色道：「別跟我談道理，有沒有吧？」

和氣老隋道：「客官眞識貨，您也問着地方了，有！」

「有的話拿出我看看再論價錢。」

「客官，寒玉出土，千年以上，才得了這個『名字』，是至寶，價連城，我又怎敢把這東西擺放在攤棚裏。」

「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遠嘍！要我親自去取，客官您請留個地脚，明天一淸早，由我給您送到府上過目，您看好嗎？」

「當然好，祗是要麻煩掌櫃的，我住京城的東……」

「客官，我這兒有現成的紙筆，您還是寫上的好，那保証不會記錯路。」

紙筆取到，儒巾老者留下了地址走了，和氣老隋把紙筆往那小徒弟手上一塞，道：「放到後面，別丟了，這是一份大生意。」

小徒弟木頭木腦，看上去有些痴傻，別看才十三四歲，個頭兒可眞不小，就是臉上從來沒見過笑容，人家都管他叫「小木頭」！

小木頭接過紙筆到了後面，適時，棚外來了個四十上下的瘦漢子，和氣老隋笑着問道：「買點什麼？」

瘦漢子搖搖頭道：「不買什麼要看點什麼！」

和氣老隋說道：「歡迎歡迎，請看請看。」

瘦漢子進了棚，直往後面闖，和氣老隋伸手攔住了路，笑嘻嘻的說道：「客人留步，後面是我們睡覺的地方，也可以說是存放銀錢的賬房重地，客人是不能進去的。」

瘦漢子一笑停步，自囊中掏出五兩一錠的銀錁子，對和氣老隋揚了揚，道：「掌櫃的要不要賺這五兩銀子？」

和氣老隋道：「錢嘛誰不想賺。」

瘦漢子點頭道：「對，不過賺錢有難可也有易，我這五兩銀子你要想賺的話，可說是太容易。」

和氣老隋笑口常開，道：「俗話說『錢難賺，屎難吃』，客人會說笑話。」

瘦漢子一笑道：「這五兩銀子不同，掌櫃的若是想賺，祗要你告訴我剛才那位儒巾老者，在紙上寫了些什麼，這銀子就是你的了！」

和氣老隋問道：「客人，你認識剛才的那一位？」

「當然認識，是一道的。」

「喔？那位寫的什麼我沒看……」

「掌櫃的，你祗要把他寫的紙條給我看上一眼，五兩銀子就歸你！」

「行有行規，這怕不頂合適吧？」

「有什麼不合適的，看一眼又不會少了什麼？」

「這話也對，何況……」

「是嘍掌櫃的，何況還有五兩銀子的進賬，哈哈……」

「對對，五兩銀子不少了，看一眼又不會少了半個字，哈哈……，好，客人你候着。」

和氣老隋見財忘義，竟然答應了，揚聲向裏面喊道：「木頭，木頭，把剛才那位客人所留的字條兒拿出來。」

小木頭在裏面不高興的嘟嚷着：「一會兒說大生意叫我拿進來放好，一會兒又要再拿出去，有毛病。」

他嘟嘟嚷嚷着從後面走了出來，那瘦漢子上步就要去拿，和氣老隋步大手長，不知怎麼一探臂，已先將紙條取去，然後一攤空着的左手掌，道：「嘻嘻，客人，銀子！」

瘦漢子輕視的一掃和氣老隋，把銀子向和氣老隋手心裏一丟，接着把紙條拿去，小木頭趁空溜回後面。

和氣老隋把銀子放於囊中，瘦漢子正展開紙條，一看之下臉色變了，怒瞪着和氣老隋道：「是這一張？」

和氣老隋堆着一臉笑容，道：「沒錯，是這一張。」

瘦漢子哼了一聲道：「還說沒錯，你自己看看！」

和氣老隋霎眼一瞧紙條上的字，樂了，上面寫着——爺爺前面走，孩子後面跟，開個小玩笑，留條騙烏龜。

和氣老隋的笑聲，由小變大，最後成了哈哈的狂笑。

笑聲止住後，極爲正經的把手一拍，道：「眞有意思，我眞看不出來你爺爺這樣年輕，老人家可眞有福氣，孫子都這麼大了，你爺爺……」

瘦漢子猛地把脚一跺，罵道：「那是我灰孫子！」把條紙一丟，脚步不停的奔出了無遮棚。

和氣老隋直到瘦漢子走沒影子，才沉聲喝道：「小子，還不給我滾出來！」

這次小木頭答應的可快了，一閃就到了前面，霎着一對大眼睛道：「師父叫我有什麼事？」

和氣老隋哼了一聲，道：「小狗頭，你儘管另外拿一張給他就是，誰叫你要這個把戲的？」

小木頭又霎霎眼，說道：「我是跟大師伯學的嘛。」

和氣老隋噗哧一聲笑，道：「不知道是我找錯了徒弟，還是你小子認錯了師父，告訴你，差使來了，悄悄的去跟着那隻瘦烏龜！」

小木頭應了聲道：「杜爺這條兒要不要送？」

和氣老隋道：「送，然後在幾位師叔那兒等我，別亂跑，別惹事，要不打斷你的狗腿！」

小木頭答應的又脆又快，一頭攢出了無遮棚，三晃兩閃沒了影子，和氣老隋搖搖頭，然後照常做他的生意。

瘦漢子並沒有離開「護國寺」的攤棚區，因爲那儒巾老者還沒有走，在一家小館子裏面吃東西。

瘦漢子沒敢進去，因爲那紙條的關係，當然嘍，他再也夢想不到那是小木頭搗的鬼，儒巾老者根本不知有人在背後步步追躡不捨。

這家小館子叫「朝天鍋」，名字特別但却响亮，久居京師的人，沒吃過「朝天鍋」的不多。

瘦漢子在「朝天鍋」斜對面的一家「餃子樓」坐定了，兩隻母狗眼却一停不停

的盯在對面儒巾老者身上。

小木頭一瞧，眉頭一皺，暗自思忖——這可要耗上多久，不行，非想好餿主意快把事辦好了不可！

小木頭人小個子大鬼也大，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溜着餃子樓的牆邊，一道烟似的去了，不大工夫，來了三個骯髒孩子，差不多高矮，都是十二三歲，一個進了「朝天鍋」，兩個照顧了餃子樓。

進「朝天鍋」的那孩子，找上了儒巾老者，他伸着兩隻髒手，看似在向儒巾老者乞討，口中却低低的說道：「杜大俠別吃驚，別回頭，聽我說，你背後有人在追躡着，那人現在對面餃子樓上，是個瘦漢子，已經另外有人去對付他了，你最好這就回府，免生意外。」

正待話說完，口氣一變，聲調轉高道：「這位大爺，給小子幾文吧。」

儒巾老者正是杜龍飛，聞言神不驚色不變，探手取了塊銀子，悄沒聲的往小花子手中一放，叱道：「這總夠你吃幾天的了，現在躲遠些，讓我安心吃。」

小花子得了銀子，道了謝，轉身而去，杜龍飛若無其事的安然吃着飯，暗中看似無意的一瞥眼，已將對面餃子樓上的瘦漢子認淸。

瘦漢子此時也碰上了討飯的小花郎，兩個小花郎照顧上了他，他目注對面的杜龍飛，心不在焉的隨手掏出幾文錢往桌上一丟，這可壞了，兩個小花子你爭先他恐後搶奪起來，終於打上了架。

一打架，瘦漢子成了雙方的「擋箭牌」，瘦漢子不耐煩了，怒喝一聲「滾！」兩個小花子嚇得一縮頭，慌不迭的跑下餃子樓走了。

離「朝天鍋」和餃子樓不遠，是條人行小巷子，三個髒花郎，加上一個小木頭，正在分賍。

一個小花子伸出手來道：「木頭這是多少？」

小木頭笑了，道：「五兩，小子，我的主意靈不靈？」

小花子嘻嘻的說道：「眞靈，那杜大俠够朋友。」

另外兩個照顧瘦漢子的小花子，一個却自破袖中掏出來了個黑色小包兒，另一個是攤掌放着幾兩銀子和大錢，道：「木頭，我倆把那小子掏乾！」

小木頭一笑，打開黑包兒，臉色驀地大變，立刻把小黑包緊掖在囊中，對三個小花子道：「銀子全是你們的，記住，這兩天內不准到『護國寺』來，今天的事，任誰也不許說出半個字去，快走，小心再碰上那瘦漢子！」

三個小花子眞聽小木頭的，點點頭，轉身蹺着屁股跑沒了影子，小木頭却悄悄閃出小巷，遠遠站着看這場馬上準會發生的熱鬧。

「朝天鍋」的杜龍飛，吃着吃着突然驚呼出聲，嚇了其餘的客人一跳，伙計趕緊向前，道：「您老是……」

杜龍飛一笑道：「我在別的地方丟了東西。」

伙計問：「要緊不？」

杜龍飛道：「算算賬吧，我是忘記了拿，丟不了，但是東西却十分要緊。」

伙計急忙算了賬，杜龍飛大步而去，對面餃子樓上的瘦漢子，一看急了，餃子還剩下一半多，不吃啦，叫伙計快些看賬，他怕跟丟了杜龍飛回去交待不了。

這小子一共吃了三十個餃子，兩壺酒，外加一盤白切羊肉，統共才十二個大錢，他探囊取錢，陡地變了臉色，手也拿不出來了。

伙計可還半躬着身子，虛捧着雙手，在等着，瘦漢子臉上的青筋凸出，猛一頓足，道：「沒有錯，準是剛才那兩個小花子！」說着，一推店伙，甩步奔下了「餃子樓」。

瘦漢子雖說動作極快，小伙計的反應可也不慢，瘦漢子也不過剛跑下樓梯的一半，伙計已經大喊道：「下面的截住這個瘦漢子，吃白食還打人！」

本來在這「護國寺」攤棚區中，就龍蛇混雜，什麼樣的人物都有，但却有個好處，不欺生，更少見不講理的。

吃頓餃子，忘了帶錢，只要說上兩句人話，你儘管走你的，下次便時順路再來給帶到就好了，也許大家會爲這個交成朋友。

可是像瘦漢子這樣白吃還動粗蠻，又是半句話也不交待，那你就不用打算平安離開，幹帶「子」字這一行的，沒一個是省油的燈。

店伙一喊，不止餃子樓本身的伙計，連斜對面「朝天鍋」和旁過「一品香」等六七家字號的伙計，全出來了。

「二楞子」適巧正在「一品香」吃他那「高昇一品麵」，外面一喊，他橫橫步到了「餃子樓」門口，巧！正趕上瘦漢子下來。

餃子樓的賬房設在樓下樓梯斜出的空檔裏，賬房先生一把抓住了瘦漢子的衣袖，話是非常客氣，道：「統共十二個大錢，眞沒帶着錢不要緊，但是你總要留下兩句話……」

瘦漢子本來是沒打着吃白食的心，現在掏不出錢來，也沒打着動蠻動粗的心，他是眞丟了東西，銀子丟了他不在乎，還有他不能丟可也已經丟了的東西，找不回來極可能要賠上他這條命，不能不急，賬房先生緊拉着衣袖不放，樓上伙計殺猪般吼，突然觸動瘦漢子的靈機，自忖着——對，就動粗吧，再晚就找不到那兩個小花子啦，這是要命的事！

他有了決定，手臂微震沉聲叱道：「大爺會白吃你們的東西，還不鬆手？」

賬房先生手無縛鷄之力，立即被震的向後倒去，可巧頭碰上了樓梯的斜護欄邊兒，一下子給碰昏了過去。

瘦漢子看都不看一眼，大踏步往外就闖，二楞子恰好都看見了，一橫雙臂擋在門口，沉聲說道：「朋友，你口口聲聲說不白吃，爲什麼不給錢就跑？」

瘦漢子母狗眼一翻道：「大爺在你們餃子樓上遭了扒手，不但是銀子，連緊要物件都丟了，沒找你們廝煩……」

二楞子怎會相信這是眞的，冷哼一聲接口道：「朋友你這種借口不聽明，有錢就趕快付賬吧！」

瘦漢子受了冤枉，厲聲道：「小子你認爲大爺撒謊？」

二愣子一笑道：「你撒不撒謊我管不着，只請付了賬再走！」

適時樓上的那個店伙奔了下來，話都不說，抓起賬房枱上的大算盤，猛力敲擊瘦漢子的後背！

瘦漢子冷哼一聲，身形沒動，左臂一甩，五指微張，伙計已挨了個滿臉花，被打坐地上口鼻噴血！

二愣子一看瘦漢子眞動了手，猛的上步伸手抓向瘦漢子的左臂，瘦漢子獰笑着，任由二愣子抓實，然後嘿嘿笑着，一字字含有威脅的說道：「小子你再不鬆手，別說大爺要不客氣了！」

二愣子除了一身可稱登峯的外門硬功外，不解其他武技，但他那十指的硬力，却罕有人敵，瘦漢子的狂言，惹怒了二愣子，十指加上了三成力，瘦漢子眉頭一皺，哼了一聲，道：「看不出你還眞有點門道！」

話聲中，瘦漢子突然雙臂一震，接着叱道：「撒手！」

「撒手」二字出口，二愣子只覺五指外漲，幾乎再也握不住瘦漢子的雙臂，不由犯了楞勁，猛加兩分力，沒被震脫。

瘦漢子以內力震功未能脫出二愣子的十指，殘斷兒眉皺成了一條線，怒聲叱道：「不含乎，大爺到要看看你能挺到什麼時候！」

在話聲中，瘦漢子已提足眞力，若再透傳於雙臂自內反震的話，二愣子是非被震傷肺腹慘死不可，適時二愣子耳邊突然聽到細微但却急促的語聲說——二愣子快鬆手！

話聲熟極，二愣子立即慌不迭的鬆了手。

他的手剛剛鬆開，瘦漢子的眞力已衝擊出來，雖然二愣子已經鬆手，依然被震的退後了好幾步！

瘦漢子冷笑一聲道：「算你識趣，滾開！」



二愣子在「護國寺」攤棚區，是出了名的人物，論氣力，功夫，無人能比，如今被震退幾步，不由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

瘦漢子嘴角含着獰笑，輕蔑而傲妄的掃了圍觀人羣一眼，大踏步邁向人羣中，人羣倏地自動分裂成巷，冷目送瘦漢子挺胸直行。

走未丈遠，人巷當中現出來了一位瘦小乾枯的老頭兒，老頭兒正當瘦漢子的去路，看樣子還不準備閃避移動。

人羣中發出了歡呼，可見這乾瘦矮子的老頭兒，是他們所素識，瘦漢子殘眉挑，步未停，沉聲道：「站開！」

老頭兒嘻嘻一笑，說道：「小老弟，吃餃子不給錢，還要橫的打人，你有什麼道理？」

瘦漢子怒喝一聲道：「和你有什麼關係？」

老頭兒又一聲嘻嘻道：「這護國寺的攤棚區，是我老頭兒一手所開創出來的，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只要發生了，我老頭兒就要過問。」

瘦漢子冷笑一聲道：「那很好，我在這家餃子樓上用飯，遇上了扒手，扒走我的錢，還有個黑色的小皮包，老頭兒，你賠來吧！」

老頭兒眼一瞪，道：「你這算訛我老頭子？」

瘦漢子道：「大爺說的是眞話。」

老頭兒道：「既然是眞的，也只能怪你自己太不小心，和別人無關，吃東西而沒錢，算不了大事，要橫的動手打人可就不對了！」

「大爺若不是碰上扒手，怎會沒錢付賬，又怎會有這場事？」

「叫你這麼一說，不但這頓餃子你白吃了，人也是白打了？」

「錢既被扒，只好白吃，至於說打人，那是笑話，若大爺眞動了火氣，哼！」

言下之意，若眞是「打」，只怕店伙，賬房，二愣子等人，此時早已擺平地上有死沒活了。

老頭兒似乎也因爲這幾句話動了火，道：「本來才十幾個錢，說明白你儘可以坦然走，現在你既然認定有本事白吃，那就是兩回事了，我老頭子非向你討回飯錢來不可了！」

「哦，有意思，老頭兒，只要你有本事就討討看！」

老頭兒沒理他，却在人羣中找到了直揉後腦杓的賬房先生，道：「秦賬房，他身上若是眞沒有錢，外面這件長衫脫下來作抵可行？」

賬房先生還沒有開口，那伙計已接話道：「成，老爺子，不管這件長衫值不值十幾個錢，我小二要了，我寧願把這身長衫剪成碎布條兒給『騷娘們兒』用！」

這句話够損，使所有的人哈哈大笑起來。

瘦漢子雙目陡射兇光，一掃小二，冷冷地說道：「大爺話先說到前面，誰敢動大爺的衣服角，誰就是死催着活的不耐煩，不信的儘管來試試！」

老頭兒笑嘻嘻的接話道：「我老頭子這一大把年紀了，早活够啦，你要能打發我老頭子上路，我老頭子，是由衷的感激你。」

二個小花子一打架，瘦漢子成了擋箭牌。

說着，老頭兒一步到了瘦漢子面前，伸右手就脫瘦漢子的長衫，那隻手，顫抖抖的，動作十分緩慢。

瘦漢子冷哼一聲，猛出左手，斜掃老頭兒的手腕，那知老頭兒往回一縮，手掌一翻，反而輕易的抓住了瘦漢子的左腕，接着老頭兒嘻嘻一笑道：「小伙子，脫吧，用你那隻右手！」

瘦漢子左腕被老頭兒扣着，一提眞氣才待掙扎，那知胸間一陣奇痛，眞力竟難提聚，混身如虛脫般毫無氣力。

老頭兒又催促道：「別亂打主意，小心眞氣走錯了經脈，落個終身殘廢，還是乖乖地脫長衫。」

瘦漢子此時方始知道碰上了武林中絕頂的奇人，人言「護國寺」攤棚中，藏龍臥虎，果然不錯，萬般無奈，他咬住了牙，用右手脫落長衫。

老頭兒一手接去長衫，另一隻手適時鬆開，道：「此地的人好友，講理，但却不畏蠻橫，長衫作抵，限期三天，三天內拿錢來取，過時兩消，你請吧。」

瘦漢子怒目而視，道：「老頭兒你可敢報個名姓？」

老頭子嘻嘻一笑道：「沒這個必要，小伙子要是不服氣，隨時碰了頭就隨時算賬。」

瘦漢子一跺脚，低着頭跑沒了影兒。

老頭兒目送瘦漢子去遠，面色一正，轉身斜行，突然步履一歪，探手在人羣中抓出一個孩子來，他拖着這個大孩子，彳亍遠去，走到一條恰正無人往來的小棚巷，把手一鬆冷冷地看着這大孩子道：「木頭，是你搗的鬼？」

原來這大孩子，正是和氣老隋那寶貝徒弟小木頭。

小木頭並不害怕，也學着老頭兒樣子，嘻嘻的一笑道：「是侄兒叫小三花子兄弟們幹的。」

老頭兒面色一寒，冷聲道：「你好大的胆！」

小木頭道：「是師父叫侄兒跟着這個瘦小子……」

「他叫你當扒手頭兒來着？」

「您老人家先別怪侄兒，這次可多虧了當扒手頭兒，不信您老人家先看看這個。」他取出了小黑皮包。

老頭兒接過小黑皮包，哼了一聲道：「你認爲你聰明，這裏面的東西我早就知道了。」

小木頭仍然嬉皮笑臉的道：「當然瞞不過大師伯您。」

老頭兒在小木頭的脖子上輕拍一掌道：「小鬼頭，想給我老頭子戴頂高帽子，當扒手的事就可以算完了？」

小木頭一吐舌頭道：「侄兒說的是老實話，大師伯，侄兒還要去追那個瘦小子，您就開開恩，饒過侄兒這事一遭吧，下次不敢。」

「放屁，還有下次？」

「是是，那麼您就連這一次也不算好不？」

「哼，聽明白，記牢靠，這頓打暫寄着，不用追那個東西了，馬上回去告訴你

師父，立刻收市，家裏見！」

小木頭如聞赦令，笑嘻嘻一跳一蹦的跑了。

× × ×

夜初更，一戶人家的寬大堂屋內，一張八仙桌放到地當央，四外坐滿了人。

白天教訓小木頭的老頭兒，坐上首，他正是離京他往今又返來的「快樂叟」。

和氣老隋坐在快樂叟的下首，再排下去是神駝翁，落拓生，過老實，然後是小一輩的過青菊，妮子，小木頭和小牛，獨獨沒有小龍的面。

八仙桌上，放着兩件東西，其一是那「毒七」，另外一件竟是「日月水火輪牌」，小寒山公孫介夫的信物。

祇聽到快樂叟開口道：「這枚信牌，是那個追躡杜龍飛身後的瘦漢子丟的，號數是一號，一號信牌據杜龍飛夫婦說，是他們大師兄『於敬人』的東西，杜氏夫婦已召齊了本門的師兄弟，祇缺兩個人，一是已經死了的寧壽臣，另外那個就是於敬人，瘦小子出身太湖，在太湖四十八座水寨中，身份不低，是前二十四寨的總巡察，軟硬功夫都不含乎，如今於敬人的信牌，會在這小子身上保存，不問可知，於敬人和他師父公孫介夫，是一道被人暗算了的。」

神駝翁道：「怎見得於敬人不是元兇主謀……」

快樂叟道：「這怪我沒有解釋明白，昔日我與公孫兄較技，他敗失一招，認為生平奇恥，事隔經年，再次約搏於泰山之巔……」

落拓生道：「再次約搏的事大哥沒說起過。」

快樂叟笑道：「當時我已決定趁機和解，所以並沒有知會諸賢弟，那次代公孫兄傳信下書的人，就是於敬人，後在泰山之巔，他不惜跪地赤誠向公孫兄懇求罷戰化和，公孫兄頗有所感，最後終於不戰互別，事後江湖行走，又見到過他幾次，曾作促膝竟夜長談，深知他的為人斷非弒師不義之輩！」

神駝翁頷首道：「如此他自然就沒有嫌疑。」

快樂叟一笑，接着說道：「根據九弟告知杜氏夫婦相談經過，我也認定公孫兄師徒目下還活在世上，因之這太湖水寇來此的緣故，就必須弄個清楚了，日間杜龍飛送信給老三，約好後天一早動身，咱們今非先捉住這個瘦小子不行，他住在『正陽門』門樓上，不過我相信他不是此行為首的人，也不會是一個人來的，今晚不管他們來了多少好手，要一網打盡，祇是沒得我的允許，不准殺人！」

話鋒一頓，把桌上的兩件東西往落拓生面前一推，又道：「九弟帶着這兩件東西，三弟仍然照管無遮棚，順便等龍兒的消息，我們今夜事了，回來以後就走。」

落拓生收起「毒七」和「信牌」，道：「大哥，六姊可有消息？」

快樂叟搖頭道：「她的行動似極神秘，除每年一度的按期傳報平安外，她找我們容易，我們找她就難了。」

落拓生道：「二哥什麼時候能來，多他一人，不論在鬥智和鬥力上，就『萬無一失』了。」

快樂叟道：「他不來了。」

和氣老隋道：「小弟等到龍兒之後，那裏碰面？」

快樂叟道：「太湖傍岸有個『田家漁村』，咱們在漁村裏見。」

落拓生道：「二哥可是去了漁村？」

快樂叟搖頭道：「老二前些日子獲得了個消息，說有人見到公孫介夫在山東濱海一帶，他去了山東，祇怕這次又是徒勞往返，空跑一趟。」

落拓生霎霎眼道：「二哥可知道太湖聯絡的地方？」

快樂叟道：「知道，田家漁村正是他落脚地方。」

落拓生沒有再發問，似乎沉思些什麼，妮子却突然問道：「大師伯，小龍哥那兒去了？」

快樂叟道：「去救人，也去殺人！」

妮子直挺的鼻子一聳，道：「那不够明白……」

落拓生把臉一沉道：「放肆！」

快樂叟攔住落拓生發火，笑對妮子道：「可還記得我對妳說過震威鏢局子午嶺頭失鏢的事？」

「當然記得嘍。」

「那就好，秦五倫和汪廣俊不敢再在京師居留，似乎也料到葉寒梅姑娘已知內情，遂携百萬紅貨，『宛平』留設陷阱企圖致葉姑娘於死地，小龍趕了去，萬幸時辰未誤，葉姑娘被困受傷，小龍救人之後，因恨秦，汪二人太過狠毒，又知昔日葉總鏢頭和他亡父是知交，遂直追秦，汪身後，我告訴過他，並限有時日，過時不得再追，立返京中，計算起來，他就該回來了，妳安心，我老頭子準會還妳個精神百倍的小龍哥！」

妮子低了頭不再開口，小牛楞楞的突然說道：「小龍哥不够朋友，說好了的再不分開，什麼事有他就有我，結果……」

快樂叟拍着小牛的頭道：「別怪小龍，今後你們兩個是師兄弟了，不再分開，祇是你可要多用點功，下苦工夫，要不你師父是不會放你入江湖！」

落拓生道：「小弟還沒來得及跟大哥說，小牛這孩子怪討人喜歡的，現在他是三位師父的心愛徒弟了。」

快樂叟掃了老弟兄們一眼，笑道：「大概有老四，老十和你！」

神駝翁哈哈笑道：「大哥這孩子好酒量！」

快樂叟也笑了，道：「看來四弟把壓箱底的玩意兒都抖乾淨了！」

神駝翁正色道：「沒得大哥恩示，小弟還沒敢傳授，不過這孩子很用功，短短時日基礎却已打了個一百一！」

快樂叟道：「教吧，這孩子和咱們有極深的淵源。」

「哦？」神駝翁不能正面詢問，道：「小牛該有個姓，大哥您……」

小牛兒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兒，連連霎動，小嘴巴張了又張，像是有話要說却又不大敢開口似的。

快樂叟瞥了小牛兒一眼道：「牛兒姓牛，叫他小牛兒就因為此，他生了個好命，姓牛，牛年生，脾氣也像一條牛！」

落拓生說道：「忍辱負重，是美德之一。」

小牛被誇讚的臉直紅，小心眼裏甜甜的，很受用。

快樂叟道：「此去太湖用不着沿路飛趕，你們老兄弟對牛兒多費點心吧，我也送他點好處，省你們些事。」

小牛不知道快樂叟要送他什麼好處，並沒有放在心上，可是他那三位恩師却不由個個高興萬分。

妮子在一旁突然問道：「大師伯，您送我點什麼好處呀？」

快樂叟却對落拓生道：「九弟，你猜妮子想問我要什麼？」

落拓生看着愛女，一笑道：「傻丫頭，這次妳要上當了。」

妮子星眸一霎道：「才怪呢，我有什麼當好上？」

快樂叟道：「這多年來，妳左討右要前逼後催的，已經把師伯一身家當掏了個乾淨，現在除了個小龍外，再無餘物，祇好把小龍送妳算了！」

妮子的粉臉兒，泛上藕合顏色，撒賴道：「人家不來啦，爹也帮着大師伯欺侮人。」

小牛在旁鄭重其事的說道：「那妳就要小龍多好！」

小牛不是傻瓜，但他說這句話却是赤子坦語，因此聽來不帶絲毫調侃輕浮，並且無比的誠摯。

不過聽入妮子耳中，另有感覺，臉紅作關爺樣，低下頭，只顧雙手玩弄着衣角，說不出話來。

過老實打斷了笑語，道：「大哥，快兩鼓了！」

快樂叟笑道：「與小兒女共語，令人頓忘一切，是該走了。」

和氣老隋立刻對小木頭道：「木頭，你陪着小牛在這兒，天亮之後回去！」

小木頭大眼睛一轉，說道：「師父，木頭今夜，乖乖地聽話，事後可能作個要求？」

和氣老隋道：「你想去太湖耍子？」

「可以嗎師父？」

「這怕要問你大師伯了！」

「哦，大師伯，小木頭求您……」

「不行！」

「大師伯答應了嘛，小木頭會孝順您，還有……」

「你哭，你笑，你求，甚至你下跪，都沒有用，說不行就是不行！」

小木頭低嘆道：「眞倒霉，就祇有我小木頭運氣壞……」

「這可未必，告訴你傻孩子，這是你小龍哥一而再的向我求了半天我才答應他的，他要和你兩個人一道走！」

小木頭一跳而起歡呼道：「小龍哥够朋友。」

神駝翁把臉一扳道：「今後記住，要叫大師兄！」

小木頭舌頭一吐道：「四叔您不知道，小龍哥才不准人家這麼喊他呢，誰喊一聲，他就一天不理誰！」

快樂叟道：「老四，隨這羣小毛頭們搗鬼吧，咱們走咱們的！」

妮子突然說道：「我也願意留下，陪小牛和小木頭到天亮。」

快樂叟這次搖了搖頭道：「妳撒謊，不准！」

妮子好像一點都不怕快樂叟，道：「姪女兒認錯了，姪女兒要留下來，等小龍哥。」

快樂叟道：「早說實話多好，留下來可以，聽明白，從現在起直到天亮，此地由妳作主，出了事可也祇問妳和祇罰妳，能行？」

妮子坦然道：「祇要大師伯許我放手作，出了差錯我一定負責！」

快樂叟頷首道：「好，祇是不得無故傷人！」

妮子承諾，和氣老隋突然道：「大哥，外面人手够了，我留下吧，也好看着這羣小毛頭。」

快樂叟以目示意，道：「不必，一塊走，就走。」

過老實向過青菊說道：「妳丫頭怎麼說？」

過青菊肅立道：「聽爹吩咐。」

過老實哼了一聲道：「這話早兩年說，妳那會落到今天！」

快樂叟把臉對過老實一扳道：「十弟就會這樣囉嗦，孩子你祇要能乖，過去的那是過，多說些什麼？」

接着，他轉對過青菊道：「菊兒，妳經驗多年紀大，此去太湖妳一個人作前站，沿途車，船，店務等，全交給妳辦，辦好是件大功，我有賞。」

過青菊立刻道謝，隨着衆奇俠出了室門，對諸老躬身一禮，當先飛身而去，諸老互一點頭，頓足處人影已失。

「正陽門」已遙遙在望，快樂叟在前突地止步，招手對和氣老隋和落拓生道：「你們繞路回去，此時家裏已經來了好朋友，本來小毛頭們足能够應付，但我總是放不下心，記住，要活口，能不傷對方更好。」

落拓生笑道：「小弟祇當大哥要借機會試試孩子們的功力呢，原來……」

快樂叟接口道：「有這半天，孩子們也很够耍的了，你們去吧，孩子們手下難分輕重。」

和氣老隋問道：「大哥，是水裏的朋友？」

快樂叟道：「大概是，我怕咱們要有不少日子和水裏的朋友們耍子了，九弟和三弟就回去吧。」

落拓生與和氣老隋同應一聲悄然走了回程路。

快樂叟接着一指正陽門，接說道：「老十，照顧正面，老四守後路，其餘的交給我。」

過老實笑道：「大哥疼我，正面不怕太輕巧了些？」

快樂叟道：「好了十弟，你殺刦太重，獨當正面已很够了，有個『天煞星』的小龍，已叫我够煩心啦。」

神駝翁道：「小龍眞的去追秦……」

快樂叟道：「那兩個東西，早就亡命天涯不知向何處，小龍現在京中，有了麻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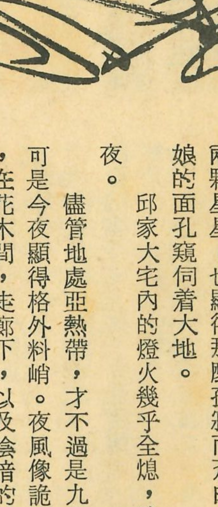
過老實和神駝翁大驚問道：「什麼麻煩？」

（未完待續）

都市社會技擊傳奇小說

東門白　文
董培新　圖

女俠金燕子（上）



楔子

天上雲層很低，偶爾自雲隙中出現一兩顆星星，也顯得那麼孤寂而蒼白。像晚娘的面孔窺伺着大地。

邱家大宅內的燈火幾乎全熄，時近午夜。

儘管地處亞熱帶，才不過是九月底，可是今夜顯得格外料峭。夜風像詭譎的狼，在花木間，走廊下，以及陰暗的角落，到處躑躅着。

邱家大宅中仍有唯一的燈光，却又是那麼微弱，像荒塚中的一點螢火燭光，在夜風所譜的凄涼輓歌中閃爍。

邱麗珠及邱還珠姊妹二人，本來各佔了一幢小樓，以邱宅屋宇之多，包括僕傭在內，即使每人佔三個房間，仍要空閒一半有餘。而今夜，她們却睡在同一樓上，也就是妹妹還珠，睡在姊姊麗珠樓上，而且同床而眠。

現在，還珠已上床躺下，麗珠帶着輕鬆而尖銳的口哨聲自浴室內走出來，進入臥室，還珠隱隱覺得姊姊今夜有點不尋常，就以這哨聲來說，好像裏面蘊藏着令人顫慄的音色。可是還珠又說不出姊姊失常的原因。

麗珠在大鏡前擦着秀髮，披在身上的薄褸滑落地上，在深紫色的床頭燈光之下，她的胴體上居然沒有一絲片縷。

床頭燈僅有十支光，用以看報固然吃力，但欣賞胴體，在近距內應該是够了。還珠較為保守，即使是姊妹，她也不敢顯示自己全部的胴體。所以她感到吃驚。

在深紫色燈光下，那像一塊琢磨過的紫玉，自側面望去，上圍的挺拔與下圍的渾圓豐滿，恰成一個適當的比例。

還珠嬌靨上有點熱度，這一刹，她曾假設，如果她是一位氣血方剛的男士又會怎樣？這種假設得不到答案，因為還珠無法想像男人的感受。

麗珠好像並不知道自己赤裸着，或者已知而以為對自己的妹妹炫露胴體，也是意識上的一種享受吧？所以她顧影自憐，旁若無人。而且把腰身作輕微的扭擺。

還珠見過很多服裝模特兒表演，也見過太多人體攝影的各種姿態。只有姊姊所扭擺的姿態，她很陌生而驚異。任何一個姿態，或者其中一個動作，都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她自己的體內血液中，或在還珠的血液中騷動。

還珠當然不知道姊姊的胴體怎會令人產生這種異樣的感受？但她終於忍不住：

「姊姊，我從不敢把胴體暴露在任何人面前，包括最親近的人在內。」

「還珠，妳有沒有接觸過男人？」麗珠不答反問。也許她認為妹妹嫩得像一根韮菜芽，那問題不屑作答。

「接觸？」顯然還珠對這兩個字的專門解釋，仍是不甚了了。

「所謂接觸，也就是發生關係，懂了吧？低能者！」麗珠的不耐，更造成還珠的不屑和驚駭，說：「我才不會，我的一切，要交給我的丈夫。姊姊，妳已經和男人……」

麗珠仍不作答，匆匆穿上內衣，望着



鏡中自己的身影，好像嘆了口氣，喃喃地：「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

她上了床，不再說話。或者正在準備夢見周公了，但還珠却在想着姊姊的話，儘管她仍不太瞭解，却又隱隱體會到那句話不太衞生。

很久，她們一直不再說話，夜風的魔指，在窗上輕扣着，屋頂上及電綫上，有很多幽靈在吹着口哨。

不知過了多久？還珠矇矓欲睡，或者已經睡了，却被姊姊推醒，接着，麗珠傳來一聲嘶呼。

還珠的睡意仍未全消，却看到床前站着一個高大的影子，頭戴珠冠霞珮，身穿莽袍玉帶，臉很白，唇紅如血，雙目極大，瞪着還珠，定滯而不動。像魚市場上死魚的眼睛。大約總有五六秒的時間吧？還珠慘嗥一聲，昏死過去。

物必先腐　而後虫生

金燕子是個美麗動人而身份特殊的女郎。她會三國語言，也能飛越三四公尺的高牆。沒有人確知她的三圍數字，也正如誰也不知她到底能跳多高是同一道理。

她的美眸像清澈無底的深潭，能照徹別人的肺腑，又顯示她自己的深不可測。她沉默寡言，智慧過人。

至于她身上的其他部份，見者只能說那是宇宙間所有的雕塑之神的集體創作。

她從不主動插手警方的案件，但若有警方友人敦請，她也會客串一下，却從不使人失望。因此，東南亞各國的警方，奉之為女神，黑道人物却畏之如虎。

B城有「印度洋之玉」的美稱，儘管它是個自由港，却仍保留着不加修飾，麗質天生的本質。

有人把夏威夷譽為花的世界，但B城奇花瑤草之多之美，絕不遜于前者。大理菊碩大如盤，秋海棠嫣紅似火，至于各種蘭蕙品種之多，會使你如置身衆香之國，目不暇給。

在B城山之麓，水之濱，熱帶闊葉樹叢中，有一幢小巧別墅。這正是金燕子在東南亞各地的私宅之一，人雅香巢自也不俗，先不談別的，即前後院的名貴花木，即所費不貲。

現在，夕陽那酡紅的醉臉，已半沉于山之巔，為這小別墅屋頂上塗了一層金芒。幽靜是這裏最大特色，如在深夜而無風，幾乎可以聽到螞蟻廝殺的聲音。

一輛半新的跑車，嘎然停在小別墅門外，車上的青年紳士，西裝頗新，却未紮領帶，頭髮蓬鬆，襯托着一張英俊而憨厚的面孔。

他正是金燕子的表哥岳敏，也是金燕子的助手。才二十七歲，却比金燕子多會一國的文字。身手過人，力大無窮，除了輕功及智慧畧遜于金燕子，其他搏擊之術，猶有過之。但此人生性憨直，不修邊幅，是個粗獷而不令人生厭的人物。他的西裝上衣敞開，白襯衣上部三個鈕子也未扣合，隱隱可見他那小山似的胸膛，古銅色的皮膚，和胸口的一撮黑毛。總之，這小子混身充滿了活力，散發着生鐵氣味，也充滿了使女性心跳耳熱的男性魅力。

岳敏自衣袋內掏出兩個六角型的鋼球，用拇指連續彈出。他現在仍在車上，距大門約三米左右，但那鋼球却準確的射入大門上端兩側，有彈簧護蓋的小孔中，那兩個小孔的直徑，絕不超過寸半。

大鐵門傳來一陣輕微的「叮噹」聲，好像鋼球在裏面迂迴下落了幾道卡路之後才停止。接着大門向兩邊縮去。跑車開入，鐵門又自動閉上。

當岳敏吹着口哨，進入小別墅樓下客廳中時，立卽被那幽靜和肅穆的氣氛所懾，口哨聲嘎然而止。

客廳不算豪華，却是几淨窗明，一塵不染。予人最強烈的印象是，不論壁鐘上，枱錶上，烟灰缸，打火機以及其他擺設上，都有一隻栩栩如生，金光閃閃的金燕子。

「表妹……表妹！」岳敏向樓上低喚着，同時燃了一支烟。

樓梯上傳來輕靈的脚步聲，繼而看到一雙穿着拖鞋的玉足。小巧玲瓏，逗人遐思。假如脚也能申請專利和註册商標的話，這一雙會首創紀錄。

現在，可以看到那雙玉腿了。在熱褲套裝下，忽隱忽現。修長勻亭而圓潤，使人有不忍觸碰的感覺。

如果倒退六十年以前，必是一位三寸金蓮四寸腰的風格。衣服是金色的，包括拖鞋及頭上的髮帶。與那柔細黑亮的秀髮以及漆黑的眼珠，形成强烈的對比。

她的冷艷，是岳敏所熟知的，他天不怕地不怕，只是在表妹身邊，不能太隨便。他說：「表妹，經我調查，這次邱家的怪案是第三次，他媽的！眞有點邪門。」

在表妹面前，很容易出汗，把上衣脫掉，扯開胸衣，胸前黑毛更是一覽無遺了。

金燕子皺皺眉頭，指指地板上的烟灰，走到落地窗前。岳敏急忙揑熄了烟，用吸塵器把烟灰吸淨。他說：「經警方帮辦的指引及介紹，我見過邱森及他的二女還珠。據說大女麗珠，自昨夜受驚後失常，語無倫次，于今天下午出走而失踪。」

金燕子兀立窗前未動，但在岳敏的視覺上，閃閃的金衣以及衣內的胴體似乎不斷在動。但是，表妹在他的心目中高不可攀，他從不涉入遐思。

金燕子仍然未動，說：「把握重點，繼續說下去。」

「根據陶帮辦的資料，三次怪案如出一轍，都是在三個富足而美艷的少女矇矓欲睡時，先是聽到衣袂撕裂空間的聲音，睜眼一看，邪門，眞他媽的邪門！」

金燕子揚揚手，似感岳敏的形容詞及感嘆號太多，示意他免囉嗦。

「頭戴珠冠霞珮，身着莽袍玉帶，足登朝靴，面如白蠟，雙目定滯不動，目不轉瞬地瞪着床上的少女。」岳敏一口氣說完，繞到金燕子身側，希望表妹和他同樣地激動，但金燕子平靜如故，冷艷的嬌靨上沒有一絲表情。

岳敏抓抓頭皮，大聲說：「表妹，請閉上眼睛，假如妳是那三個少女，不！應該是四個，因爲邱家有兩個女兒，乍見床前站着一個鬼氣森森的怪人，妳會不會駭瘋？」

「也許我的形容技巧不够！」岳敏攤攤手，繼續說道：「好像表妹沒有聽我在說話！」

金燕子站在窗前，冷漠地說：「你的話字字入耳，我全聽清了！你只是在扮演一個少女，而不是在調查一件案子，說不定你的受驚程度，較之那些少女有過之而無不及。」

岳敏楞了一下，畧有愧色。他的確太激動，也就更顯示表妹是多麼冷靜？他搓着手，說：「表妹，三個少女受驚後，都有點失常，然後失踪。凡是見過那怪人而未失常也未失踪的少女，只有邱家二女邱還珠了。有一點很怪，這些少女房中都有貴重的首飾，却未失竊，而事後証明，少女們也未被施暴。」

「這一點很重要。」金燕子踱着說：「第一，見到怪人的少女，並非全部失常失踪，邱還珠就是例外。其次，怪人不爲刦財，也不爲色，其目的很費猜，讓一個正常的邱還珠事後追述當時情形，此人似有恐嚇企圖。」

金燕子又說：「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乍聽到衣袂撕裂空間之聲後，怪物已到床前，此人的輕功很高。至于現場上未留下指紋，那是對方故意造成恐怖的錯覺，表示那是鬼不是人。」

屋中很靜，像個眞空管，金燕子在苦思這件怪案。這次是B城警方帮辦禮聘她來此，來時怪案已發生了兩起，那是林家與古家。有個可怕的巧合是，這三個少女的家長都是以打撈起家而暴富的。

暴發戶所以引人注目，有兩種主觀與客觀的因素。在主觀來說，暴發戶由一個窮措大一躍而爲腰纏萬貫的富翁，在致富的時間及心理適應上，都缺乏過程，也就有異常的表現。比喻說，他們會附庸風雅，說八大山人是清末畫家，也會大言不慚地說，畢加索姓畢名加索，是中國唐代人等等。在客觀因素來說，在任何一個較大的都市中，有數百萬美金的富豪多的是，並不爲人注意，就好像他們的富有是努力經營所得，他們養尊處優是理所當然的，而暴發戶却像一個窮人陡然之間得了馬票頭獎一樣，令人眼紅。

金燕子仍在踱着，岳敏說：「表妹，還有一點，昨夜這一次，是大姊邱麗珠先發現怪人而推醒了妹妹還珠的，直到邱還珠看清了怪人，慘呼一聲嚇昏過去時，邱還珠還是清醒的。」

金燕子突然止步，說：「表哥，你以爲這一點是否重要？」

岳敏說：「表妹，有點重要，但我說不出理由。」

「那你已經進步了！」金燕子說：「你說過，三個失踪少女過去的作風都很浪漫？」

「是的，表妹。那是人所共知的，而且，除了邱氏姊妹之外，前面兩個都是獨生女。」

金燕子點點頭，說：「現在該談談二十天前，警方在海邊發現的一具無名屍體了。」

「表妹，警方早已確定，那是B城也可以說是南洋一帶輕功極高的飛賊『鬼手』孫七。」

金燕子說：「據說孫七是被人擊斃，

然後用大石墜入海底，但不久大石脫落浮出水面的是不？」

「是的，表妹。而且警方由于他的身材，面貌以及衣內綉着一隻鬼爪而鑑定是他後，已經火葬，但現在仍然不知是誰殺了他？」岳敏加重語氣說：「是誰能殺死他？」

顯然金燕子對這句話頗有同感，「鬼手」孫七輕功高，搏殺有術，狠毒，狡滑而且貪心。想不出能殺死他的人是誰？

岳敏說：「表妹，還有一件事，也他媽的邪門！第一個失踪少女的父母說，那怪人的形態，很像本市西郊的大廟中的一具神像，黑臉紫袍。第二個少女的家長表示，那怪人又頗似本市東方大廟中的一具神像，虬鬚環目，身着紅袍，但邱家看到的，却是白臉巨睛，身着黃袍。很像本市北部廟中的一具神像。本市廟宇太多，香火鼎盛，下次會不會是南部廟中的神像出現？」

金燕子目注岳敏，說：「表哥，你說話很有點技巧了！往往把最重要的放在後面壓軸，你對這一點有何看法？」

「也許這僅是一種幻想吧！」岳敏抓抓頭皮，說：「本市廟宇太多，靠廟發財的神棍也大有人在。會不會是他們競爭暗鬥以嫁禍方式排除異己？」

金燕子說：「這概念很有價值，但如果僅是爲了爭取信女善男對廟方的捐獻，而裝神弄鬼去嚇人而且很可能又把少女刦走，這不大可能。」

岳敏聳聳肩，說：「表妹，到目前爲止，妳是否已有心得了？」

金燕子說：「心得談不上，幹這行總要大胆假設，小心求証才行。現在咱們再分別去訪問第一次與第二次受害者的家長。特別着重于少女過去之交遊，但不能表明我們的身份，就說是警方的人。」

華燈初上，大街上到處閃爍着霓虹燈的媚眼，車輛交互飛掠，像織布機上的梭子，織出了夜都市的瑰麗景色。

金燕子化裝爲一個相當醜的女人，來到第一次見到怪人的林家，既是以警方人員造訪，僕人立卽把她引到內宅的客廳門外。

這個暴發戶巨大宅第中，予人最强烈的印象是整潔衞生，地上不見一片草葉及紙屑。由第二道院門通往大廳門外的青石板，好像用肥皂洗刷過。

金燕子正要撩起珠簾入廳，僕人忽然攔住，低聲說：「小姐，請脫了鞋子，把襪套套上。」原來門外有個小箱，箱內有一疊潔白的襪套，就像便鞋差不多，白布製做，輕便而柔軟。

金燕子入境問俗，沒有理由責怪主人的講究衞生，立卽換上。這時，僕人又自箱中取出小型吸塵器，在金燕子身上吸了一遍。

這無非是怕把衣上的塵垢帶入大廳中，這大廳中如何乾淨，也就不問可知了，金燕子雖然不悅也只好忍了。

僕人吸完之後，又低聲說：「小姐，你可千萬不要見怪，主人天生潔癖，他最怕身上有寄生虫的人……」

金燕子冷笑說：「我身上卽使有寄生虫，也被你用吸塵器吸光了！」

「不，不！」僕人吶吶說：「比喻說，如果身上有虱子或跳蚤，噴點殺虫劑卽可驅除，如果沒有，也就免了！我想小姐都比較講衞生的。」

金燕子忿然入廳，目光所到之處，都是一塵不染的傢具和陳設，地板未打蠟，但她相信卽使用白手套摸摸地板，手套也仍會潔白如新的。

這時，內間走出一個中年人來，衣着不算華麗，但洗得纖塵不沾，伸伸手讓座，說：「李小姐，歡迎妳的光臨！」

金燕子坐下，說明了來意，而且不客氣地說：「林先生在未發財之前是否也如此乾淨？」

「當然！」林國泰坐在對面，以白手帕捂着鼻子，不知是嫌她髒抑是厭惡她太醜吧？因爲她的兩個黃色大板牙突出唇外，說話時白沫亂飛。

金燕子說：「據說令嫒過去的私生活不大正常。希望林先生能和我們合作，作正確的報告，才能迅速破案。」

林國泰一雙不太大的眸子陷入很深，看人時好像希望能看到別人心中的秘密。眼囊下的脂肪不規則地抽搐着，說：「不正常是談不上的，但一個獨生女，受到寵愛，是常見的事。」淚光在眼簾內流轉。

「林先生，你過去作打撈行業，曾和那些人合作過？」

林國泰說：「本人作打撈行業，一向是獨自經營，從未與同行合作。」

金燕子以爲受害的三個家長都是幹打撈的，所以希望知道他們之間是否有來往？這和怪人選擇他們三人的女兒爲對象是有關係的。因爲B城幹打撈的富豪有五六家之多。

「林先生，令嫒的交遊對象可以告訴我嗎？」

「我說過，我雖寵小女，可是她不能算是浪漫，對于她的交遊，我不大清楚。」顯然，此人因女兒失常失踪，且曾報警，而現在似又不想得到警方的帮助了。有些勒索案的當事人往往因想化錢消災，而不和警方合作，所不同的，林國泰已報了警。

金燕子此來，似未獲得任何綫索，但她却以爲有所收穫，起碼對林國泰的深沉有某種程度瞭解。

事後她又看過林女的臥室，當夜房門鎖着，沒有被開過的現象。窗子被開過，但窗上沒有任何痕跡，初步証明那人是掠進來的。

輕功高的人和馬戲班以及特技團的穿火圈者不同，和世運會上跳高紀錄保持者也不同。前者是頭前脚後，穿過後來個觔斗站起，後者不論是「仰滾式」或「俯滾式」，都不能頭部先過，但落下後是摔倒的。只有輕功高的人，既不是頭部先過，也不是身子橫過，而是身子畧斜穿過後落地可以站住。

能由此窗中掠進而不按窗檻者，輕功就很高。

金燕子辭出時，在外院泥土中檢到一個小胸章，銀底黑字，上面有兩個「C」字，顯然是兩個字的英文縮寫，她知道今天的收穫有多大？

至于岳敏，他是去訪問第二個不幸的

當事人，那是座落于B城西郊外佔地不下二十英畝的古家。

這並非說古家的宅院有二十英畝之大，而是古一舟自暴發之後，買下了這一片菓園，主要的水菓是本地名産的榴槤及紅毛丹。

而古宅就在菓園中央。

但是，岳敏發現古宅正在招攷司機，也就改變了身份，算是一個應徵者。但登報三天，而應徵者只有五個人，何以如此之少？岳敏還弄不清。

在菓園大門入口處，是個小型停車場，攷試即在此舉行，他打量一下，只有兩個人等待攷試，還包括他自己在內，他說：「只有我們二人報攷？」

「不，」監攷者冷漠地說：「來的人不少，但一聽待遇，掉頭就走。」

岳敏說：「請問月薪多少？」

「我們是按日薪計算，日薪美金五角。但我們管吃管住。而且福利很多。」

岳敏看看另一位報攷者，他以爲定會被這低得有侮辱人嫌疑的待遇氣跑，而僅賸下他這個另有目的應徵者，那知這位仁兄似乎不在乎待遇多寡，甚至于也許能塡飽肚子不拿薪水，也甘心情願呢！

此人身材很高大，肩膀很寬，如果在平劇中飾演黑頭，不須墊肩，馬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岳敏說道：「老兄，請問有什些麼福利？」

「這該分兩方面來說，」監攷人說：「在物質方面，園中水菓以半價售予本園員工，在精神方面，主人顧及員工生活及健康，每于開飯時，必定放出悅耳名曲，以增加員工之食慾。」

攷試結果，監攷人對岳敏的評語是：藝高胆大，恃技傲物。但發生車禍之司機，大多是岳敏這類人，所以不取，那麼另一個高大的人自然被錄取了。

這時，園裏走出一位身着唐裝的中年人，一套深藍色的褲掛，洗的次數太多，已經快變成白色的了，而且雙膝上還有補綻。

此人的中圍大概在四十五到五十吋之間，所以乍看起來，全身的肉都在飛舞，只有骨頭不動。

監攷人向這位胖子鞠躬，說：「經理，攷試結束，報攷者一百七十五人，來此一問待遇，當場走了一百七十四人，只賸下這位，等于一人競選。至于這一位，」他指指岳敏，說：「他不在報攷的一百七十五人之內，顯然是臨時趕來的，因駕駛時花招太多，沒有錄取。」

胖子點點頭，泫然說：「如果小姐在，我的車子又何須別人來駕駛？」鬆弛的眼皮子一眨，淚水已經淌了下來，說道：「既然未攷上的僅有一位，也許他對本園的其他工作有興趣，不管怎麼樣？管他一餐飯。」

監攷人似是本園中的總管，他低聲說：「經理，沒有這項預算啊！」

胖子揮揮手說：「在肥料項下開支。反正他必須拉在我們的菓園之中。」

這幾句對白，聲音雖不大，岳敏却是字字入耳，只是對最後一句話，還不大瞭解。

這時胖子已向園內走去，監攷人帶着二人跟在後面，不久來到一個木板屋中，看來這是工人的餐廳。至于已錄取的司機，並不在這裏用飯。

一排排的長桌上，擺了些碗筷，菜飯還沒有端來，而岳敏的却由一個廚師助手端來了，一碗糙米飯，其中大約有十分之一是稻子，一盤菜是小魚炒空心菜，湯是咖啡色的，一嗅便知是白開水中滲入少許醬油。

岳敏不知道此園中的工人是否也吃這個？如果是，監工所說的福利根本就是騙人。

但岳敏既是暫時冒充應徵者，就只好吃一點，四下看看，屋角有一面巨鼓，鼓槌放在鼓面上，其他一無所有。

這時工人魚貫走進來，坐在一排排的長桌邊，廚司助手把飯菜擺上。岳敏偷偷望去，飯是一樣，僅是稻子畧少些。

至于菜，除了一盤空心菜，還有一盤炒豆腐干，湯也是醬油水，淸可見底。

岳敏深信這個胖子不是什麼好東西，節省雖是好習慣，也是致富之道，但自奉節儉是好事，對下人刻薄就是陰毒。這種飯下肚，隨時都有患盲腸炎的危險。

工人們對吃飯就像吃藥一樣，有的人把湯喝完就算了，這時傳來了名曲聲，先是「遊騎兵進行曲」，繼而是「在水上行走的聖弗蘭西斯」。

這些名曲，並不能促進工人們的食慾，儘管節奏輕快，他們却不懂。監攷那個漢子在門外探頭看了一下，立卽走進來，拿起屋角巨鼓上的鼓槌。

「擊鼓？」岳敏自進了這座菓園，所見所聞，都是奇事。是的，鼓聲很低，好像是數里外傳來的，而且擊得很慢。

鼓是振奮人心的一種响器，當我們看到遊行，步伐整齊，精神振奮，那幾乎全是鼓的功效。

古人在衝鋒陷陣時發明了擊鼓，在雄渾的鼓音下，胆氣獲得武裝，情緒已被亢奮，雖在千軍萬馬中，而能視死如歸，義無反顧。但鼓雖可以振奮士氣，若不能適當運用，反而再衰而竭，被敵所逞。因此，往往在敵人擊了三通鼓時，己方才擊一通鼓。那是，因爲第一通鼓，精神振奮，第二通鼓，躍躍欲上，待三通鼓時，士氣已經衰弱了。

這人可謂深得擊鼓三昧，由徐而急，由低而昂，這時工人們在鼓音亢奮下拿起了筷子。

甚至于有些工人，在第一通鼓尙未擊完時，兩碗糙米飯已經塡入肚中。

現在岳敏對此園主人，已有相當的瞭解了。這種待人處世作風，比之殺鷄取卵更加狠毒，可謂殺人不見血。

這些工人整天勞作，伙食太差却又吃不下去，園主爲了節省開支，不改善伙食，却想出這種荒謬的辦法。

工人暫時塡飽了肚子，但這種吃法絕不衞生。簡直等于慢性殺人，毫無疑問，如果工人中有人生了重病，園主絕不會爲他治癒而是開革。

岳敏這時忽然感覺肚中「咕嚕嚕」响起來，他以爲是糙米飯作祟，尙幸僅吃了三五口，至於一菜一湯根本未動。

肚子响了一陣，就覺得坐不住，非去方便不可。他媽的！簡直是害人……。

岳敏站起來往外走，工人已吃飽，鼓聲停止，那位擊鼓的總管也走出來，說：「要方便是不？」

「是呀！」岳敏感覺迫不及待了。

「如果來不及，菓林中到處可便……」總管似乎預知他會便急，這園主眞有識人之能，不知化多少錢請來這位無所不通，善解人意的總管。

但是，岳敏忽然心頭像被戮了一下，記得胖子說：「在肥料項下開支，反正他必須拉在我們的菓園之中。」

「這是什麼人？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錢還有什麼？」一種被揶揄和侮辱的感受，使岳敏面紅如火，好像臉上被踢了一脚。

就在他事畢，餘忿未消時，全宅中燈火全熄。而且隱隱傳來了嬌喝聲，這分明是金燕子和人動上了手。

不錯，金燕子早就來了，只是沒有露面而已，而且幾乎錯過了一次機會。

她最初也未注意這個應徵的司機，待司機提着一個皮箱走出古胖子的秘室時，臉上展覽着勝利的獰笑，而古胖子却在室內咆哮，說：「回去告訴你們的頭子，這太欺人！欺人太甚了！」

金燕子伏在月亮門上的籐蘿蔓中，眼見這高大的漢子提着小箱，向側門走去，顯然不想走正門。

金燕子的身子一彈，像慧星掠過黑暗的天際，已迎面攔住。儘管她化裝過，衣服寬大，却絲毫不影响她的動作。

大漢的反應够快，僅憑對方的輕功，就知道不好惹，況且箱中的東西價值不菲，微一驚楞，像一隻受驚的鳥，抖臂，扭腰，開叉，縮身，兩米二三的一道矮牆，一掠而過。

可是他今天的敵人是金燕子，他要越過兩米二三的短牆，必須抖臂，落地後還要打個踉蹌，比起他的頭目，自是不如。

然而，踉蹌未穩住，人家已經攔住了去路。

大漢剛剛還想過頭目，希望在這刻，自己能變成頭目，這意念立卽動搖。頭目是否有這速度？實在沒準兒。思維間提箱交到左手，右手僅在腰上一摸，嘯聲和寒芒已到了金燕子胸前。

金燕子沒有一絲表情，閃過第一柄飛刀時，已發現對方又摸出第二柄，這一柄飛出，金燕子的身子，在極少角度下作了三個轉折，像漩流中的一條劍魚，一閃卽至。

大漢擲出第二柄飛刀時卽作退身之計，也僅退出半步，人家的「五指貫手」已到了咽喉處。不可思議的速度，使他無暇思維，只是本能地選擇一種較輕的，不至致命的部位來承受這一式貫手。

他全力偏身扭過脖子，讓過左頸部的大動脈要害，掌力過處，「克察」一聲，肩上的琵琶骨，硬生生地被掃斷，有如一柄沉重而不鋒利的砍柴刀，劈斷了一根甘蔗。

大漢算是一條硬漢，嗓中發出半聲類似鷄叫的慘呼，面孔扭曲着，已失去原型，右手中的提箱却握得更緊。

逃！這是他目前心中唯一能想的，也是最期望的，在過去，對這個充滿了恥辱的「逃」字，不屑一顧，現在却體會到，在眞正需要逃時而能逃得俐落，像「追」是同樣地值得驕傲。

這念頭也僅是剛剛成形，握着第三柄刀子，在左邊琵琶骨被切斷情況下，仍在三分之一秒內掃出五刀，還加上一式「撤踢」。

但是，五刀都在金燕子身邊划過，一腿踢到時，金燕子伸手一托大漢的脚根，趁勢一送，大漢的身子飛了出去。

人剛落下，右手仍緊握提箱不放，而金燕子又非獲得皮箱不可。所以如影之隨形，一脚踢中大漢手腕，皮箱飛出三步之外。

體力和身手像彈簧一樣，能縮得緊，也能拉得長，但很難知道自己有多大「堪力」，到底能拉多長？

像大漢就是這樣，今夜他這根彈簧才拉到最大限度，對這個拉彈簧的「醜女人」眞是莫測高深。

當然，如果他知道她就是金燕子，早就服了。

在此以前，他以爲皮箱比生命更重要，而現在，本能地否認生命不如箱子重要，而且爲了逃生，還不能不來點假動作，像一個靈活的籃球前鋒，在上籃前來點花草，以期達到「明攻棧道，暗渡陳倉」的目的，所以他作勢欲撲皮箱，身子却向相反方向竄起。

金燕子抓起皮箱時，發現大漢已竄上短牆，琵琶骨斷了一根，動作已不靈活，所以金燕子厲叱一聲追上。

但古宅佔地很大，大漢在短牆另一邊改變了既定方向，捨正，側門而不由，奔向菓園。

這時岳敏剛自菓園中奔來，自然未想到這剛來的司機有問題，却看出司機面色蒼白，左肩上血漬透衣而出。

「宅內發生何事？」岳敏和大漢交臂而過。

「快去救主人，有人勒索，我要召集工人來……」

但岳敏才竄入宅內，就遇上了金燕子。她說：「有沒有遇見那個司機？」

岳敏茫然說：「那一個司機？」

「就是剛剛攷上那個。」

「他剛過去，他怎麼樣？」

金燕子像出巢之燕向前飛掠，說：「他就是和本案有關之人……。」

岳敏大驚，和自己交臂而過的人，必是被表妹擊傷的，由慚愧而忿怒。身爲她的表哥，又是她的助手，往往不能帮忙，反而做一些「白蟻」的工作。

菓園中很暗，僅憑大漢深一脚淺一脚的奔行所發出的聲音而躡踪。

出了菓園的鐵絲網，再奔行百十公尺，是B城的衞星小鎭。這裏有販賣性病的私娼，小戲院，變質的各種浴室：如日本的「湯屋」，中國的「池浴」及「盆浴」，「土耳其浴」，「芬蘭浴」及「沙浴」等。

所謂「沙浴」是在一巨型木盆中放入木屑，沙，乳汁，蔬菜精，以及其他各種對皮膚有益的維他命，有些女人趨之若鶩，每浴一小時，美金三至五元。（卽頭部

在外，身子埋入沙中。）

追入小鎭眼見大漢踣踉的奔入一座空屋之內。

這是一座被焚燬的二層樓房，僅樓板及門窗框被燒燬，有個不太大的院子。

但是屋中一無所有，剛剛進樓中負傷的漢子已不見。

岳敏說：「這空樓中會不會有暗室或地下室甚麼的？」

金燕子搖搖頭，地板上的灰塵及屋角，梯口，樑上的蛛網可以否定這種直覺的構想。

此樓左隣，是一家竹器行，燈火已熄，右隣是一家日式「湯屋」，霓虹燈閃爍着招徠的廣告：招待親切，無微不至。

所謂「無微不至」大概包括「有求必應」在內吧？

金燕子打個手勢，岳敏奔向左隣的院牆，金燕子已掠上右隣浴室的平房屋頂。

已是「湯屋」，自是日本人開設的，所以顧客以日本人佔多數。浴室是一排長型木造平屋，隔了十來間，男女分開。

儘管每間都閉着門，但熱氣仍自門縫中，板縫中溢出，滿屋蒸氣繚繞，視覺不清。而且還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體味。在這裏可以體會到，除了衣冠及可以「滅跡」的化粧品可以暫時掩飾人類的缺點之外，在滾熱的水中蒸得稍久，不論男女，更不分尊貴貧賤，體味是一樣的。

這種味道，和「湯鍋」以及鷄鴨市場上脫毛桶中的氣味雷同，但人類到此，則往往掩鼻不迭。

在這排浴室的另一端即是出口，通往大門，這裏有個櫃枱，枱內有個二十七八歲的日本女人，厚厚的脂粉，未能有效的湮滅臉上的年輪，脂肪的勢力，也在頷下，眼囊及脖子上作野蠻的擴展。但是，倒退七八年，這女人可能風靡過一段時間。

即使在目前譽之「風韻猶存」，絕不算誇大。

這日本女人看看錶站起來，那一雙老于世故的眸子，在騰騰蒸氣中閃爍着狡黠的光芒，然後來到第九號浴室門外對面的鞋架及帽架處。

在進浴室之前，須把鞋帽脫下，衣服是在內脫換的。

她技巧地左右看看，很快地在一雙女用皮鞋墊下放入一張紙條。然後在門上敲了三下，說：「小姐，時間到了。」

人類是最會表演的高級動物，不一定是電影，電視演員，如果認眞再發掘，幾乎人人能演，即使是個低能者，也能演個丑角。

一刻鐘之後，九號房內走出一位高大的女郎，身材高大，身上零件配合得也襯配，大手，大脚，大眼，大嘴，玉腿修長，令人有「一寸長一寸强」的感受。

當她扭着健美的胴體，經過櫃枱時，那位徐娘弓着身子說：「馬達，伊來暇矣！奧乃蓋一打細蔴絲！」

這是日語的「多關照及請再來」之意。女郎昂然出了浴室大門。

在此之前，金燕子已看到了一切，也和岳敏計議過。

這小鎭街道不整，住戶及商店雜處，而且疏疏落落。路燈也不太明亮。

前面是一道約兩米高的石墻，牆的那一邊可能是菓園或者花園。

女郎走得極快，發現對面來了一個人。但仍然快速進行。

這人正是金燕子，那日本徐娘在這女郎鞋中放的紙條，早被金燕子取走。上面寫的是：第四個暫勿下手，小心金燕子。

由此證明，那個負傷的匪徒進入「湯屋」之後，並未直接見到這女郎，因女郎在洗澡。而是那徐娘轉達這消息的。

因而也可以證明，這「湯屋」和那匪方組織有點關連。

所以金燕子叫岳敏仍在「湯屋」附近監視着，她以爲負傷大漢可能仍藏在「湯屋」中。

日本女郎早已發現對面來了一個女人。雙方接近，才發現這女人奇醜無比。她聽人說過，金燕子姿容絕世，即使化粧過，也不可能如此醜陋。

雙方交臂而過時，金燕子撞了女郎一下。女郎的反應很快，扭身橫掃一掌。這一式够快，但仍然落空。

僅是這一手，她已猜出對方是金燕子了。儘管久聞盛名，却仍不服，冷哼一聲，踢出一脚，女郎對自己的身手，有某種程度的自負。

但這隻脚差點被金燕子抓住，心弦一緊，知道自己還差得多。她冷冷地說：「妳是金燕子吧？」

「不錯。」

女郎說：「沒有人敢輕視妳，但也把妳形容得高了些。」

「當然可能。」金燕子說：「千夫所指，久疑成眞。傳言往往不能全信。」

女郎說：「妳不妨說出目的來。」

金燕子說：「我希望知道你們的頭子孫七的事。」

「孫七？」女郎似乎對孫七十分不屑，說：「妳以爲像我這流貨色，能知道多少秘密——」語音未畢，三指貫手已到了金燕子胸前。

金燕子像個紙人，閃開半步，冷漠地說：「如果再迷信妳的身手，我就讓妳吃點苦頭。」

這女郎終於服了，她說：「像妳這種身手，本組織中可以選出半打以上，據說妳的特長是輕功。」

金燕子說：「我能的，別人也能，我從不以爲自己的輕功過人。」

「要使我服妳，妳要亮一手輕功讓我開開眼界。」

「開了眼界之後呢？」

「我會告訴妳部份秘密。」

「好，妳出個題目吧！」

女郎指指側邊的牆，說：「這堵牆，大約三米左右，如果妳能不按牆頭，凌空越過，我就服。」

金燕子並不那麼單純，對方要說出秘密早就說了。這一手可能有陰謀。很可能牆的另一邊有他們的人。

但這個不足爲慮，金燕子哂然一笑，在左耳上的耳墮上揑了一下。那是個最小的電子偵察器，是用一種鎘鎳合金和水銀的乾電池供應電流，能將直徑四百呎內的耳語放大八千五百倍。而且可作不定向之偵察功用。

如果牆內有人潛伏，即可以聽到吸呼聲。但證明牆內無人。

金燕子說：「爲了提防妳趁機逃走，請把妳的鞋子取下來拏着。」

女郎冷笑道：「鞋子脫下還可以穿上，這種提防辦法有用嗎？」

「當然有用，在妳穿鞋子這段時間內，我已經可以出來了。」金燕子說：「我必須警告妳，摸鎗者死于鎗下，這是千古不易之理。」

女郎說：「妳放心！我早就認了！」

她脫下鞋子提在手中。顯然她還不知道鞋墊下的紙條早已不見了。

「看清了！」金燕子暗暗提防，以防其他方面的狙擊，但偵察器上顯示除了這女郎，附近無人。

于是她颼起身形，越過牆去。但在半空中，不由吃了一驚，也體會到這個女人對B城十分熟稔。

原來牆內是個大花園，也許是爲了防盜，在牆內種植了一大片的仙人掌。

人所共知，一米多高的仙人掌，亘刺鋒利如針，人落其上，等于落在刀山上一樣。可見這女人非但反應快，而且居心至毒。

但金燕子不是等閑之輩，身子下落，用鞋底在仙人掌上一點，落在沒有仙人掌處，且發出一聲慘呼。她以爲女郎一定會躍上牆頭查看效果，那知沒有聲音。再竄出牆外，女郎已經不見。



金燕子把大漢肩上琵琶骨硬生劈斷。

金燕子就像一隻大蚱蜢一樣，再次越牆而入。但已失去了女郎的踪跡。

繞到民房後面，才看到一個影子奔出三十碼外了。一個女人穿着半高根鞋奔掠，加了這小鎭的街道路面不佳，必定影响速度，但對這女郎，似無顯著影响，可見人類忍受痛苦的耐力因時因地而不同。

這也可以說，心理影响肉體至大，如果一個孕婦預知她將生下一個死嬰，其分娩痛苦必將倍增。

結果追到B城市區內在高貴住宅區一帶消失。

當金燕子和岳敏返回住所時，岳敏大笑着，說：「表妹，我從不懷疑妳的智慧，像今夜叫那女人脫鞋的靈感，除了奇妙高絕，簡直滑稽透了！」

盜雖少人　智過君子

岳敏發現金燕子毫無笑意。他的笑聲戛然而止。要表妹笑太難，但僅是莞爾一笑就十分之動人。

金燕子打開皮箱，再打開鹿皮袋子，「嘩」地一聲，倒出一堆華光流轉，耀目生花的鑽石。最大的在七八十克拉左右，最小的也有二三克拉。

物以稀貴。如果鑽多得必須用磅來秤。可能使人懷疑它的眞假。

「表妹，這眞是鑽石？」儘管他們二人是世界上最不重視金錢的人，可是鑽石有其獨到的魅力，它本身光華迸射，也能使人類的目光特別明亮，瞳孔張大。

在鑽石之前，往往使人類最純眞，赤裸裸地流露出內心的思想，使面孔上宣洩着人類最原始而未加修飾的表情。

除了鑽石，那只有一對眞正相愛的人在一起才有這種純眞表情的展覽了。

「我早有一個構想。」金燕子說：「由于被害少女的父親都是打撈致富的，儘管他們否認合作過，我却以爲他們的確合作過。而他們不說實話，正顯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岳敏說：「妳是說這些鑽石全部是打撈取得？」

「這恐怕不及全部的三分之一。」金燕子說：「僅是胡胖子一人就交出這些，另外姓楊及姓邱的，絕對不少于這些。」

岳敏說：「那不是論百斤計算嗎？」

金燕子哂然道：「這些已不少于十磅，以姓古的爲人來說，不管那漢子是敲詐勒索或者硬搶，我相信姓古的手中還有這麼多。甚至于更多些。這可以猜到，他們必定合伙打撈了一艘載有鑽石的日本沉船，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人在東南亞搜刮了大量金銀珠寶及鑽石，最初存放于菲島的呂宋，後來麥克阿瑟率軍反攻回來，日本人自忖無法固守，就派一艘小型運輸艦由一艘驅逐艦護航駛回日本本土，中途却被盟軍潛艇擊沉。」

岳敏說：「這就不對了，如果盟軍潛艇擊沉了這艘運輸艦及驅逐艦，必定獲得情報，該艦上有大批珠寶鑽石，早該打撈上來，爲何遲到二十餘年之後的今天？」

金燕子說：「那是因爲潛艇擊沉二艦不久，又被日軍飛機發射魚雷擊毀，所以這兩艘沉船的位置成爲秘密。如果正是這一批鑽石，應該在半噸以上。」

「半噸？」岳敏說：「鑽石以噸計，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匪徒獲得消息後向他們勒索？」

「也許恰巧相反。」

「這話怎說？難道這個人向匪徒勒索不成？」

金燕子抓起一把鑽石，然後由掌心往下溜，發出十分悅耳的聲音，說：「你不以爲半個月前『鬼手』海邊浮屍，林、古、邱三家遇怪，繼而三少女失踪，以及今夜那漢子冒充司機在古家弄走這些鑽石有其可能的連貫性嗎？」

「這……」岳敏抓抓胸前的黑毛，說：「『鬼手』浮屍、深夜見鬼，少女失踪……莫非『鬼手』和他們有牽連，被他們害死？或者『鬼手』也是合夥人之一？」

金燕子點點頭，說：「甚有可能。」

「噢！還是先看看這紙條吧！也許有助于聯想。」岳敏接過紙條，上面只有十二個字：小心金燕子，第四名暫停下手。

岳敏說：「所謂第四名，是不是指第四個被恐嚇的少女？」

金燕子點點頭，說：「在目前看來，怪人奇裝異服嚇唬少女，繼而使她們失踪，不過是勒索的先聲，但匪徒何以要冒充本市幾座太廟中的偶像呢？這可能是想把本市警方十分之七八引到廟中，以便順利下手。本市的廟太多，以警方的實力，的確要傾巢而出才行。」

岳敏說：「妳是說，『鬼手』曾與他們合作，却又被害死，他的部下，爲他報仇？」

「『鬼手』還有個毛病你知道嗎？」又是不答反問。

「妳是說好色？」

「對了！這幾個少女，都十分浪漫，應該早已被『鬼手』所誘。她們的失踪，可能是自動投靠『鬼手』。」

「甚麼？『鬼手』沒有死？」岳敏以爲耳朵可能有問題。

金燕子沉默了很久，說：「我曾經見過邱家二小姐一次，那的確是個好女孩，和她的姐姐完全不同，對于那夜的情形說得很詳細。尤其是怪人出現時，邱麗珠先把還珠叫醒才發出驚呼。這在任何一個少女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不錯表妹，妳是說邱麗珠預知怪人要去？」

「構想的確如此，這是我的大膽構想。那主要是給二小姐看的，以便現身說法，以目擊者身份向警方證明這件事。因爲林家及古家所發生的類似事件，都是少女告訴家長，再由家長報警的，這比較不易被警方採信。」

岳敏茫然說：「如果像表妹所推測的，由于『鬼手』是合夥人而被害，他的部下或同路人出而威脅這個人拏出鑽石，這三人不應該報警。」

金燕子說：「那可能是在恐嚇之後，『鬼手』才向三人說明了身份及勒索目的，所以『鬼手』希望讓警方知道這件事。原因是『鬼手』貪而狠，深信在三番兩次勒索之後，對方可能報警，才主動以廟爲轉移目標的焦點。使警方疲於奔命，也可能因此與廟方發生磨擦。」

岳敏突然大聲說：「表妹是說『鬼手』沒有死？」

她點點頭，說：「各種跡象顯示，他仍然活着。而且幕後操縱者就是他。」

「有一點我不敢相信，這三個老奸巨滑，應該熟知『鬼手』的爲人，怎會和他合作？」

「這正是我們所要弄清楚的，弄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接近破案階段了！」金燕子說：「另外，那就是第四個目標，不知是誰？」

岳敏說道：「我們要快點設法找到才行。」

「我以爲這並不太重要。充其量是去恐嚇一個被玷污過的少女，那是演戲。」

金燕子說：「據邱還珠說，她的姐姐有過服迷幻藥的記錄。而當初她們陷入魔手，可能是迷幻藥作了帮兇。」

岳敏忿然說：「表妹，像姓古的那樣富有，即使吝嗇，也不該連別人的大小便也控制呀！」

金燕子愕然，因爲她是在駕駛考試之後才到達古宅的，對於姓古的「在肥料項下開支，反正他必須拉在我們的果園中」這兩句話根本不知。

岳敏揮着拳頭說了，金燕子忽然轉過身去，笑了起來，這眞是最難得的事。岳敏有點光火，說：「表妹，妳很少這樣大聲笑，未免有點幸災樂禍吧？我的肚子到現在還不大對勁呢！」

金燕子笑得更厲害了。在她的心目中，表哥這人有時渾點，隨時有笑料，尤其是他那種出乎自然的粗獷作風，動輒就敞開胸膛，露出了茸茸黑毛。

但這些她都能忍俊得住，只有姓古的奇人奇行，使岳敏的拉肚子和肥料都被那吝嗇鬼控制了，她實在忍不住。

金燕子笑起來更美。可是，要適當形容一個美女的倩笑很難，一不小心就落俗套。

「表哥，去看看那家日本浴室中的日本徐娘還在不在？」

「如果不在了呢？我以是爲十之八九不在！」

「在就擒來，但別讓人跟踪，咱們這裏不歡迎任何訪客，我相信對方應該也猜到咱們的身份了。要小心點！『鬼手』並不好纏。」

「他媽的！只要讓我見到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打成扁的……」岳敏的話被她打斷，她說：「如果那女人不在了，再到我們追踪到高級住宅區那一帶偵察一下。」

「表妹，妳呢？」

「有些構想，我希望找帮辦印証一下。我可能會去接應你。」

岳敏走後的一刻鐘左右，她見到了帮辦。印証了三點疑竇。第一是「鬼手」孫七的屍體，據說當時找了幾個人鑒定，確是孫七。第二，經線民報告，林國泰不久前在一秘密海隅進行打撈工作。的確與人合作過，而且是四個人。這與金燕子猜想的又不謀而合。可見還有一個被害者尚未輪到。第三，三個少女所說的怪人形態及衣着，頗似三座大廟中的神像。

更重要的是，這三家少女除了邱家有姐妹二人，不是獨生女外，楊，古二家都是獨生女，素來寵愛有加，以致嬌生慣養。生活浪漫。自少女受驚而失踪後，三個家長，雖然悲痛焦灼，但却不太與警方合作。

關於這一點，金燕子也以爲頗能支持她的臆測，那就是，這四個老奸巨滑的打撈商，和「鬼手」一定有過合作的事，也可以說有把柄在「鬼手」手中，以致不敢與警方合作。仍希望以破財消災方式暗中解決。而今夜在古宅中所見到匪徒帶走大批鑽石，並未傷害姓古的，姓古的却在詛咒他們，已可斷定這猜測是可靠的。

「另外，」金燕子說：「聽說B城有個犯罪帮會，叫着『蛛網俱樂部』？」

帮辦說：「是的，金小姐，據說專門引誘富家千金，遂其歛財及奸污目的，但因這組織不大，又十分詭秘，警方早在半年前即已注意，却毫無收穫。」

金燕子說：「是不是那些人身手很高？又以迷幻藥作爲犯罪的道具？」

「是的。但是，本市警力薄弱，連普通案件都應付不了，遇上這種對手，難免手忙脚亂。」帮辦苦笑說：「這也正是我請金小姐來此帮忙原因。「

金燕子說道：「最低限度，警方總應該知道『蛛網俱樂部』這古怪名稱的來源吧？」

「這個連我也弄不清。不過我也想過，蜘蛛求生方式是張網而待，願者上鈎。就像老鼠是活的，捕鼠機是死的，而老鼠却能自動入陷的道理相同。」

金燕子深深點頭，說：「這的確有飛蛾投火，自趨滅亡的相似之點。而『蛛網俱樂部』，正是利用時代青年人追求新奇與刺激的心理，先誘其身，再利用以詐財。所以『蛛網俱樂部』又叫着『慾海蜂蝶會』。」她取出在楊宅外院泥路上拾到的小胸章交給帮辦。

那上面有兩個「C」字，反面則鏤成一個蛛網。兩個「C」字顯然是蛛網俱樂部的英文縮寫。

帮辦肅然說：「由此看來，金小姐已有心得了？」

金燕子不否認也不承認，她說：「這件案子不像表面那麼單純。但也不是難得無法捉摸。然而，這些犯罪的人物都有一手，包括身手和智慧。帮辦，既然您信任我，這件事全由我經手，但請隨時把本市發生之案件，通知我，這對此案有很大助益。」

「噢！還有一件事，也許值得報告您。」帮辦說：「本市另有個資格很老的潛水伕，忽於一週前精神失常。整天胡言亂語。」

金燕子頗爲重視說：「他都胡說些什麼？」

帮辦說：「他總是說失落了一張當票，又說要足够的本錢才能贖出那典當物，押當的是廢鐵和珠寶。」

「當票？」金燕子說：「這位潛水專家的環境如何？」

「已五十出頭，迄未結婚，事實上也沒有人敢冒險嫁給他，因爲他終日酗酒，早在三年前因酒精中毒，四肢顫抖而無人再請他下水，據說他是B市潛水最深紀錄的保持者。但却窮得無法張羅三餐，他叫張法。」

「我要訪問此人一下。也許這是一條線索。」金燕子和帮辦分手，按址找到了這位資深的潛水專家。

他住在一個破棧房中，屋中沒有烟火氣，却充滿了酒氣，汗味及臭脚的味道。

金燕子是直接登堂入室的。因爲這破棧房只有門框與窗框，已無「門」可關了。而她並不是空手而來的。

張法正在蹶着屁股在地上檢烟屁股，由於一條破西褲襠下已破裂，應該是通風良好，十分涼爽的。在昏暗的燈光下，隱隱可見雪白的屁股。

地上的烟蒂顯然經過一抽再抽，只有五分之一寸長了。

但他仍然檢起來，口中嘟嚷着，却不知說些什麼？

檢完撕開烟蒂，用報紙捲好吸着，然後在床前拿起五個瓶子，在自來水龍頭處各接了一點水，那點水僅僅把瓶底蓋住，然後搖盪，就像洗瓶子一樣。

搖了一會，把四瓶的水，倒入第五瓶中，仰脖灌下，口中發出「嘖嘖」聲，就像北方人喝烈酒「二鍋頭」一樣。

可是洗瓶子的水畢竟不是酒，張法摔出瓶子，詛咒着：「我依你姐，要是當票不失，我怎會倒這種霉？我的當票……當票……」

張法奔到破竹床邊，在草蓆下找着。但不久又停止下來說：「我那當票不是又當了嗎？沒有到期，也沒有錢去贖那當票……」他笑起來，笑得那麼放縱而宏亮。

然後往床上一倒，默默地注視天花板。其實天花板上只有一串串的蛛網和灰垢。牆上畫了很多的酒瓶。有法國的名酒十七種，義大利的名酒六十餘種，另外有日本的「菊正宗」及「月桂冠」清酒和中國的白干等等。

此人嗜酒可謂老資格，在一些名酒之旁，還註明了品嚐各種名酒應有的溫度。比喻：新紅酒，五十九至六十五度，陳紅酒（含香味者）六十五至七十二度，含淡香味的陳白酒，華氏五十至五十四度，起泡沫的酒，華氏四一至四十五度，有強烈酒精的甜酒四十七度，一般苦艾酒約四十五度。

畫餅充飢，望梅止渴，都是人類在無法達到慾望時一種強烈的表現。張法在牆

上畫了這些名酒瓶，且註明其應有溫度，可見他除了酒之外，任何其他人生必需都列為次要的了。

顯然，張法早已看到這位不速之客站在臥室門外，但他視若無睹，因為這件事絕不比酒對他更重要些。

「張老先生，你丟了一張當票？」金燕子仍站在臥室門外問。

張法瞪着血絲隱隱的眼睛，看了她很久，說：「我丟了當票干你屁事？」

「張老先生，你……」

張法勃然大怒，吼着說：「誰說我老？依你姐！都是你們這些王八蛋說我老了，在打撈商面前說我的壞話，說我手脚發抖，不能潛水！依你姐！我依你親姐！」

金燕子不以為忤，反而十分同情他，一個負有某種特殊技能的人，如果無法發揮，到處碰壁，那是最痛苦的事。由此看來，張法即使失常，似也不太嚴重。

「張先生，您是潛水界的人才，我不以為你到了退休年齡！如果我是打撈商我一定會聘用你。」

張法霍然坐起來，說：「依你姐！我就是討厭拍馬屁的人，我自十八歲潛水，直到五十多歲，別人辦不到的，我可以辦到，可是那些王八蛋硬是不用我。」

金燕子說道：「張先生，是那些王八蛋？」

張法默然，好像餘怒未息不屑作答。很久，才舔舔乾澀的嘴唇，說道：「告訴妳，在我身上搾不出油來，少娘們，到小鎮上去吧！那些小旅館和浴室，都會收留妳。」

張法嘆了口氣，又說：「其實咱們兩個差不多，妳是為了填飽肚子，必須幹這個，而我却是為了酒，甘願作那些潛水不到十年的小王八蛋的下手……」他抓扯着亂髮。嘶聲說：「可是，我依你姐，作助手他們都不要！」伸手一捏鼻子，「叭」地一聲把鼻涕甩在牆上。

金燕子取出一瓶金斧牌名酒，說：「張先生，咱們是同好……」

屋中能見度甚低，而且二人相距三四碼之遠。可是酒瓶的形狀對張法太熟了，就像對潛水工具的熟稔一樣，他的身子像一條活魚蹦了起來，說：「金斧牌的！依你姐！只要讓我喝一口，死也值……」

之後，當然是張法灌酒，金燕子問話，正是各取所需，兩不吃虧。

金燕子問道：「張法，那張當票是當的什麼東西？」

張法一口氣灌了五六口，須知金斧牌酒也很烈，喝得太急，嗆了起來。他抹抹嘴唇，喘着說道：「一……一張圖。沉船位置圖。」

在這一剎，這幾個字，在金燕子耳膜上所造成的震動力，絕不下於五級地震。而其誘惑力，更不下於沙漠中的潺潺流水聲。對金燕子來說，任何事沒有比印証她個人的臆測命中時更使她興奮的了。

「是不是兩條軍艦？」

「嗯，一條運輸艦和一條護航驅逐艦。」有酒，尤其是這種名酒，張法連當票也忘了。

金燕子說：「那張圖是那裏來的？」

「一個日本人要和我合作，我們出海實地勘察，他也會潛水，但他下水之後再也沒上來。」連有犯罪嫌疑也不放在心上了。

金燕子說：「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大概……三個月以前吧！」張法已經喝下半瓶了。

「張法，這種酒是不能急喝的，請放心！喝完了還有！」

「還有？」張法口中像含着半個香蕉，說：「依你姐！妳……妳家開酒吧？」

「是的，張法，我的存酒，你永遠喝不完，告訴我，那張圖押給誰了？」

「我也不認識他……」

「這樣貴重的圖押給別人會不認識對方？」

「雖然不認識，却常見過。」

「你不是說過，押圖的當票又押出去了？是那一家當舖？」

張法已有七八分酒意了。口角歪斜地說：「還是那個人……同一個人……」

「以後呢？快告訴我。」

「就不見了……」張法倒在床上，眼皮子像被膠住，再也睜不開。

金燕子搖着他說：「張法，明天我還要帶酒來，告訴我那人是不是林國泰？」

「不……不是林國泰那個雜碎……」

「是古一舟嗎？」

張法只能搖頭，大半瓶金斧牌酒，空肚子灌下，立即向神經中樞野蠻地推進。要不是隱隱聽到金燕子說明天還要帶酒來，他連搖頭也不屑為了！

「一定也不是邱森了？」金燕子大力搖他的頭，說：「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張法直挺挺地躺着，此刻他最幸福，不必為失圖而煩惱，更不必因無酒而焦灼忿怒。死和醉差不多，不同的是，前者馬上會作泥土的食物，後者還要繼續品嚐現實的煎熬。直到永醉不起為止。

「張法，告訴我，那人是什麼樣子？」她弄些冷水潑在他的頭臉上，而且大力拍他的面頰。

冷水使張法睜開半邊眼，說：「少……少娘們……我告訴妳……我完了……他也完了……。」

「為什麼他完了？快告訴我。」

酒精已在張法體內作了統治者，睡與死對他都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喃喃地：「依你姐……他比我先……」

金燕子無論如何搖，拍及呼叫，都無法再使他睜睜眼或者動一下，他已經爛醉如泥了。

但金燕子却以為今夜的收穫太豐富了。警方漠視此人可以說沒有盡到承辦單位應盡的起碼責任。

至於張法最後那句話，雖僅一半而中斷，金燕子却已全部瞭解了。那一定是「他比我先走一步」。那人於最近死去，而且與打撈及本案有關，當然會使人聯想到死去的「鬼手」孫七了。

雖然金燕子從不對任何怪案早下評語或定論，但到此為止，總算有了個脈絡一貫的概念了。

她的假設是：「鬼手」自張法處獲得沉船位置圖，因沒有自行打撈的經驗與財力，就去找到林，古及邱等三人，或其中一人合作。由於金燕子以為「鬼手」未死

，鑽石已撈獲且可能已經瓜分，所以這個結暫時無法解開。

不過有一點，對于「鬼手」未死的看法，可能會予以推翻。若「鬼手」眞的未死，以他的狠毒，絕不會讓張法活到現在。而張法能夠活到現在，今後也不會有危險。

金燕子與岳敏取得連絡，知他早已離開了那家日本浴室，當然未找到那個日本徐娘，已在高級住宅區一帶偵察。

于是她匆匆趕去。但張法坐起，看看腕上金錶，向棧房後竄出。

×　×　×

岳敏這時駕車緩緩行駛于高級住宅區中，他的耳中插有最精密的攝聽儀器——「蟻耳」。定向儀錶在方向盤下，只要把指針扭向某一住宅。即可聽到宅內任何聲音，包括直徑二十碼內耳語的聲音。

可是很久很久，沒有聽到他所急欲聽到的聲音，却有些意想不到的對白，這對一些登徒子來說，是十分刺激的。

因為「蟻耳」太靈，連男女間在宅中床上的褻語浪聲，也都字字入耳。

就在這時，對面街口處搖搖幌幌出現了一個人影。這裏是高級住宅區，路上照明設備不差。相距十五六碼，已可看清一個人赤着上身，手中拿着酒瓶，倚在電線桿上灌酒。

酒鬼是都市文明的副產品，B城並不例外，由于岳敏耳中仍插着「蟻耳」，車子還未到酒鬼身邊已清楚地聽到他的自語聲。那聲音很含糊，像口中含着漿糊：「好雜碎！玩了我的錢……你不是人……我也不是……因為有人說過……人欺我一次，是人可恥……欺我兩次，是我可恥……我活着有什麼意思……」

這話有點道理，可見此人酒醉還不太深，但語氣中充滿了怨恨和絕望。

「人人都希望有明天……」酒鬼前額抵在電干上，沙啞的聲音，說：「我沒有……我希望連現在也沒有……」

他一手握着酒瓶，另一手在褲腰上摸索，那是金牌名酒，也是岳敏最欣賞的一種洋酒。

看此人的衣着，情況已很潦倒，但上身赤裸着，却是細皮白肉，且相當强壯，可見此人不久之前有過錢，錢財被騙，妻子不貞，是人生最大不幸，如果不想活了，喝瓶金牌名酒，也是應該的。

那隻手摸了半天，終于在褲腰內拔出一柄七首。岳敏大驚，這種事那有見死不救之理？

他跳下車奔上，說：「先生，不要這樣，任何事都可以解決……」

那知此人的刀尖突然掉轉了方向，頭也轉過來，那血絲隱隱的眸子中，不是妻子受辱的仇芒，更沒有金錢被騙的怒火，而是一個對殺人習以為常的劊子手，在動手之前，打量犯人頸子上刀口神色。

二人相距不到半步，刀子一戮就到，而且不及防。

但是岳敏的反應還是够快，身子疾扭，「刷」地一聲，腋下衣服被挑開。但他却扣住了對方的腕部，說：「老兄，你的演技絕對有資格獲得奧斯卡，可是運氣差點！」

此人當然是那個張法了。由于對方已知金燕子來到了B城，而且叫女郎演了一齣脫鞋短劇，表現了智慧與身手，他們要生存下去，而且要完成他們的陰謀計劃尚未完成的部份，就必須手腦併用。

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和本國的演員會演戲，都是偏見，那是因為看慣了本國的電影，對外國的風俗習慣以及語言不通，就無暇去注意演員的技巧。這是一種錯誤，也是身為觀衆的一項損失。

幹這一行，則不許有這種偏見，也就是不能輕視任何一個人和一件事。而邪惡份子往往是利用人性的善念，使其上鈎。

所以有人說：魔鬼為了達到目的，必要時可以背聖經。

張法掙扎一下，有如蜉蝣撼樹，知道不行，忽然噘口一吹，岳敏臉上的驚怒之色剛剛昇起，已經原地昏倒。

張法嘴上掛着殘酷的笑，身子一彎，把岳敏扛起來，「卜」地一聲，把口中一個像哨子似的小東西吐在地上。

這是個毒氣噴射器，只有姆指指甲那麼大，含在口中無法察覺，噴出的毒氣有兩種，一種是短時間的心臟休克。另一種是死亡。

但只要過了十分鐘，這種吸入體內的毒氣即消失，即使馬上解剖，也找不出半點中毒痕跡。

當然岳敏中的毒氣是短時間休克劑。

張法把岳敏往車上一丟，駕車疾馳。

二十分鐘之內，不必担心岳敏會醒過來。

在一個獵人來說，獵一隻山獐或獵一頭虎的心情是不一樣的，張法始終無法收斂那一臉得色。因他獵了一頭虎。

他的酒量很大，金牌酒可以灌下一瓶半。但為了應付大敵，在金燕子到達而且取出了酒時，他偷偷服下了高速解酒藥。

車子急轉，進入住宅區另一條街時，迎面一輛汽車貼身掠過。

張法未看清駕駛者是誰？但金燕子看清了張法。

金燕子的反應更快，緊急刹車，來個小轉彎，啣尾疾追。她現在還沒有看到張法後座中的岳敏。

可是看到張法所駕駛的車子正是岳敏那一輛，也就可以想到岳敏已陷在對方手中了。

況且張法在那破棧房中灌下了大半瓶金牌名酒，在她離開時，他還躺在床上，由此可見張法比她還快了一步來到這裏。這人够狡猾的。

因為金燕子在張法那裏和岳敏連絡過，未醉的張法自然聽清了。

張法的車子開得太快，估計超過了一百五十公里，如果她射破前車的輪胎，在高速之下可能翻車造成車禍，萬一岳敏在車中就糟了。

前車的張法，似也知道金燕子投鼠忌器，還故意打開後車門，讓金燕子看到岳敏的脚。

金燕子此刻的確僅能跟着，不敢逼近。而張法却探頭車外說：「金小姐，請保持二十碼距離，如果妳不合作，我隨時會跳車，或者把人推下去，在這距離之下，妳無法急刹車非輾死妳的助手不可。另外，謝謝妳的名酒……」（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如蘋、唐文卿、祝雅琴三女，在萬人俊、許家驊二人離開後，爲黑社會的人騙往江記船行，半途遇見千手觀音柳仙子，與鬥不敵遭擒，點了穴道，被押隨行。萬人俊與許家驊趕回不見三女，從店小二口中獲知三女去向，循踪往追，見黑龍會的漢子傷重垂危，套問之下，雖得一絲線索，但仍不明所以，二人乃化裝趕往江記船行。江記船行中數大漢正在聚賭中，突有一漢子持劍闖進，迫問江老之下落，爲饒三村制服，饒隨又斥破兩名假扮酒鬼闖進船行，混充賭徒的小朱的僞裝——

千草解毒汁　百花爭向陽

小朱聽的目定口呆，他實在沒想到自己兩人會弄巧成拙，一進門就被人家認出衣服，而且他們之中，還有金鉸剪這樣的老江湖。

金鉸剪饒三村又道：「再說，你們這算什麼易容？臉上塗些炭灰泥巴，就能掩得住本來面目？這連普通江湖人的眼睛都瞞不過，還能瞞得過老朽麽？」

小朱大笑一聲道：「你老果然好眼力，但在下兩人也未必肯束手就縛。」

原來這小朱正是萬人俊，蹲在地上的醉鬼老王，自然就是許家驊了。

萬人俊話聲出口，鏘的一聲，正待從貼身處拔出劍來，蹲在地上的許家驊也適時霍然站起，右手一抬，要待拔劍。

但兩人的劍，還未拔出，突然從他們身後竹蓬外面嗤嗤連聲，一下刺進四支長劍！

這四支長劍，不但刺得快如閃電，而且部位也拿揑得十分準確。劍尖交叉，兩支架在萬人俊的頸上，兩支架在許家驊頸上。劍尖交叉點，就在他們咽喉前面，兩人除了把頭貼着竹篷，根本休想掙動一下，如果不想割破喉嚨的話。



只要看這四支劍，刺的又準又狠，一下就制住了萬，許兩人，這發劍之人，自是劍中高手無疑了。

金鉸剪饒三村死灰眼一凝，忍不住問道：「徒兒，這發劍的兩人是誰？」

敢情連他也不知道。

突聽萬人俊，許家驊兩人身後竹篷外面，响起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傳了進來，應聲道：「弟子是春花，秋月，特來向饒堂主請安的。」

金鉸剪饒三村居然還是黑龍會的堂主。

萬人俊，許家驊除了相互苦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鉸剪饒三村一手摸着山羊鬍子，連連點頭，笑道：「不錯，光憑方才這手劍法，除了柳仙子門下，確實難得一見，唔，妳們只管進來。」

竹篷外有兩個女子嬌脆的應了聲「是」，四支長劍，颼的一聲，撤了回去。

照說，四支架在兩人項頸上的長劍旣已撤去，萬人俊，許家驊該可以活動了。

但就在此時，金鉸剪饒三村突然手指連彈，隔空在兩人身上，各自點了四五處穴道。

竹寮板門啓處，吹進一陣香風，但見兩個荳蔻年華，面貌娟秀，胸前垂着兩條烏油大辮的青衣少女，並肩走了進來，朝金鉸剪饒三村盈盈下拜。

金鉸剪饒三村一擺手道：「起來，起來，柳仙子要妳們來，可有什麼事嗎？」

兩個青衣少女依言起立，由左首一個答道：「弟子奉家師之命，押送三名百花帮的花女來的。」

金鉸剪饒三村「哦」了一聲，問道：「人呢？」

左首少女說道：「弟子已經交給鄢巡主送到船上去了。」

兩女身後跟着走進一個身材瘦高的灰臉人，神色恭敬的躬身說道：「是，是，弟子已經把她們送到船上去了。」

這人一雙眼珠，果然也是死灰色的，他，正是金鉸剪饒三村的門人天狗星鄢茂瀾，黑龍會的巡主。

金鉸剪饒三村微微頷首道：「很好。」

萬人俊忍不住問道：「你們從興隆茶樓把在下三個朋友騙到那裏去了？」

左首那個青衣少女笑道：「你不是已經聽到了鄢巡主把她們送到船上去了，你們很快就可見面，還急什麼？」

萬人俊疑惑的道：「妳說的是三個女子？」

左首青衣少女嬌笑道：「難道你們還不知道她們是女的麼？」

× × ×

凌君毅得知方如蘋和唐文卿落在黑龍會的手裏，心頭自然感到十分焦灼。他目前除了只知道「黑龍會」三個字之外，連黑龍會的巢穴在那裏都一無所知，救人又談何容易？

但玉蘭却透露了一點口風給他，只要研製出「毒汁」的解藥，他們就可以突擊黑龍會，把人救出來。

憑她這句話，可見黑龍會的巢穴，只有百花帮知道。

老實說，救人之事，凌君毅不一定要百花帮協助，但黑龍會的巢穴所在，却非百花帮指點不可了。

這又回到「毒汁」解藥的問題上來了，自己若不研製出「毒汁」的解藥來，她們決不肯透露黑龍會巢穴在那裏的。

凌君毅考慮了很久，兀是想不出妥善的方法來，背負雙手，在書室中來回踱走了一陣，又回到椅上坐下。

忽然，他發了一個奇想！

於是迅快的站起身子，走到北首一口疊櫥前面，俯下身去，打開櫥門，捧出青瓷葫蘆，又取出一個小水盂，小心翼翼的倒了半盂「毒汁」。

然後又去屋後舀了一盂清水，一同放到書案之上。

接着又在藥櫥中胡亂撮出了十來味藥，放入鐵船，研成了細末，泡浸在一個小瓷缸中。

這些動作，他自然是故意這樣做的。

那是因爲他在蹲着倒取「毒汁」之時，就發現有人躲在藥櫥的後面，偷偷的窺伺。

這自然是百花帮派來暗中監視自己的人了。

大白天裏，派人躲在櫥後監視自己，那只有一個目的，她是專門負責記錄自己取過何種藥物，如何泡製，才能化解「毒汁」。

由此可見他們並非監視自己行動，而是監視自己配藥的情形。

因此，凌君毅也只作不知，仍然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在他轉身之際，已把「驪龍辟毒珠」取到手中，然後隨手取起那個盛着清水的小盂，很快把「辟毒珠」浸入水中。

然後舉步走入泡製室，一手拿着銀棒，輕輕攪動浸泡的藥末，這樣攪了約莫盞茶工夫，才行停止。

回出書房，在椅上坐下，伸手取過茶盞，輕輕喝了一口。

他在放下茶盞之時，即以極快手法，從水盂中取出了「辟毒珠」，藏入袖中。

他在絕塵山莊試過，「把辟毒珠」放入「毒汁」之中，只要輕輕沾上一點，大半盂「毒汁」，立時化成了清水。

因此他發了一個奇想，就是想試試把「辟毒珠」浸在水中，這浸過「辟毒珠」的水，是否對「毒汁」仍有尅制作用？

如果浸泡「辟毒珠」的水，仍能化解「毒汁」，那麼百花帮要自己「研製解藥」的事，也就獲得解決了。

這是無中生有的想法。

他隨手取起那一盂泡過「辟毒珠」的清水，朝半盂「毒汁」中緩緩注去。

清水倒入「毒汁」之中，並沒有像上次用「辟毒珠」沾上「毒汁」時發出「嗤」然異响，也沒有冒起黃色濃烟。

但清水倒下去，顯然把其黑如墨的「毒汁」冲淡了！

不，並非冲淡！而是肉眼可以清晰看得到，是「毒汁」起了變化！

它正逐漸化開，逐漸的由濃而淡，由淡而無了！

一盂清水，他只倒下去差不多五分之一光景，就把半盂「毒汁」完全化解！

他目不轉瞬的注視着盂中由「毒汁」化解成了大半盂清水。

一雙星目，也隨着「毒汁」的變化，閃起異樣的光采！

俊美如玉的臉頰上，也同樣漾起了勝利的微笑！

他成功了！

他對此一無中生有的想法，本來只抱着試試而已，並沒寄予多大希望。

但却意外的獲得成功，心頭自然狂喜不止！

但他知道藥櫥後面，有一道暗門，自己雖然看不到她，她自然正在注視着自己的舉動。

因此他故意裝作漫不經意的把半盂「毒汁」緩緩移開，伸手取起茶盞，緩緩喝了一口，抬首向天，作出思索模樣。

然後很快放下茶盞，三脚兩步，奔到藥櫥後面，伸手拉開抽屜，這裏取一些，那裏取一些，胡亂的取了二三十味藥材。

這回他不再用鐵船去碾，雙手連搓，就把這些藥物搓放了粉末。

只聽書房門外，有人輕輕扣了兩下，接着，响起辛夷的聲音，嬌聲叫道：「凌公子。」

凌君毅連頭也沒有回，接口答道：「進來。」

木門啓處，辛夷俏生生的走入，她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望着凌君毅，奇道：「凌公子，你在做什麼？」

凌君毅雙掌一分，洒下一蓬細碎的粉末，笑道：「在下懶得去碾，隨手搓碎了就好。」

辛夷道：「凌公子怎麼不叫小婢做呢？小婢閒着沒有事，就是聽候公子差遣的，你吩咐小婢怎麼做，小婢就怎麼做就是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在下心裏想到了，就隨手抓幾味藥，隨手搓碎了，就好去泡，還麻煩姑娘作甚？」

辛夷眼珠一轉，輕笑道：「小婢如果猜的不錯，這一定是凌公子家傳秘方，才不願假手外人，對不對？」

凌君毅笑道：「這抽屜的藥，一共只有七十一味，大概妳們都有一定的份量，

在下拿了些什麼藥，用去了多少份量，妳們還不一清二楚麼？在下想瞞也瞞不住的了。」

辛夷道：「小婢可一點也不知道。」

凌君毅淡淡一笑，拍拍手上藥末，說道：「姑娘既然進來，那就帮我洗一個瓷缸，注上半缸無根水，把這些藥末拿去浸了。」

辛夷答應一聲，說道：「小婢省得，午餐酒菜已經擺好，小婢是請公子用午餐來的。」

說完，拿起一大包藥末，轉身往後間走去。

凌君毅也取起化成清水大半盂「毒汁」，在轉身之際，倒出窗外，緩步走出書房。

客堂上，果然已經擺好豐盛的酒菜。

辛夷知道凌君毅不善飲酒，因此並未替他倒酒，却已裝好了飯。

凌君毅証實「辟毒珠」浸過的水，即可化解「毒汁」，心頭感到甚是輕鬆，居中坐下，獨自吃喝起來。

辛夷已從書房走出，一面道：「小婢已經把藥末浸好了。」

凌君毅點點頭道：「很好。」

辛夷走到桌邊，說道：「小婢替公子添飯了。」

凌君毅也不客氣，把飯碗遞過。辛夷替他裝好了飯，雙手奉上。

凌君毅連吃了兩碗，才行住箸。辛夷不待吩咐，絞了一把熱面巾送上。

凌君毅隨便抹了把臉，說道：「在下需要休息片刻，姑娘不用伺候了。」

辛夷瞟了他一眼，抿抿嘴，輕笑道：「凌公子不是一個人到書房裏去配製秘方吧？」

凌君毅笑了笑道：「在下並無什麼秘方，以後泡製藥物，就叫姑娘來做我的助手好了。」

辛夷俏臉一紅，低頭笑道：「小婢原是說着玩的，但公子有什麼要炒要炙，要研要篩的工作，都讓小婢來做好了，不然，總管問起小婢替公子做了些什麼，小婢就說不出來了。」

凌君毅含笑道：「好吧，那麼妳吃過飯，倒有一件事可以去做。」

辛夷道：「公子要小婢做什麼？」

凌君毅道：「泡製室浸着的兩瓷缸藥末，必須隨時用銀棒攪動，這件事就交給妳了。」

說完，舉步朝書房走去。

辛夷喜孜孜的在身後說道：「小婢遵命。」

凌君毅剛在窗口一把太師椅上坐下，辛夷經已捧着茗碗走來，說道：「凌公子用茶。」

凌君毅說道：「放着就好，妳去吃飯吧。」

辛夷甜甜一笑道：「小婢吃好，就來工作了。」

放下茗碗，翩然朝外行去。

凌君毅緩緩閤上眼皮，在椅上閉目養神，只聽藥櫥後面，响起極其輕微的聲音，敢情這監視自己的人，已經走了。

凌君毅微微一笑，趕緊一躍而起，又倒了半盂「毒汁」，放到案上。

然後迅快的開啓抽屜，把七十一種藥材，或多或少胡亂取出，雙手一陣亂搓，使藥物無法辨認，然後把它分成了七堆，各自放好，又回到椅上打盹。

不多一會，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走了進來，不用說，那是辛夷了。

凌君毅問道：「進來的，是辛夷姑娘麼？」

辛夷應道：「正是小婢。」

她目光一瞥，已然看到地板上的七堆藥末，口中咦了一聲，問道：「凌公子，這些藥末，要如何處理？」

凌君毅打了個呵欠，道：「姑娘把這些藥末分七缸用無根水浸泡了就好。」

隨着話聲，站起身來，又道：「姑娘浸好藥末，每一缸都須用銀棒攪動，在下困倦的很，要回房去休息一會，沒有事情，就不要擾我清夢。」

說完，轉身朝對面臥室走去。

辛夷躬身道：「小婢遵命。」

她遵照凌君毅吩咐，把七堆藥末，分七缸用無根水浸好，然後取起一支銀棒，每一缸中，都輕輕攪動了一陣。

正在攪拌之間，只聽總管玉蘭的聲音叫道：「辛夷。」

辛夷趕緊放下銀棒，應聲道：「小婢在。」

急步跨出門去，只見總管玉蘭陪着副帮主芍藥，已經走入書房。

辛夷急忙趨上兩步，單膝一屈，說道：「小婢叩見副帮主，總管。」

玉蘭道：「起來，起來，妳方才在做什麼？」

辛夷站起身道：「小婢奉凌公子之命，在泡製室攪拌藥水。」

副帮主芍藥問道：「凌君毅人呢？」

辛夷道：「凌公子回房休息去了。」

芍藥撇撇櫻唇，冷聲道：「他到咱們這裏，是享清福來的了。」

口氣一頓，吩咐道：「妳去叫他起來，說我是特地來看看他的。」

辛夷應了聲「是」，接着躬躬身，爲難的道：「啓禀副帮主，凌公子睡下去，他方才吩咐過小婢，沒有事，不准小婢驚動。」

芍藥哼道：「他架子倒是不小啊！」

玉蘭道：「他不知副帮主會來，既然吩咐過辛夷，不准驚擾，他總是咱們的客人，副帮主就請在書房中稍坐一會吧。」

回過頭去，朝辛夷使了個眼色，說道：「妳快去替副帮主沏一盅茶來。」

辛夷答應一聲，很快退了出去。

芍藥格的一聲嬌笑，說道：「三妹眞會做主人，也眞會體貼客人。」

這句話帶着點刺兒！

玉蘭臉上一熱，委婉的道：「咱們把凌公子請來，爲的是研求『毒汁』解藥，此事關係本帮甚大，以賓禮相待，也是應該的了。」

芍藥走近書架前面，看了盂中的「毒汁」一眼，回頭道：「太上限他三天之內，製成解藥，像這樣睡睡午覺，能如期完成麼？」

說着，已在椅上坐了下來。

玉蘭道：「屬下已經告訴過凌公子了，他答應在三天之內完成。」

芍藥問道：「三妹有沒有告訴他，如果不能够如期完成，太上要我提他首級去見？」

玉蘭道：「屬下覺得他既然答應三天完成，這話就不用和他說了。」

芍藥格格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三妹不好意思對他說出口來，所以我要特地趕來，也是爲了此事。」

說話之時，辛夷已經端着兩盞茶走入，恭敬的道：「副帮主，總管請用茶。」

芍藥問道：「辛夷，凌公子要攪拌的可是兩缸藥水？」

辛夷道：「一共有九缸。」

芍藥奇道：「什麼，一共有九缸？我聽玉蕊說，他第一次取了十六味藥，第二次取了二十三味，一共浸了兩缸，怎會有九缸了？」

敢情躲在藥櫥後面偷窺的是玉蕊。

辛夷道：「先浸的是兩缸，其餘七缸，是午飯之後，才浸的。」

芍藥聽的一怔，問道：「他拿了些什麼藥，妳還記得麼？」

辛夷道：「凌公子自己在抽屜裏取的，小婢進來之時，已經分成七堆，都是些細末，小婢不知他取的是什麼藥。」

芍藥道：「他研的這麼快法？」

辛夷道：「凌公子根本就沒有用鐵船，他只是用手搓了幾下，就全都搓成了細末。」

芍藥臉色微變，回頭看了玉蘭一眼，說道：「此人能把藥物隨手搓成細末，一身內功，也就不弱了。」

玉蘭道：「搓石成粉，在尋常江湖之士來說，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副帮主面前，這點微末之技，那就不足道了。」

這話明的是奉承芍藥，暗中實有偏袒凌君毅之意在也。

芍藥格格一笑道：「差石成粉的功夫，三妹也未必會放在眼裏哩！」

只聽對面房門呀然開啓，一個清朗的聲音傳了過來，問道：「辛夷，是什麼人來了？」

辛夷聽的喜道：「凌公子，是副帮主和總管來看你了。」

「啊！」

隨着一聲輕啊，緩步走進一個身穿青衫，丰神如玉的美少年來。

芍藥只覺眼睛一亮，一雙俏目，直勾勾盯着凌君毅，嬌笑道：「三妹，這位就是凌公子了。」

玉蘭迎着道：「凌公子，賤妾替你引見，這是敝副帮主，特地前來拜會公子來的。」

凌君毅瀟洒一笑，轉身朝芍藥抱拳道：「副帮主駕臨，在下失迎，實在失禮，幸勿見罪。」

芍藥俏眼之中，閃着晶瑩光彩，還了一禮，嬌笑道：「凌公子一表人才，果然是人中龍鳳，賤妾幸會了。」

凌君毅道：「副帮主誇獎。」

芍藥笑吟吟的道：「聽說凌公子在絕塵山莊，只不過化了三天工夫，就把『毒汁』化成清水，想必對解毒一道，精研有素，不知公子尊師是誰人？」

她一向對人冷傲，但見了凌君毅，居然春風解凍，臉上紅春春的，滿是笑意。

凌君毅歉然道：「家師方外之人，一向不在江湖走動，也不欲人知，還請副帮主原諒。」

芍藥嫣然嬌笑道：「不要緊，尊師世外高人，既然不願人知，公子也不用爲難了。」

玉蘭暗暗吁了口氣，心中暗道：「二姊今天怎麼變的這般好說話了。」

只聽芍藥嬌「唷」了一聲，道：「三妹，妳看，我們只顧說話，也不請凌公子坐。」

一面笑道：「凌公子請坐呀！」

三人相繼落座。芍藥望着凌君毅又道：「賤妾聽三妹說，公子答應三日之內，可以製成解藥，不知進行的如何了？」

凌君毅瀟洒的笑了笑道：「在下已經配製了七副藥方，分七個瓷缸泡浸，至於是否能化解『毒汁』，那要看明天試過之後，方可知道。」

芍藥俏眼瞟着他，甜笑道：「我看凌公子胸有成竹，好像蠻有把握。」

凌君毅朗笑一聲道：「在下若是毫無把握，那就不敢答應總管三天期限了。」

玉蘭眼中神采一閃，還未開口。芍藥搶着說道：「這樣就好，凌公子眞能够在三天之內，製成解藥，師父不知有多高興呢！」

凌君毅心中一動，問道：「副帮主令師不知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芍藥格的嬌笑道：「家師就是敝帮太上帮主，等你解藥試驗成功了，我帶你見她老人家去。」

凌君毅道：「在下替貴帮完成解藥之後，只有一個願望。」

芍藥笑盈盈的道：「你說呢！」

凌君毅道：「在下希望貴帮賜告黑龍會窠穴所在。」

芍藥驚異的說道：「什麼？你要到黑龍會去？」

玉蘭道：「凌公子有兩個朋友，被黑龍會的人擄去了。」

芍藥朱唇微啃，沉吟道：「黑龍會行踪詭秘，他們巢穴所在更是十分隱密，別說敝帮不詳細，就是他們黑龍會的人，只怕知道的也並不多，咱們這裏，大概除了太上，就會沒有第二個人知道的了。」

接着嬌笑道：「不要緊，等我問了太上，再告訴你好了。」

只要聽她口氣，就可知道她是太上面前的一位紅人了。

凌君毅道：「副帮主盛情，在下謝了，這也不急，在下如能面謁太上，再問不遲。」

芍藥道：「這樣也好，你見了家師，當面叩問她老人家，我再從旁替你說話，只要家師點個頭，咱們姐妹一起帮你到黑龍會救人去。」

凌君毅道：「在下只要知道黑龍會的窠穴所在就好，至於救人之事，不敢勞動貴帮……」

芍藥道：「凌公子這話就見外了，你帮了敝帮的忙，難道我們就不能帮你去救人？」

她不待凌君毅開口，接着道：「這事就這樣說定了，我明天再來看凌公子試驗解藥，只不知你是不是歡迎？」

凌君毅道：「副帮主言重，在下試驗解藥，並無秘密可言，副帮主，總管若是願意前來，在下自表歡迎。」

芍藥盈盈一笑道：「好，我明天一定來。」說到這裏，站起身道：「三妹，咱們要走啦。」

玉蘭陪同芍藥欵步出書房。

凌君毅送到門口，拱拱手道：「二位恕在下不送了。」

芍藥走了幾步，回過頭來，嬌笑道：「凌公子請留步了。」

辛夷等兩人走後，神秘一笑，說道：「凌公子，小婢還是第一次看到副帮主對人，有今天這麼客氣過。」

凌君毅笑着問道：「副帮主平日很兇麼？」

辛夷吐吐舌頭道：「咱們帮裏，只有副帮主最難說話了，大家都不敢和她多說話，怕話說錯了。」

她忽然壓低聲音，說道：「聽說昨天晚上，就是爲了黑龍會的人逃走了一個，副帮主還殺了兩個護花使者，說他們疏忽職守，方才和公子說話，却是有說有笑，眞像是換了一個人，小婢看的出來，今天是眞的在笑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笑還有眞的在笑？」

辛夷道：「自然有咯，副帮主平日笑的時候，也都是冷冰冰的，和今天絕不一樣。」

× × ×

初更時分。

正當凌君毅盤膝坐在床上，閉目調息的時候，突然如有所感！

一個人在運功之際，靈台空明，一二十丈之內，即使是繡針墮地，也可清晰得如同目睹。

在他感覺之中，依稀似有一條人影，侵入院中！

凌君毅心頭暗暗一動，凝神傾聽，只覺這人行動之際，十分小心，而且貼壁而行。

如果不是自己早有警兆，居然聽不到絲毫聲息。

這人進入院落之後，穿過中間客堂，迅快的朝後面小屋中行去。

凌君毅暗自忖道：「後面小屋，住的是辛夷和一個打雜的老媽子，這人躲躲閃閃的進去作甚麼？」

心中想着，不自覺舉足跨下床來，隨手披了一件長衫，正待開出門去，前往看個究竟！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細碎的衣袂飄風之聲，已從後面回了出去。

這回他似是不再掩飾行藏，直向自己房門走來。

凌君毅不知來人是敵是友？但他可以斷定這人是個女子！

這可從她細碎的步聲中，分辨得出來，而且此人輕巧極高，如論身手，也當在玉蕊之上。

他本待去開房門的手，此刻隨着停了下來，那是爲了要看看對方動靜，是以只是靜立不動。

那人走到門口，同樣的腳下一停，但立即舉手在門上輕叩了兩下，輕聲叫道：

「凌相公。」

凌君毅聽得不覺一怔，暗想：「這聲音好熟！」

心念轉動之際，一手已經拉開房門。只見一個身穿玄衣的苗條少女，當門而立，一雙燦若明星的眸子朝自己望來。

四目一對，凌君毅心頭不期然生出一種微妙之感，只覺這對眼光，好像十分熟悉！

在微微一怔之下，忍不住問道：「姑娘……」

他只說了兩個字！

那玄衣少女一聲不作，忽然身形一側，很快的閃入房中。

凌君毅迅快轉過身去，低喝道：「妳是什麼人？」

也許房中太黑了，凌君毅內功精純，看的到她，她却看不清房內景物。但聽「察」的一聲，黑衣少女已經亮起一個精巧的火筒，抬臉柔聲說道：「有話，等我點上燈，再說好麼？」

說着已經走近桌前，點起燭火，然後側過身來，輕柔的道：「我叫玫瑰。」

玫瑰，自然是花名了，不用說，她也是百花帮的人。

凌君毅並不認識玫瑰；但玫瑰這雙清盈如水，含着無限情意的眼神，却是越看越熟，心中暗暗稀罕，說道：「姑娘貪夜前來，不知有何見教？」

黑衣少女望着他，忽然展齒一笑，說道：「我是爲你才來的，難道凌相公一點也想不起我了麼？」

凌君毅尷尬的道：「在下雖覺姑娘一雙眼睛，極爲熟悉，但姑娘臉上戴着面具，叫在下如何認得出來？」

黑衣少女嬌聲道：「你不會猜猜？」

她說話之時，有意把聲音也改變了。

凌君毅搖搖頭道：「這叫在下如何猜得出來？」

接着抬抬手道：「姑娘請坐。」

黑衣少女道：「我才不要坐呢。」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在下覺得姑娘一定有事來的，對麼？」

黑衣少女嗤的笑說道：「沒有事，我會來麼？」

這句話，聲音柔婉，並未故意裝作。

凌君毅有些聽出來了，不覺了怔一怔，目注黑衣少女說道：「妳……」

黑衣少女已經舉手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嫣然笑道：「凌公子現在該認識我了吧？」

這一揭下面具，登時露出一個清麗絕俗的嬌美臉孔！

似喜還羞，似笑還帶三分幽怨！

她，正是送他絲絲的溫婉君。

凌君毅驚異的道：「果然是妳。」

温婉君眨動清澈大眼，說道：「你知道是我了？」

凌君毅道：「姑娘方才那聲輕笑，在下已經聽出幾分來了。」

說到這裏，忽然啊了一聲，一個箭步，掠到門口，伸手掩上了房門。

温婉君含笑道：「凌相公不用担心，辛夷和那老媽子，不到天亮不會醒的。」

凌君毅緩步走近，低聲問道：「百花帮三面環水，巡查極嚴，妳怎混進來？」

温婉君舉手理理鬢髮，仰臉笑道：「我有她們的名牌暗記，自是堂而皇之的進來了。」

凌君毅道：「妳混入百花帮來，有何目的？」

温婉君粉臉微酡，瞟了他一眼，幽幽的道：「我有什麼目的？只是爲了你被她們裝在麻袋裏，運到百花洲來，我……我放不下心，才一路跟了下來。」

她說到最後兩句，已經紅飛雙頰，連聲音也細的只有她自己可以聽到。

凌君毅心頭一陣感動，伸出手去，握住了她一雙柔荑，說道：「在下是有意讓她們弄來的，老實說，區區麻袋，也困不住在下，姑娘何必冒此大險。」

温婉君任由他握着雙手，低低說道：「我知道百花帮困不住你，但我還是放心不下，才跟來的，我混在她們裏面，多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凌君毅輕輕握着她柔若無骨的一雙玉手，柔聲道：「姑娘一片心意，在下感激不盡，但現在妳已經看到了，在下並無危險，姑娘混在她們裏面，處境却比在下危險的多，一旦被她們發現，反而壞事，因此在下覺得姑娘還是及早離開的好。」

温婉君緩緩縮回手去，抬目道：「你認爲她們把你待若上賓，沒有危險麼？」

凌君毅道：「至少目前並無危險。」

温婉君道：「你若是沒有危險，我會貪夜來找你麼？」

凌君毅聽的微微一怔，問道：「姑娘聽到了什麼消息？」

温婉君道：「她們把你刦持來此，爲的是要你煉製『毒汁』解藥，對不對？」

凌君毅點頭道：「不錯。」

温婉君道：「太上限你三日之內完成，對不？」

凌君毅道：「不錯。」

温婉君又道：「你知不知道太上交待了副帮主，如果你三日之內，不能完成解藥，要她提你首級去見？」

凌君毅道：「這個在下倒沒聽說。」

他沒待温婉君開口，接着微微一笑道：「但在下用不着三天，就可交差了。」

温婉君聽的一呆，凝聲問道：「你已經煉成解藥了？」

凌君毅搖搖頭道：「沒有，但在下已經有了辦法。」

當下就把自己用「辟毒珠」泡過的水，可以化解「毒汁」之事，說了一遍。

温婉君道：「我聽你說過，是尋找伯母下落來的，但如今既已知道伯母並不是百花帮所擄，你還替她們製什麼解藥？」

凌君毅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下留下來，原是想查明『毒汁』來歷，和『飛龍三劍』……」

温婉君道：「飛龍三劍？」

凌君毅道：「飛龍三劍，原是寒家家傳的劍法，但在下發現百花帮的『鎮帮三劍』，竟然就是寒家的『飛龍三劍』。」

温婉君奇道：「會有這等事？嗯，你查出眉目來了沒有？」

凌君毅道：「還沒有，但現在又發生了一件事。」

温婉君問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凌君毅道：「在下有幾個朋友，被黑龍會的人擒住，誤把他們當作了百花帮的護花使者，留作人質，要百花帮拿在下去交換。」

温婉君柳眉含顰，問道：「黑龍會擒去的給個人，都是你的朋友麼？」

凌君毅點頭道：「是。」

他怕她再問下去，應了聲「是」，就攢攢眉道：「最傷腦筋的是黑龍會巢穴所在，除了太上，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這一岔，倒是巧妙的很。

温婉君果然沒有追問，被黑龍會擒去的幾個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只是關切的道：「那你要怎麼呢？」

凌君毅道：「只有去問太上了。」

温婉君吃驚道：「你要去見太上？」

凌君毅道：「副帮主已經答應了，等我製成解藥，她可以帶我去見太上。」

温婉君道：「聽說副帮主芍藥，貌美心冷，多疑善變，你可得小心才好。」

凌君毅笑道：「在下自會應付。」

温婉君看了他一眼，抿抿嘴，笑道：「好像你很有辦法，我聽說百花帮主牡丹對你很不錯，可能芍藥也……」

原來百花帮主叫做「牡丹」。

凌君毅被她說的臉上一紅，低聲道：「姑娘只管放心，在下不是那種人。」

温婉君雙頰飛紅，但心頭却是甜甜的，低下頭輕啐道：「我才不管你呢！」接着道：「好啦，時間不早，我要走了。」

凌君毅道：「我勸姑娘還是早些離開此地的好。」

温婉君走了幾步，回頭道：「等你問到了黑龍會的巢穴，我和你一起去。」

說完，一手拉開房門，很快的閃身出去。

×　×　×

温婉君走後，凌君毅看看天色，已近二鼓。

這就推開書房門，走到泡製室，探手入懷，取出「辟毒珠」，投入浸泡藥末的瓷缸之中，返身退出，關上門戶，回轉臥室。

×　×　×

日上三竿，凌君毅猶高臥未起。

百花帮副帮主芍藥，總管玉蘭，早就來了，她們已經在書房裏坐等。

泡製室中，九瓷缸藥水，因凌君毅昨晚吩咐過辛夷，今天不可再攪動了，因此沒有人去動它。

其實，五更前，凌君毅早已把「辟毒珠」收回去了。

現在已經快要巳牌時光了！

玉蘭攢攢眉，朝伺立的辛夷吩咐道：「辛夷，妳去看看，凌公子醒來了麼？」

芍藥搖搖手，含笑道：「三妹，瞧妳性子比我還急，咱們多的時間已經等了，再等一回何妨？辛夷，讓凌公子再睡一回，不用去驚動他。」

辛夷應了聲「是」，依然垂手伺立。

玉蘭自然看的出來，這位二姐平日眼高於頂，驕橫不可一世，今天居然有這好的耐性，這還不是對凌公子動了情？

她不禁暗暗攢了下眉！

太上的脾氣，她最清楚不過，凌君毅配不成解藥，固然是死數；但若配製成了「毒汁」解藥，太上也決不會輕易放他離開百花帮的。

她早就想到，以凌君毅的人品，最好自然是招爲百花帮的駙馬，不然的話，他的命運，就該是十分悽慘。

這一點，大姐（百花帮主）自然也想得到，只要看她前天接見凌君毅的情形，就可看得出來。

自己正想如何促成他們的好事；但如今二姐也看上了凌君毅，這一來，事情就有了麻煩！

正當她心念轉動之際，只聽凌君毅的房門呀然開啓。

辛夷慌忙急步趨了過去，說道：「凌公子起來了，小婢替你去倒臉水。」

凌君毅伸了個懶腰，笑道：「快要巳牌了，反正今天早晨，也沒事可做，不如睡的遲些才起來。」

說完，又轉身朝房中走了進去。

辛夷早經副帮主叮囑，不准說出自己兩人，已在書房中等候，因此不敢多說，轉身進去，打了一盆臉水，伺候着凌君毅洗梳完畢。又從廚下端上早餐，在客堂中擺好。

凌君毅吃畢早餐，才站起身，抬頭看看天色，口中「唔」了一聲說道：「時間差不多了，辛夷姑娘，咱們午時可以配藥，妳該去請副帮主，總管二位，到書房裏來了。」

辛夷抿抿嘴笑道：「副帮主，總管，早就來了，現在就在書房裏呢。」

凌君毅故作吃驚道：「什麼？副帮主，總管已經來了，妳怎不早說？」

辛夷幽怨道：「是副帮主不准小婢說的。」

凌君毅說道：「在下這不是太失禮了麼？」

說着，急步朝書房走去。

只聽芍藥响起銀鈴般笑聲，說道：「凌公子不用責怪辛夷，是我要她不准驚動你的。」

紅影一閃，香風拂面！

芍藥已經在書房門口現身。

她今天換了一件梅紅窄腰身的衣裙，胸前綉了一金黃色的盛放芍藥，越發顯得纖腰一握，婀娜多姿！

一張笑盈盈的粉臉，今天也經過了一番刻意修飾，柳眉如黛，桃腮施脂，打扮的妖嬈如花，嬌艷動人！

凌君毅連連拱手道：「副帮主恕罪，在下因泡浸的藥物，須至午刻，才是一個對時，方能調製，早晨無事可做，不覺起的遲了。」

芍藥一雙俏目，只是盯着凌君毅臉上，笑吟吟的說道：「不用說啦，凌公子少年才隽，應該跌蕩風流，我看，你好像，拘謹的很，以後不許你再和我說這些客套話了。」

玉蘭站在她身後，接口笑道：「副帮主是個豪爽的人，請凌公子毋須客氣。」

兩人把凌君毅讓進書房，相繼落座。

芍藥含笑道：「太上聽說凌公子今天試驗解藥，甚爲高興，曾說：如果試驗成功，就要我領你去見她老人家。」

凌君毅道：「今天只是第一次試驗，成功與否，還在未定之天，在下絕塵山莊，曾一連試驗了多次，均告失敗，在尚未試驗成功之前，副帮主怎好有瀆上聽？萬一試驗不成，在下如何交待？」

芍藥嬌聲道：「你在絕塵山莊，不是已經化解了『毒汁』麼？我相信凌公子一定會成功的，今天是第一次，不成也沒有關係，多試驗幾次就好，太上面前，不用担心，我會替你說的。」

凌君毅拱拱手道：「多謝副帮主。」

芍藥美目流盼，瞟着他，格的笑道：「又來了，我看你眞有些像書呆子。」

玉蘭問道：「凌公子要如何試驗？可要辛夷去準備什麼嗎？」

凌君毅道：「不用準備什麼，時間差不多了，只要倒好『毒汁』即可開始。」

辛夷道：「小婢去倒。」

凌君毅道：「姑娘慢點，此物毒性甚烈，還是在下自己動手的好。」

辛夷道：「小婢會做的事，公子都不讓小婢做，小婢豈不是閒着沒事做了？」

凌君毅笑道：「妳也不會閒着的，可把廚中所有水盂，一起拿到泡製室去，在長案上一字的排開。」

辛夷道：「橱裏一共有一百個水盂，全要拿進去麼？」

凌君毅道：「九缸藥汁，如果互相調配，就得試上九九八十一次，妳拿八十一個好了。」

辛夷道：「那就一起拿進去好了。」打開橱門，捧着一百個水盂，朝着泡製室走去。

凌君毅也捧出「毒汁」葫蘆，隨着走入。芍藥，玉蘭，跟在凌君毅身後，相繼走入。

辛夷已經依照吩咐，把水盂一個個在長案上擺好。

凌君毅揭開葫蘆塞子，小心翼翼的捧着葫蘆，在九個瓷盂中各自倒了小半盂「毒汁」，然後放下葫蘆，隨手取起一支銀棒，走到第一缸泡浸的藥水前面，輕輕攪動了兩下。

俯下頭去，聞了一聞，說道：「可以了。」他只說了三個字，就放下銀棒，伸手取過一個小杯，在缸中舀了一杯藥汁，送到嘴邊，用嘴唇輕輕嘗了少許，似在辨別藥味。

芍藥，玉蘭，辛夷三人，只是睜大眼睛，靜靜看着他。

凌君毅回頭道：「這九缸藥汁，是在下在絕塵山莊中最後一次試驗，化解『毒汁』的方子，只是當時並無一定把握，隨手配製，已經記不清究是那幾缸藥汁？配合起來，才能化解了『毒汁』？若不是玉蕊姑娘在當天晚上，就把在下弄出來，讓在下第二天再試一次，也許已可確定是那幾種藥物，就不用這種重複試驗，暗中摸索了。」

芍藥點點頭，說道：「是啊，玉蕊也性急了。」

玉蘭笑道：「這可不能怪玉蕊，那天晚上，絕塵山莊就被四川唐門聯合少林和尚破去了，不然，我們就請不到凌公子了呢。」

凌君毅說話之時，已經取了一個玉匙，掐起一小匙藥汁，輕輕朝盛着「毒汁」的瓷盂中，緩緩倒去。（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長篇

高　皐・文
培　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習得血刀刀法，與小晴離別夏岱及杜秋娘，要赴蒙陰，途爲女孟嘗費如烟之手下暗算，身中毒烟，雖仗內力深厚，把毒逼於左臂，但終非善法，小晴建議往找吸血郎中郎放僻醫治，抵埗後，爲郎放僻識破身份。郎放僻打出毒烟彈，將卜靖小晴迷倒，囚於石牢，要脅卜靖抄出血刀刀法，交換性命，卜靖不從，郎放僻限期一天後答覆，否則當以侮辱小晴爲脅，卜靖與小晴正感進退兩難，束手無策之際，驀有嘆息聲自牢頂氣窗傳來，隨有老婦聲詢問卜靖師門，卜靖無意相告——

出牢籠　他鄉遇故

老婦道：「那不成，老娘必定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卜靖哼了一聲，雙目一閉，給她一個不睬不理。

老婦嚷了半天，得不到半句回答，不由得勃然大怒，尖聲道：「兩個該死的畜牲聽着，老娘是吸血郎中郎放僻的妻子，在這牽牛島上，只有老娘才是你們惟一的救星，你們不回答老娘，眞箇想自趨死路不成！」

小晴心頭一動道：「大娘是郎放僻的妻子？」

老婦怒聲道：「做吸血郎中的妻子，並不是一件光榮之事，老娘爲什麼要欺騙你們？」

小晴道：「郎放僻要加害咱們！妳怎能成爲咱們的救星？」

老婦一嘆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老娘自有救你們的道理。」

小晴道：「如此說來，大娘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了！」

老婦吁了一聲道：「可以這麼說，不過咱們先不談這些，你們是誰？說出來讓老娘揣摩揣摩。」

小晴道：「我家公子姓卜名靖，是大荒老人的門徒，我名小晴，是公子的貼身婢女。」

老婦道：「大荒老人必然是一位隱世高人了，那麼卜小哥又怎麼變做血刀傳人的？」

小晴就將他們誤闖長青谷的一切經過全盤托出，最後咳了一下道：「我家公子接受血刀，是要仗以行俠江湖，爲血刀創立一個新的面貌，前輩如能相救咱們，我家公子他日必有一報。」

老婦道：「好是好的，但老身有一項心願，你們必須替我完成。」

小晴道：「前輩但請吩咐。」

老婦道：「老身別無所求，只要你們替我找一個人就成。」

小晴道：「前輩要找之人，必是一個名滿天下的高手，只是……」

老婦長長一嘆道：「只怕不會像你們想像的那般容易，否則老身也不會等到今日了。」

小晴問道：「前輩要找的，究竟是誰呢？」

老婦道：「是老身的孩子……」

小晴道：「是令郎？」

老婦道：「不錯，唉，這孩子十分命苦，未滿十歲，他已經流落江湖了。」

小晴愕然道：「前輩夫婦富甲一方，令郎怎麼會流落江湖呢？」

老婦深沉的一嘆道：「這是老身傷心之事，不談也罷。」

小晴道：「對不起，前輩，我不該問這些的。」

老婦道：「不要緊，十多年來老身的感情已經痲木了，哦，對了，我那孩子名叫小桑，如果他還活在人世，應該跟你一般年歲了，記住，他左臂之上，有三顆黑痣排成一行，你們如果將他找到，一定要帶他前來瞧瞧他苦命的娘……」

小晴道：「晚輩二人縱然走遍天涯，必會讓前輩母子團聚的。」

老婦激動的道：「謝謝妳，姑娘，老身這就來援救你們。」

片刻之後，石門呀然而開，一名身材修長，穿着黑色長衫的老婦，像幽靈一般的飄了進來，瞧她那輕捷如風的身法，這名黑衣老婦功力之高，應該是當代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可惜她面蒙黑紗，無法瞧到她的廬山眞面目，未嘗不是一件遺憾之事。

她向卜靖小晴打量一陣，道：「少俠是因左臂中毒才來找老鬼的吧？」

卜靖道：「是的，前輩。」

黑衣老婦再轉向小晴道：「姑娘怎麼稱呼？」

小晴道：「晚輩小晴。」

黑衣老婦點點頭，立卽掏出一隻玉瓶，倒出兩粒桐子大小，異香撲鼻的丸藥，分別餵入他們的口中，再將牛筋挑開，說道：「運功三週天，任何奇毒，均可化解了。」

卜靖小晴先向黑衣老婦躬身一禮道：「敬謝前輩援手之恩，但晚輩還有一項不情之請……」

黑衣老婦道：「什麼事？你說。」

卜靖道：「晚輩的兵刄，還望前輩能一併賜還。」

黑衣老婦道：「是血刀，及無弦弓鞘麼？」

小晴接口說道：「還有，晚輩的寒月小刀……」

黑衣老婦道：「好……」

小晴語音未落，她已一閃而逝，連那沉重的石門，也同時關了起來。

卜靖長長一吁道：「這位前輩功力之高，實在是武林罕見，咱們快調息吧，身在險地，應早恢復武功才是。」

小晴應了一聲，立卽趺坐原地，瞑目調息起來。

一個時辰之後，他們所中之毒已全部祛除，而且眞力泉湧，精神感到無比的舒暢。

卜靖睜開雙目，正待縱身躍起，忽然神色一呆，同時發出一聲驚噫。

小晴聞聲張目，訝然道：「什麼事？公子。」

卜靖道：「妳瞧……」

小晴擧目一瞥，發現他們的兵刃及包裹已失而復得，擺在身前五尺之外，還有一張便箋壓在一隻瓷瓶之下，可能是黑衣老婦所留。

小晴取過便箋及瓷瓶交給卜靖道：「那位前輩不能等待咱們運功醒來，該不會發生了什麼變故吧？」

卜靖向那便箋瞧了一眼道：「她說郞放僻要來瞧看咱們，要咱們立卽向東方逃走，這隻瓷瓶是留給咱們再來牽牛島時防毒之用。」

小晴說道：「旣然如此，咱們就趕緊走吧，如果被郞放僻撞到了，實在有點不便。」

卜靖道：「好的，咱們走。」

他們帶上兵刃包裹，然後輕輕推開石門，門外，是一條甬道，靜悄悄的毫無人跡。

也許是黑衣老婦的安排，才能使他們暢通無阻，他們仍然不敢稍存大意，以緊張戒備的心情，像風一般的奔出甬道。

甬道出口是一片亂山之中，他們辨識了一下方向，逕向東方聯袂狂奔。

約莫盞茶時分，便已到達後山臨海之處，只見驚濤震耳，海面捲起一片白色的浪花，敢情是一個風濤險惡的天候。

懸崖之下，隱藏着一葉扁舟，大概是黑衣老婦留給他們渡海的工具，他們瞧瞧那些駭人的巨浪，不由得雙雙皺起了眉頭來。

小晴向小舟投下一瞥道：「公子，咱們怎麼辦？」

卜靖毅然道：「走，咱們向海龍王挑戰去。」

小晴幽幽道：「好吧，公子赴湯蹈火，小婢也得追隨。」

他們垂下懸崖，縱身躍到扁舟之上，解開纜繩，緩緩向海中搖去。

天色逐漸黑了下來，風勢似乎又加强了幾分。

巨浪一個接着一個向小舟衝擊，那份驚人的威勢，使他們有着世界已到末日的感覺。

小晴負責搖櫓，卜靖以內力穩着船身，他們在盡力的掙扎，但狂浪撼舟，不是人力所能拒抗的。

所幸，爲時不久，風浪漸漸平息，小晴用衣袖抹了一把汗，說道：「我小的時候，幾乎天天玩水，估不到大海竟是這般的可怕。」

卜靖道：「總算咱們命不該絕，風浪終於平息了，咳，妳說小時天天玩水，原來妳是住在海邊的。」

小晴道：「不，我住在洞庭湖，是一個漁人的女兒。」

卜靖道：「哦，那妳怎麼進入潛龍帮，並習得一身武功的？」

小晴道：「那年杜夫人經過洞庭，她喜歡我，就將我帶走了，我的武功是她敎的。」

卜靖道：「妳家裏還有人麼？」

小晴道：「有爹，還有一個弟弟，公子，如果，如果……」

卜靖微微一笑道：「不要吞吞吐吐，小晴，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小晴投給他感激的一瞥道：「我很想念他們，如果咱們有空暇，希望你能陪我去瞧瞧。」

卜靖說道：「聽說，八百里洞庭風光如畫，能够到那兒泛泛舟，也是人生一件樂事，待有暇之時，我一定陪妳去拜候伯父。」

小晴欣然道：「丈夫一言……」

卜靖哈哈一笑道：「小晴，妳這句話似乎有點語病。」

小晴面色一紅道：「公子在尋小婢的開心了。」一嘆接道：「只要公子不嫌棄……小晴今生今世就是你的人了，任何名份我不會計較的。」

卜靖執着她的玉手慨然道：「不要這麼說，小晴，我也是一個孤兒，怎麼會嫌妳呢？何況咱們同過患難，共過生死，當今之世，除了家師，妳就是我最親近的人了。」

小晴甜甜一笑，嬌軀很自然的向他偎了過去。

他們大半個夜晚都在與風浪搏鬥，全身上下是一片水漬，不僅疲乏侵襲着他們，海水浸濕的衣衫，也感到十分難過。

依偎半晌，小晴坐正了身軀道：「公子，咱們換下濕衣吧，海水的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卜靖道：「好的，妳先去換。」

包裹中有油布，裏面的衣物大部都是乾燥的，小晴取出衣衫，道：「你轉過身去……」

卜靖道：「爲什麼？」

小晴道：「我不要你看……」

卜靖笑笑道：「妳們女孩子就是這麼小氣，好啦，我閉着眼不看就是。」

他當眞閉上了雙目，片刻之後，耳旁響起一聲輕笑道：「該你了。」

他們換過衣衫，將濕衣晾於船頭，兩人輪班搖櫓，向着北方駛行。

不久，夜幕盡撤，朝霞吐艷，一輪紅日，由海平面昇了起來。

卜靖縱目四掠，只見海天一色，無邊無際，景色固然瑰麗偉岸，但在大海孤舟的形勢下，怎樣也提不起欣賞的心情。

小晴柔媚的道：「咱們應該感謝郞夫人，小舟上的乾粮和食水，足够五日食用的。」

卜靖苦澀的一笑，說道：「但願咱們能於五日之內找到陸地，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小晴道：「咱們雖然遭到風暴，我想離開陸地不會太遠，說不定三兩日之內就會到達遼東。」

三天過去了，陸地還是踪影杳然。

第四天海面起了大霧，直到晌午才霧散日出。

小晴忽然歡呼一聲，道：「公子，你瞧……」

卜靖順着小晴所指之處一瞥，只見右側現出一座山峯的輪廓，那是陸地不錯，但望山跑死馬，要登上那塊陸地，還有一段遙遠的旅程。

他們努力的搖着櫓，直到大海再度被黑夜吞噬，那山峯的輪廓還是那麼模糊不明。

經過澈夜的努力，他們終於接近了那座山峯，但一陣喊殺之聲，却隨風遙遙傳來。

此時曙光初現，景物仍不甚淸晰，好在卜靖目光銳利，對山邊的人物動態，還能瞧得十分明白。

那是一場驚人的拚鬥，雙方參加之人，可能有近百之數。

及定目仔細一瞧，原來百名大漢圍攻的只是一個綠衣女郞。

那女郞長髮披散，滿身浴血，仍然手揮長劍，奮戰不休，百名大漢，一時之間倒對她無可奈何。

卜靖的小舟逐漸接近鬥場，他已能瞧出那綠衣女郞的招式及身法。

忽然他神色一凜，道：「不好，她是白娥。」

小晴道：「當眞麼？瞧那般披髮左衽的大漢，似乎非我族類，白娥怎麼會來到這兒的？何況……」

卜靖道：「錯不了，她似乎受傷不輕，快隨我來。」

他引吭一聲長嘯，飛身便向鬥場急撲，同時拔出血刀，以急風驟雨之勢，向圍攻綠衣女郞的大漢掃去。

但見刀光所至，熱血濺飛，刹那之間，喪生在他血刀之下的已達二十餘人。

這般大漢雖是悍不畏死，却從未見過如此驚人的煞星，他們發出一陣極爲怪異的呼嘯，立時像鳥獸一般四散逃去。

卜靖收回血刀，轉身向綠衣女郞一瞥，不錯，她果然是毒綠蟻白娥，但這位刁鑽潑辣的姑娘，此時竟是花容慘淡，嬌軀搖搖欲倒，而且酥肩及小腹之上，還在汨汨的流着殷紅的血水。

卜靖知道她受傷十分之重，無暇再顧慮男女之嫌，急忙運指如飛，連點她幾處穴道，以防止她大量失血，然後攔腰一抱，對隨後奔來的小晴道：「她傷勢沉重，咱們要找一個地方給她治療。」

小晴道：「此地並非咱們國土，尋找療傷之處只怕十分不易！」

卜靖縱目四矚，發覺當地居民的膚色及房屋，與本國相差無幾，但服裝欵式却大爲不同，最顯著的是他們的女人喜着白衣，一般身材也較爲矮小。

他收回目光，長長一嘆道：「此地確非華夏，但咱們顧不得那麼多了。」

是的，爲了白娥的傷勢，他不得不冒冒危險，因爲她不僅早已暈了過去，還在發着高燒，如若不及時救治，這條美麗的生命，可能就會香消玉殞了。

距門場百步之外，有一片像北方屯子似的房屋，屯子四週圍着一人高矮的土牆，牆後刀光閃閃，可能埋伏着不少驃悍的鬥士。

卜靖重新拔出血刀，僅以左手抱着白娥，眉峯一揚，逕行邁開大步，向屯子闖去。

小晴拾起白娥的長劍及包裹，手挽寒月寶刀，緊隨卜靖的身後，她已提足全身功力，對她心愛的公子作嚴密保護。

在接近土牆一丈之處，卜靖陡地彈身一躍，便已翻入土牆之內，小晴同時振臂騰身，也輕悄悄的落在卜靖的身旁。

埋伏牆內的大漢，估不到這雙少年男女的輕功竟如此之高，他們嚇得像木雕泥塑一般，沒有人敢喘出一口大氣。

卜靖身形一轉，向埋伏於土牆之上及街頭巷尾的大漢道：「在下對各位並無惡意，只是想找個醫生替敝友療傷罷了，適才出手傷人，實在情非得已。」

他語音甫落，那般大漢立卽交頭接耳的議論起來，卜靖只聽到一片嘀嘀之聲，不知道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

小晴道：「公子，看來咱們是到高麗來了，那邊有一間『天生堂』藥材店，招牌旣爲漢字，可能是本國的僑民。」

卜靖擧目一瞥，果見一間店舖的大門之上，橫書「天生堂」三個隸書漢字，門旁還有一對對匾，寫着「鹿茸人參，膏丹丸散，道地藥材，一應俱全」。

卜靖點點頭，道：「果然不錯，咱們走。」

天生堂的大門虛掩着，並沒有開門營業。

卜靖推開店門，揚聲道：「有人麼？咱們是求醫的。」

櫃枱之內，走出一個白髮蒼蒼，布衣芒履的老人，他向卜靖手中的白娥瞧了一眼道：「這位姑娘傷勢過重，老漢只怕無能為力。」

卜靖道：「老丈是中原人氏吧？請看在同是黃炎子孫的份上，救救我這位朋友吧。」

白髮老者面有難色道：「老漢原籍山東榮城，僑居此地已有三十餘年了，如果老漢帮助了你們，今後……唉……」

小晴道：「不要緊的，老丈，你救了咱們的朋友，就跟咱們回山東去吧。」

白髮老者道：「老漢數十年辛勤經營，才有小店這爿基業……」

小晴掏出一疊銀票道：「這是萬兩白銀，足够老丈在原籍另開一間天生堂藥材店了。」

白髮老者呆了一呆，道：「萬兩白銀，果然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可惜兩位離開不了高麗……」

小晴道：「此話怎講？」

白髮老者嘆了一聲道：「兩位是初來此地吧？」

小晴道：「不錯，咱們是遭到颶風，由海上吹來的。」

白髮老者道：「這就難怪了，唉，老漢雖然極願相助兩位，只是力難從心，這兒是一包祖傳療傷藥粉，請恕老漢不能留兩位在小店替貴友療傷，不情之處，請兩位多多原諒。」

小晴接過傷藥，遞給白髮老者十兩銀票。道：「謝謝，請老丈收下這個。」

白髮老者搖搖頭道：「老漢很少回返中原，銀票在此地等於廢紙，姑娘的好意老漢心領了。」

卜靖道：「在下還有一事不明，老丈能否賜告。」

白髮老者道：「什麼事？」

卜靖道：「咱們何以離開不了高麗？老丈能否給在下一點指示？」

白髮老者道：「此地是高麗王國宣川縣屬的身彌島，居民强悍好鬥，其中不乏合氣道的好手，兩位武功雖高，但人單勢孤，若要安全離開此地，實在是不太容易了。」

卜靖一怔道：「合氣道？那是什麼門派？」

白髮老者道：「老漢也不太明白，不知道他們分什麼青帶藍帶黑帶金帶，人數之多，遍佈高麗全國。」

卜靖道：「好，在下不打擾老丈，贈藥之德，只好永銘心版了。」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逕與小晴退出店外。

小晴向街道四週瞥了一眼道：「那老丈說的不錯，合氣道確實不可輕侮，他們雖然沒有向咱們進攻，却始終對咱們採取包圍的態勢。」

卜靖道：「他們如若不發動攻擊，咱們就不必睬理，現在當務之急，是治療白娥的傷勢。」

小晴道：「鎮外山坡之上，有一座小小的神廟，咱們利用那兒替白姑娘療傷，在防守上比較容易一些。」

卜靖道：「好的。」

他抱着白娥，一直奔向那座小廟，明知危機四伏，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小廟只有一間殿宇，供的像似福德正神，雖然沒有住持之人，但打掃得十分乾淨。

卜靖放下白娥，回顧小晴道：「我到外面去守望，療傷之事就交給妳了。」

小晴道：「好吧，我先試試。」

卜靖躍到屋脊之上，居高臨下，向四週作嚴密監視。

約莫一個時辰，小晴在廟內揚聲呼叫道：「公子，白姑娘醒過來了。」

卜靖進入廟中，見白娥正依牆而坐，原本嬌艷欲滴的粉頰，此時，顯得一片慘白。

他微微一笑道：「還好吧？姑娘，妳是怎麼跑到這兒來的？」

白娥面色一慘道：「還說呢，都是你害的。」

卜靖愕然道：「怎麼說？」

白娥瞥了小晴一眼，櫻唇微張，欲言又止。

小晴笑笑道：「你們慢慢聊，我到外面瞧瞧去。」

待小晴走出廟外，白娥才哼了一聲，說道：「小妖精，你怎麼跟她走在一道的了？」

卜靖就將追她不到，後來遭到杜秋娘的暗算，以及誤走長青谷，巧遇女孟嘗，到牽牛島求醫等一切經過詳細說出。

白娥道：「原來這般曲折，我還以為你已投向潛龍帮了呢。」一頓接道：「我被潛龍帮暗下迷藥，你自然追我不到了，後來他們為了行動方便，只點了我兩處穴道，哼，他們瞧不起百弱莊的武功，我終於給他們瞧了一點顏色……」

這位姑娘落到這般田地，仍脫不了刁鑽的習性，卜靖不便訕笑她，只是關心的道：「後來被妳衝開穴道，將潛龍門下打了一個落花流水。」

白娥螓首一垂道：「你說的對，可是那時已接近潛龍帮的總壇，該帮黨徒遍佈，其中不乏功力超卓的高手，我幾次差點被他們所擒，最後逃到遼東半島，本想僱船回關內找你，由於路徑不熟，誰知竟闖到這個鬼地方來了。」

卜靖道：「妳爹當眞已被潛龍帮所擒麼？令師兄等有沒有消息？」

白娥長長一嘆道：「由潛龍帮門下的談論中，我爹被擄之事，似乎無可置疑，而且……」

卜靖道：「而且怎樣？」

白娥切齒道：「師兄諸葛桊，師姊黃瑛，都已背叛本門，被公孫如筠收為弟子了。」

卜靖一呆道：「有這等事？」

白娥道：「家醜不宜外揚，我還能騙你不成！」

卜靖道：「不要難過，咱們找公孫如筠算賬去。」

白娥一躍而起，說道：「好，咱們就走。」

她語音甫落，忽然柳眉一皺，用手捧着小腹，現出一片痛苦之色。

卜靖一驚，問道：「怎麼啦？腹部還痛？」

白娥道：「不要緊，適才躍起太急，牽動了一下傷口。」

卜靖道：「妳怎麼跟合氣道的人打起來的？」

白娥小嘴一噘道：「誰知道他們是什麼道，當我上岸之時，竟有一個不睜眼的小賊向我輕薄，我一劍劈下他的右手，就這麼打起來了，唉，想不到這般强人之中，頗有幾個高手，尤其擅長飛脚，實在防不勝防。」

卜靖道：「他們死傷頗重，我想不致再輕易招惹咱們的了，但身在異國，處處不便，咱們還是趁早離開為是。」

白娥道：「好的，咱們走。」

他們走出廟門，招呼小晴一同下山，白娥忽然脚下一停道：「卜兄……」

卜靖道：「什麼事？」

白娥道：「我餓了，咱們找點什麼吃的好麼？」

其實卜靖小晴同樣感到飢腸轆轆，只因一上岸就碰到意外，連飢餓也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現在經白娥一提，更感到飢火上燒。

但整個身彌島全是他們的敵人，找食物充飢談何容易！

可是前途禍福難測，空着肚子如何能應付未來的艱險？在此情形之下，縱然再殺幾個人，也得想辦法塡飽肚皮。

小晴忽然啊了一聲，說道：「咱們船上，不是還有些乾粮麼？壓壓飢火還是可以的。」

卜靖道：「不，咱們必須吃飽，還得多準備一點乾粮，小舟上那一點兒，是不够的。」

於是，他放開脚步，領先奔往鎮集上去。

他們剛剛到達街頭，忽然，嗚嗚的响起一陣號角之聲，卜靖舉目一瞥，只見數十名大漢由海邊急馳而來，鎮集之上，也同時湧出一羣大漢。

小晴道：「他們的增援來了，只怕免不了又是一場惡戰。」

卜靖道：「待我先跟他們談談，如非萬不得已，最好不要各走極端。」

白娥一哼道：「別打如意算盤了，他們根本聽不懂咱們的言語。」

卜靖道：「我知道，但是咱們不妨試試。」

他們說話之間，已然身陷重圍。卜靖雙拳一抱，道：「咱們海上遇風，不意漂流貴地，適才殺傷貴派弟子，實在是迫不得已！」

「啊，怎樣一個迫不得已？」

居然有人答話，卜靖不由心頭一喜，只要言語能通，事情就有解決的可能。

及循聲一瞥，發覺答話的是一名滿臉皺紋，短髭如戟的褐衣老者，遂再度雙拳一抱道：「首先是敝友白娥一人上岸，貴派中竟有人對她出手輕薄……」

褐衣老者雙目如電，向鎮集一邊的大漢嘰哩咕嚕的喝問起來，卜靖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想必與查問對白娥輕薄之事有關。

半晌，他們的談話獲得結論，褐衣老者的面色也冷得像一片寒冰。

他仍以漢語對卜靖道：「對不起，朋友，這確是我們的錯，本門門徒失禮於令友，老朽將用家規予以處置。」

卜靖道：「這倒不必，在下只要閣下明瞭眞相罷了。」

那知卜靖話語才落，已有兩名大漢細綁一個斷掌之人，急奔而來，斷掌人向褐衣老者身前一跪，全身便像篩糠般的戰抖起來。

褐衣老者哼了一聲，忽然一掌拍下，擊中斷掌大漢的頭頂，噗的一聲脆响，斷掌大漢頭骨下陷，屍身立即仆倒下去。

卜靖估不到蠻夷之帮，家規竟是如此的嚴肅，眼見斷掌人濺血橫屍，心中倒有些過意不去。

此時屍身已被拖走，褐衣老者面色一沉道：「咱們橋歸橋，路歸路，朋友殺死敝門數十名弟子，這筆賬老朽要向你們討個公道。」

卜靖淡淡道：「不錯，咱們確曾殺傷貴派不少門下，但貴門下以衆凌寡，欺壓外鄉的單身女人，在下如非及時趕到，敝友早已為貴門下所害了，如若易地而處，閣下是不是也要盡力而為？」

褐衣老者微微一呆道：「天地間的道理，似乎被朋友你一人佔盡了。」

卜靖道：「只有道理才是顚撲不破的，閣下如若有理，在下同樣衷心服膺。」

褐衣老者一嘆道：「朋友是中原人氏吧？天朝人物，果然不同凡响。」

褐衣老者的身後，立着一名身材纖細，面目秀麗的女郎，此時忽以漢語接道：「爹，女兒想向這位朋友討教幾招。」

褐衣老者道：「不行，妳不是人家的對手。」

那女郎道：「女兒要不能向天朝高人領教，豈不是遺憾終生，你就答允女兒吧，爹……」

褐衣老者遲疑一陣道：「好吧，妳要小心一點。」

女郎道：「我知道，爹。」語音一落，她已蓮步姍姍走了出來。

她穿着一身長可及地的白衣，兩邊的叉縫開得十分之高，蓮足邁動之際，柳腰欵擺，飄飄若仙，叉縫內雪白玉肢亦隱約可見。

白娥哼了一聲道：「不要臉……不許你跟她打……」

卜靖正全神留意那白衣女郎，對白娥這突然的反應，似乎有點茫然。

白娥氣得嬌叱一聲道：「你的靈魂出竅了，我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卜靖啊了一聲道：「妳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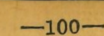
白娥道：「我不許你跟她打，怎麼？不願意？」

卜靖一笑道：「不打就不打，這有什麼願意不願意的。」

他們這陣對話，白衣女郎自然聽得十分明白，她在卜靖丈外之處一站，那秀麗的嬌靨之上煞光隱現，顯得惱怒之極。

她先向白娥瞥了一眼，目光一轉，再對卜靖檢衽一禮道：「小女子金芙，請教大俠的上下怎樣稱呼？」

卜靖道：「原來是金姑娘，在下姓卜，單名一個靖字。」（未完待續）





心祭

緊張刺激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帮帮主施一平因與一綫天發生私見，竟聽信朱五絕的花言巧語，與山主簽訂互助協定，共同對付一綫天，宋曉峯，當他等秘密會晤進行這種陰謀之間，爲邋遢和尚探知一切，邋遢和尚以施一平此舉，實貽武林大禍，俟彼等散後，立趕往丐帮，擬向施一平進言，詎施一平絕口否認，邋遢和尚又趕往找到一綫天及宋曉峯，詢知彼等結怨經過後，立又往丐帮，指斥施一平不是，詎爲此觸朱五絕之怒，立施煞手，把邋遢和尚點了瘋脈，施一平尤不知悔，欲收朱五絕爲徒，將來傳以帮主大位——

笑裏藏刀毒　言出法隨狠

丐帮帮主施一平這種存心已久，朱五絕也是心裏有數，只是大家都沒有提出這事件而已。

朱五絕此人，年紀雖不大，城府之深，冠今絕古，是以他與丐帮帮主施一平相處二十年來，施一平還只認識他表面上的謙恭與微笑。

當然，其中最大的原因，還是丐帮帮主施一平愛屋及烏，皃時的情懷，影响了自己的明智。

朱五絕胸懷大志，等待丐帮帮主施一平的表示，已經不知有多少時日了，如今機會來臨，他偏能沉得住氣，半天沒有答話。

丐帮帮主施一平，見朱五絕不答話，以爲他無意於丐帮，頗爲失望的，輕輕嘆息了一聲……。

驀地，朱五絕忽然撲地拜倒，道：「五絕一萬個願意列身你老人家門牆，爲丐帮効力，以報答你老人家對五絕二十年來教養之恩，只是長幼有序，五絕不願後來居上，駕凌各位師兄之上，妄居繼承之位，請你老人家打消原意，五絕始敢應命，正式投入你老人家門下。」

心口完全相反，說得冠冕堂皇，聽得老花子心中大爲高興，深慶得人，哈哈大笑，道：「本帮帮主人選，以賢能爲首，不論入門先後，當仁不讓，其實這也是你對本帮的責任，你有此仁讓之心，老夫知道，你先起來，老夫自有主張。」伸手一托，把朱五絕托了起來。

朱五絕又再三讓謝，才無可奈何的一嘆，停止了表演。

丐帮帮主施一平向外輕喝一聲，道：「來人！」

立時走進來一個年輕花子，躬身道：「弟子恭候法諭！」

丐帮帮主施一平微微一抬手道：「去把五老三雄叫來！」

那少年花子行了一禮，領命而去。

不久，五老三雄一一先後來到，分坐在丐帮帮主施一平兩旁。

所謂五老三雄，就是丐帮帮主的五位師兄弟和三位及門弟子，也就是目前丐帮的中心人物，實權份子。

那五老就是：一脚震三山梁無極，三行棍公孫元，窮秀才鷹天進，霹靂雨雷立，閃電飄風朱迅。

三雄就是：高永義，方守禮，陳百奇三人。

丐帮帮主施一平待五老三雄到齊坐定之後，目光輕轉，向他們八人臉上掃過一遍，

輕咳一聲，道：「本座經考慮再四，準備將朱五絕收爲門下，不知梁師兄與四位師弟以爲如何？」

帮主已經考慮過再四，大家還有什麼話說，何況，朱五絕善結人緣，不要說五老了，就是三雄也對他深具好感，大家又都知朱五絕功力高絕，上通「七星會」的有名人物，丐帮能有這樣的人加入，正是丐帮的光榮。

因此，丐帮帮主施一平話聲一落，大家已是齊聲響應，異口同聲的道：「帮主明智，弟子等深慶得人。」

丐帮帮主施一平微微一笑，道：「各位一體贊成，本座就這樣決定了……。」話聲微微一頓，轉向朱五絕，叫了一聲：「朱五絕！」

朱五絕閃身跨步，走到帮主施一平面前，躬身施禮，道：「弟子在！」

丐帮帮主施一平面色莊重的道：「本座已決定收你列身門牆，維當此非常時期，不便舉行大禮，一切從簡從權，本座就在此時此地，以五老三雄爲證，認定你是本帮之一員了。」

帮主話聲一落，五行棍公孫元大喝一聲，道：「朱五絕行禮參拜！」

朱五絕口稱「恩師」，向丐帮帮主施一平行了拜師大禮，又轉身拜見了師伯師叔五老和三位師兄。

全室之中，頓時喜氣洋溢，笑聲達於戶外。

這時，忽聽一陣急速的脚步之聲，由遠而近，止於室外，接着只聽一個急促的聲音報道：「啓稟帮主，外面來了十幾位武林知名之士，有請帮主出見。」

丐帮帮主與朱五絕目光一對，道：「傳話下去，本座親自出迎。」

這是山主支援丐帮的第一批人馬，這批人馬，是屬於莫天倚掌握的一些被脅迫的正派人物，他們名正言順的仗義前來助陣，誰看得出幕後另有主持人。

朱五絕躬身一禮，道：「弟子不便出面，告退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點點頭，說道：「你去吧！」

朱五絕退出丐帮，便向武當城八達鏢局奔去，行至途中，瞥見道旁樹影之中，有一條人影在眼前幌動了一下，又縮步退回樹林之內而去。

朱五絕心中一動，心中暗忖道：「那人明明要出林而來，爲什麼又忽然退了回去呢？……。」

念動之間，掠目前後看了一下，除了自己外，不見有另外第二人，暗笑一聲，心中暗道：「那人一定是有意避着我了！他爲什麼要躲避我呢？難道他認識我不成？哼！……」

朱五絕反應銳敏，立時覺出那人影大有問題，當下却不動聲色，前行如故，待走出數十丈之後，身形一閃，繞過樹林之後，掠身回到原來發現人影之處，藏在暗處，用心守候。

朱五絕足足守候了將近一個時辰，還是不見任何動靜。

他也眞够深沉穩練，一點不氣沮，依然靜伏而待。

又守了一陣，忽然樹林之中傳出一陣沙沙之聲，已是有人慢慢行來，朱五絕暗哼一聲，道：「你鬼，老子比你更鬼，你以爲你逃過了老子了麼？」

暗笑之中，只見樹林之中已現出一個人，朱五絕一見之下，不由一怔，暗叫一聲，道：「原來是你武中秀呀！……你敢情沒有走遠！……。」

朱五絕是一個沒有事還要找事生非的人，有了事自然更是放不過了，這時，他也不急於回武昌城了，暗暗釘住藍鷹武中秀，一路躡了下去……。

×　　×　　×

藍鷹武中秀做夢也想不到朱五絕這條惡狼躡上了他，一直帶他回到家中，兀自不覺。

小兩口子見面之下，藍鷹武中秀還與冲冲的告訴乃妻袁珊珊道：「珊妹，今天好險，我幾乎被朱五絕撞個正着，幸好我先發現了他，才避開了他。」

袁珊珊驚叫一聲，道：「他看到了你沒有？」

藍鷹武中秀洋洋自得地道：「我想他一定沒有見到我，我眼看着他掠身而去，頭都沒有斜一下，過後我又蟄伏了一個時辰，才上路回來。」

袁珊珊輕吁一聲道：「這就好，師母他們住的地點，安排好了沒有？」

藍鷹武中秀點頭道：「找好了，只要粉刷修飾一下，就可以用了，我想我們明天就先搬過去，免得路上跑來跑去，容易出事。」

袁珊珊道：「你說得是，我們就明天搬家吧，師母來了，我們也可以吁一口氣了……喂！師母他老人家比師父怎樣？」

什麼怎樣？問得藍鷹武中秀一楞道：「珊妹，你比他們什麼？」

袁珊珊也覺得問得太含混，詞不達意，一笑道：「當然是指他們的武功呀。」

藍鷹武中秀搖頭笑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我想她老人家就是比不上師父，對付個把朱五絕，大約是不成問題。」

朱五絕聽得暗中冷笑一聲，暗道：「好，到時候，我一定需要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接着，只聽袁珊珊一嘆道：「也把爹他老人家接出來就好了。」

藍鷹武中秀安慰地道：「你放心，他老人家不要緊，朱五絕有朱五絕的顧忌，再怎樣，他也得捧着他老人家裝門面，所以他老人家是處危城而最安。」

朱五絕一皺雙眉，暗忖道：「唉喲！這藍鷹武中秀還眞不簡單，我倒是小看他了，敢情他心裏用事，倒是知道得不少，今天不能輕易放過他們了。」

袁珊珊忽然輕「啊！」一聲，道：「我說師父也眞奇怪，師母來了，爲什麼不把她接進岔义湖去……」

一語未了，藍鷹武中秀輕喝一聲，截口道：「珊妹，你又忘了……」

袁珊珊一住口，訕訕的道：「這裏又沒外人。」她雖然解釋了一下，但倒眞住口沒有再說下去了。

不過，朱五絕何等人物，有了這幾句話，已够他在腦中構成一幅圖案了，當下恨恨的一咬牙，冷笑了一聲，驀地，閃身而出，出現在他們夫婦面前。

藍鷹武中秀夫婦猛吃一驚，瞪目呆口，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了。

朱五絕陰森森的一笑，說道：「武兄，你們小兩口子倒好安然自在，難道就不想想武昌城中，替你們担心思念的老局主麼？」

袁珊珊是話也說不出來了，只拿眼睛向藍鷹武中秀望去，武中秀吸了一口氣，鎭定下來，抱拳迎笑道：「原來是朱兄，請坐！請坐！」

朱五絕眼看四週並無外人，自己也用不着在他們面前，僞裝笑容，面孔一扳，搖頭道：「不用坐了，兩位也收拾收拾，隨小弟回武昌去吧！」

藍鷹武中秀男子大丈夫，明知自己技不如人，却也不能看朱五絕這種臉色，心中一惱，冷笑一聲，道：「朱兄，別忘了，這裏就是小弟的家，袁姑娘已是八達鏢局嫁出的女兒哩！」

朱五絕雙眼一翻，哈哈一笑，道：「那你武兄的意思是不願回武昌去了。」

藍鷹武中秀道：「就是要去武昌，也用不着你朱兄擅作主張。」

朱五絕獰笑一聲，道：「小弟就這樣作主了，你武兄可是不服！」話聲中，陡然出手，向藍鷹武中秀一指點去。

藍鷹武中秀近來雖然加緊勤練，武功大是長進，但和朱五絕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何況又在驟不及防之下，事前毫無準備，欲待閃讓已是不及，竟然被朱五絕一指點個正着。

藍鷹武中秀悶哼了聲，白眼一翻，似像是患了急驚風一樣，好不怕人。

袁珊珊急得大叫一聲，道：「你傷了他！」便向武中秀身上撲去。

朱五絕伸手一隔，道：「他沒關係，你去收拾你的東西吧！」

袁珊珊與朱五絕的眼光一接觸，只見他雙目之中寒光閃閃，隱含邪惡之色，心頭一震，道：「好！好！我就去收拾去，請你先替他解開穴道好不好？」

朱五絕冷然道：「少囉嗦！快去做你的事去！」

袁珊珊不敢與他分辯，怕他傷害武中秀，只好含着眼淚，自去收拾細軟。

袁珊珊心痛武中秀受害，什麼也不要了，只打了一個小包裹提在手中，向朱五絕道：「你解開他的穴道，我們回武昌去吧。」

朱五絕一掌拍開藍鷹武中秀穴道，厲聲警告他道：「武兄，一路之上你最好不要出什麼花樣，否則，莫怪小弟出手不留情。」

藍鷹武中秀氣得想回罵，袁珊珊已伸手把他向外一推，說道：「秀哥哥，你替我和家父想一想，好不好，忍下這一口氣吧！」

朱五絕哈哈一笑，道：「還是珊姊聰明，只要你們識相，人前人後，我們還是好朋友，否則，哼！小弟可是反臉不認人，有你們受的了。」

藍鷹武中秀回心一想，覺得匹夫之勇，一時之憤，圖自招辱，大丈夫能屈能伸，就忍他一時吧，當下心意一轉，黯然嘆了一口氣，借着袁珊珊一推之勢，當先走出去。

三人進得武昌城，朱五絕笑臉之外，又加上了百二十分的親敬，呼前呼後，迎入了內宅。

進得內宅後院，朱五絕的臉色又是一變，恢復了原來，那副要吃人的樣，冷冷的道：「小心遵守這裏的規矩，不要自討苦吃。」

話聲中，一抬手，已走過來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接着吩咐道：「沒有我的話，不得放他們走出前廳。」

那婦人欠身道：「屬下領命！」

朱五絕一揮手道：「先帶他們去看看那老鬼……」話聲未了，人已轉身出了後院。

袁珊珊一聽朱五絕語氣不對，心中一急，大叫道：「我父親怎樣了？」

朱五絕頭也不回，更不用說答話了，倒是那婦人接口道：「令尊病了！……」

袁珊珊大叫一聲：「啊！……。」急急向父親房中衝去！

袁珊珊衝到父親房中，只見父親正坐在一張躺椅上，雙眼望着天花板發呆。

袁珊珊一聲：「爹，我回來了！」人便向父親懷中撲去……。

震八方袁卓羣一收神，愕了一下，接住袁珊珊什麼也沒有說，但蒼目之中却倏的流下了兩行老淚。

父女兩人默默無言的相擁了一陣，抬起頭來，藍鷹武中秀過來拜見岳父，骨肉團聚，原來是至喜至樂之事，但他們這時除了相對唏吁外，那還高興得起來。

袁珊珊擧着疑慮的秀目，在乃父震八方袁卓羣臉上看來看去，只見他臉色紅潤，精，氣，神也健朗如昔，不由發話問道：「爹，你老人家的病好了？」

震八方袁卓羣精神充沛的一聲朗笑道：「好了，你爹病才發哩！」

袁珊珊訝然道：「病才發，這是什麼意思？」

震八方袁卓羣一臉不服自嘲之色，哈哈大笑道：「爲父也不懂什麼意思，朱五絕那小子說老夫病了，於是老夫只好自認是生病了……。」笑聲之中，充滿了凄凉，悔懊，忿懣與失望。

這時，那婦人冷喝一聲，截口道：「袁老爺子，你的話有完沒完……」

震八方袁卓羣雙目猛然一瞪，怒喝一聲，道：「沒完！沒完！沒完，你又怎樣？你們也未免太欺人過甚了，難道老夫和自己的女兒女婿說話，都要受你管束麼！哼！你們眞要逼害了老夫，老夫就豁出去了。」

那婦人冷笑道：「你敢，老娘就要叫你好看！……」身形一閃，就到了震八方袁卓羣身前，一伸手就扣住了震八方袁卓羣右手腕脈，內力一吐，震八方袁卓羣「唉喲！」一聲，頭上立時暴滿了汗珠。

那婦人出手奇快，袁珊珊與藍鷹武中秀都在震八方袁卓羣身旁，念頭都沒有轉過來，她已扣住了震八方袁卓羣腕脈。

袁珊珊大喝一聲，道：「放開我爹！」雙掌齊掄，猛向那婦人撲去。

那婦人右手正扣着震八方袁卓羣腕脈，只有用左手一揮，把袁珊珊震得倒飛了出去。

藍鷹武中秀在此情形之下，也無法不動手了，一聲：「看掌！」右掌一掄，向那婦人的肩頭拍去。

藍鷹武中秀近來力求上進，勤練武功，功力精進，可是一接手之下，只覺雙臂一麻，登！登！登！也被震得退了五步。

他總算比袁珊珊强得多，只是退了五步。

驀地，一聲輕喝傳了進來道：「蕭二娘，讓那老鬼他們自己把話說淸，也免得我們多費唇舌，你出去吧！」

蕭二娘口中應了一聲：「是！」鬆手一聲冷笑，出房而去。

話聲是朱五絕說的，可是，他並未現身走進房來。

房中父女，翁婿，三人六目相對，臉上都是一片灰白，袁珊珊大叫一聲：「爹……」抱住震八方袁卓羣痛哭了起來。

震八方袁卓羣輕手撫慰着袁珊珊秀髮，長嘆一聲，道：「孩子，別哭了，事已如此，哭也是沒用……來！來，你的病是怎樣好的？你還沒有告訴爲父！」他只有轉變話題了。

袁珊珊慢慢止住哭聲，在乃父耳邊，悄聲道：「孩兒原沒有病，那全是趙姑娘在孩兒身上做的手脚，孩兒一離開武昌就能說話了。」

震八方袁卓羣一怔，道：「是她！她也不是好東西，她爲什麼會暗中忽然帮助你？」

袁珊珊搖了搖頭道：「這個孩兒也是莫明其妙。」

震八方袁卓羣悻悻的道：「這都是爲父瞎了眼，引狼入室，落得被軟禁了起來……你們也是，爲什麼自投羅網，跑了回來？」

袁珊珊猶豫之下，望了藍鷹武中秀一眼，有許多話她很想說，又怕不能說，所以向藍鷹武中秀望去。

藍鷹武中秀黯然嘆息了一聲，點了一點頭，道：「我到外面去看看，你們好好談一談吧！」走出房外，替他們在房外守護起來。

袁珊珊心中說不出的感激和欣幸，望着藍鷹武中秀的背影，透出一絲幸福的微笑，然後，才悄悄的向乃父震八方袁卓羣，道：「爹，有很多事情，你老人家只怕還不知道，不過孩兒可以肯定的說，朱五絕他們那些人，遲早都有惡貫滿盈的一天，橫行不了多少時候了。」

震八方袁卓羣慘笑一聲，道：「等到那一天，只怕我們早就完了。」

袁珊珊輕嘆一聲道：「爹，你先別洩氣……。」

震八方袁卓羣一笑道：「孩子，爹看的還沒有你多麼，別自己騙自己了，憑『紫彩玉簫』那身功力，就無人可敵，還有誰能救得了我們。」

袁珊珊一笑道：「孩兒說的就是『紫彩玉簫』，他和朱五絕他們已經撕破臉皮，正式作對了。」

震八方袁卓羣一楞道：「『紫彩玉簫』不就住在西院，他們幾時又反目了？」

袁珊珊悄悄的道：「爹，住在西院的那是假的，眞的早就不在武昌了。」

震八方袁卓羣聽得糊裏糊塗的一呆，道：「我都不知道他是假的，你怎樣知道的，這倒奇怪了？」

袁珊珊道：「爹，你老人家知不知道，中秀就是『紫彩玉簫』的師兄，『紫彩玉簫』還經常來看我們哩！」

震八方袁卓羣迷惑的道：「他們是師兄弟，爲什麼中秀……。」

武中秀和宋曉峯比起來，相差得太多了，震八方袁卓羣話到口中，又怕女兒聽了心裏難過，倏然住口而止。

袁珊珊也聽出了父親的意思，可是她並不在意，笑了一笑道：「其中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孩兒也說不淸楚，但孩兒却親自拜見過中秀師父，他們的關係是一點不假。」

震八方袁卓羣沉吟了一下，說道：「你說說，他們的師父是誰，看看爲父知不知道？」

袁珊珊道：「孩兒說出來你老人家一定知道……他老人家就是名震天下的一綫天！」

震八方袁卓羣猛然一震，失聲大叫道：「是他，沒弄錯吧！」

袁珊珊忙道：「爹，小聲……。」

一語未了，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

袁氏父女臉色一變，只聽那笑聲過後，清脆的道：「武大俠，袁姑娘呢？她的病完全好了麼？」

說話的聲音，正是趙靈燕，袁卓羣揮了揮手，示意道：「你出去，不要讓她進來……。」

袁珊珊剛站起身來，趙靈燕已掀開門簾走進來了，藍鷹武中秀皺着眉頭，緊跟在她身後，那蕭二娘臉上堆滿了笑容，也跟進來了。

震八方袁卓羣一臉鐵青，別過頭去，望也不望她。

袁珊珊當然也不知道趙靈燕的眞正身份，但趙靈燕却帮忙她與藍鷹武中秀成就了美滿姻緣，姑不論她的爲人如何，她總是非常感激她，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却又不知說什麼才好？

蕭二娘見震八方袁卓羣的態度非常不禮貌，冷笑一聲，閃身到了袁卓羣身前，喝道：「你瞎了眼不成，見了趙姑娘也不起身相迎。」

震八方袁卓羣冷哼了一聲，依然不理不睬。

蕭二娘眉揚……。

趙靈燕一揮手道：「蕭二娘這裏沒有你的事，你出去吧！」

蕭二娘躬身應了一聲：「是！」又横了震八方袁卓羣一眼，才悻悻的，退出房去。

趙靈燕笑臉盈盈向震八方袁卓羣萬福一禮，道：「晚輩有禮了。」

震八方袁卓羣冷笑一聲道：「不敢當！」眼皮眉毛都不動一下，更不用說回禮了。

袁珊珊怕趙靈燕下不了台，搶身向趙靈燕一面行禮，一面說道：「趙姊姊，上次承你暗中相助，得逃朱五絕之手，小妹感激不盡。」

趙靈燕伸手把住袁珊珊玉臂，道：「珊妹，你知不知道朱五絕對你存着一種報

復的心理，對你將大是不利！」

震八方袁卓羣「哼！」的一聲，接口道：「你別假惺惺了，誰知道你安的是什麼心？」

趙靈燕微微一笑道：「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晚輩現在也難於向老前輩解說，不過有一件事，令嬡如果落入朱五絕手中，其結果當不用晚輩多說了吧。」

震八方袁卓羣可以說氣話，但却不能不承認袁珊珊的處境，令人憂心熾熾，黯然一嘆，也就沒再頂撞趙靈燕了。

趙靈燕面色一正，說道：「晚輩有意將令嬡帶去，身前使喚，不知你們願是不願？」

震八方袁卓羣不由火氣一冲而起，怒笑一聲，道：「你要老夫的女兒去供你使喚，哼！你也太看得你自己了！……」

驀地，一聲笑聲傳了進來，截口道：「要你女兒去當使女，那是看得起你女兒，別給臉不要臉了。」朱五絕大步走進房來，又向趙靈燕諂諛地笑道：「靈妹，你眞要她去服侍你麼？」

趙靈燕「嗯！」了一聲，道：「你要也不願意，那就算了。」

說着人已站了起來，向外面走去。

朱五絕橫身擋住趙靈燕，陪着笑臉道：「願意！願意！你是現在把她帶去？還是……」

趙靈燕點頭道：「用個使女難道還要看日子不成，當然是現在。」

朱五絕轉向袁珊珊陰森森的一笑道：「聽到了沒有，你就跟趙姑娘過去吧！」

袁珊珊畧一猶豫，未及答話，朱五絕暴喝一聲，道：「快隨趙姑娘去！」

藍鷹武中秀聽了趙靈燕的話，雖不知趙靈燕的眞正用心如何，但細心一想，趙靈燕再別有用心，她總是一個女孩子，比落在朱五絕手中要强得多，長嘆一聲，說道：「珊妹妹，你就隨趙姑娘去吧！」

趙靈燕更是一抬手，拉了袁珊珊向外走了出去，袁珊珊被趙靈燕一拉之下，但覺半邊身子都麻了，身不由己，人已出了房外。

人出了房外，只聽屋內乃父震八方袁卓羣暴跳如雷的大聲吼道：「中秀，你就這樣眼看着別人把你老婆拉走麼！你也太沒用了……。」

接着，又傳出朱五絕的哈哈大笑聲，說道：「這就叫做選來選去，選了個武大郎……。」

袁珊珊聽得心痛如割，一甩手，道：「我不去了……」

趙靈燕輕笑一聲，道：「你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了，你要不去，今天晚上朱五絕就放不過你……。」

忽然一鬆手，放開袁珊珊，「啊！」了一聲，接道：「是了，你心裏還念着朱五絕是不是，我眞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要回去你就回去吧！」

袁珊珊羞得滿臉緋紅，暗叫了一聲：「我的天呀！」

暗咬銀牙，一頓蓮足，道：「去就去，你們這批人，總有惡貫滿盈的一天。」

趙靈燕帶着袁珊珊正轉向西院，忽然眼前人影一閃，飄然落下一人，赫然正是宋曉峯。

袁珊珊一怔之下，趙靈燕却吁聲一笑道：「你來得正好，我剛把秀嫂子帶出來，她却恨死我了。」

袁珊珊揉了一下雙目，說道：「你眞是峯弟麼？」

宋曉峯一笑道：「當然是我！」

袁珊珊仔細打量了半天，看出他眞是宋曉峯，不由迷惘的道：「你和趙……你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宋曉峯微微一笑道：「師母他們都已到了，秀嫂，你就隨小弟去吧！」

袁珊珊心裏念着乃父震八方袁卓羣與藍鷹武中秀，不由脫口道：「還有家父他們呢？」

宋曉峯道：「你放心，他們不過受點氣，不會有什麼關係，朱五絕自己的事都忙不開，沒有時間找他們麻煩。」

頭一轉，接着向趙靈燕道：「我上次和你說的話，快有好戲可看了。」

趙靈燕雙目閃動，興奮激動的道：「眞的？可別忘了來告訴我。」

宋曉峯點頭笑道：「少不了你，你放心，總有你一份！」

話聲一落，伸手拉住袁珊珊手臂，輕輕喝了一聲「起」，便帶着袁珊珊飛身而起，出了八達鏢局。

袁珊珊身出武林世家，一身功力原自不弱，平時尤以輕功見長，這時被宋曉峯携帶之下，只覺耳邊生風，脚不沾塵，比自己獨自飛行，不知快了多少倍，頃刻之間，就出了武昌城。

一轉眼，就是十多天過去了，趙靈燕忽然收到宋曉峯密訊，隻身悄悄的出了武昌城，兩人在約定地點會合之後，便向一處隱密之處，潛踪隱跡掩去。

宋曉峯對這一帶地形極其熟習，顯見他早有充分的準備，一路輕不驚塵，已進入一片樹林之中，不消片刻辰光，已到達一條澗溪之旁，溪旁有一塊岩石，極是高大。

宋曉峯移動大岩石旁一塊小岩石，現出一個洞來，招呼趙靈燕兩人一同俯身鑽了進去，宋曉峯又回身把入口恢復了原狀，游身向前，爬行了七八尺，便到了盡頭，盡頭更是狹窄，兩人併肩伏在地上腰都伸不起來。

這時宋曉峯用手抓動，前面現出一條縫隙，從縫隙中向外望去，視線便落在澗溪的對面。

澗隙對面便是一座山壁，山壁下面有一處小空地，空地上靜悄悄的，什麼都沒有。

這時，月明如洗，天上月影倒映山澗之中，蕩漾着銀光點點，閃閃爍爍，一片奇妙景色。

兩人靜靜的等了將近頓飯時辰，只見朱五絕另外帶了六個人，飛瀉而到，落身在那對面空地之上。

朱五絕現身之後，稍不停留，一揮手之下，就有四個人分頭向四方射了出去。其中一人，正好飛身落在宋曉峯他們藏身之下的大岩石之上，藏起了身形。

宋曉峯他們藏身在那人脚下，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最好不過了。

朱五絕身旁的另外二人，正是宋曉峯第一次晉見山主時所見到的那一對英俊少

年，一位叫劍魂，一位叫劍魄。

朱五絕眞有一手，三人已是稱兄道弟，有着非常的關係了。

只見朱五絕向他們二人含笑道：「二位賢弟，就請在這裏等候山主，小兄，親自到四週去看看。」

劍魂劍魄齊聲道：「大哥，你請便，這裏的事情自有小弟們招呼了。」

朱五絕口中連稱有勞，留下劍魂劍魄，也飛身去了。

不久，笑面天王曹晉第一個出現了，接着莫天倚也來了，獅王楊藩，虎霸康騰也先後而到。

趙靈燕忽然傳音道：「朱五絕的行動，要有人監視他就好了。」

宋曉峯微笑的傳音說道：「義父早就有安排了。」

朱五絕很快就回來了，幾天不見，那朱五絕身份地位，竟然有了改觀的變化，只見笑面天王曹晉和莫天倚、獅王楊藩、虎霸康騰都笑臉相迎，抱拳為禮，對他非常禮貌。

朱五絕也更是謙恭有禮，一點也不驕傲。

趙靈燕輕嘆一聲，道：「看了朱五絕的為人，山主倒不覺得可怕了。」

宋曉峯笑了笑道：「這就是咬人的狗不叫！」

說話間，只聽半空中响起了一陣清脆的爆炸之聲，宋曉峯伏身位置，無法抬頭望半空中的情形，不知那是什麼响聲。

站在空地上衆人，聽得那聲音之後，神態立時一肅，低首垂視，恭身而立。

接着，一聲輕咳之下，山主郭慕陶從一株大樹之後緩步走了出來，劍魂劍魄閃動身形，分站到山主郭慕陶身後左右。

朱五絕率領笑面天王曹晉等四人，躬身一禮，朗聲道：「屬下副山主朱五絕率領曹晉，莫天倚，楊藩，康騰等人參見山主。」

山主郭慕陶皮笑肉不笑的一揮手道：「不要多禮了……」

話聲頓了一頓，目光向朱五絕臉上一凝，接道：「丐帮施帮主什麼時候可以到達？」

朱五絕躬身道：「屬下剛才接到施帮主『星火傳書』，他今天不能來和山主會談了。」

山主面色一沉道：「他怎麼可以不來，這次見面不就是他提出來的麼！」

朱五絕惶悚的道：「是，只是就在施帮主起程之前，丐帮忽然發生了一件令人想像不到的大事，所以，施帮主不能前來了。」

山主郭慕陶冷「哼！」一聲，道：「他不是在故弄玄虛吧？」

朱五絕不便正面回答這句話，緩緩的道：「施帮主雖然不能前來與山主相會，但他却至祈這次會談成功。」

山主郭慕陶哂笑一聲，道：「成什麼功，自已人都不來。」

朱五絕道：「施帮主曾傳訊，要屬下代表他與山主一談，施帮主雖然不能够前來……」

一言未了，山主郭慕陶哈哈大笑道：「要你代理，那可太好了！」

朱五絕微微一揚頭，道：「山主，屬下……。」話聲一頓，臉上泛起一層神秘的笑容。

山主郭慕陶心中一怔，不由皺了一皺眉頭，道：「你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朱五絕欠身行了一禮，道：「那麼屬下就斗胆直言了……屬下身受施帮主之托，所謂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請山主多多原諒屬下相談時應有的立場。」

山主郭慕陶已聽出朱五絕言語之間在使手段調皮了，暗罵一聲，道：「好小子，老夫剛給你三分甜頭，你就不安份了，哼！你想在老夫手掌之中翻筋斗，還差得多哩！這次事了之後，老夫有你受的。」

山主郭慕陶惱怒已極，這人也眞奇怪，剛現身時，架子十足，儼然一副不可冒犯的神態，這時怒火上升，反而沒有架子，呵呵一笑，道：「理當如此，理當如此，你能如此，老夫以後有事交辦，也更能放心了。」

朱五絕笑了一笑，道：「山主聖明，屬下感佩無已。」

山主郭慕陶四下望了一眼，只見左邊不遠處，放好了十幾塊石頭，用代座椅，一面舉步走去，一面道：「我們先過去坐下，慢慢再談吧。」走過去，面南而坐。

接着，伸手一指面對面的石頭，道：「五絕，你就坐在這塊石頭上吧！」

朱五絕惶悚不安的，連連欠腰道：「這，這……屬下不敢如此無禮。」

山主郭慕陶倣聲大笑，說道：「你現在是施帮主的代表，理當坐那位子，否則，就不便說話了。」

朱五絕告罪再三，坐下去之後，還顯得非常侷促不安。

笑面天王曹晉等人，則分別坐在山主郭慕陶兩旁。

山主郭慕陶微微一聳雙眉，說道：「五絕，你先把施帮主的態度立場，說出來給老夫聽一聽。」

朱五絕沉思了一下，故作苦思措詞之態，過了片刻，一揚雙眉，道：「施帮主不反對雙方合併，他也同意自己退休，不過他有一個條件……」

故意一頓，山主郭慕陶果然接話道：「什麼條件？」

朱五絕一笑道：「他要山主您，也和他一同退休。」

山主郭慕陶哈哈一笑道：「老夫要和他一樣也退休了，那將來誰來領導？」

朱五絕猶豫了一陣，吞吞吐吐的道：「這個麼……屬下實是不便啓齒。」

山主郭慕陶目光流轉的淡淡一笑道：「你說，沒有關係。」

朱五絕起座一欠身，行了一禮，說道：「屬下告罪了……施帮主的意思，是他與山主一同退休之後，要屬下出來領導！因為……。」

一言未了，只聽一聲暴喝道：「朱五絕！你好大的狗胆……。」喝聲中，只聽「鏘！鏘！」連聲，劍魂劍魄已各拔劍出手，劍光一閃，交錯向朱五絕抖去。

山主郭慕陶一揮手，輕喝道：「住手，這不關朱五絕的事。」

劍魂劍魄一收劍，兩人都極其不憤的同聲道：「朱五絕出言犯上，野心畢現，

其罪當死，山主……。」

山主郭慕陶一笑截口道：「兩位忠誠可嘉，只是你們兩人聽錯了話，他不過傳達施一平的意思，怎能怪罪於他。」

劍魂一聲冷笑道：「什麼施一平的意思？說穿了根本就是他自己的意思！」

朱五絕惶恐懔悚起座拜伏在地，磕頭如雨一般地說道：「屬下死罪，請山主明察！」

山主郭慕陶臉色一成不變，還是叫人看不出他是否已經不高興了，伸手拉起朱五絕，道：「老夫已經說過，與你無關，何罪之有。」

朱五絕叩首再次，感激零涕地道：「山主聖明，屬下謝過山主不罪天恩。」然後，懷着一臉敬畏之色，站立一旁，坐都不敢坐了。

山主郭慕陶輕聲一笑，揮手說道：「你坐下！」

朱五絕又道了一次謝，才坐了下去，一副百依百順，十足的狗仔像。

趙靈燕看得忍不住輕笑一聲，說道：「裝得眞像，不知他心裏打的是什麼鬼主意？」

宋曉峯道：「別打岔，你看下去，就知道了。」

山主郭慕陶沉思了一陣，點頭道：「你確實不錯，眞當得起我與老花子兩人的繼承人，老夫同意他的意見了。」

朱五絕微微一笑道：「施帮主說，山主如果同意他的意見，請即將山主鳩頭玉印交給屬下，以示互信。」

山主郭慕陶面色微微一變，道：「他的富貴杖給了你沒有？」

朱五絕道：「他要見到山主『鳩頭玉印』之後，才能將富貴杖交出，因為他說雙方合併之事，乃是山主所提出，所以應由山主先行將『鳩頭玉印』交出。」

山主郭慕陶道：「你去告訴他，就說收到老夫的『鳩頭玉印』好了。」

朱五絕囁嚅着說道：「光只告是訴他，這……。」

劍魂劍魄又大喝一聲道：「山主，朱五絕分明沒有存着好心！」長劍「鏘！」的一聲，又出鞘了，只是這次却同時抵在山主左右腰部了！

可不是，劍魂劍魄雙冷燄劍出手照顧的正是他們的老恩主山主郭慕陶左右腰穴之上。

劍魂劍魄手中冷燄雙劍雖不能與「太阿」「龍泉」比美，但却是山主郭慕陶用寒鐵金精，特別設計而煉成的一雙奇劍。

雙劍劍尖暗藏專破護身罡氣與防身寶甲等物，無堅不摧的北極針，端的厲害無比了。

山主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最親信的劍魂劍魄會忽然倒戈相向，心中一愕，還來不及承受當前的事實，只覺腰眼一涼，已有兩股奇寒蝕骨的冷氣，透體而入，不由全身一顫，打了一個冷噤。

劍魂劍魄拔劍兩次，第二次才下手，第一次是消除山主心理上的警念，所以第二次出手便十拿九穩，手到功成，這是一種最高級的心理戰術，精明狡猾的山主郭慕陶也到底猝不及防，八十老娘倒繃了孩兒。

山主郭慕陶一生以暗算起家，想不到在這如日中天的時候，忽然自食惡果，也倒在別人暗算手中，想起來心中實在一萬個不甘認。

心念電轉之下，力持鎭靜，若無其事的淡淡一笑：「劍兒，你們……。」

詎料，劍魂劍魄根本不讓他開口說話，兩人冷笑了一聲，截口喝道：「住口，你要想活命，就閉住你的鳥嘴！」

喝聲中，兩人手中雙劍同時一送，裂衣刺體而入，深入體中幾將盈寸，痛得山主一咧牙，全身只發抖。

他倒非常聽話，連呼痛聲都不敢叫出口了。

這原是他一向對付別人的辦法，自己打定了主意，便不容別人再開口了，因為容許別人說話，就等於多給了他一分轉機，尤其在人多的時候，更容易引起其他之人的胡思亂想。

因此，他想了這個不准分說的辦法，現在，倒成了作法自斃了。

山主郭慕陶忍住雙劍刺體之痛，目光亂轉，直向笑面天王曹晉，莫天倚，獅王楊藩，虎霸康騰四人臉上，遞出求助的呼號，可是他們四人，視如不見，理也不理他。

朱五絕緩緩站了起來，臉上帶着微笑，說道：「山主，對不起，你想的這些法子實在太好了，今天你自己能嚐到這種味道，我想你心中一定是稱快叫好不絕，哈！哈！哈哈！……。」仰天發出一陣轟然大笑。

朱五絕狂笑了一陣，慢慢收了笑聲，臉上佈上一層陰森森的冷氣，道：「郭慕陶，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你已風光了不少日子了，你是痛痛快快的交出你的『鳩頭玉印』呢？還是想分別嚐你自己手創的那些絕活兒？」

山主郭慕陶長嘆一聲，道：「請你們准老夫說說話好不好？」

朱五絕點頭道：「准你開口，只是你要小心着，一句話說錯，你就再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山主郭慕陶道：「老夫知道！」

朱五絕道：「你先把『鳩頭玉印』交出來了！」

山主郭慕陶可知道自己那些手段的厲害，連猶豫都不敢猶豫，乖乖的從懷中摸出一隻小錦盒，伸手要交給朱五絕，朱五絕却不伸手去接，峻聲道：「玉印上的毒，解去了沒有？」

山主郭慕陶取出一瓶藥粉，倒了些在那錦盒上，然後，將錦盒放在地上，道：「現在誰都可以接觸了。」

朱五絕轉頭向獅王楊藩一抱拳，說道：「楊老，那就有勞你將『玉印』暫時保管了。」

朱五絕自己仍是不放心，但却支使得獅王楊藩非常技巧。

獅王楊藩一抬手，虛空攝物，將玉印攝在手中。

過了片刻，確未發現中毒現象，他非常小心，接着又打開錦盒，驗看了一下盒中玉印的眞僞，才點了一點頭，將「玉印」納入懷中收好。

朱五絕向山主郭慕陶微微一笑道：「

你對我們還有很大的價值，我們也不動你山主的位置，你還是當你的山主，但你一身武功……。」

朱五絕說到「武功」兩字，山主臉色一變，同時，劍魂劍魄已用空着的左手，閃電般向山主郭慕陶身上落下，朱五絕也用不着往下說了，山主郭慕陶一身武功已頓化了烏有，山主郭慕陶也更用不着再哀求了。

說做就做，這也是山主郭慕陶一向做事的法則。

朱五絕眞是奇才，除了他，只怕誰也不能這樣輕輕易易的把一個陰狠毒辣的山主郭慕陶，隨隨便便就收拾了。

宋曉峯與趙靈燕兩人在暗中看得一點不過癮，但仔細想一想，却不由得兩人全身直冒冷汗。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朱五絕這一着，正是全師之勝，兵不刃血，得來雖易實難，要不是他，誰能做得這樣不動聲色？

正當宋曉峯與趙靈燕相顧愕然之際，只見朱五絕向劍魂劍魄點了一點頭，劍魂劍魄雙劍齊收，轉到山主面前，向山主施了一禮道：「請山主回駕！」左右一扶，就擁着山主郭慕陶，隱身而去。

朱五絕這時向獅王楊藩要過鳩頭玉印，向他們四人一拱手，口中發出一聲長嘯，頓足破空而去了。

接着，笑面天王他們四人也默默無言的紛紛四散而去。

片刻之後，那片空場上已是一片靜寂，誰能想像得到，這裏剛剛發生過一次轟天動地的大事。

這時，忽見一綫天現身出來，朝着他們隱身之處，一招手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宋曉峯與趙靈燕雙雙掠到一綫天身前，一綫天心事重重面現隱憂，輕嘆一聲，道：「你們都看到剛才的情形了？」

宋曉峯點頭道：「看到了！」

趙靈燕心頭上，突然掠起一道陰影，道：「義父，靈兒現在對他，眞是有點害怕了。」

一綫天望了趙靈燕一眼，道：「他確實很可怕，我們過去對他的看法，眞是太小看他了，照今天的情形看來，我們的看法和做法都該重新檢討了，……。」

話聲微微一頓，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去，一招手，也要宋曉峯與趙靈燕就身旁坐下，接着說道：「曉峯，靈燕，你們認爲如何？」

宋曉峯說道：「你老人家說得一點不錯，過去我們想利用丐帮把山主全部力量引誘出來的辦法，恐怕要偸鷄不着，失把米了。」

趙靈燕一怔道：「偸鷄不着失把米，你……？」

宋曉峯接着解釋道：「我很担心丐帮也已落到他手中了，本來事情發展到相當程度，把話和丐帮帮主一說明，就可分而復活，一鼓而消滅山主的全部邪惡勢力，要是丐帮帮主也像山主一樣，成了朱五絕的傀儡，丐帮全爲朱五絕所用，豈不偸鷄不着失把米。」

一綫天慨嘆一聲道：「曉峯，你担心的只怕已經成了事實，這倒是老夫始料不及，施帮主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老夫責無旁貸，倒是老夫害了他了。」

趙靈燕道：「話也不是這樣說，有了朱五絕這個禍害精，要發生的事，總要發生，好在我們對朱五絕早有注意，這未嘗不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否則，忽視了他，被他暗中成了大事，到那時，才更措手無及。」

宋曉峯道：「靈妹的話說得是，至少我們已經發現了他更大的陰謀，你老人家也不要梗梗於懷了。」

一綫天總覺自己對不起丐帮帮主，宋曉峯與趙靈燕的話，雖然很有理由，但他爲人最是重義，總覺內心不安，也無法再檢討下去了，當下站起身來，說道：「曉峯，你先送靈兒回去，老夫要去看看老花子去。」

話聲未落，人踪已杳，最後的二句話，還是他離開之後，從遠處用眞元內勁送來。

宋峯曉與趙靈燕自回武昌不說，却說一綫天憂心熾熾趕到丐帮臨時總壇，以一綫天的身手，丐帮雖然高手如雲，他照樣如入無人之境，不費力的就接近了丐帮帮主施一平的靜室。

這時，丐帮帮主施一平正獨自一人坐在靜室之中，看他神情極是平穩，不像滿懷心事，受了屈辱之人，一綫天方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正準備離開的時候，忽見朱五絕走進房來。

老花子施一平見了朱五絕滿面堆起誠摯的笑容，但有些迫切的問道：「事情怎樣了？」

這句話一出口，顯見一綫天他們剛才所眼見的事實，並非朱五絕獨自的行爲，而是與丐帮帮主施一平謀定而動的了，由此觀之，朱五絕難道對丐帮帮主施一平還是一片眞心？

一綫天不由得一怔，迷惘起來了。

朱五絕執禮甚恭，行了一禮，道：「幸不辱命，那老魔頭，已被弟子將一身功力廢去了，『鳩頭玉印』，也被弟子取來了。」

說着一面將「鳩頭玉印」取出，送給丐帮帮主施一平觀看，一面接口道：「這『鳩頭玉印』便是老魔頭最權威的信符，有了這『鳩頭玉印』，我們就可以控制老魔頭手下羣魔了，同時，弟子雖廢了那老魔頭武功，他的身份地位仍然保留未動，這一點是弟子觸景生情，臨時決定的，請恩師寬恕弟子擅專之罪。」

丐帮帮主施一平哈哈一笑，點頭道：「辦得很好，我們本該暫時留下那老魔頭，老夫當時沒有想到，倒給你想到了，老夫至爲高興，你何罪之有。」

朱五絕躬身一禮，稱謝道：「多謝師父！」

丐帮帮主施一平揮手指着身旁一張椅子道：「你坐下，我們再硏究一下下一步計劃。」

朱五絕一面就座一面道：「下一步計劃不是攷慮得很週詳了麼？你老人家又看出了什麼不妥之處？」

丐帮帮主施一平一笑道：「計劃倒沒

有什麼不妥，而是爲師想來想去，那一綫天也不是什麼凶頑極惡之人，我們之間，不過是意氣之爭而已，又何必兵刃相見，因此，爲師認爲最後那一步，就不必實施了，處置了羣魔之後，叫他自己慚愧也就是了。」

一綫天在暗中聽得暗自點頭忖道：「老花子到底還是性情中人，心氣一平，也就自知勒馬了，只不知朱五絕又是怎樣的想法……。」

一念未了，朱五絕大出一綫天意料之外的微微一笑道：「你老人家不說，弟子也想向你老人家請求了，一綫天與宋曉峯實在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對於將來維持武林正義，更是不可多得的同道，你老人家既然早有此心，依弟子之見，連叫他們自覺羞愧都是不妥之事……。」

丐帮帮主施一平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老夫的胸襟反不如這孩子大了。」含笑截口道：「你的意思是？……」

朱五絕正色道：「依弟子之見，表面上我們還是按着計劃，逐步實施，當時機成熟之後，你老人家何妨送他們一份人情，暗中知會他們，共同對付羣魔，也算他們一份功勞。」

丐帮帮主施一平高興得哈哈大笑道：「孩子，你這份心意要是叫「一綫天聽到了，只怕他更是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好！好！好！完全照你的辦。」

暗中的一綫天這是第一次感到無比的尷尬，啼笑皆非迷惑不安，難道自己眞是看錯了人？

他不敢再聽下去了，再偸聽下去，自己都會覺得自己卑鄙了，暗嘆一聲，偸偸的出了丐帮臨時總壇。

一綫天回到岔乂湖，宋曉峯已先回來等着他的消息了。

兩人見面之下，一綫天搖頭便道：「曉峯，朱五絕到底是怎樣一個人，老夫這趟丐帮一跑，更是糊塗了。」

宋曉峯雙眉一皺道：「他沒有向施帮主下手？」

一綫天沉聲道：「他不但沒有向施帮主下手，而且，他對我們暗中存心亦甚是善良。」

宋曉峯怔了一怔訝然道：「他會是這樣人，我可有點不大相信。」

一綫天於是把他在丐帮的見聞，一一說了出來，接着，雙手一攤，說道：「你看，他的說話行事，還有什麼地方，可挑剔的？」

宋曉峯沉吟了半天，忽然一搖頭道：「我和他相處了不少日子，或許未盡發現他的眞才實學，但我總覺得他不對勁，他好的地方，好得叫人通體不安，壞的地方，壞得令人匪夷所思，全不是一個正常人的行徑，因此，我還是不相信他。」

一綫天雙目閃閃，精光四射，點了一點頭道：「你的話很有道理，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完全相信他就是好人，不過也不能不對他改變一下看法了。」

他這所謂改變看法，當然是指好的方面而言了。

宋曉峯的討厭朱五絕，完全是直覺上的反應，一綫天這樣說來，宋曉峯也不便多說別的了，轉眼又過去了四五天，忽然，一天，藍鷹武中秀精神煥發，心情愉快的來到岔乂湖，見了一綫天與宋曉峯之後，興冲冲的說道：「師父，弟子有一個好消息，禀報你老人家，八達鏢局現在又回到敝岳父手中，過去朱五絕那些手下，完全走了。」

宋曉峯在旁，邊聽得怔了一怔說道：「他對你們忽然改變態度，又怎樣自圓其說？」

藍鷹武中秀道：「他怎樣自圓其說，我倒不大淸楚，我只知道他有一天跑到家岳房中，兩人深談了半夜，過後就一切都變了。」

宋曉峯道：「令岳丈沒向你說明原因麼？」

藍鷹武中秀道：「我也曾暗中問過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只笑了一笑道：『事情過去了就算了，不要再提了。』不過我看他們和好如初，毫無半點芥蒂，而且，朱五絕也接着辭去了總鏢頭之職，我也不好再追問他老人家了。」

宋曉峯笑了一笑，道：「朱五絕辭去了總鏢頭之職，三哥，是不是就要當總鏢頭了？」

藍鷹武中秀在天禽七俠中排行第三，過去宋曉峯稱他大哥，是兩人私交之稱，最近天禽七俠都來了，宋曉峯又身爲一綫天義子，再稱他大哥已有所不便，於是改口稱他三哥了。

藍鷹武中秀見宋曉峯忽然改口稱他三哥，望着宋曉峯笑了一笑，心照不宣，就話答話道：「正是，他老人家要我接任總鏢頭之職，並且要我前來接你珊嫂回武昌去。」

一綫天接口說道：「你去見過你師母沒有？」

藍鷹武中秀欠身說一禮，恭聲道：「弟子還沒有去拜見她老人家，特先來請示恩師示下。」

一綫天望了宋曉峯一眼道：「曉峯，你的意思如何？」

宋曉峯畧一沉思道：「我們何不索性讓三哥把師母和師兄弟們也接到武昌城去，這樣朱五絕縱是有什麼陰謀詭計，他也不得不多加攷慮了。」

一綫天點頭微笑道：「這樣很好！」

頭一轉，接着向藍鷹武中秀道：「你可先到你師母那裏把珊兒接回武昌去，然後，請令岳請你師母與師兄弟們一同搬到武昌去……但，在令岳面前，不要提及老夫……。」

一語未了，藍鷹武中秀頓首惶悚的截口道：「可是弟子已在家岳面前提過你老人家了，請師父恕罪！」

一綫天微微一楞，接着一笑，道：「提過就算了，不過要他千萬不要向外人道及。」

藍鷹武中秀道：「這個弟子已向他老人家說明在先了。」

一綫天點了一點頭道：「好，你現在自己去見你師母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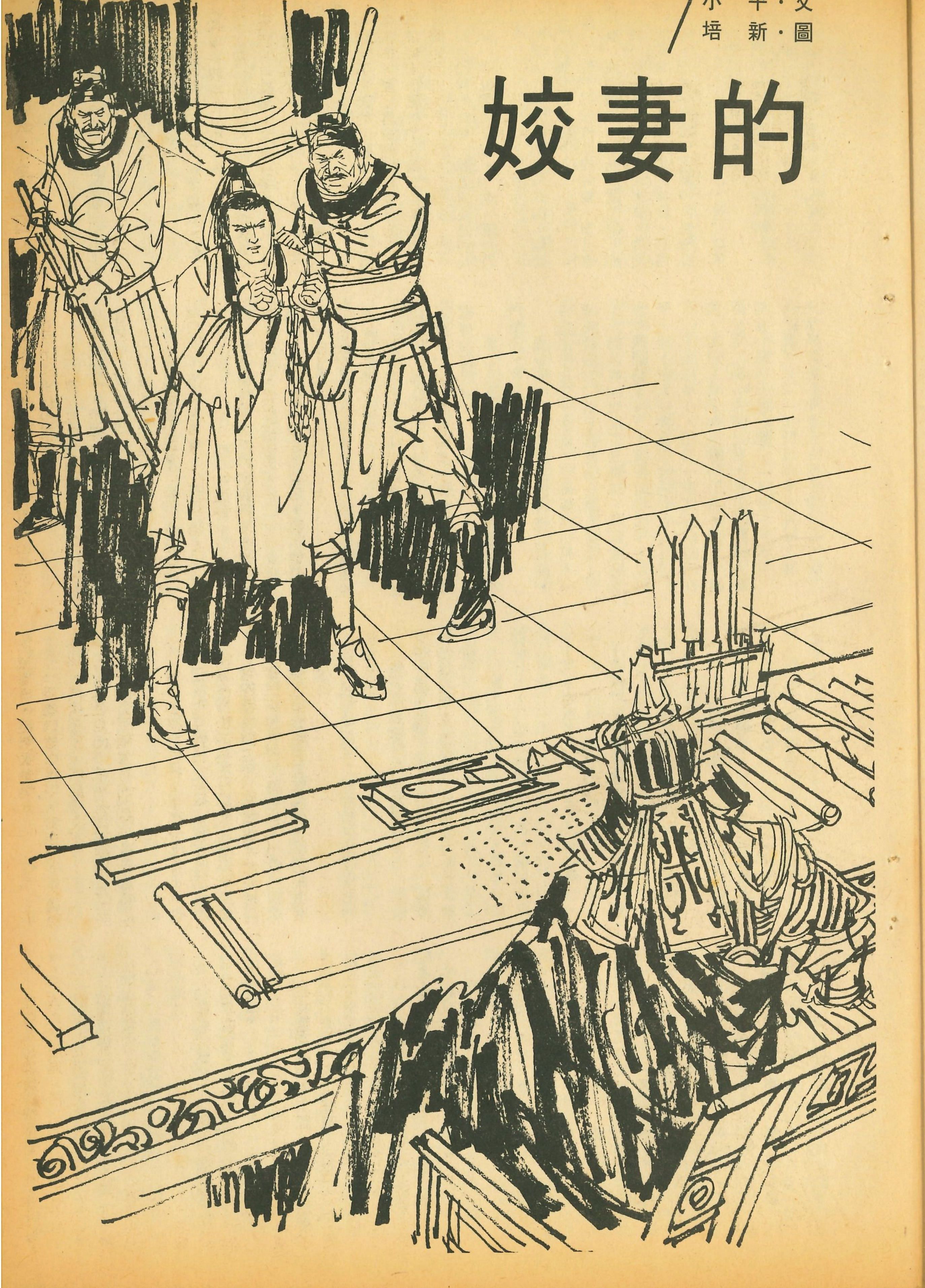
藍鷹武中秀告退不久，忽然又有人來報道：「湖外有一位趙姑娘，帶了七八個人，要進湖來，請示下定奪？」

一綫天聽得雙眉一皺，道：「靈兒莫非在武昌待不住了？」（未完待續）

蛇丐灣喇叭故事之二

小平·文
培新·圖

姣妻的媚眼(一)



任務未成　身繫囹圄

甲戌年（崇禎七年——1634年）的燈節，過去了沒有多久，梁晶在嚴州府的城門口出現了。他擠在人羣中，閱讀通緝他自己的告示與畫影圖形。

「懸賞五百金通緝謀反叛逆與兇犯梁晶三喜白鶴童。」這是像笆斗般的黑色大字。還有一幅畫影圖形，上面畫着一個銀錘臉、劍眉、鐵彈般的眼睛、鯛形鼻子、鏟形嘴巴、弓形耳朶的小伙子。

畫師的藝術，已到了無可批評的境地，他畫得跟梁晶的廬山眞面目，是一般無二。

不過，看告示的梁晶，現在打扮成一個暴落難的，測字算命的窮書生，穿着襤褸不堪的藍布海青，戴着褪了色的四方平定巾。銀錘形的臉蛋，經過絕妙的化裝，與嘴巴，也都變了樣，誰也看不出他就是告示上要通緝的那個梁晶。

這一次，他奉了起義軍將領史固之命，來到嚴州，預備混進副指揮使鄧和次的官邸中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件對全國黎民有極大利益的工作。

他在人羣中掃視了一眼，看見他的兩個師弟——唐品與唐可也在閱讀告示。他們默默地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

守衞在告示附近的軍兵與公差們用懷疑的眼光，對他注視着。

梁晶安詳地讀完了告示，皺了皺眉，咕囉着：「梁晶三喜白鶴童，這人的名字好古怪啊！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呢？眞是莫明其妙……」

他一邊咕囉，一邊邁開步子，進城去了。

他一直走到縣前街「裕泰」典當門口

王道吉日，便開張營業。

「張鐵口算命拆字，指示凶吉，趨福避禍，萬試萬驗，不驗分文不取……」

梁晶使勁地叫喊，喊得那麼響亮，連一頭在陽光下睡大覺的貓兒，也被他吵醒了。

有一個總管打扮，年約五十多歲的高大漢子，從典當裏走出來，對梁晶端詳了一忽兒，什麼話也沒說，就回進去了。

這總管姓鄧名光，是渾號叫癩蛤蟆的副指揮使鄧和次的心腹爪牙。

要進癩蛤蟆的官邸去當差，必須通過這總管的介紹。這家典當就是癩蛤蟆用搜刮敲搾來的民脂民膏開設的，並由這總管担任經理。

梁晶的計劃，是先把總管鄧光引誘出來干涉他，於是，他乘機跟他搭訕，隨後，跟他交朋友，最後，通過他的介紹，混

現在梁晶看見總管鄧光，出是出來了，可理也沒理他，甚至也不來加以干涉。

於是，他又用大花臉似的嗓子嚷開了，非要嚷得那個鄧光出來干涉他不可。否則，他就沒有機會挿到敵人的心臟裏去活動。

焉知，梁晶的嗓子倒要嚷破了，總管鄧光始終沒有再出來，帮助梁晶完成計劃；就像魚兒躲在河底不上鈎，漁翁奈何牠不得一樣。

午後，梁晶啃了幾塊價廉物美的草爐餅，正想重新開始他的叫喊戰術，却來了幾筆拆字生意。他把這些人敷衍過去；接着又來了一個轎夫，要他代寫一封家信，信的內容非常複雜；但是梁晶用極簡便的筆法，把信寫成了。那轎夫非常滿意，給了十個小銅錢，抽身走了。

梁晶得了空閑，又叫喊起來：

「張鐵口測字算命……」

他喊喊停停，停停喊喊，就這樣一直喊到夕陽西墮，暮色沉冗，那條狡猾的老甲魚還是沒有上鈎；裕泰典當兩扇厚厚的黑漆大門，倒緊緊地閉上了。

梁晶對黑漆大門瞅了幾眼，不得不收拾起拆字攤，邁步向城外走去。

當他剛走完縣前街，拐彎過去，有一個隊長模樣的軍官，預先埋伏在那兒，突然，用七首抵住了他的腰部，這是使梁晶猝不及防的。接着，又有一個軍官竄上來，用手銬鎖住了他的雙手。

「幹麼把我抓起來？」梁晶抑制着心頭的激動，冷冷地問。

「你幹了那樣驚天動地的事，還不該逮捕你嗎？」握七首的斜眼軍官說。

「我幹了什麼事？你說！」梁晶力持鎮靜地問。

「你自已幹的好事，難道還要問別人嗎？」另一個歪嘴軍官說，「走，隨我們走！」

「那兒去？」梁晶始終在試探，他要知曉他們逮捕他的原因。

如果，他們已看破他的僞裝，知道他就是所謂「謀反叛逆」梁晶而逮捕他，那末，他將不惜任何代價，掙脫出去。倘然這是一種誤會，或者另有別的原因，那他就該忍耐，把測字張鐵口這個角色繼續扮演下去。

「去見我們的長官。」

「你們的長官是誰？」梁晶再問。

「你見了自會知道。」

梁晶原想問點什麼出來，可是這兩個軍官的答語，猶似一杯無色的白開水似的，什麼也辨別不出。

他耐着性子，隨他們走了一段路，又拐了幾個彎，來到一座大住宅中，兩個軍官把他引領到一間房間裏面，給他開脫了手上的手銬，一本正經地向他說道：「你可以在這兒休息一忽兒，等到我們的長官有空，再帶你去見他。」說完鎖上房門，走了。

梁晶猜料不出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不過，他感覺到不論處境多麼危險與惡劣，他應該用無比的耐性，來跟他們周旋。

房間裏有些簡單的傢具，有兩扇明瓷窗，窗外還有鐵柵。

東牆有一扇虛掩未閉之門，他輕輕把門推開，那是一間毗連的臥室，牆角有一隻雙人大床，床上躺着一個穿得跟他一樣襤褸的窮書生。

梁晶心裏想：「難道這兩個軍官的專門職務，就是逮捕窮書生嗎？」

他走到床前仔細對那個窮書生審視，只見他年約二十多歲，喝得爛醉如泥，一陣陣濃烈的酒氣，直向梁晶臉上噴去。

梁晶輕輕地推了他幾推，那窮書生僅僅稍微翻動了一下，又酣睡如死了。看樣子，睡上三天三夜也不會睡醒。

床邊靠椅上，擱着一隻鎖着銅鎖的竹箱，箱蓋上刻着很精緻的山水，題着「蘭谿王定岩刻」六個正楷。竹箱的四面，都刻有「蘭谿王定岩備用」等字。

爲了要及早揭開這個令人費解之謎，梁晶感覺有必要查看這箱子的內容。他在窮書生身上找到了鑰匙，開啓了竹箱。箱子裏是一些破舊的替換衣衫，幾本唐宋詩人的詩集，全部四詩五經，論語、孟子、禮記、春秋什麼的，書上都蓋有王定岩三字的印章。還有一隻小木匣，匣裏是幾把刻竹的刻刀與一些竹ㄐ。一把題着王定岩上欵的半舊書畫摺扇。還有一支笛子，也刻着「王定岩備用」字樣。還有四百五十文小銅錢與五十文大銅錢。大小銅錢加起來，它的價值還不到一兩銀子。一叠捲得很緊，用破布條捆着的便紙，一張大紅顏色允婚的庚年帖子。除此外，就別無所有了。

梁晶鎖好箱子，把鑰匙放進窮書生的衣袋。

他回到隔壁房間裏，皺着雙眉，捻着手指，陷入沉思之中。每當他沉思、煩躁與氣忿之時，這種難以革除的習慣，就會不知不覺顯露出來。幸而，房裏沒有第二人，否則，憑他化裝多麼神妙，熟悉他這習慣的人，只要看見他捻手指，就可肯定他是梁晶了。

夜幕籠罩了大地，室中已黑得像墨一樣了。

他根據竹箱裏的物件，肯定那個窮書生姓王名定岩，蘭谿人，年約二十多歲，飽讀詩書，擅長竹刻，愛吹笛子，家境貧寒，已經有了未婚妻，而還未結婚。

但是這些並不能幫助他揭開眼前這個不解之謎。他們爲什麼要逮捕這個窮書生？爲什麼要逮捕他？爲什麼不收押在監獄裏，而軟禁在普通屋子裏？他們的長官又是誰……

他的沉思，被鑰匙開鎖的聲音，打斷了。

斜眼軍官執着兩具燭台進房來了，他把一具燭台擱在梁晶的房間裏，另一具擱在隔壁臥室裏。

「什麼時候我可以見你們的長官？」梁晶問。

「你急什麼？遲早你可以見我們的長官。」軍官說着又走出房間去了。

沒隔了多久，斜眼軍官端着一盤飯菜進來了。

他把飯菜擱在枱上後，對梁晶說道：「我們的長官，今天沒有空見你了，你可以在這兒用晚膳，並且在這兒躭擱一宵，明天再引你去見我們的長官。」

「你的長官沒有空，我也沒有空，」梁晶故意做得非常忿怒。「我要回家去了，你放我走！眞是豈有此理……」

「你發什麼脾氣？你在這兒不是座上客，而是階下囚。我勸你安靜一點，還是坐下來吃晚飯吧，這是你一個人吃的，你愛吃多少，可以吃多少。」軍官說完又走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梁晶才從酣睡中醒來。他回憶昨夜的情景：他雖然沒有喝酒，但吃了飯菜。飯後，他感覺疲倦，就睡下了。這很顯著，飯菜裏撒有蒙汗藥，不過所撒的數量不多而已。總究他們在玩什麼把戲，梁晶怎地也猜不透。

這時，門外傳來了步履聲。須臾，斜眼與歪嘴兩軍官保護着一個五十多歲，穿着員外服裝的漢子進房來了。

「你這小伙子姓什麼？叫什麼？」那個員外現着一種非常傲慢的神態說。

「這就是你們的長官嗎？」梁晶並不理睬那個員外，自顧自地，問那個斜眼軍官。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長官，你應該恭恭敬敬回答他的問題！」斜眼軍官疾言厲色地說。

「我姓張名鐵口，」梁晶的嘴唇邊顯出一些鄙夷的冷笑。「你們幹麼無緣無故把我抓到這兒來？」

「無緣無故？」那個員外，嚴峻而緩慢地說道，「怎麼會無緣無故，把你抓來呢？因爲，有人密報，說你就是謀反叛逆梁晶……」

梁晶一聽，心裏想：總究還是爲了這個問題。但是什麼地方被他們看出了破綻呢？他感到需要沉着，非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輕易暴露自己的眞實身份。他沉默不語，聽他講下去。

「……三喜白鶴童梁晶的同黨……」

梁晶肩胛上的份量，輕了一大半。

「所以我們把你抓來了，但是經過調查之後，那個密報，不盡不實，難以憑信。因此，我特來通知你，你可以無罪釋放了。」

現在梁晶的肩上輕得一點份量也沒有了。但他感到奇怪，來勢那麼洶洶，結果，却如此輕鬆，其中，一定還有新鮮的花招。

他裝出一種無罪釋放，是理所當然的神態，並且還帶一點抱怨的口吻，說道：「沒頭沒腦的，把人家扣留一夜，眞是豈有此理……」他說着，拾起盛放測字工具的白木箱子，大模大樣，邁着方步，朝門外走去。

這時，那個歪嘴軍官到隔壁臥室裏去了一次，三腳兩步地，奔跑着回來報告道：「稟告處長，這屋裏出了亂子，王定岩被人謀殺了。」

「是嗎？」那個員外好像大大地吃了一驚，遂即鎭定下來說：「張鐵口，你慢點走！」

梁晶站停了，果然，不出他所料，新鮮花招又把他的身子纏住了。

「張鐵口，隔室的王定岩怎麼會死的？」那個員外問。

「我怎麼知道呢？」梁晶冷冷地說。

「在這件案子，未獲解決之前，我只得留你在這裏多躭待一忽兒了。」那個老狐狸似的員外說，「來，請你隨我們一同到隔室去看看再說。」

梁晶隨着他們一同走進那間臥室，只見那個酩酊大醉的窮書生，直僵僵躺在床上，已經斷氣很久了。

「這是被人用枕頭什麼悶死的，」那個老狐狸說，「張鐵口，你爲什麼要殺害他？」

梁晶怒火直冒，幾乎要飽以老拳，但他忍住。

「你有什麼根據，斷定是我殺害了他呢？」

「我們暫且不談這個問題，」老狐狸微笑着說：「來，來，來，讓我們心平氣和，坐定了從長計議吧！」

他們在一張八仙桌畔，面對面地坐了下來，兩個軍官站在那老頭兒的旁邊。

「張鐵口，你知道這個王定岩是何等樣人嗎？」那個員外的傲慢姿態消失了，換上了一種譎詐陰險的神色。

「不知道，」梁晶耐着性子說。

「他是副指揮使鄧和次的內侄，官邸中的座上貴賓……」

「是鄧和次的內侄，便怎樣？」

「你別心煩意躁啊，聽我慢慢講來，」那個老狐狸有條不紊，緩緩地說道：「他不僅是鄧和次的內侄，還是我的未婚女婿……」

梁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對那個老狐狸凝視着。

「這門親事呢，從小就訂下了的，現在我很不滿意這個渾身書呆子的女婿，他又嗜酒若命。我屢加規勸，他置若罔聞。本來嘛，要規勸一個酒徒不喝酒，就像規勸一個賭徒不賭錢一樣困難……」

「也像規勸黃鼠狼不偸鷄，規勸壞蛋不做壞事一樣困難。」梁晶語中帶刺地頂了他一句。

「是啊，所以王定岩被你殺害，或者被隨便那一個人殺害，我都不大放在心上。他既死了，就讓他死去吧……」

「那末，把他埋了，豈非就沒事啦？我也可以走了。」梁晶說着從椅子上站起來。

「且慢，你坐下來，我的話還沒講完，」那老狐狸兩隻譎詐的眼睛，射出兩條邪惡的光芒來。「你的話，也許有一點對，把王定岩埋了，就沒事啦。不過，我的女兒問我要夫君，我拿什麼給她？還有鄧和次問我要內侄，我拿什麼給他？」

「這個你可以想辦法，跟我有什麼相干呢？」梁晶幾乎失去耐性，預備一走了事，但他竭力忍住了。

「怎麼跟你不相干？這件事早已跟你聯繫在一起，就像荆與棘聯繫在一起一樣。」那老狐狸奸笑着說，「眼前唯一補救辦法，我們應賠償我女兒一個丈夫，賠償鄧和次一個內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不懂，」梁晶眞的不懂，他的眼睛裏閃爍着迷茫。

「王定岩死了，讓他死好啦。你可變成一個王定岩，你可以跟我的女兒結婚，你可以做鄧和次的內侄，現在，你懂不懂呢？」

「你叫我冒名頂替，冒充王定岩是不是？」梁晶的頭腦，彷彿被魔鬼的魔杖攪動了一下似的，只感到迷茫與混亂。

「這不叫冒名頂替，這叫李代桃僵。」老狐狸呵呵地笑。

梁晶盡力使自己冷靜下來，並且還裝出一個鎭定的微笑，說道：「眞是荒謬之至，我不答應。」

「你不答應，那眞遺憾之至，我就沒有辦法彌補這件事了，」那老狐狸搓着雙手，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我只得宣佈王定岩被張鐵口殺死了，把你送到知縣衙門去。」

梁晶又沉默不語了。他的思潮又在劇烈地翻騰起伏。送到縣衙門去，不論結果好壞，對他都不利，一走了事，也同樣會使他的任務，受到不良影響。

「小伙子，做人嘛，別如此頑固執拗。你做王定岩有什麼不好？既能跟我女兒

結婚，又能走馬上任，到副指揮使邸裏去榮任指揮使鄧和次的機要文書。這種機會，你踏破鐵鞋也無覓處吧？你還猶疑些什麼？」

「機要文書」這四個字像蜈蚣吸引住大公鷄一樣，把梁晶吸引住了。他深知這既是一個難覓的機會，而又是一個邪惡的圈套。他本來打算通過總管鄧光混進癩蛤蟆的官邸中去活動的，而無進身之路。眼前這條直通癩蛤蟆心臟的道路，就是一條最理想的捷徑。至於圈套，爲了全國黎民的利益，龍潭虎穴也要闖，還怕什麼圈套呢？

梁晶考慮定當後，裝出一副疑慮重重的姿態來，皺了皺眉梢，搔搔太陽穴，俯首沉思，長嘆短吁地說道：「唉，機會嘛，是個難覓的機會，我窮途潦倒，不得已而做測字先生，但總非久長之計。可是，可是要我冒充王定岩去見鄧和次，這能行嗎？難道鄧和次不認識他自己內姪嗎？」

「這個你放心好啦，」老狐狸說，「鄧和次從未見過他的內姪。這是他前妻的內姪，前妻王氏在天啓二年死去了，已死了十二年。所以你携帶了王定岩那隻竹箱，到他的官邸中去，誰也不會懷疑你不是王定岩。至於，我的女兒，雖然在小時候，見過王定岩一面，但事隔十多年，她也不會認識你。你還顧慮些什麼呢？」

「唉，事到如今，我還有什麼辦法呢？也只得聽你安排了。」梁晶始終現着一副逼不得已的神氣。

「好，事情既然圓滿解決，即刻起，你就是王定岩了。」老狐狸轉身吩咐兩個軍官，「把酒鬼王定岩葬掉，讓他入土爲安吧！」

兩個軍官唯命是從地行動起來。

「賢婿，」老狐狸改了稱呼，「我姓鄔名又成，表面上我是鄔塘鄉的鄉長鄔員外，實際上是鄧和次屬下的秘密偵緝處長。如果有人問起你的岳父，你只要提鄔塘鄉鄉長鄔員外就够了。現在再告訴你一些有關王定岩的情況：他是蘭谿人，住蘭谿城裏土墩巷三十三號，父親王書端已死去十五年，母親王楊氏尚健在。他還有一個十五歲的胞妹，名叫定麗。母女兩人依靠刺繡爲生。家境非常貧寒，王定岩本人二十一歲，喜愛刻竹，吹笛，你記牢這一些，就可以應付裕如了。我看見你的測字箱中，也有一支笛子，你也能吹笛，那就更好啦。」

「是，岳父，」梁晶開始扮演起王定岩這個角色來了。

不久，馮勇、褚彪兩個軍官做完了埋葬工作，回進來覆命。

老狐狸鄔又成又吩咐他們說：「趕快去佈置禮堂，今日下午，王定岩相公與我女兒鄔仙姑拜堂成親。錯過今天的良辰吉時，就要隔很多日子，方能再遇上王道吉日了。」

「我還眞要跟你女兒拜堂成親嗎？」梁晶又大惑不解起來。這既是一個邪惡的圈套，爲什麼這老頭兒假戲眞做，要叫他的女兒跟他完婚成親呢？

「你不跟我女兒拜堂成親，怎能做我的女婿？怎能做我女兒的丈夫？」

「今日成親，時間不太倉促嗎？爲什麼不多就擱幾個月，把婚事安排得更從容一些呢？」梁晶對老狐狸凝視着說。

儘管梁晶是個絕頂聰敏之人，但是，今天他被重重迷霧困住了。他怎麼也琢磨不出老狐狸的陰謀中心是什麼？他想：難道這老狐狸的女兒是個斜眼、缺嘴、塌鼻樑、斷眉梢、癩痢頭、蹺脚、爛手、駝背、鷄胸，醜陋不堪的醜姑娘嗎？因此王定岩拒絕跟她完婚。這老狐狸老羞成怒，就把他結果了，而威脅我做王定岩的替身。如果，這推測，近乎事實，那末，事情倒明朗簡單了。但是，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我坦率地講，王定岩到此已久；再不舉行婚禮，我的女兒要懷疑……唉，我也不必瞞你……要懷疑王定岩不要她了。萬一她怨起命來，自尋短見，豈非我做父親的，誤了她。女大當嫁，所以我急於要爲她完婚……」

「王定岩對這婚事不滿意嗎？」梁晶試探着問。

「別再提啦，這窮酒鬼自以爲風流倜儻，潘岳轉世，眼睛生在頭頂上。假使我是我女兒，我才不稀罕這種書呆子呢！」

老狐狸這幾句坦率得像透明水晶似的言語，證實了梁晶的推測，那位鄔仙姑小姐一定醜陋得不能再醜。不過，對他來說，醜與美都不成問題，因爲他並不預備跟任何一位小姐成爲夫妻。這不過是在演戲而已。

王定岩與鄔仙姑的婚禮，就在當天下午，在另一幢小住宅的客廳裏舉行。婚禮並不隆重，甚至相當草率，有十幾個男女賀客。拜堂成親與喝過喜酒後，鼓手樂師，吹吹打打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整個婚禮也就結束了。

新娘鄔仙姑穿戴着鳳冠霞帔，繡花紅裙，坐在牀沿上。頭上還罩着一塊大紅方巾，把整個臉龐遮得密不通風。新郎梁晶穿戴着紅袍紗帽，坐在靠牆的椅子上。新娘默默無言，新郎也悶聲不响。喜娘走過來對梁晶說：「新姑爺，你要用妝枱上那段甘蔗，挑去新娘頭上的方巾，這樣夫妻就會甜甜蜜蜜，白頭到老……」喜娘說了一大串吉祥的口彩，便退出新房去了，並給他們閉上房門。

梁晶覺得，一個人被一塊厚厚的綢巾，遮沒了臉蛋，一定不會比躲在棺木裏舒服多少。他懷着善意，走到牀邊，用手指夾住方巾的角，刷地一掀，就把新娘頭上的方巾掀去了。

在梁晶的心目中，新娘的醜陋，會叫任何人大吃一驚。但是，他不會吃驚，他早已料到新娘是個出奇醜陋的姑娘。

誰知梁晶掀去方巾後，還大大地吃了一驚。

他吃驚的，不是新娘的奇醜，而是新娘少有稀見的美麗，美麗得任何一個仙女都比不上她。

他看獃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對她凝望着。

新娘鄔仙姑的臉上氾起兩朵紅暈，晶瑩烏黑的眼睛，對他瞥了一眼，迅速地垂下頭去，顯出一種羞赧而異常嫵媚的神態來。

梁晶總究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的魂魄兒險些被她這一個富有誘惑力的眼

風攝去了。他是用無比堅韌的意志，才把魂魄搶奪回來。

他的推測完全被事實推翻了，一切設想也被粉碎無遺。他必須重新考慮這件事的內在之秘。可是這時他的頭腦紊亂得少有少見，連二加二是幾，也算不出來。

他用軍操中向後轉的僵硬姿態，旋轉身子往牆角蹬蹬地走去，簡直要跟牆壁碰鼻子了。

「前面是牆壁，請留貴步吧！」鄔仙姑忍不住地說。

「嗯……是，」梁晶覺得自己有點手足無措，就用自言自語來掩飾自己的窘態。「我喝醉了，我喝醉了！」

他邊說邊把房間裏五、六隻方凳排成一字長蛇陣，戴着烏紗帽，穿着大紅袍，橫在方凳上睡覺了。穿戴紅袍紗帽嘛，必須正襟危坐，才有氣派，橫在凳子上呢，實在難看透啦。他那種樣子，活像一個橫在木板上待殮的死人。

隔了一忽兒，他裝出像雷响般的鼻鼾來，同時却偷偷睜開眼睛來窺覷鄔仙姑的動靜。

鄔仙姑看見這新郎是個冷若冰霜的魯男子，不禁緊蹙蛾眉，輕輕長嘆一聲，似乎在嘆惜自己薄命似的。

她從牀沿上站了起來，開始卸去那些鳳冠霞帔等吉服與其他衣服，放下羅帳，挨到牀裏去了。但沒隔多久，她又跨出牀來，只穿了一套薄薄的綢衫綢褲，取了一條棉被，不顧寒冷地走到梁晶的一字長蛇陣前，把棉被輕輕蓋在他的身上後，又嬝嬝娜娜走回牀去，用汗巾拭了一拭從眼角流出來的淚珠。隨後，隱沒在粉紅的羅帳裏。她那種楚楚可憐的樣子，叫石頭人看見了，也不會無動於衷。

當她給梁晶蓋被時，他惶急得連打鼾也忘懷了。死命地緊閉着眼睛，不敢對她再多看一眼。他的眼睛閉得這麼緊，就是用鑿子來撬，也未必能把它撬開。

他們的洞房花燭夜，就在這樣互不侵擾的情景下度過去了。

第二天上午，老狐狸鄔又成把梁晶喚到一間書房裏去。

梁晶根據鄔又成的指示，穿上了一件半新半舊的鸚哥綠海青，戴上一頂新的四方平定巾，右手拿着王定岩的書畫摺扇，左手提着王定岩的那隻竹箱。這摺扇與竹箱，彷彿是他的身份證似的。

老狐狸對他說：「賢婿，今天我拜托老友鄧光把你帶去見你的姑爹鄧和次。你是一個聰明人，一切只要隨機應變，鄧和次絕對不會看出任何破綻來，如果，鄧和次要你搬進去住，你也不必推却，你大胆搬進官邸去住，就得啦。不過，你必須向鄧和次申明：這一次，你帶了新婚妻子同來，要求你姑爹，多騰出幾間房間來，給你們居住。反正官邸裏空房間很多，他是不在乎的。我的女兒既然嫁了你，她就跟着你跑。你到東，她也到東，你到西，她也到西。你要好好照顧她，愛護她，別欺侮她……」老狐狸眞像個長輩囑咐小輩似的，嘮嘮叨叨說了一大套。

不久，鄔又成與冒牌王定岩──梁晶在裕泰典當的經理室內出現了。鄧和次的總管鄧光雙目炯炯地儘對梁晶端詳。

「鄧光兄，小婿到這裏日子已久，」鄔又成笑容滿臉地說，「早想來拜訪你老人家，怎奈他旅途辛苦，一到這兒就病倒了。不過還算運氣，現在已完全痊癒了。我想，鄧指揮使也一定急於要見他。今日就託老兄把他帶進官邸去，見見他的姑爹吧！」

「鄔員外，令婿少年英俊，博學多能，除了詩賦文章外，還能測字算命，眞是令人欽佩之至！」總管鄧光的言語中，顯然帶着尖銳的譏誚。

「鄧光兄，休得說笑，小婿是不懂得測字算命這些江湖伎倆的。」鄔又成鎮靜地回答。

「難道我老得耳聾眼花不成，」總管鄧光臉色陰沉地說，「前天，我還在當鋪門口，看見令婿正在大顯測字算命的才能哩！」

冒牌王定岩──梁晶保持緘默。心想，第一道關口就闖不過去。

「啊喲喲，鄧光兄，你所指的是那個叫張鐵口的測字先生啊，」老狐狸鄔又成不慌不忙地解釋，「我也多次見過那個張鐵口。說也奇怪，他的面貌，竟然跟小婿有些相像。其實，張鐵口是張鐵口，小婿是小婿，眞是風馬牛毫不相涉。況且前天小婿定岩，整天臥在牀上休息，未曾外出，你怎能看見他呢？」

「噢，噢，噢，原來如此，」鄧光的臉色緩和下來了。「我原想，指揮使的內姪，鄔員外的東牀，怎麼會去擺起測字攤來？這豈不丟臉！」

第一關闖過去了。總管鄧光引領着梁晶直往副指揮使鄧和次的官邸走去。

他們出了嚴州城門，走不到三四里路，就看見一座非常寬廣的官邸，聳立在烏龍山的山麓下。

官邸四面有高大的圍牆，北面倚山傍水，東西兩面是二標步兵，共計四千五百名軍兵的兵營。癩蛤蟆鄧和次的官邸就在兵營的中間，南面是院地與鐵栅門。大門口，不論白晝黑夜，都有二名軍官，五十名武裝軍兵放哨站崗。

梁晶心裏很明白，癩蛤蟆的官邸與西墅鎮王氏莊園不可同日而語。一眼望去，盡是刀山鎗林，殺氣騰騰，陰森可怖。這些軍兵的刀鋒與鎗尖上，都染滿了起義烈士與小百姓的鮮血。他們是專與起義軍作對的軍隊。

跨進這座官邸就等于陷入了四千五百名軍兵的重圍。也好像一頭螳螂，被四五千螞蟻困住了一樣，衝出重圍的希望少，粉身碎骨的可能性大。

梁晶在童年時代，常常看見一頭勇猛的螳螂被一羣螞蟻征服，而成爲蟻羣的佳饌。這現象可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寡不敵衆。

現在，他也面臨着類似的處境，單人匹馬與一大羣敵人展開鬥爭。他能不能完成他所負的那件重大使命呢？這要看他有沒有頑强的意志，和有沒有大無畏的精神了。

他隨着鄧光走到官邸門口，那些衞兵都向這個指揮使的心腹要人致敬。鄧光只把頭微微點了一點，大模大樣，引領着梁晶往官邸裏闖。

癩蛤蟆——鄧和次公事繁忙，簡直沒空閒，接見自己的內姪。鄧光陪伴着梁晶在花廳上等候。一直等到癩蛤蟆有了一個空隙，鄧光也不徵得他的同意，帶了王定岩——梁晶，闖進副指揮使的公事房。

「啓禀老爺，王定岩姪少爺來拜見你啦！」

穿着青色戰袍，坐在公事桌後的癩蛤蟆——鄧和次抬起頭來，他的眼睛從公文上移到梁晶身上，精細地對他上下週身，打量了一遍，吶吶地說道：「你……你……到底來啦，我盼望了你……你……好久了。」他是一個口吃者，要一個口吃者不口吃，猶似要一個聾子不聾一樣。他臉上那些高低不平的肉疙瘩，跟過去一樣醜惡難看。也正爲了這些肉疙瘩，人們管他叫癩蛤蟆。

公事桌兩旁站着兩個魁梧壯健的護衛將軍。

梁晶一看見這個不共戴天的仇人，恨不得立刻撲上去跟他清算血債。（請參看蛇丐彎喇叭另一故事——小鎭碧血。）可是，在他完成那件重要任務之前，無論如何不能喪去他的生命，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眞實身份。所以他努力抑制着燃燒起來的怒火。

火呢，被他硬壓下去了，手指却不自覺地捻了起來。癩蛤蟆看見他捻手指，總管鄧光也看見他捻手指。祇是捻手指的人，還不知自己正在大捻手指。

他整了整衣巾，跨前一步，深深地向癩蛤蟆作了一揖，說道：「鍋貼大人在上，小姪蘭谿王定岩有禮了。」他的稱呼是非常含糊的。把仇人喚作「姑爹」，他怎地也不願意。「請鍋貼居中坐了，待小姪再用大禮拜見。」

「算啦，常……常禮就够啦，」鄧和次並沒有聽清楚他的姪兒，把他喚作可以果腹的鍋貼。（鍋貼是一種油煎肉餃。）姑與鍋，聲音一樣，爹與貼，聲音也有點相象，所以並未加以研究。「我要你來，帮我……做些文書工作，還想請你教教你的一個八歲小表……表妹讀書識字。不知你意下如何？」

「謝謝鍋貼的栽培和照應，小姪極願効勞。」

「那末你隔……隔……隔三日，就搬進我府裏來住，省得你早出晚歸，奔波跋踄啦！」

「是，鍋貼，不過，這一次我帶了拙妻同來，可否，請鍋貼多給一二間住屋，讓她也有一棲身之處？」梁晶故意說得輕描淡寫，希望癩蛤蟆不同意，那他就可摔開那個來歷莫明其妙的姣妻了。

誰知癩蛤蟆偏偏答應得非常爽快，說道：「好吧，你可以帶了姪媳同來。隔……隔天我命鄧光前來迎接你們。今天我事情太忙，實在太忙了，不……不……不能擺酒與你接風，請原諒吧，我們改日再敍！」

臨別時，鄧和次和鄧光，帶了王定岩到內堂去拜見姑母鄧樊氏。（鄧和次的續弦）

第二道關口也闖過去了。梁晶回到老狐狸鄔又成的小住宅裏。

在回家的途中，他想到鄉下去，跟他兩個師弟聯絡一下。

但是，他發覺老狐狸手下兩個爪牙褚彪與馮勇正在暗中監視他。因此，他就直接回家去了。

鄔又成問了他，會見鄧和次的情況後，誇獎他應付得很合適。接着，又現出一副岳父大人的長輩嘴臉來，教訓女婿說道：「賢婿，你一切都好，就是對待你的新婚妻子太冷酷無情。今天，你不能再像昨晚那樣對待她了。來，來，來，你們小夫妻倆應該親親熱熱談談衷曲。你別瞧她不起，她琴棋書畫樣樣都能，你不信，可以試她一試。」

鄔又成把梁晶送進了新房，或者說押進了新房。

「官人回來了，爲妻迎接官人。」鄔仙姑態度嫺雅端莊地，從椅上站立起來歡迎他。

老狐狸便把新房門關上，就溜之大吉了。

「啊喲喲，樣子不必客氣。」梁晶故意把「娘子」喚作「樣子」。他的本意是，這個娘子僅是擺擺樣子的，而不是眞眞的娘子。

整整一個下午，梁晶被鄔仙姑纏住了。鄔仙姑彈得一手好琵琶，她彈奏了許多名曲，直聽得梁晶出了神。接着，鄔仙姑要求他吹笛子。

他拿出王定岩的笛子，也吹了不少支曲子。

隨後，他又與鄔仙姑下了好幾局象棋，每一局都是他輸的。最後一局，他只剩下一兵一帥，鄔仙姑將士象俱全，還有一車一兵。梁晶用手把棋子一擄，輸得面紅耳赤地說道：「這一局，再奕下去，也是和棋了。」

「官人，這一局本來是和棋，你不擄去棋子，也是和棋。」鄔仙姑嫣然一笑說道。

晚上，他又把一隻隻方櫈擺成一字長蛇陣，隨後，自言自語道：「我醉了，我醉了。」

說着橫下身子，就打鼾。

鄔仙姑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獨自一人上床睡了。

第二天也是這樣。

第三天晚上，鄔仙姑代替他把那些方櫈擺成一字長蛇陣，並且代替他自言自語：「我醉了，我醉了！」

「樣子，我實是醉了，」梁晶說着又在櫈子上橫了下去。

鄔仙姑也沒再理他，用手帕拭去奪眶而出的辛酸之淚。上床安寢去了。

第四天上午，總管鄧光把王定岩——梁晶與鄔仙姑接到官邸去了，那位指揮使將軍，癩蛤蟆鄧和次還是忙得不可開交。鄧光正在花廳上陪伴着他們。

須臾，鄧和次身邊那兩個護衛將軍程津與衞保來到花廳上，程津對總管鄧光說道：「鄧大將軍吩咐，你老人家可以去幹你自己的事了。王定岩相公夫婦，有我們來招待。」

「是，是，是，」總管鄧光應諾着抽身走了。

程津引領着王定岩——梁晶去見鄧和次。衞保引領着鄔仙姑到內堂去了。

梁晶跨進癩蛤蟆的公事房。

癩蛤蟆對他點了點頭，說：「賢姪，從……從今天起，你就在我這兒工作。可是，我……我……我這兒有一個規矩，平時沒有假日，沒有節日，也不能隨便上街去亂跑。工作到年底，才有一個月假期，到那時，你可以隨便去什麼地方遊玩或散心。關於這一點，你……你……你沒有什……什麼意見吧？」

「鍋貼，小姪沒有什麼意見。」梁晶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心裏想：「只要任務一完成，我馬上給你看顏色，根本不需要在這兒呆到年底。」

「那好，程津，你……你……你引領王定岩相公到他的房間裏去吧！」

他們穿過彎彎曲曲的走道，來到官邸後部二層樓上，一條寬濶的走廊口。

這兒不僅有雙重堅固的鐵柵門，還駐守着十個衞兵與一個隊長。

走完這條走廊，是一間非常寬大的長方形的公事房。

「這一間就是鄧大將軍與你王相公合用的公事房。」程津告訴梁晶。

隔壁是一間佈置得相當精緻的書房。

越過書房是一間起坐室與一間臥室。

「書房是王相公教書的地方。起坐室與臥室是你們夫妻兩人專用房間。」程津說完，轉身走了。

梁晶看見這些房間的明瓦窗外，都裝着粗壯的鐵柵，而且還是新近裝置起來的。窗外是圍牆，牆外是溪河，溪的對岸就是風景如畫的烏龍山。

站在窗前看風景，趣味倒也不算差，祇是優美的風景，站在鐵柵裏欣賞，那就情趣索然了！

鄔仙姑坐在臥室裏一隻籐椅上，蛾眉倒豎，杏眼圓睜，臉上密佈嗔怒。

前數天梁晶所看見的：她那種溫柔，那種嫵媚，那種嫺雅，那種端莊，俱在她身上消失了。

她看見梁晶走進臥室，悻悻地說：「官人，你看，」她指着地上王定岩那隻竹箱，以及她自己的一隻皮箱，「我們到這兒來當囚犯吃官司？還是怎麼樣？他們檢查了你我的箱子，並且把我兩把裁衣用的剪刀，也沒收了去。只留下一把刺繡用的小剪刀給我。你想，他們把我們當作何等樣人？再看看這些房間，這能叫做房間嗎？這簡直是監獄呀！」

梁晶的眼睛，在臥室裏掃視了一匝，臥室窗外同樣裝置着堅固的鐵柵。這不是一所精緻考究的監獄，是什麼呢？

他毫無意義地對她笑了一笑，說：「樣子，這兒你住不慣，去，我和你去見鍋貼，說你住不慣這種精緻考究的房間，所以你要回家去了。」

「嘿，」鄔仙姑發出一聲冷笑，「瞧你這麼一個長長大大的人，連話也說不清楚，把『姑爹』說成了『鍋貼』，把『娘子』說成了『樣子』。你總究是什麼路道了？」

「我什麼路道？」梁晶又毫無意義地笑了一笑，說，「有些字音，我咬不準，請你樣子原諒些吧，去，我們去見鍋貼辦交涉。」

「你要去見你的鍋貼，你一個人去好啦，你的樣子不去見你的鍋貼。」鄔仙姑的櫻桃小口上掠過一絲譏刺的冷笑。「你討厭我，所以你要把我驅逐回去。我嫁了你，不跟着你過日子，難道要我跟着父親過日子嗎？」

「啊喲喲，你自己要回去，我沒有趕你回去啊！」梁晶說。

「我幾時說過，我要回去？我不滿意他們對付我們的態度，這並不等於說，我要回去啊，」鄔仙姑理直氣壯地說。「倒是你這位薄情寡義的郞君，却借此機會，想把我趕回家去。難道，這兒你另有情婦嗎？」

「得啦，得啦，別吵嘴啦，」梁晶皺着雙眉說，「我去見鍋貼講道理，要求他給我們換幾間房間。這樣，你總該滿意了吧？」

「應該去跟他講道理的，」鄔仙姑的臉色緩和下來了，又恢復她原有的那種嫵媚了。「官人，你想，我們又不是囚犯，幹麼要把我們輭禁起來？」

梁晶走出臥室，繞着一條狹窄的迴廊，來到大走廊的鐵柵門口。

「喂，弟兄們，快快開門，我要去見我的鍋貼。」梁晶說。

衞兵們好像個個都是聾子似的，只顧跟伙伴聊賭經，理也沒理他。有一個衞兵顯示出一種高度的熱忱，對梁晶搖搖頭，代替了答復。

「喂，你們聽見了沒有，我要去見鄧大將軍，快快給我開門！」梁晶提高嗓子說。

這時，隊長走到鐵柵門前，對梁晶說：「王相公，對不起得很，沒有鄧大將軍的命令，我們不能開門。」

梁晶仔細對那隊長一看，原來不是別人，他就是在雙溪鎭捕殺起義英雄的那般軍兵中的一個，也就是把癩蛤蟆從糞缸中救起來的，那個痳皮軍兵。

大概癩蛤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把他擢升爲隊長了。

「喂，你不要弄錯，我是鄧大將軍的機要文書，並不是犯人啊！你幹麼不開門？」梁晶的聲調有些火氣了。

「機要文書賣幾錢一斤？不開門就是不開門。」痳皮隊長說着轉身走開了。

梁晶無可奈何地回到那間寬大的公事房裏。他的兩條臂膀有驚人的膂力與功勁，抓住窗外的鐵柵，使勁地搖撼，可是粗壯堅固的鐵柵，並不向他屈服，依然屹立如故，絲毫未曾動搖。

他試了書房與起坐室窗外的鐵柵，結果也一樣。這說明他兩條胳臂的力量，還沒達到足以折斷或彎曲這些粗鐵柵的程度。當然，臥室裏的鐵柵也不必再試。況且當着鄔仙姑的面，也不便做這種試驗。

他悵惘地站在起坐室的窗前，對鐵柵外的烏龍山呆望。

是被癩蛤蟆——鄧和次看出了破綻嗎？還是中了總管鄧光的詭計？還是墮入了老狐狸鄔又成惡毒圈套？

他混進這個官邸中來，爲了要完成一件重要任務。但是他在這官邸中，能够活動的範圍，僅僅被限止在這幾間監獄式的房間裏，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也能完成任務呢？

此外，在這些房間的外面是四五千武裝軍兵，而他在房間裏是赤手空拳，一件兵器也沒有，甚至，連他那位名義上的妻子的裁剪刀也被沒收了。他用什麼跟敵人戰鬥？

這些使他煩心的問題，在他頭腦裏竄來躍去，東奔西逐。結果，祇是一片紊亂與迷惑。

「官人，你跟鍋貼講道理的結果怎麼樣？」鄔仙姑從臥室裏走過來，站在他身旁問。

「我沒有見到鍋貼，走廊口的衞兵，不放我出去。」梁晶說。

「噯喲，官人，你總究是不是指揮使的內姪——王定岩？」鄔仙姑的眼睛裏閃爍狐疑的光芒，「我從來沒聽見過，姑爹用這種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內姪，自己的機要文書……」

「我是不是王定岩，你可以去問你的父親，」梁晶感到事情愈來愈微妙，愈來愈複雜了。但他保持了絕對的鎮定。「至於鍋貼用這種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內姪，過一二天之後，我一定能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反正，他不能永遠避不與我見面了，是不是？」

鄔仙姑對他的答復，並不心滿意足，站在他身旁，喋喋不休地說了一大堆怨天尤人的言語。

如果把這些話堆疊起來，比鐵柵外的烏龍山要高得多，比遙遠的喜馬拉雅山也不見得低多少。

「樣子，你能否發發慈悲心，讓我一個人在這兒靜靜心呢？」梁晶用一種懇求的口氣說。

「嘿，你瞧，你多麼厭惡我！我萬萬料想不到你會變得如此冷漠無情，你不像一個人，簡直是一塊頑石。我嫁給你，眞是鑄成了大錯……」

梁晶被她擾得難以忍受。他走向臥室，掀開王定岩那隻竹箱，取出那支笛子，在他眼睛一瞥之下，發覺竹箱裏的東西是被檢查過了。

但是那些四書五經呀，小木匣呀，便紙呀，小銅錢什麼的，一件也不缺少。他提了竹箱，拿了笛子，回到起坐室裏，把箱子擱在一隻榻床底下後，就亂七八糟地吹起笛子來。

「官人，你吹奏得這樣亂七八糟，你在吹奏些什麼呀？」一個懂音樂的人，是無法忍受這種莫明其妙的旋律的。

「我吹奏的就是你方才對我說的那一套亂七八糟的廢話。」梁晶譏諷地說。

「噢？！」鄔仙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她一邊哭泣，一邊奔往臥室去了。

中午，內堂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媽子——蘇媽媽端了一盤飯菜走進起坐室來了。鄔仙姑還仆俯在床上傷心地啜泣，拒絕用飯。

梁晶的心緒很不安寧，胃口也不佳，胡吃亂了一些。蘇媽媽收拾殘餚，轉身去了。

洗臉之後，梁晶從衣袋裏摸出一面小小的青銅鏡，對鏡子照看了自己化裝過的臉龐，有無破綻。他所用的是一種特殊的化裝顏料。不是濃紫的高粱酒，是不能洗去這種化裝的。

隔不了半個時辰，蘇媽媽送來幾匣精細的乾點心。她走後，鄧和次的續絃——鄧樊氏，也就是王定岩的晚姑母來探望她的內姪了。

「不知鍋巴駕臨，小姪未及出迎，尚請恕罪。」梁晶把姑媽喚成鍋巴，（卽飯焦。）恭恭敬敬，深深施了一禮。他既在扮演王定岩這個角色，就必須這樣一絲不苟地演下去。

「定岩，少禮，自己人不必這樣客套。」鄧樊氏春風滿面說。她是一個三十歲左右妖形怪狀的婦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頭上插滿了各式各樣的首飾，彷彿稻草靶上插滿了糖楂似的。「聽說你胃口不大好，明天起，我將親自到小廚房裏去煑幾樣可口的菜給你吃，你看可好？」說完眼睛對他一瞟，抿嘴對他一笑。

梁晶忍住心頭的怒火，把鄧樊氏敷衍走了。使勁地在桌子上擊了一擊，嘴裏默默地說：「唉，我總究陷入了怎麼樣一個處境啊！」

× × ×

清晨，淺藍色的薄霧，像輕紗似的遮了深紫色的烏龍山。朝霞給遠方天空的邊緣，鑲上了一條燦爛的五彩錦帶。

快樂的鳥兒們開始在樹梢上跳舞唱歌。麻雀呀，喜鵲呀，畫眉呀，黃鶯呀，百靈鳥什麼的，都在施展牠們天賦的歌喉。其中百靈唱得最嘹亮，也最動聽。

梁晶很早就站在窗前，注視着瞬息萬變的朝霞發獃。

昨晚，他閉緊了房門，在起坐室裏反覆考慮了他那複雜微妙的處境。可是並沒有可以使他自己滿意的結論。他感到，他的處境就跟朝霞一樣瞬息萬變。

整夜的思索與失眠，僅僅使他的眼睛失去了光芒與神采，給他帶來了無可掩飾的倦容。

他把衣袋裏那面小青銅鏡與一本小冊子，放進了王定岩那隻小竹箱，隨後，摘下牆上的笛子，吹了一曲三六。他吹得那麼流暢清脆，而又那麼花妙，幾乎每小節裏都加進了引人入勝的花腔。

這樣嘹亮的笛聲，把臥室裏的鄔仙姑給吵醒了。

她穿好了衣服，使勁地敲着起坐室的門。

起坐室有三扇門，一扇通臥室，一扇通書房，一扇通迴廊。梁晶在每一扇的門上都擱上了門閂。因此，鄔仙姑非敲門不可了。

他移開了門閂，把他名義上的娘子放了進來。

鄔仙姑對她這一位冷漠得不近情理的丈夫凝視了一會兒，帶着譏刺地微微笑說：「嘿，一夜沒有睡覺，是不是？」

「我睡得很酣。」

「一夜未睡的痕跡，還留在你的臉上，」鄔仙姑撇撇嘴說道：「你在幹些什麼啊？」

「我在幹些什麼啊？」

「誰知道？！反正我覺得你這個人，怪異得少有，跟一般人不一樣……」

這一對怨偶正要開始鬥嘴時，又有人在門外敲門了。

梁晶剛拔去門閂，拉開房門，鄧和次

身邊兩個護衞將軍，就像衝鋒陷陣般衝了進來，不由分說，把刀鋒擱在梁晶脖子上，隨後，又給他戴上了手銬。

在手銬將銬未銬的一剎那間，梁晶詢問了自己：「繼續扮演王定岩不加任何抵抗呢？還是暴露眞實身份，給以猛烈的抵抗？」

他給自己的答復是，繼續着扮演王定岩。

「你們如此無禮野蠻，眞是豈有此理！幹麼把我銬上手銬？」他裝得氣忿不堪地咆哮。

「你們都瘋了嗎？幹麼用這種無禮手段對待鄧大將軍的機要文書？你們想造反嗎？」鄔仙姑也氣得臉色發青，顫悠悠地加以詰問。

「我們不想造反，但是奉了鄧大將軍之命，前來逮捕造反叛逆，你們有什麼話，可以對鄧大將軍去講。走，走，走，隨我走！」護衞將軍程津說完，便押梁晶朝外走。

另一位護衞將軍衞保開始在房間裏搜索起來。

梁晶被押到官邸的大堂上。只見癩蛤蟆——鄧和次神氣活現地居中坐在公案之中。

兩旁整整齊齊地站着刀斧手、捆綁手、軍牢手與幾百個全副武裝的軍兵。

「禀大將軍，奉命逮捕造反叛逆，現已逮到。」程津上去覆命。

「程將軍功……功……功勞非小，請站過一旁。」癩蛤蟆說完，用力把驚堂木在公案上拍了一下，臉上的肉疙瘩都爆綻起來了。「下面站的造反叛逆，姓甚名誰？奉了何人指使，混……混……混進本將軍的官邸來刺探軍情？快快與我從實招來，本……本……本……將軍還能從寬發落，如若不然，立卽將你斬首。講！」

梁晶暗忖：「難道我露了破綻嗎？捻過了手指嗎？噯喲，那天我跟他會見時，我可能捻過手指。但是，事已至此，只有矢口否認了。」

梁晶突然發出一陣充滿譏誚的冷笑道：「難道你鍋貼利慾熏心，高官厚祿，迷了你的心竅不成？連你自己的內姪，也不認識了嗎？竟然還無恥地誣害我是造反叛逆。我早知道你鍋貼是一個無恥小人，我在家裏餓死，也不會到這兒來當什麼機要文書。眞是豈有此理……」

「你別花言巧語矇蔽本將軍啦，是我……我早已接得密報，知道你就是……是……是……是梁晶，三喜，朱之紫，白……白白鶴童，現在又……又……又又變成了王定岩。你再不從實招來，本將軍立立刻將你斬首！」

「我是王定岩，從生出來到現在一直是王定岩，你要斬了我，去換高官厚祿，你將天誅地滅，死無葬身之地。」梁晶恨恨地詛咒着說。

「來，把這混帳忘八蛋他媽的，拿去斬首！」癩蛤蟆惡狠狠地說。

捆綁手，刀斧手衝過來，挾持着梁晶往大堂外面院地上走去。

「刀下留人！」總管鄧光從大堂屏門後閃出來，大聲叫嚷。

「來，且慢把他斬首！」癩蛤蟆改變了他的命令。

總管鄧光低聲對癩蛤蟆不知說了些什麼。

只見癩蛤蟆點了點頭，又重發了新命令：「把他暫時禁閉在地牢裏，明日把他押解到杭州浙江總督轅門上去，移交給總督大人親自審問。」

於是，梁晶被送進了一間地牢。當他剛跨入地牢的鐵柵門時，看見鄔仙姑戴着一副手銬，也成了地牢裏的囚犯。

「你也在這裏？」梁晶有點詫異地問道。

「你被當作造反叛逆，你的娘子不也是叛逆嗎？」鄔仙姑怒氣沖沖地說，「你的鍋貼瞎了眼睛，昧了良心誣害自己的內姪。我巴望他今天夜裏突然肚子痛，痛死個短命的臭癩蛤蟆……」

她用各種惡毒的字眼，咒罵鄧和次，罵得鄧和次十七八代的祖宗，在墳墓裏也心驚肉跳。

軍兵們鎖好地牢鐵柵門，退到地牢外面去了。

鄔仙姑附在梁晶的耳邊，細聲地說道：「官人，儘量把你的鍋貼痛罵一頓吧，罵得愈惡毒愈好！」

梁晶要扮演王定岩，有必要把鄧和次痛詆一頓。因此他也咒罵開了，一直咒罵得唇焦舌敝，才陷入了無言無語的沉思中了。

他想到自己的處境，眞有點像朝霧那樣瞬息萬變。此後的命運如何，當然很難逆料。

史固委託他的任務，能否完成，也無從預測。

想起了史固，他的思想就飛馳到半個多月之前，望溪鎮郊野那間鄉村茅屋中去了。

這天，起義軍將領史固來訪晤他，並且對他敘述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故事。史固說：「爲了推翻橫征暴歛，腐敗不堪的明朝封建統治，拯救倒懸在水深火熱中，無法生活的黎民，各地起義隊伍提出了『貧富均地』的宗旨，前仆後繼地跟明朝封建統治者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戰鬥。

「自從正德七年全國性農民大起義失敗後的若干年來，零星的起義組織，還是不懈不怠地繼續在發展和戰鬥。萬曆四十六年，有一位傑出的爆竹技師徐繼輝也參加了我領導的起義隊伍（指史固）。

「他設計了一種能够飛行二千尺遠的『紙鷹飛彈』。這種紙鷹飛彈飛得遠，爆炸力強，殺傷力也大。較之明朝軍隊裏所用的『飛空襲賊震天雷炮』與飛行一千尺的『神火飛鴉』兩種飛行火器的威力，要強大得多。

「當時徐繼輝把他這個卓越的發明，獻給了起義軍。遺憾的是，那時所有起義軍都節節失利，正處在潰敗的困境中。我沒有力量，試製這種新式火器。因此就把那張設計圖緊捲起來，藏置在一支空心的女用金髮簪裏。

「這支金髮簪的表面，雕刻着吉祥如意的花紋。還有自己用刀刻的『人口古口』四個極微小的小字，作爲暗號。其實就是史固兩個字。…………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公烈在王屋山與冷心韻打成平手，終因藍家鳳爲解父母之鬥受傷而雙方罷手，藍公烈與樂十方、白吟風下得王屋山，途遇龍門棋士古今同，知九子魔母正率屬往襲王屋，藍公烈等乃依古今同之計再上王屋。法王呼啦已抵中原，命四番僧往截擄唐繼烈，四番僧爲唐繼烈擊斃，唐繼烈正欲上路，突一土老兒現身發話逗引，並顯露無上神功，唐繼烈口服心服，願拜其爲師，土老兒却說出唐之姥姥九子魔母正落法王圈套，唐繼烈急欲趕往接應，土老兒又叫住他說他該姓藍，唐繼烈愕然否認——

血腥四溢飄王屋　戰雲密佈籠鳳儀

老人哼道：「你明明像一個人，唔，是了，完全像我老人家一個師侄輩，却是大大有名的『天龍堡主』藍公烈！」

「藍公烈？……」唐繼烈叫道：「老丈，你說的藍公烈，聽我姥姥說過，說是我……」

老人咳了一聲，長長地哦着道：「你小子一定是藍公烈的兒子了，你娘可是你姥姥的女兒？……」

唐繼烈身形連震，大聲道：「不錯！姥姥說藍……公烈氣死了我娘，我正要找他算賬去！」

老人喝道：「什麼話？兒子不認爹？還要找老子算賬，天下豈有此理？化外生的畜生，實在可惡，滾！」

唐繼烈鐵青了臉，慄聲道：「老丈，難道我娘該死……」

老人哼了一聲道：「害死你小子的娘的，乃是以前那個什麼……啦的番和尚，因爲那番和尚最好色，當年想動你娘的腦筋，而你娘却愛上了你的爹——藍公烈，你小子，還不快找你爹去？他也在『王屋山』……」

唐繼烈雙目噴火，大吼一聲，道：「我要把那野和尚碎屍萬段……老丈，我走了！」

飛身上馬，猛抽幾鞭，縱騎疾馳。

「雅文」，「雅素」二女同鞍，也急急放轡了。

老人喝道：「小子，『王屋』在正北方，知道嘛？」

唐繼烈叫了一聲：「知道了！」

馬已馳出十多丈，潑喇喇直馳北方。

踹塵影裏，老人搖搖頭道：「狗咬狗，很不錯，我老人家也可省點力氣，看熱鬧去……」

× × ×

一輪如血紅日，奄奄地向西山墜落。火紅的晚霞，像洒了半天的鮮血。

「王屋」「鳳儀殿前——

身爲「令鳳」的黃衣首婢正在凝聲發號傳令了。

她，指揮若定，雖然簡單的幾句話，每一個字却充滿了使人振奮的力量。

衆鷹士以最迅速行動，悄無聲息地各奔崗位了。

除了「五鳳」已各有任務分頭佈置外，「黃鷹」冷必威亦早被差遣下山，在秘密地方監視來敵，等於把守進入「鳳儀峯」的大門將軍。

「靑鷹」冷必武以下，則奉令巡察四方關卡，指揮所屬鷹士隨號令進退。

至於「紅鷹」原來所屬的紅衣「鷹士」，因「紅鷹」等於「出缺」，而自認是「紅鷹」的葛品揚又消息杳然，臨時由冷心韻下令暫由「令鳳」負責指揮調度。

傳過「太上」帮主號令的黃衣首婢，佇立在「鳳儀殿」前，臨風凝眸，仰望雲際，似在思索？似有所感……

「鳳儀殿」前，一片空蕩蕩，除她之外，不見人影，顯得反常的靜寂。

越是這樣，越是使人感到無形的殺氣在漩洄，透着使人窒息的緊張氣氛。

晚霞的餘暉，映照得峯頭酡紅，林木染脂。

她那如花的嬌靨上，籠上一層血影桃暈。

她，靜靜地佇立着，好像在欣賞黃昏景色，又似晚霞，羣峯，林木，山石，都在欣賞着她。

她剛才發令時，是那麼的平靜，那麼的嚴肅。

隨着夜神的脚步，漸漸低垂的夜色，她的神色也在變化——

由酡紅而蒼白。由蒼白而陰暗。

黛眉由微蹙而深皺。目光由明亮有力而漸失光采。

終於，如霧般的朦朧。她的明眸中，已閃漾着淚光。

她爲誰而愁？又爲誰欲淚？

她，是堅强的，像屹立風雪中的梅花，經得起考驗。她，是嫻靜的，像幽谷中的蘭花。

她，是聰慧的，像含苞的丁香。可是，她的芳心是苦的，像淸潤的蓮心。

她的處境，是困逆難言的，如多刺的玫瑰。

她在想，想得太多了，她有難解的鬱結，不可告人的心事。

一腔幽怨，滿腹辛酸，無人可訴。

葛品揚的「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更使她於舊憂中又增一份新愁。

對景難排遣，堅强的她，也有傷心欲泣的時候。

她對着由絢爛而暗淡消逝的晚霞殘綺，凄然自語：「是的，美好的時刻是短暫的，人生如夢，只要有一知己，就够滿足了，他怎麼樣了？他不會有——意外的，但求心相照，何必明月知？生與死，不算什麼，人，都是活在煩惱裏，不如意事常八九，我應當知足了……」

倏地，她疾擧翠袖，拭去了明眸中迷濛的霧，即將化成的「露珠」，仰首發出一聲低細的淸嘯，纖手一招，破風聲急，一頭信鴿，健羽一束，向她玉掌射落。

這是「五鳳帮」用以傳訊的工具，她一看信鴿頸翎間簪着的黃色金絲細帶，便知是「黃鷹」冷必威發回來的警訊。

她纖指一劃，便由鴿頸下取下一粒用金絲綫緊紮的蠟丸。

信鴿一聲鳴叫，展翼飛上屋頂。

她迅速地揑碎蠟丸，展開內面紙團，一看，芳心大震！

那是驚與喜的揉合！更有說不出的難過。

紙上寫着兩行硃筆細字：

據前面傳報，魔婆一行已抵十里外，並有葛品揚在內，行動自由，顯已投敵，請太上示下，卑座準備應變。

她已早由「黃鳳」等口中知道了北邙「靈帝陵」前的一幕，葛品揚是被「九子魔母」刼持軟禁的。

葛品揚在「魔母」挾制之下，無異待宰之羊，沒有脫身的萬一希望。

那末，等下他和「魔母」來到，「魔母」會把他怎樣？他又將如何自處？

這，使她心驚而難過。

冷必威斷然指他「顯已投敵」，用心至明。

冷必威的「應變」二字，更使她芳心起了一陣震慄！

顯然冷必威要以「應變」爲理由，作爲下手暗算的藉口。

又來一次「故技重施」？

時間不容她多考慮，推測！

必須儘速報請「太座」定奪，以「太上」之冷靜，一定有正確的判定，只要能够及時傳下令去，即可戢止「黃鷹」的妄動。

她，疾如飄風地來到了「淸心殿」。

這裏，是男人的禁地，連天山「胖瘦雙魔」也不能涉足。

「冷面仙子」正在殿內支頤沉思。

「小靈」一聲傳報，「冷面仙子」便立即呼道：「進來。」

黃衣首婢入殿呈上「黃鷹」報告。「冷面仙子」略一過目，面色一冷，哼了一

聲，說：「這孩子，枉費我一番心血培育了！……」

無限感慨地低沉長吁。黃衣首婢當然知道「太上」已看出冷必威落井下石的「居心」。

她更能體會「太上」痛苦的心情。自冷必威以下，都是棄嬰，孤兒，「太上」一手撫育長大，其間經過幾許艱辛？

又授以一身文事武功，又要費多少心血？

現在，眼看自己辛辛苦苦帶大，寄望甚殷的人，變得這樣，自然心傷，而只不過付之一嘆，可見愛之深，痛之切了！

黃衣首婢看在眼中，鼻為之酸！

但因事情牽涉到她自己身上，她却有點苦在心底口難開，不便進言。

「太上」在閉目默想，她心如油煎，一向鎮定的她，也芳心紊亂了。

在此强敵將到眼前的時候。冷必威等急待「示下」的時候。

面臨生死關頭，雖然她認為「太上」需要多想一下，覺得時間多一刻，就多增加一分危機。

「太上」終於說話了：「傳令必威！非奉我令，任何情況之下，不得妄動！」

黃衣首婢一面應：「是——」

一面已一字不遺地寫好字條，折好，封好蠟丸，正要退出——

「冷面仙子」又道：「孩子，妳一面可以信鴿傳令，自己也立即趕去一趟，以免必威任性妄為，害人害己！也可提醒那老婆子知道，我們已準備好了，沒有一個『五鳳帮』的人怕她！」

黃衣首婢連連應道：「是，是。」

信鴿破空而去。

她自己也匆匆向前山馳去。

一路上，除了風吹草動外，一個人影子也看不到，只是暮靄濛濛中，不時有旗號展動，一閃不見。

她暗忖道：「不管那老魔婆如何厲害，要想在這兒討便宜，也必須付出極大代價，誰會知道『太上』的佈置？誰又知道『天龍老人』等現在何處？……」

剛到前山，信鴿掠空，顯示暴風雨已經來臨了！

果然，前面已經隨風傳來狂笑聲，呼喝聲……

還有，慄人的慘厲呼號……她所過之處，旗號紛起——由那些旗號，她已看出敵方已臨壓境，情況十分危急。

她芳心劇震，老魔婆怎麼會來得如此快？

剛才據報還在十里之外呢！

她加緊馳赴現場——那是進入「鳳儀峯」的第一道關卡。

迎面奔來二個黃衣「鷹士」，神色都變了。

她叱問：「老魔母何在？」

左手的黃衣「鷹士」慄聲道：「屬下正要飛報，來的乃是番僧！自稱係奉老魔婆之命打頭陣，要『太上』和帮主等火速出面，未容我們通報，他們就動起手來，弟兄們已損折不少！」

她叱道：「知道了，速報『太上』。」她一面飛馳，一面思忖道：「必威在幹什麼？怎麼讓人家直闖到大門口來了，如不是信鴿在中途錯過，就是他已非死卽傷了……」

刺耳驚心的狂笑聲中，怒吼，慘嗥紛起！

可見來敵甚强，各堂「鷹士」不是對手！

她來到一處石坡之上，再下去一百八十一級石級，就是現場。

目光到處，一片腥紅！

把守關卡的「鷹士」，乃是「黃鷹」及其他四鷹所屬之中遴選出來的一等好手，共是二十五人。

除了剛才已直向「鳳儀殿」報警的二個黃衣「鷹士」外，現場尚有二十三個！

而此刻現場中，躺倒的竟比在拚命動手的人多！

至少已損折大半！

那些「鷹士」，有的七竅流血，有的胸前被抓了一個大開膛，有的雙目被挖，成了血洞……

在動手的「鷹士」，也多滿面滿身是血！對方幾乎每個人的手上，都是鮮血淋漓。她所見到的，盡是血和死亡！這種慘厲場面，使她也呆住了！

她連忙揮手發令：「退下！」

她叫別人退下，是想減少無謂犧牲。

她自己却飄身向下緩落。

猛聽一聲大喝：「姑娘速退！」

她剛一窒急勢。紅雲橫空，一個紅衣喇嘛已向她迎面撲來。

只聽對方怪笑一聲，道：「女菩薩，妳叫那些膿包退下，妳自己上來，難道不怕麼！」

聲到，人到，詭異的掌風無聲無息地壓到。

她剛雙掌一封門戶！

震耳喝聲又起：「快退！那是『紅教』的『烈火罩』……」

她已聽出是「弄月老人」的聲音。

「弄月老人」和「天龍老人」，「龍門棋士」，「四海神乞」等一行重上「王屋」，無人敢於攔阻，「黃鷹」凛於這班當代老輩——且都是名高望重的泰山，北斗，加上「天龍老人」與「太上」的關係，不敢亂來，他更深知自己最自負的「一元指力」，在「五鳳帮」中固秀出羣倫，在江湖上也可震撼人心，但在「天龍老人」面前，却如螢火之光，難比天上皎月，一見「天龍老人」去而復轉，那敢稍有不遜？一面執禮，一面飛報上峯請示。

當時，接到報告的正是黃衣首婢。黃衣首婢立卽毫不遲疑地下令所屬讓路放行，非經「太上」下令，不准稍有失禮。

其時，「冷面仙子」正在心病復發，大耗功力之後，刺激又大，在「醫聖毒王」司徒求藥石兼施之下，也只保住一口氣未斷，尚在昏迷狀態中。

她乃向「黃鳳」等請示，由「黃鳳」率領四鳳一同迎下「鳳儀峯」。

把「天龍老人」等一行安置在專為來賓而建的「來儀精舍」裏，也是她的主意，由「黃鳳」向「天龍老人」婉轉陳言：：因「太上」臥床不起，暫請小息，容待請示「太上」定奪……

「龍門棋士」搶着一口答應，且一迭連聲吩咐：「先拿棋枰來，好酒必須配上

好菜，其他的事，與妳們小輩無關……」

她也知道「龍門棋士」必然有所「佈局」，只不知此老葫蘆中賣的究竟是甚麼仙丹妙藥！……

現在「弄月老人」既已出面，「天龍老人」也必出手，大可對付這些凶惡番僧，胆氣大壯，芳心振奮之下，一式「楊花不定」，脚下連踩九宮，脫出紅衣番僧詭異掌力圈外。

紅衣番僧一擊落空，凶睛一鼓，獰笑一聲：「女菩薩也會裝模作樣？佛爺非要佈施，佈施一點瓊枝甘露不可！」

話聲中，人如一團火球，又復飛滾而上。

周圍連串怪笑，吼喝——

慘嗥聲不絕如耳。倒下！仆地！盡是「鷹士」們。

黃衣首婢芳心如煎，驚駭，悲憤，兼而有之。智慧使她鎮仍能臨危不亂。

她已看出番僧出手招式十分毒辣，詭異，又聽到「弄月老人」警告，特別提高戒心，不等紅衣番僧掌力發足，身形逼近，虛吐兩掌，一頓蓮翘，身形拔起，如穿雲之箭。

有如熾炭的熱風由她脚下呼嘯而過。

她，人在三丈許的空際，正要看清下落之地！

紅衣番僧怪笑震耳：「女菩薩，佛爺等着妳佈施啦。」

兩次撲空的紅衣番僧霍地收住身形，雙睛瞪定半空中的她，張臂以待！

一聲淒厲抖顫的長號——

一個黃衣「鷹士」被一個黑袈裟的番僧一式箕抓，胸膛裂開，一顆卜卜跳動，鮮血滴濺的心赫然到了番僧手上。

黃衣「鷹士」踉蹌幾步，仆倒地上——連心都抓掉的人，居然能在栽倒地上後長號一聲始才氣絕。

這是慄人的畫面！

也是血的畫面！

幾乎是在不可置信的短促時間內，在場的「鷹士」已是傷亡殆盡！

由於「冷面仙子」故示大方，為了虛張聲勢，為了步步為營，作了縝密而獨具匠心的佈置，動，靜，進，退，各有職責，非經奉令或敵踪已到「防守汎地」，不得擅動，以免自亂章法，所以，第一道關卡，等於全軍盡墨，援軍未到，即使想馳救，也來不及了！

她，正身懸空際，成了現場唯一僅存的人。

驚心動魄的大變之下，任憑她再冷靜，也為之眞氣一洩，人在空中，本就不易，一口氣不能運用自如，便身不由主地下墮！

紅衣番僧看羊肉到口，樂得嘻開大嘴呼呼怪笑，反而撤去掌力，騰空而起，張開雙臂，想把她一把抱住。

就在這羊入虎口的刹那！

大喝震耳！

長嘯龍吟！

喝聲與嘯聲並起中——

人影連翩而來。

黃衣首婢剛芳心一緊，暗道：「這下就完了！」

紅影照眼，她已瞥見紅衣番僧近在咫尺，連對方滿面獰笑，邪氣暴露的目光都看到一清二楚。

百忙中，她猛吸氣，發揮了人類求生拚命的潛力，纖指疾劃，切點番僧胸前「七坎」，「將台」死穴。

由於身形下降正速，番僧又是由地上暴起，雙方一上，一下，都是很快，眼看雙方已在空際丈許處相遇，她似已被番僧一把抱個正着！

紅衣番僧剛剛尖叫了一聲道：「好人兒！……」

猛古丁厲吼一聲，身形一抖，由空中翻滾而下。

她也隨之下落！

她嬌軀連晃，花容刷地煞白，秀髮蓬亂，披散，嬌喘未定，總算穩住身形。

番僧一落地，踉蹌一下，好像倒了一堵牆。

雙方幾乎同時墮地，出人意外，躺下的却是番僧！

其他的番僧正殺得與起，驕狂自得，踟躊滿志，準備向上衝的當兒。

一眼瞥見紅衣番僧意外失手，紛紛撲到。

是想援手同伴，也想順手牽羊，把黃衣首婢制住。

空中一聲暴笑，道：「好，丫頭有妳的！……」

聲落人到，一條人影疾如鷹隼下撲，正是「烈火神乞」。

「姑娘速退！」「弄月老人」白吟風人也在空中發話，雙掌已挾泰山壓頂之勢向番僧下擊。

接着，星曳而下的正是丐帮「四大長老」中的三老——「懶丐」，「殘丐」，「風雷丐」。

黃衣首婢驚魂甫定，死裏逃生，行險僥倖，已知這些喇嘛厲害，以自己功力，無異是以卵擊石，老一輩的既已出手，自己尚有許多急務需要交待處理，忙應聲撤出二丈外，嬌聲說道：「有勞各位前輩，婢子告罪！」

人已「廻風飛絮」，彈身上坡，飛馳而去。

「弄月老人」和「烈火神乞」等已和四個番僧空際換掌，發出掌風相激的排空勁飈急漩。

雙方都知道碰到了勁敵，各自一窒急勢，先穩定身形。

鐵木其為一行之首，他曾在長安「臥龍寺」中和「弄月老人」照過面，一聲不發，便向「弄月老人」亘袖三展，右掌三揚。

奇怪，貫功入袖，以袖風傷人，在武當有「大羅袖」，少林有「鐵袖功」，華山有「流雲袖」……都是一團勁氣挾迅厲狂風，或成無形罡氣傷人。

鐵木其的袖風，雖只三展，却是隨着僧袖的甩，捲，折，攻向「弄月老人」上，中，下三盤，等於把「弄月老人」整個籠罩在迅疾無儔的袖風裏。

右掌同時三揚，却是虛實難測地封死「弄月老人」任何騰挪閃避方位。

可謂極盡詭異，毒辣，陰狠的能事。

「弄月老人」是大行家，動靜之間，能洞燭機微，且他已對西域武學有了戒心

，早已運足了「先天太極眞氣」，護住門戶。

貫足內家罡氣的雙掌，施展「終南」絕學「雲橫秦嶺」，「雪擁藍關」二記攻中有守，守中有攻的絕招，等於在面前佈起一道無形鋼牆。

源源吐出的無形罡氣，如潮湧出。

在一陣如滾湯潑雪，嗤嗤——簌簌聲中……

鐵木其左袖右掌合擊之力，爲「弄月老人」護身罡氣與發出的掌力在空際抵消，化爲氣漩四散。

鐵木其獰笑道：「老兒果有幾手，再接佛爺三記『大手印』試試！」

「大手印」爲西域絕學之一，以沉雄，剛猛而又陰毒出名。

一被打中，傷處必有刺目的青紫掌印。被擊之處，內面盡成腐肉，外面却是表皮無損。

功力高深的，能隔空掌擊牛腹，在牛腹的另一邊也現出掌印，皮不破，血不出，牛肚內已經成了一堆肉糜，眞是兩邊洞穿，殺人不見血！

「弄月老人」軒眉朗笑，道：「老朽白吟風，極願領敎西域絕學『空手道』奧妙！只是，台端師出無名，爲何擅犯『王屋』？」

「弄月老人」是想問淸楚後再考慮是力戰？還是智取？

鐵木其心中一震，迅忖道：「這老兒竟猜透佛爺要用『空手道』？難道他能破解？」

他，陰森森地一哼道：「什麼『師出無名』？佛爺不管這些！要殺就殺個痛快！你既知佛爺的『空手道』厲害，就讓你嚐嚐也好！」

正要出手——

「弄月老人」又復狂笑道：「台端錯了，我們中原人物，講究光明正大，討厭鬼鬼祟祟！台端如和『五鳳帮』過不去，大可堂堂正正，指名約地一戰，決一高下，像這種偸攻突襲，乃是下五門的鼠輩行爲！」

鐵木其陰笑道：「姓白的，佛爺問你，你說出身『終南』，也算是中原甚麼『五大門派』人物，爲何給『五鳳帮』做走狗？好沒出息！佛爺勸你別摟女人臭腿，連『終南派』都自身難保，何必先給人家做替死鬼？」

「弄月老人」厲聲道：「我們不作口舌之爭！請交代一句，你們來此可是奉了『呼啦』法王之命？」

鐵木其怪笑一聲：「佛爺是代『鳩盤聖母』懲治姓冷的女人，叫姓冷的女人快快出來送死，佛爺可以少殺幾個！」

「弄月老人」一聽，心中驚怒交迸，駭忖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們已和『魔母』勾結一路了，只有豁出去了！」

猛聽「烈火神乞」大吼：「還廢話個甚麼？白老兒，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對付這些番禿，還用得着客氣？」

連串驚風霹靂大震，「四大長老」除了老大「懶丐」好像懶得出手外，都是以一對一，分別和另外三個番僧硬拚，雙方掌力接實，發出連串巨響。

「弄月老人」功力已經提到極限，狂笑一聲：「台端出言不遜，白吟風可要得罪了！」

雙掌一分，一記「終南派」的「五岳雲開」，閃電擊出。

鐵木其雙掌一翻，怪笑一聲道：「老傢伙，嚐嚐佛爺的『空手道』！」

「弄月老人」猛覺打出的掌力，似被一股大力捲住……消散！

另一股狂風已直逼胸前！

「先天太極直氣」立生反應。

把對方掌心發出的一股狂風擋在三尺之外。

丐帮三長老與三番僧在各拚一掌之後，亦分別展開了石破天驚的惡鬥。

敵我雙方，分成四對，形成龍騰虎躍，旗鼓相當的局面，一時分不出高下。

各人都因面對勁敵，各出殺手，連壓箱底的玩意兒全抖了出來。

一時屍橫血濺的石級上下，方圓十多丈之間，盡爲殺機，驚風所籠罩。

「弄月老人」以「先天太極眞氣」護身，以「撫弦手」和「終南」絕學「排雲十二掌」攻敵，間或施展「終南派」鎭山掌法「八卦游身掌」。

「八卦游身掌」本與「少林派」的「十八羅漢掌」及「武當派」的「金敎掌」齊名，武林高手，十九知其訣竅奧秘。

既以「八卦」爲名，主要在馬步按「八卦」走躔位，進退轉折，不離方寸，有一定步法，掌隨身走，身隨步轉，奧妙變化，全在移步換形之中，倒反逆行，使敵方莫測先機。

一經「弄月老人」施展，就不同凡響，每一步，一掌，動靜之間，變化無方，雖然仍是不離八卦方位，却像另換了一套「八卦游身掌」，皆因他能憑功力掌握，恰到妙處。

同是一式最平凡的「穿袖手」，（又名「走袖手」，乃「八卦游身掌」的起手式），出於「弄月老人」之手，一陰一陽之間，就顯得凌厲無儔，連水袖也勁風獵獵。

「烈火神乞」施展的是「奔雷九絕掌」，加上「火中取栗指」，走的全是迅雷急電，猛烈絕倫的路子，掌風如雷，指出如電，一下子，把一個黑衣喇嘛逼得連退二丈多遠。

「風雷丐」以成名絕學「風雷雙撞掌」應敵，一出手，必是雙掌同出，或先後一瞬。

掌風一出，必是一陣狂風，雙掌掌風集中滙合剎那，轟然大震，如響霹靂，聲勢奪人，一下子也把對手逼得登登後退。

最妙的，是「殘丐」……他是雙脚如鶴膝，兩臂瘦如嬰孩，却是奇短，十分畸形。

他一出手，也很怪狀——

雙臂揮舞，好像小孩子打架，對人亂抓。

雙脚亂點，好像兩根「撥火棍」偏是窮忙。

外行的人，莫明其妙。

誰也以爲他最窩囊，這麼亂抓，成何章法？

雙脚亂點，又無一定的躔位，大約得了急驚風？

其實武林人物，皆知丐帮「四大長老」中，功力以「懶丐」最高，次卽「殘丐」，「懶殘」二丐，皆以手法陰柔，毒辣出名，和「烈火」「風雷」二丐的陽剛，霸道不同。

在聲勢上，「二剛」比「二柔」，相差不可道里計。

在功力上，也非「烈火」，「風雷」二丐可及。

「殘丐」的雙手亂抓，乃武林人物聞之色變的「幽靈抓魂」，無形罡氣，凝集十指。

他一指一抓之力，足可透銅裂鐵。而，他十個指頭，能够運用自如，或伸，或屈，或左，或右，變化間，能同時抓向十個不同方位。

最狠毒的是專抓人經脈穴道，一般武林人物，很難逃過他舉手一擊之下！

他的亂點雙脚，是有名的「無常脚」，不走躔位，不走步法，進，退，左，右，隨心所欲，除了專爲配合他的出抓方便外，主要是能巧妙地在亂點間閃避敵方攻擊他的力道重心。

和他交手的是一個白衣喇嘛，被他一連幾抓，就弄得手忙脚亂，如非退避得快，幾乎指下亡魂，一下子，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對方幾人也都不弱，各出殺手！

除了鐵木其是以最詭異，凶毒的「空手道」，猛攻「弄月老人」，功力悉敵，各有千秋之外——

和「烈火神丐」對手的施展了「黑敎」中看家絕學「黑靑手」，每一出手，就是大蓬淡淡如霧的黑氣。

設非「烈火神丐」的威猛掌力，先聲奪人的話，就很難應付。

與「風雷丐」力拚的使出了「紅敎大手印」，也是猛烈無比，和「風雷雙撞手」簡直是一個打鑼，一個擂鼓。

「弄月老人」白吟風與番僧鐵木其激鬥

和「殘丐」動手的白衣喇嘛，招式尤其詭異，乃是旁門毒手中亦稱罕見的「七修掌」。

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掌影迷離，一下子連變七掌。

使人頓起幻覺，好像只見他有七隻手似的，一片掌如山弄影，擋之無不魂飛胆喪，不知如何應付？

原來，域外窮荒中，有一種異蛇，名爲「七修」！

牠有七個蛇頭，一個蛇身，身體奇扁而薄，蛇身如一條彩色子帶。

牠一發現「目標」，全身一伸一縮間，能够平空飛起，游行間，疾如飄風。

只要一個蛇頭伸出，其他六個蛇頭也一齊跟上，只要被牠一個蛇頭沾住或咬着，也就等於被牠七個蛇頭一齊咬住或沾住了，越收越緊，一下子，不論人與獸，就成了一堆肉糜血漿，連骨的化了，膏牠的饞吻。

由於牠如此厲害，又奇毒無比，人獸遇上，絕難倖免，凡是生物，碰到必死，道書「異物誌」爲牠命名「七修」，號稱「絕毒八十一種」中名列「第一」，比「食人樹」還要使人心寒股栗。好啦，掌名「七修」，不難想到它的「自負」。

這種歹毒掌法，掌風奇毒，最利近攻，更宜自處上風，別說被他掌風打實，便是隨風送來的掌風餘勢，一經入鼻，也必中毒氣閉，全身必腐爛！

陰錯陽差，無巧不巧，碰到「殘丐」的「幽靈抓魂」，把他直逼得退下石坡去，一時竟無還擊餘地。

在一旁難得悠閒，袖手觀戰的「懶丐」，搭拉着眼皮，別看他懶洋洋，死人勿管的樣兒，心情却越來越緊張，一雙斜掛稀眉，越來越是下垂，眼皮下的一雙精眸也越來越是奇光，閃爍。

他，全身功力，已叫足十二成，準備隨時出手一擊！

雙方惡鬥，已幾十招過去。

「弄月老人」心急如焚，心中暗暗驚忖道：「自己和丐帮幾個長老，也可說是當代中原武林出類拔萃，一等一的高手了，對方却只能算是打棋子先上的二流人物，竟這麼扎手，自己這邊不但沒有穩操勝券的把握，看對方之陰沉，似乎尚在蓄勢伺機，殺手尚未施展出來呢！這，可如何是好？……」

光是心急也沒用！徒亂心意。

他，百忙中，瞥見袖手一旁的「懶丐」，心中一突，迅忖道：「這可惡的老花子眞懶得可以，這是什麼時候？對付這些化外凶人，還講客氣，講究什麼一對一？如果老花子及時出手，來個乾坤一擊，了結了對方一個，豈非强弱立判，勝算可期了！……」

心急之下，一面連連施出絕學「錢塘潮起」，「懸崖飛瀑」，兩記殺手，把對方逼住。

一面沉聲疾喝：「懶花子，應當勤快一下了吧，時不我與……」

鐵木其大約已經看出「弄月老人」心事，一面連環吐掌，兩股狂飈急漩，和「弄月老人」掌風相激相抗，一面發出一聲刺耳怪嘯！

遠處，另有嘯聲相應，而且，怪嘯搖曳空中，越來越近。

嘯聲刺耳中，空中撲撲地鐵羽破空之聲不絕——

乃是由山外來路連翩飛來的信鴿，向「風儀峯」疾掠而去！

這是最驚心的緊急信號！

不用說，已有强敵大批入山，且已快到！

只聽鐵木其獰笑一聲：「白老鬼！聽到沒有？咱們的好手都趕來了，咱們法王也可能駕到——你們幾個老鬼，還想掙命？想活也活不了了！」接着大聲大喝：「快打發這些老鬼上路！」

喝聲中，掌如車輪，滾滾而出。其他三個喇嘛，兇威大振，怪笑連聲地，一齊瘋狂反撲上來。

震耳怪嘯聲中，隨風送來狂笑：「法王有令，擋路者殺無赦，一齊上，把『王屋』踏爲平地！」

接着，怪叫迭起——

都是尖銳如梟鳴的「呼……啦」！

「呼啦！」「呼啦！」之聲，震耳欲聾！

鐵木其等四個喇嘛也一齊振吭大呼！

「呼——啦！」

「烈火神丐」一面猛烈吐掌，一面喘氣大罵道：「狗娘養的，還沒死，就叫救命！」

「弄月老人」心中大急，知道對方又來了大批帮手，人家援兵一到，衆寡懸殊之下，不堪設想了！

對方既能直闖，如入無人之境，則「五鳳帮」派駐前山的「暗卡」十九已被挑掉！

他最關心的還是「天龍老人」，「四海神丐」等，由「龍門棋士」古今同安排……不知老古弄的什麼把戲，既然任由敵方後援長驅直入，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心如油煎下，就被鐵木其欺進丈許，頓感壓力加重，有失去主動之勢！

猛聽「懶丐」一聲老茄茄的哼呀懶聲：「你們都來了，好熱鬧，我老人家偷懶不成了，別怪我老人家多了一雙手，誰叫你們鷄飛狗跳，來了一大窩呀……！」話聲慢吞吞地叫人想吊頸。出手却快得可不形容。只聽一聲大吼：「老鬼！」

和「殘丐」動手，正步步進逼，反守爲攻，準備搶向上風的白衣喇嘛身形一晃，如被雷殛，仆倒在地！直滾下石坡，喉中長長噓了一口氣，一動也不動了。

由於變起突然，鐵木其等連念頭也來不及轉之下，等到發覺不妙，紛紛怒喝，翻身想出手搶救，已經遲了一步，眼看白衣喇嘛五官扭曲，已經氣絕歸陰了！

鐵木其等三人剛撤出身形，猶未決定如何刹那，「弄月老人」和「烈火」，「風雷」二丐那裏肯給對方喘息餘地？一聲不响，全力進攻。

鐵木其等都紅了眼，喉中發出比哭還難聽的吼聲，一齊掉身，瘋狂反撲。

只聽「懶丐」一字三嘆地哼呀道：「不忙，何必拚命？該輪到你們拚了……沒用了！」

「弄月老人」百忙中，瞥見「懶丐」有氣無力地徐揚雙手，十指連珠彈出！

鐵木其和其他兩個喇嘛正連下重手，把「弄月老人」和「殘丐」，「風雷丐」逼得有點手忙脚亂當兒！……

驀地一齊如中鬼擊！

三聲怒吼，慘嗥未出——只有極短促的刺耳喉音唔了一下，便蹦起丈許高，跌落石坡，一陣翻滾間，都是五官扭曲在一處，七竅溢血了賬！

「弄月老人」喘着氣，心中驚嘆着叫道：「彈指追魂，名不虛傳，也只有趁對方拚命攻擊，無暇旁顧之間下手，才能奏功！……」

「烈火神丐」也喘着大氣道：「老大，有你的，只是太會檢現成便宜……」

「懶丐」哼呀道：「現成……豈好檢哉？又來了好多『現成』，夠你『檢』的啦！」

突然破風聲急！「弄月老人」等紛紛蓄勢應變！

連串人影，怒箭般射來！

颼！颼！颼！……

如蝙蝠橫空，一下子飛掠來七條人影，如鷹隼下擊，撲落現場。

赫然又是七個分披黃，紅，黑僧衣的喇嘛。

「弄月老人」一怔，心中駭忖道：「依照番僧習例，都是按僧衣顏色分別屬於何教？何派？以眼前來人說，當是屬於域外最有名的『黃教』，『紅教』，『黑教』，那末，剛才怎會又有身穿白衣的喇嘛？如說是易容改裝，又爲何都是以本來面目出現，一看就知是域外番僧！到底有多少名堂？」

他當然知道，對方一發現同道已死，必然火上加油，一場生存決戰，迫在眉睫，心情也忍不住扣緊得幾欲窒息！

那不是懼怕，而是面對强敵時必有的情形。

果然，七個番僧凶睛一掃之下，俱皆神色不禁大變，驚怒交集，個個凶睛暴張如炬，磷磷地緊注在「弄月老人」等五人身上。

爲首的黃衣喇嘛陰惻惻地獰笑一聲：「豈有此理！這難道會是你們幾個老鬼能做出的事？」

人已大步欺進，勢欲攫人而噬。

「烈火神丐」怪笑一聲：「理有其自？把這幾個番狗了賬的正是我們，有假包換！如你們有志一同，我們決不介意『好事』做到底！」

黃衣喇嘛的兩個核桃大金碧眼珠幾乎暴出眶外，哇哇怪叫道：「好！佛爺把『五鳳帮』殺個精光，也難洩心中恨，拿命來吧！」

雙掌一圈，一翻，車輪大的氣漩呼嘯而出。

「烈火神丐」大喝一聲：「來得好！」剛要吐掌迎擊。忽聽「懶丐」哼了一聲：「你忙個什麼？」

黃衣喇嘛倏地撤掌，大吼一聲，彈身而起，硬生生地把一團人影劈空接住。

原來「懶丐」左脚起處，把那一個白衣喇嘛的屍體唿喇一聲，踢入黃衣喇嘛掌風圈內。

黃衣喇嘛只好猛撤掌，自行卸去大半吐出的力道，電閃出手，由自己掌風急漩中，接住白衣喇嘛屍體。

其他六個喇嘛同聲怒吼，紛紛出手！

唿喇，唿喇的勁風呼嘯聲中，只聽「懶丐」又哼呀連聲：「好畜牲！別忙！你們先埋了死人再說不遲！唉呀！好重的傢伙，一定是吃多了羊肉燒酒，我老人家的脚好酸！」

另外三個番僧的屍體，一個接一個由他脚尖飛去，直往對方交錯而出的掌風撞去。

迫得對方急忙自卸力道，紛紛出手接住同伴屍體。

只有「鐵木其」最倒霉，正好撞在兩個喇嘛急漩狂風般的掌力圈裏。

那兩個番僧收勢不及，心急之下，雙雙不約而同竄出，想接住鐵木其的屍體！仍是遲了一瞬！匍的一聲悶震，如擊敗革破鼓！

鐵木其的屍體，被兩股掌力震得筋骨全碎！

彈身而起的兩個紅衣番僧雙雙悶哼，隨着鐵木其的屍身墜地！

落地一陣滾動，便告氣絕！

又是五官扭曲，七竅流紅！

黃衣喇嘛等也都是猝然應變，不及出手搶救，又白白損失兩個同伴，氣得暴喝一聲：「氣死佛爺！老狗！佛爺把你抽筋剝皮……」

人已向「懶丐」連吐三掌，身形也猛撲過來了。

存下的另外四個番僧，也又復大吼撲出！

「弄月老人」等忙一齊揮掌迎擊。

「懶丐」笑道：「別忙！多了兩個，碍手碍脚！一對一，兩不吃虧！……」

懶洋洋地雙掌一合，掌心連振。

黃衣喇嘛已凌空丈許的身形，突然一窒！

蓬蓬大响聲中，雙方掌力接實，黃衣喇嘛翻身落地。

「懶丐」呀呀一聲：「眞是老昏了！幾乎忘了還有一個多了一口氣的，理當還璧，你們也要客氣些！」

脚尖挑處，那個剛才輕敵大意，被黃衣首婢行險僥倖，閉住穴道的紅衣喇嘛，應脚飛滾如球，「懶丐」哈哈一笑：「還有一個活的！小心別弄死了！」

「懶丐」也眞絕，他又把那個已被制住穴道的紅衣喇嘛當球作踢，又急又猛，却是直向三丈外的空處飛去。

黃衣喇嘛身形落地，本是怒極，正要向「懶丐」再下殺手。

一眼瞥見，援救同伴要緊，疾忙收掌，身形彈起空中，想凌空虛渡抄住尚未墜落實地的紅衣喇嘛。

其他四個喇嘛也在一驚之下，不約而同地，想分身救人，情急間，誰也來不及招呼，不分先後，幾乎同時撤身，騰空而起！

五個喇嘛，一齊凌空搶救那個紅衣喇嘛——

這正是「懶丐」別開生面，別出心裁的「妙着」，「絕招」！

名家高手，最忌心神分散！

更忌的是攻敵時身形凌空！

因爲，人一飄身空際，武功再好，也因空中不好着力，換氣不方便，等於把功力打了個大折扣了！

並且「空門大露」！最易爲敵方伺隙下手。五個喇嘛因情急救人，等到發覺同伴都一齊凌空而起，才立時知道中計！

除了黃衣喇嘛先起一步，當先掠去，難收急勢外，其他四個喇嘛立卽猛打「千斤墜」，星曳落地！

他們快，「弄月老人」等更快。「弄月老人」等豈肯放過這一瞬難得機會？

兩人不約而同地，如形隨影，躡後撲到。

趁對方尚在空際或剛落地，馬步未穩，新力未生，濁力剛盡刹那，紛紛閃電出手。

「懶丐」則哼呀一聲：「別忙，救人不如救己，先顧着自己吧！……」

話聲有氣無力，出手却是不可形容的快！

又復發出仗以成名，浸淫數十年的「彈指追魂」獨門功夫，這獨門指力專破內家氣功，外家橫練，無堅不摧，認穴之準與狠，「懶丐」已到百無不中境界。

他又是胸有成竹，以有心算無心，五個番僧都忙於救人，雖然都對背後有本能的戒備，如是有人撲到背後或出手，或有暗靑子打到，決傷不了他們。

偏偏碰到「懶丐」無聲無影的指力！

包括喇嘛在內，都在幾乎毫無所覺之下——等到發覺已經遲了！

他們剛覺「命門」，「尾閭」，「脊椎」等大穴突然一震，如被彈丸打中，連轉念也來不及，更談不到變式閃避了！

穴道一痲一酸悶，每個穴道，都洞透寸許深指頭大的血洞，不由自主，眞氣立散，俱皆垂直地由半空栽落！

和番僧幾乎前後脚起步的「弄月老人」等也正好趕到，各出殺手之下，五個番僧連想提住最後一口氣，拚命掙扎都辦不到，在掌風如山，指力如箭的急襲下，先後應手倒地，血濺屍橫。

「弄月老人」等當然知道得手如此之易，舉手之勞，立斃强敵，皆仗「懶丐」出手「勤快」，身一落實地，只有蹙眉苦笑的份兒。

「懶丐」還一迭連聲地哼呀着：「好本事！好本事呀，尅敵於反掌指顧之間，有勞有勞，省了我老花子苦手脚，要得！要得！」

「弄月老人」直搖頭，噓了一口氣道：「十年不見，懶兄神功大進，可喜，可羨，又能料敵如神，算無遺策，棋高一着，挽回大局，確實佩服之至，否則，棋差一着，只有全盤皆輸矣，夙聞懶兄能於十丈之內閉目彈熄八十一支宮香，却未料高明至此！……」

「烈火神丐」呼呼喘氣道：「老大一勤快，我們竟成無事忙了，這些番狗好扎手，我實在沒有把握，老大平日敢情藏了一手，既然贏了這局險棋，我們該快去給古老兒他們助陣去了。」

說去就去，也顧不得喘息未定，彈身而起……

「懶丐」却又一聲哼呀，說道：「不忙！……」

「烈火神丐」翻身落地，叫道：「急驚風碰到慢郎中，我担心古老兒『國手也有失手』之時，難道老大要我留下埋死人？放着那多『鷹士』……」

「懶丐」慢條斯理的擺着手，老茄茄地道：「不是要你埋死人，而是要你背活人！」

伸手一指——

指着那個被黃衣首婢制了穴道，剛才又被「懶丐」當作「魚餌」，一脚踢出數丈，跌得灰頭土臉，額靑鼻腫，只有乾瞪眼的紅衣番僧。

不錯，他是對方僅僅生存的一個「活人」！

「烈火神丐」翻眼道：「把他了賬就是，還用得着費力……」

「懶丐」沉聲大喝：「廢話，有用得緊哩，快背着！」

「弄月老人」惻然道：「不如留他活口，讓他回去報信吧，我們速即馳援『天龍』道友要緊！」

「烈火神丐」似乎十分畏懼老大「懶丐」，咕嚕着，沒好氣地走過去，一聽「弄月老人」之言，「嘿」了一聲道：「這些番狗，那能這麼便宜他，乾脆賞他一指頭，宰了了事！……」

「懶丐」轉向「弄月老人」慢吞吞地道：「白老，縛虎容易縱虎難！他們無一好惹，眞正交手的話，傾我們全力，尙不知鹿死誰手？難得有此活口，說不定等下有用！」

向「烈火神丐」一揮手：「快點，別躭誤時間。」

「烈火神丐」沒好氣地脚尖一鈎，把紅衣喇嘛挑起，一把抓住後頸皮，往脅下一夾，咳了一聲：「吃多了羊肉，好重，還有一股媽的騷氣……」

弄月老人喝了一聲：「走！」

五條人影，在「鷹士」們的歡呼聲中騰空而起……

×　×　×

在距離「鳳儀峯」前面約十五里左右處，雙峯插天，削壁流油，滿佈滑不留手的蒼蘚，懸崖參差矗立，乃利用天然形勢，所築進入「五鳳帮」的天然關隘，也無異屏障「五鳳帮」的第一道險卡。

任何人到此，都會自然地起了戒備之心。

中通一線，被鑿石築成可容兩騎馳騁的石板道。

如果把路封死，或設下埋伏，確實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

可是，這也難不倒功力絕高的武林人物。

因爲，可以憑輕功找路上崖壁，捨正路而不由，不經過下面石道。

鐵木其等十多個喇嘛，大約就是登高偷渡而入的？

奇就奇在石道依然是石道，空蕩蕩地一直暢進，根本不見有明的阻碍或暗的埋伏。

只在進口的石碑坊間，特建的「鳳儀亭」裏，派遣了四個由「鷹士」充任的知賓人員，而由老醜婦雷陰婆總司其事，似專爲迎接來賓而設？

這，或是「冷面仙子」故作大方？恐怕除了黃衣首婢及「五鳳」知道「太上」帮主的意思外，其他的人都只知奉命行事，而莫測高深了。

在懸崖，削壁之間，極曲折險秘，不易爲人注意的地方，却是佈下了重重關卡和埋伏！

由「黃鷹」冷必威主持其間，號令進退。

約在初更時份——

整個近里許長的懸崖、削壁、石道，靜悄悄地，黑黝黝地。

由于地勢關係，這兒本來就少見天日，唯在中午可見陽光，入夜後，更特別顯得陰森懾人。

風吹樹影，襯着怪石巉崖，好像鬼魅幢幢，作勢欲撲。

只有「鳳儀亭」裏，四角掛了氣死風燈。

雷陰婆扶杖倚門而立。

兩隻信鴿在空中急掠而過。

雷陰婆一動也不動，四個侍女和四個「鷹士」却忍不住面色一緊，抬頭看着兩點白影消失懸崖，削壁之頂。

倏地，兩支響箭帶着破風嘯聲，交叉射過空際。

四個「鷹士」和四個侍女互看一眼，好像是說：「來了！」

隱約的脚步聲剛入耳——

一聲嬌叱聲送到：「『五鳳帮』有人在嗎？聽着，域外『鳩盤門』當代掌敎『九子聖母』投帖拜山，請速報貴帮太上帮主知曉——」

四「鷹士」和四侍女大約震於「九子魔母」凶名，本就心中惴惴，一聽傳聲，

情知馬上要和「魔母」照面，再强持鎭靜也忍不住心情緊張，抽縮起來。

雷陰婆放開森冷的喉嚨，毫無感情地叫道：「知道了，本帮有請，已在『鳳儀殿』恭候大駕。」

却聽到一聲勁疾的沉聲喝道：「雅凡姑娘，這兒祇是入口，距離大門尙有十里以上路程，大約前面已有人專誠迎接，由我當先領路嚮導如何？」

雷陰婆哼了一聲：「原來是姓葛的小子，該死的東西！哼！」

四鷹士和四侍女也聽出有葛品揚在內，因不知底蘊，都愕然地面面相覷。

只聽一個老婦的聲音：「很好，難爲你了。凡丫頭，妳先告訴對方的人，要冷心韻速來見我，老身來了，還容冷心韻坐着享福，哼，眞是不知死活！」

一聲嚶嚀答應。

破風聲急，兩條人影，電閃而來。

現身，一男一女，正是葛品揚和「雅凡」。

雷陰婆看也不看葛品揚一眼，頭也沒抬，冷冷地道：「不必多說，我們帮主已在恭候，如果不識路或怕走夜路，我們派人執燈引路就是了。」

「雅凡」怔了一下，剛哼了一聲——

葛品揚忙道：「我來帶路。」

雷陰婆冷冷地掃了他一眼，冷聲說道：「小子，你自己走錯了路，還要錯下去麼？……」

看不出這個一向冷漠無情的老醜婦，居然能說出這種語重心長的警人之語。

葛品揚一怔，凝聲道：「謝敎了，我會知道走自己應走的路！」

他的意思，是說自己會知道選擇「對」的路走。爲免使身邊的「雅凡」啓疑，他只得如此措詞。

聽在雷陰婆等人耳中，却驚疑不定，以爲葛品揚已抱定了投向「九子魔母」決心。

鑒於葛品揚曾經是「五鳳帮」的「紅鷹」堂主，對帮中一切及內外地勢知道得一定很多，如果他確已投敵，成了「九子魔母」的嚮導的話，眞是心腹大患。

除了雷陰婆沉着醜臉，難以看出他的內心如何，那四個侍女和四個「鷹士」都不禁變了神色，目光也透出駭異。

葛品揚瞥見之下，剛自心中一動——

「雅眞」等三女和那兩個中年婦人，已經簇擁着四個精壯村夫抬着山轎來到。

轎中的「九子魔母」冷森森道：「冷心韻何在？她可準備好了，速即傳報！」

雷陰婆也冷冷地道：「已準備好了，大駕只管前行，要不要我們派人帶路！」

向四個侍女掃了一眼，道：「準備伺候，掌燈帶路。」

四個侍女齊聲應道：「得令！」

很嫻熟地點燃宮燈四盞，高舉手中。

「魔母」哼了一聲：「眞是不知死活！冷心韻好大的胆子！」

雷陰婆也哼道：「本帮由上到下，沒有怕了誰的。」

「魔母」由轎裏探出半面，面紗一晃，盯住雷陰婆，哼道：「你的胆子也不小，看你年紀也一大把了，是『五鳳帮』的甚麼人？却給人出作奴婢差使？」

葛品揚心中一凛，迅忖道：「老婆子好厲害，又施展『攻心』之術了，三言兩語，咄咄逼人，大有挑撥作用！……」又忖道：「雷陰婆功力雖高，大約不知魔母厲害，無異以卵敵石，一言不合，必然濺血當場！」剛要砌詞轉圜——

雷陰婆醜臉一寒，冷笑道：「這是本帮的事，不勞過問！」

「雅凡」嬌叱：「無禮！」

「魔母」厲聲道：「在老身面前，胆敢一再出言不遜？看來非加懲戒，不足立威……」

聲音驟然變得十分難聽：「妳也七老八老了，自己批頰十數，再滾開去吧！」

「魔母」言出如山，葛品揚曾經親眼見過「天山二魔」受辱「靈帝陵」，各失一耳的事，看來，雷陰婆也非吃癟不可！

如要雷陰婆這個冷傲，孤僻得不近人情的老婆子自行批頰打嘴，當然是辦不到的事。那末，針尖碰麥芒，硬碰硬，非砸鍋不可！

雷陰婆日射凶光，一頓枴杖，冷笑不語。

那四個侍女神色大變，掩不了內心恐懼。這也難怪，雷陰婆在「五鳳帮」中的地位，等于「太上」帮主的近臣心腹，表面上雖是「雅靜山莊」的司閽老嫗，由于冷心韻與她「同病相憐」，且又是同輩人物，加之她與「五台三魔」中「淫魔」嚴尙性的關係，對她一向另眼相看。

因此，造成她在「五鳳帮」中的特殊，微妙的身份。

在「鷹士」和女婢心目中，除了「太上」，就是對雷陰婆特別敬畏了，一則她面冷嚴峻，使人害怕，二則連「黃鷹」以下，身爲帮主的「五鳳」，都尊稱她一聲「婆婆」，現在，眼看非翻臉動手不可，在這種形勢下，她們又震懾于「九子魔母」的凶威，那有不驚懼之理？

只聽「魔母」厲叱一聲：「難道要老身下令動手？」

葛品揚剛要開口——

雷陰婆一頓枴杖，道：「等着！」

「魔母」冷叱一聲：「給我掌嘴！」

兩個中年婦人本是侍立軟轎左右，左面的一個立即應聲而出。

葛品揚疾喝一聲！「且慢！」

雷陰婆哼了一聲：「小子，你沒資格多嘴，站開去！」

葛品揚暗暗叫苦，心中道：「這下糟了！」剛要開口抗爭——

右耳中突然有人吹氣，一縷冷風直透耳底，又是怪聲怪氣的：「小子，你站開！有好戲不看，難道要給人墊背！」

葛品揚心在狂跳，怦怦不止，驟然的驚喜，更感意外，話到嘴邊，硬生生的倒抽一口氣，嚥了回去。

「魔母」喝道：「還不動手！給我加倍掌嘴再說！」

那中年婦人一聲不響，腰一折開，雙掌已發，快得目不及瞬。

「啦」的一聲！

雷陰婆連閃三閃，任她再快，也只讓過一掌。

另一掌被打實，左頰立時墳起五條血痕掌印。

雷陰婆本是一張滿佈皺紋，如驢糞蛋的醜臉，血痕一現，更是刺目。

加之急怒之下，頓時獰厲如鬼！

她哼也不哼一聲，滿頭白髮，刷地直立，嗚……嗚銳嘯，已經連揮三杖。

杖勢凌厲，風起數丈，虎虎生威！

四個「鷹士」和四個侍女，早已駭然辟易。

連那中年婦人也不敢輕攖其鋒，身形幻動，連換方位，掌封門戶，才讓過三杖攻勢。

雷陰婆身手一經展開，飛步連環，一杖緊過一杖，捲起漫空杖影。

聽到的是刺耳杖風。

看到的是怪蟒翻騰的杖影。

一下子把對方逼得走馬燈似的亂轉。

葛品揚迅忖道：「今天才看到這白髮老婆子的眞功夫，果然薑是老的辣，挨了一下，如今以兵刄對付空手，搶了先機，大約一時不致落敗。」

自己如何應付當前局面？

想溜！不可能！

留下，不是辦法，未免有坐以待斃的愚笨。

自己必須設法火速脫身！

他最關心的當然是師父，師母，和師妹藍家鳳。

還有——一個影子在他腦中晃過，心情立時一沉。

自己藉口（帶路），本就是想利用時機脫出控制，向師父、師母報警，現在弄得騎虎難下，解圍既無計，脫身更無方，不知如何才好？

他正心急如焚，目光亂轉，只想那個「傳聲」的怪老頭能够火速現身，也等于救星由天而降，解決最難解決的事……

猛聽「魔母」厲叱：「恁地不中用！連區區『瘋魔十八杖』也應付不了？」

另一個中年婦人提醒着：「二妹，這是『五台』家數，由『雷公拐』和『降魔鏟』變化而來，可以近攻切入！……」

在動手的中年婦人一聲不響，飛快地避開雷陰婆杖勢，左旋右轉，連繞周遭三匝，趁雷陰婆隨她身形變化，移步換形的空隙，突然身隨掌進，如水銀瀉地，鑽孔切入！

一瞬間，兩團人影相合。

杖風呼嘯中，强烈的掌風轟然而起！

雷陰婆未料到對方身法如此詭異，眞的敢在凌厲的杖風中「切入」，拐杖利于遠攻，不宜近守，短兵相接時反感累贅。

心驚之下，不容變招，轉念，罝掌眞吐，以攻爲守，咫尺之間，正好和對方驟然逼到的掌風相遇。

雷陰婆剛想趁勢撤身，拐杖一式「盤打」，猛覺右臂一震杖身已被對方抓住。

同時，一縷尖風，刷地作響，直襲「右曲池」。

分明想逼她撤杖。

雷陰婆心中一狠，右臂猛沉，又猛然一振，想震脫對方抓杖之手，同時借勢塌腰斜身，卸去對方指力，左手出陰掌，向對方疾劃而出。

這一招，極似最陰毒，最下流的「葉底偷桃」，實在却是「淫魔」嚴尙性的「三絕招」中的「懸崖倒瀉」。

這種專攻下盤的陰手，令人防不勝防，措手不及，如果以「淫魔」的「追魂煞手印」手法打出，中者十九立死。

敢情雷陰婆是想拼着兩敗俱傷，打着險中求勝的主意。

她却忘了對方是以武功詭異，不同于中原武學身法取勝。

只見眼前一花，幻影立失，一招陰手打空，「劈……劈……拍拍！」好清脆，雷陰婆左頰、右頰，又連挨幾下結實的「鍋貼」，被打得昏頭轉向。

拐杖也已脫手，被對方順手奪去。

葛品揚大爲不忿，身形剛動，話聲未出，耳中響起耳熟的怪聲怪氣道：「小子，瞎忙甚麼？我老人家還沒動，你算得老幾？……」

場中人影突分！

那中年婦人本是身形幻動，雙手連揮，左右開弓地打着雷陰婆的耳光，倏地如被雷殛，向後疾退，重重一聲悶哼，幾乎跌翻在地。

這，是變中之變！

這邊的四侍女和那邊的「雅凡」等四女同聲驚呼，不約而同地紛紛搶出。

雷陰婆醜臉青腫，紫脹成了一個五官難辨的爛茄子，血流鼻，口，一聲不發，翻腕自拍天靈蓋。

奇事又現！就在四個侍女張口結舌，駭然却步間，雷陰婆疾翻的右掌，在打實天靈蓋剎那，突然一震，頽然下垂，人也翻身仆倒。

同時，那個中年婦人也連打寒噤，搖晃不定，被「雅凡」和「雅心」二女左右扶住。

「魔母」目光如電，四面疾掃一眼，喝道：「怎麼了？誰敢在老身面前弄鬼？滾出來！」

葛品揚扭緊的心，剛一鬆，噓了一口氣，心中叫道：「如果是『龍門』師伯所說的那位『匡廬』老前輩，也該出面了，老婆子已叫陣，此其時矣！」

却寂無回應。

難道不敢和「魔母」照面？如不是怕，爲何藏頭不出？

「魔母」冷哼一聲，如一縷輕烟，由轎中平飛而出，飄落那中年婦人面前。

就在「魔母」現身剎那，中年女人不能禁地猛打噴嚏，忙自掩口，寒噤立止。

「魔母」剛哼了一聲，她已激聲道：「有人暗襲！」

「魔母」冷笑一聲：「好大胆的鼠輩，不怕逃上天去。」

身形一幌間，竄入「鳳儀亭」中。

兩個中年女人和「雅凡」等四女不待吩咐，各撤身形，向四面散開。

這裏一面是絕谷，一面是山路，「鳳儀亭」矗立於山道入谷之口，方圓不足十丈，除了「鳳儀亭」裏可能有人潛伏外，其他四面可以一目瞭然，雅凡等分別搜索，顯得多此一舉。

眨眼間，「魔母」由亭中旋風捲回，重重地哼了一聲，一揮手：「殺進去！」

短短三個字，出於「魔母」之口，使人毛骨悚然。

葛品揚知道「魔母」毛了臉，惱羞成怒，迅忖道：「可能是師父師母已有了部署，故意先佈下這着閒棋，先挫魔母氣燄，只是，如果師父，師母知道有廬山的老前輩來到的話，儘可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和『魔母』作一了斷，何必這樣虛虛實實，以師父的性情，也不會如此……」

「魔母」既已親口下了一個「殺」字，非同小可，可能造成伏屍遍地的慘局！

一路上，羅集就老是心神不定，這時，眼珠亂轉，也不知他在動什麼腦筋？

猛聽「魔母」喝道：「品揚！你帶路，今夜老身非大開殺戒不可！」

話聲未落，雙手輕揮，快得不可形容間，慘嗥聲，震慄夜空，那四個「鷹士」連手也未動，就好比極大的力道猛推，如球滾出，直墮崖下！

葛品揚未料到「魔母」暴怒之下，出手這麼快，這麼狠，這麼絕！

那四個侍女驚駭之下，連手中紗燈也執不住，本能地飄身疾退，發出驚叫。

「魔母」連面紗也沒動一下，喝道：「有種的可以滾出來了！」

葛品揚恍然大悟，原來「魔母」下殺手，只是爲了逼出隱身不見人影的人，這種激人出面的手段，太毒了，也許就是什麼「攻心」之術吧？

仍無反應。

「魔母」冷哼一聲道：「走！」人已飛回轎中。

葛品揚硬着頭皮，一聲不吭地昂然向前，當先進入山道。

瞥見「妙手空空」百忙中向他直伸舌頭。很暗很黑的山道中，顯得一片陰森。

那四個抬轎的精壯村夫大約受驚過度，嚇得腿也軟了。

這一來，就顯得進三步，退一步，越走越不對勁了。

只聽「魔母」緩聲道：「你們辛苦了，歇下來。」

四個轎夫巴不得這一聲，驚魄不定地放下轎子。

「魔母」由袖底拿出一個錦袋，倒出大把紫金砂，道：「這個，是給你們買酒吃的，如走不動了，可以就此回去，如能送到了地頭，老身再加賞。」

黃澄澄的金砂，在陰暗中泛着了眩目的光芒。

四個轎夫楞了一會，面對面，眼瞪眼，一聲不吭，又抬起了轎槓。

葛品揚暗笑：「這，眞是『人爲財死』了，敢情又是老婆子的『攻心』之術，如果她以殺人威脅，四個無知村夫，卽使怕死，唯命是從，却也力不從心，只有以利誘之，才能收得到安慰鼓舞之效。」

一行迤邐前進，約莫走了數十丈的山道，突然，空中連聲輕爆洒開漫空旗花。

每朶旗花，都是金色，一經爆開，就成了一隻一隻的金鷹，栩栩如活，好像漫空金鷹飛翔。

葛品揚一看，便知是「黃鷹」冷必威已亮出了旗號。

這種特製旗花，乃「冷面仙子」準備在「五鳳帮」光大江湖之時，及在中秋大會上作爲信號之用，以五種顏色，代表「五鳳」，「五鷹」。

他剛剛沉聲叫了一聲：「必威大哥，且聽……」

猛聽一處懸崖之上，傳出冷必威一聲斷喝：「誰是你大哥？好大胆的叛徒，竟敢引狼入室，本座容你不得！」

葛品揚一聽語氣不善，又驚又怒，剛叫了一聲：「請勿誤會……」

又被冷必威勁喝打斷：「來的可是『白髮』老妖婆？……」

「魔母」厲聲叱道：「豎子安敢不遜！還不快報冷氏……」

冷必威喝道：「本帮『太上』豈能輕見？本堂主就够打發了！」

葛品揚啼笑皆非地忖：「糟了……」

「魔母」怒極而笑：「該死的東西！給我拿下！」

冷必威冷笑道：「老妖婆休得賣狂，嚐嚐本帮的『箭陣迎賓』味道吧！」

葛品揚聞聲心生警惕，破風聲急，剛聽到「魔母」厲叱一聲：「豎子安敢如此！殺無赦！」

「雅眞」的尖叫驟起：「葛……快躲，賊子放箭！」

黑暗中箭如飛蝗，密如暴雨射到。

葛品揚未料到五鳳帮會在這裏佈置「孔明箭陣」！

更無奈「黃鷹」也把他當作「叛徒」，想一併毀於箭陣之下！

這種「箭陣」，又名「諸葛神弩」，乃根據武侯遺著秘製，一發十支，弓强矢猛，不但力道極大，且能及遠，用機器崩簧發射，力能洞穿木石，又在這種天險地勢之下，確實不好應付，連還手都找不到目標。

葛品揚無暇旁顧，大喝一聲道：「羅兄小心！」

一面勁貫雙掌，揮掌護住頭面要害，「先天太極眞氣」自生反應，怒箭被他掌力一震，已失力道，再碰到「先天太極眞氣」，紛紛反彈墮地。

葛品揚引吭大呼：「冷必威，你敢冒大不韙，憑險阻以亂箭克敵？不怕貽辱『五鳳帮』令名和『太上』淸譽？」

回答他的是一陣更密集的怒箭。

只聽冷必威呼呼冷笑：「本座奉令行事，一成敵對，動手不留情，你這叛徒，活該給老妖婆殉葬！」

話聲中，箭雨一陣緊似一陣，羅集和葛品揚背對背，勉强護住自己。

「魔母」百忙中還顧及四個轎夫，喝令他們伏在地上，由「雅凡」等四女各佔一方，把四個轎夫護在中間。

那兩個中年女人眨眼間已失去踪影。

「魔母」畧一揮手拂袖，怒箭成了魯槁，摧枯拉朽，根本傷不了她分毫。

既然勞而無功，何必還要放箭？

葛品揚怒不可遏，一則痛恨「黃鷹」卑鄙暗算，二則想到既有埋伏，必然不止這批弓箭手。這種强弓勁矢，雖一時奈何不了他人，可是，却是大耗眞力，如這樣不斷地放箭，累也把人累死。

果然，就在怒箭攢射，如雨密集，越來越急之時，忽聽得轟轟隆隆之聲，震耳欲聾，磨盤大的石塊由兩面懸崖上，滾下削壁，其勢驚人，勢不可當。

慌亂間，聽到「黃鷹」得意的笑聲：「老妖婆，可知本帮厲害？前後去路已斷，我們要用火攻了……」（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筆神君金陽鐘與高翔，獲得千面笑俠李昆寄柬指示，知道天魔教在三峽設伏，着彼等不可乘船，並云已代爲指引高母及金鳳儀、楊阿媛、馬元祥等護送毒花，避開天魔教沿途椿卡，前往巴縣，着金陽鐘與高翔由陸路趕往巴縣與彼等會合。金陽鐘與高翔循示由西陵峽而行來，途中金陽鐘豪氣勃發，要與高翔比拚輕功，高翔爲博金陽鐘歡心，故意落後，詎這一來，致金陽鐘有落入天魔教陷阱，迨高翔趕到，金陽鐘已毒發垂危，金陽鐘臨危遺囑高翔，要高翔好好照顧金鳳儀及孝敬高母——

俠義恩仇長篇連載

林非·文

董培新·圖

羅劍



飲毒賭生死　驅毒逞奇能

高翔祝禱完畢，正俯身抱起金陽鐘的屍體，身後突然傳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有人接口喝道：「站住！先讓老夫結算了縱火砸石的新仇再走！」

高翔一回頭，却見斷崖對面，不知何時立着七八名混身濕淋淋的蒙面老人，爲首的一個，脅下拄着一支純金打造的拐杖，一條左腿齊膝而斷，赫然正是「天火教」教主徐綸和「太行五煞」等人。

高翔雖然暗暗吃驚，但並無懼意，仍奮抱起金陽鐘的屍體，舉步循谷道前行，他此時無心動手，亦不願多作分辯，再說也不知道昨夜峽中發生的事故經過，一心一念，只盼早些護送金陽鐘的遺體到巴縣與金鳳儀等會合，馳告惡耗，共議後事。同時也明知後面谷道中斷，徐綸等人未必能輕易追得上自己。

他才奔了兩步，徐綸突然厲聲大笑道：「高翔，你人單勢孤，荒山無援，走得掉嗎？」

高翔不覺火起，駐足回頭冷冷答道：「走得掉如何？走不掉又如何？我不想跟你鬥嘴，但是要警告你一句，別忘了你我一月後太白山蓮花峯之約。」

話一說完，掉頭疾行，轉眼奔了三丈多，突聽身後笑聲震耳，忍不住再度扭過頭來却見徐綸指揮手下，合力拖來一棵大樹，橫架在斷崖缺口，一行八九人，竟循樹身飛躍過崖，疾步追了上來。

高翔駭然一震，暗忖道：徐綸功力如何尚不知道，但他身邊「太行五煞」却都是難纏的傢伙，假如我孤身一人，倒不懼他，如今帶着金伯父遺體，萬一損及他老人家一膚一肌，以後却怎好對鳳儀世妹交待？唉！罷了，忍這一次吧，憑脚程，他們未必就追得上我。

主意一定，深吸一口眞氣，展步如飛，循着谷道奔去。

徐綸舉拐喝道：「追！好歹要奪下金陽鐘的屍體，留待本教開壇之日，懸竿示衆。」

太行五煞哄然答應，人人奮勇，宛如流星逐月，蜂擁疾追。

谷道之上，蜿蜒成一條人龍，一路向西飛奔，不多久就繞過「巫山十二峯」。

高翔起步時領先不足十丈，雖然全力飛馳，終因手中多了一具屍體，一直只能保持十丈左右距離，他勢又不能把金陽鐘的屍體放下來，心裏一氣，邁步狂奔，經過巫山縣城，也不入城，逕循着江岸，一股烟似的疾馳不停。

越過巫山，谷道已盡，江岸邊遠較峽中平坦，徐綸見高翔竟棄山地不走，只顧沿江而奔，心裏大喜，越加催促手下躡尾狂追。

這一陣追逐，由晨至午，整整追奔了三個多時辰，雙方都奔馳將近百里。

人総是血肉之軀，長途飛奔達半日之久，高翔漸漸已感到精疲力竭，回頭張望，天火教一羣高手，竟一個也沒有落後，仍然緊追不捨。

他混身都被熱汗濕透，背上箏囊，彷彿越來越沉重，尤其一雙手必須平伸抱住金陽鐘，雙臂早已酸痛欲折，實在支持不

住了。

但此時江流反而迂闊，兩岸雖有山峯，已不若峽中夾江緊迫，烈日當空，附近連個隱蔽躲避的地方也沒有。

他眞想停下來返身一戰，但想想自己只有兩隻手，對方却有八九人之多，一旦被他們圍住，再要脫身，勢將難如登天，而自己旣要護衞金陽鐘遺體，又須與八九名高手輪番惡戰，縱有通天轍地本領，也只有落敗一途。

這時候，高翔眞應了徐綸那句「人單勢孤，荒山無援」的話，當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戰旣不能，走亦無力。

正在焦急無法，又聽徐綸敞聲厲笑道：「傻孩子，勢已如此，你還想飛上天去？聽老夫良言相勸，放下金陽鐘，乖乖歸順老夫，新仇舊恨，一筆勾消，老夫和你是舅甥之情，難道會騙你嗎？」

高翔不答，恨恨向地上啐了一口，埋頭奔馳如故。

徐綸幾番甘言誘勸，見他不理，又換了威脅的口吻道：「高翔，你已窮途末路，還執迷不悟？老夫情份已盡，等一下被獲遭擒，你就別怪天火敎狠毒，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諒你今日難逃老夫手掌。」

高翔聽見叫聲甚近，駭然回顧，徐綸等已追至七丈左右，幾乎首尾相接。

他大吃一驚，一顆心險些要從口腔裏迸跳出來，情急之下，猛然想起自己身上還有一粒威力絕猛無儔的霹靂震天球。

這粒霸道絕倫的「震天球」，是阿媛在君山山麓堅持要交給他收藏的，當時他頗不願携帶此類歹毒暗器，推辭再三，才勉強答應，此刻却正好用來阻嚇追兵。

於是，將金陽鐘的屍體向肩頭一搭，深手入懷，掏出了「霹靂震天球」，却步返身，揚臂大喝道：「不怕死的，只管過來！」

徐綸和太行五煞等齊都一怔，急急沉身止步，見高翔手中托着一枚烏黑閃亮的圓球，凜然而立，

惡屠夫褚人龍一條左臂已被高翔鐵箏砸斷，用布巾結懸在胸前，怨毒地掃了一眼，冷冷道：「小輩死在眼前，還想拿什麼鬼玩意嚇唬人，咱們一齊上！」

其餘四煞同聲閧應，拔刀掄劍，就想上前動手。

高翔倒退一步，厲聲喝道：「站住！誰要敢擅進一步，我這粒霹靂震天球一出手，你們難免粉身碎骨。」

「霹靂震天球！」

太行五煞一聽這五個字，果然齊吃一驚，連忙收住脚步，惡屠夫有些不信，冷聲哼道：「霹靂震天球是幕阜山汨羅鬼使粱寒眞的獨門暗器，怎肯輕易送人，這小子準是虛聲恫嚇，弄個假的來唬人。」

二煞陰魂不散冷風急忙低聲說道：「老大，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別忘了那楊丫頭的外祖父冷面閻羅谷元亮，跟粱寒眞可有過命交情。」

惡屠夫被他一語提醒，頓時啞口無言，戒懼地回頭望着敎主徐綸。

徐綸看出手下都有畏意，冷笑說道：「你們枉爲一方之雄，竟被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唬住，他若眞有震天球，晨間在峽中谷道上，只要一揚手，咱們誰能逃脫一死？他那時不用震天球，現在來到低處，倒取出來嚇人嗎？」

惡屠夫本是粗人，聞言心中一動，便欲出手了！

高翔沉聲喝道：「我爲什麼要嚇唬人，震天球霸道狠毒，不到逼不得已，少爺不願多傷性命，你們要是不相信，儘可以上來試試厲害。」

徐綸哈哈笑道：「蠢孩子，別說大話了，卽使你手中眞是霹靂震天球，老夫又何懼之有。」

笑容突然一歛，沉聲喝道：「你們卽速散開，分左右包抄，各自小心，看老夫親手擒他。」

太行五煞和其餘三名蒙面老人果然同時躍身散開，躬腰矮步戒備，兵刃出鞘，遙取包圍之勢。

天火敎主徐綸一提純金丁字拐，陰笑兩聲，緩步向高翔欺近，口裏嘲笑道：「來啊！震天球可以出手啦，老夫與你親屬舅甥，能够同歸於盡，也是值得的事，你只有一粒震天球，總無法一下子把九人全都炸死吧！」邊說邊行，一雙精目，却緊緊盯視着高翔那隻托球手掌。

高翔見他竟然不惜冒險一試，掌心立卽溢出冷汗，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腦中委決不下——

他固然可以在舉手之間，擲出「霹靂霍天球」，一舉毁了天火敎主徐綸，但如果自己無法脫出太行五煞和另外三名蒙面老人的追擊父親毒瘾未解，母親沉寃未白，金陽鐘屍骨未寒，金鳳儀和阿媛孤苦無依……許多許多尚未了結的心願，同歸於盡，對他是多麼不值得！

再說，徐綸雖然罪該萬死，他總是自己母親的同胞兄長，假如不能使他罪行公諸天下，僅只能默默無聞死在這荒僻的大江之濱，於父母沉寃無補，只不過白白便宜了天魔敎，這又是何等愚蠢？

不能！不能這麼輕易讓他一死了結，爲了父仇母寃爲了武林命脈，都應該讓他在天下武林同道面前俯首認罪，然後才能下手。

高翔遲疑難決，呼吸急促，那隻握着霹靂震天球的右手，不由自主顫抖起來。

出手？不出手？心念未決，徐綸已欺近到四丈以內，他是何等奸猾狡詐之人，一眼看透了高翔的心意，金拐猛可一點江岸，身形已凌空拔起閃電般疾撲了過來。

徐綸身形一起，八名蒙面老人也同時發動，呼叱之聲乍起，九條人影分三面向高翔直撲過來。

高翔終於來不及再擲「霹靂震天球」，心一橫，將震天球重又納入懷中，轉身拔步又奔。

他這一動，天火敎衆人一齊放了心，惡屠夫暗自罵道：「他媽的，果然是假的。」身法如箭，追疾而上。

高翔倉皇又奔了半里左右，身後呼叱連聲，衆人業已追到二三丈距離，長一些的兵刃，幾乎可觸及背心。

正危急間，前面忽然一堆亂石擋住了去路。

那些亂石每一塊都有數百斤乃至千斤重量，不知被什麼人搬來放置大江邊，東一堆，西一堆，零亂散落，毫無規律。

高翔奔到石堆邊，正感沒有主意，突聽「太行五煞」老二陰魂不散大聲叫道：「不好！小輩要逃入八陣圖去了，快些截住他。」

這一聲叫喊，反將高翔提醒，他幼覽羣籍，久聞蜀漢時諸葛武侯曾堆石爲陣，於白帝城下阻擋吳兵數十萬衆，昔人曾有詩讚嘆說：「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事情只怕不假，難道那名震天下的「八陣圖」，就是眼前這幾堆亂石？

是眞？是假？他已經無暇推論，身後徐綸已凌空撲到，金拐挾着厲風，摟頭砸落了下來。

高翔聞聲辨位，頭也沒回，脚下一錯，倏忽橫閃尺許，徐綸一拐落空，砸在大石之上，「蓬」然巨響，只砸得石屑紛飛，大石裂落了一地。

但，高翔却在這毫髮之差的危境下，閃開金拐，低頭奔進「八陣圖」中。

才入石陣，並無異狀，擺在四週的，仍然是那幾堆亂石。

高翔驚惶莫名，繼續向前又奔了數丈，驀然間，眼前一暗，陡覺空際驕陽忽然失了踪影，迷霧起於身側，那些亂石堆已經渺不可見，甚至連置身何處，也難以確定了。

他驚詫地停下脚步，奇怪！連陣外呼叱叫罵之聲也聽不見了。

石陣之中，霧靄氤氳，迷迷濛濛，不知起於何處？頭頂日影昏暗，使人難辨東西，高翔彷彿記得入陣之初，曾見左前方三步外有一塊極大的大石，誰知摸索着走了五六步，竟什麼也沒有碰上。他暗暗訝忖道：這石陣果然古怪，但不知陣中有多大範圍？如果被徐綸分人堵住出口，來一個「甕中捉鼈」，豈不寃枉。

想到這裏，便不肯再躭誤，畧爲調息之後，抖擻精神，拔步前奔，認定一個方向，筆直闖去。

在他的估量，無論石陣範圍多寬，只要認定一個方向走，總能穿越陣勢而出，亂石堆散佈再遠頂多不過半里一里而已。

那知一口氣疾行足有頓飯之久，估計最少已奔走十里之遙，滿目仍是如烟濃霧，根本連石陣邊沿也沒有走到。

高翔抓抓頭皮，自語道：「眞是怪事了，我如認準只往前走，拚着走上三天三夜，就不信還出不了這陣圖？」

突然，一個蒼邁的聲音吃吃笑着接口道：「別說三天三夜，就是走上三年，你也一樣還在亂石堆中，如果不相信，儘可以試上一試。」

高翔霍地停步，揚目四顧，低喝道：「是誰在說話？」

蒼邁的聲音應道：「是我——一個殘廢無用的老頭子。」

高翔訥訥又問：「您……您在那兒？怎麼我只能聽見聲音，却不見到您人？」

那蒼邁的聲音笑道：「向左三步，前進十一步，轉面朝右，就能看見老夫。」

高翔信疑參半，果然依照吩咐左行三步，前行十一步，霍地一旋身，登時駭然一震，敢情自已立身處，仍在初入石陣見到的那幾堆亂石前，只是方向改變，淸晰可見大石之下，有一個淺淺的洞穴，洞口盤膝趺坐着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形容枯槁，衣袍破舊，大半個面龐，都掩藏在長長的亂髮下，只露出兩隻閃閃發光的眸子，烱烱逼視着自己。

從那老人容貌，衣着看上去，他在這石陣中，少說也已經枯坐了一二十年之久了。

高翔暗懷戒心，遙遙拱手道：「老人家，您是誰？怎會獨自坐在亂石陣中？」

枯槁老人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話，微笑反問道：「孩子，你就是高翔嗎？」

高翔悚然一驚，道：「老人家怎會知道在下的名字？」

枯槁老人聳聳肩頭，道：「老夫已數十年未離石陣，那會知道你的名字，這是前天一個朋友路過，承他相告，提起近日之內，有一位名叫高翔的少年，和開封金家莊莊主金陽鐘，將從這兒經過，但是——」他語聲微頓，舉手一指金陽鐘的屍體，道：「——但你們比他預計的時間早來了半日，而且，只有一人一屍，難道那屍體就是金陽鐘？」

高翔凄然道：「如此說來，老前輩不是敵人，晚輩不必隱瞞，一切惡果，都壞在『早來半日』這四個字上……」於是，便將競快遇變，援手不及，復被强敵追躡等經過，簡述一遍。

那枯槁老人靜靜地傾聽着，臉上木然沒有一絲表情，但高翔却分明見他眼角正緩緩淌流下兩行晶瑩的淚水。

良久，才見他輕輕嘆息了一聲，悠悠道：「天意如此，在刼難逃，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難過的，唯一令人惋惜，是他一身武學，竟未發生絲毫力量，只爲了一個『嗔』字，就把好好有用之身，斷送在滔滔濁流中，未免太傻了一些。」

高翔不解他這番話意旨何在？只覺這老人似乎對金陽鐘的一切，都很熟悉，對武林事故也一點不隔膜，是以不便接口。

過了一會，那枯槁老人忽然招招手，道：「你把他放下來，好好調息一會兒，這裏很安全，徐綸卽使敢進入石陣，也無法找到這地方。」

高翔的確太疲倦了，手一鬆放下金陽鐘，頓覺混身筋骨痠痛無比，彷彿每一個骨節都要散開似的，跟着，也頹廢地跌坐下來。

枯槁老人黯然一嘆，道：「好一個可憐可愛的孩子！空有一身超人內力，可惜却不知運用。」

說着，左袖微拂，五縷勁風，逕奔高翔胸前五處大穴射到。

高翔驚呼一聲：「老前輩，您——」

但未及閃避，已被指力拂中，登時週身一軟，倒臥下去。

那枯槁老人右手輕擧，托着高翔，將他平放在地上，雙掌併伸，開始由頂至踵，替他緩緩隔空推拏。

他的手指和掌心，並不跟高翔的身體接觸，指掌之間，瀰漫着一層厚厚的紫色氣流，就像是一隻熨斗，在高翔混身上下輕輕地移動。

不到半盞熱茶光景，高翔便沉沉入睡，那枯槁老人却滿頭出現豆粒大的汗珠。

他緩緩收回雙掌，抹去額上汗珠，面上皺紋彷彿突然又增加了許多，僅僅頃刻工夫，枯槁的容貌，又蒼老了一倍以上。

不知過了多久，高翔悠悠醒來，忽然發覺石穴中，已不見那枯槁老人的影子，翻身一躍而起，連金陽鐘的屍體也同時不見了。

他駭然大驚，張目四顧，却見陣中迷霧仍然漫空浮動，但自己目力却不知怎的竟能穿透濃霧達五尺之外，石陣一片沉寂，只有那枯槁老人藏身的洞口，被人用「大力金剛指」，刻着幾行字跡，是：

「余，百音居士也，昔年一念逞強，致遺無窮禍胎，故友失算，孽畜得手，罪愆無止，悔之無及，獨隱石陣，曠夜追恨，數十年歲月易逝，衷心竟未得片刻寧靜，此豈天意如此，終難免重涉塵土，以償負欠焉？

「汝少年英爽，得天獨厚，血仇滿肩，不難報償，聽音神劍乃故友逍遙眞人所遺絕學，習之足堪尅制徐綸，天籟之音乃余平生研積精華，以之摧毀天魔迷魂淫曲，當生奇效，汝秉賦厚於他人，聰明流於眉宇，此治世之才，惜乎竟懵然無知，而未善加發揮耳。今陽鐘遺體，已由余携之而去，桎梏已失，何畏區區天火醜物，宜速仗劍揮筝，昂首出陣，挫徐綸，折五煞，大江之濱，再顯身手，男兒豪氣，在此一戰。待魔氛掃平，邪氣流散，可重來嶠峯石室，迎歸金陽鐘遺體，勉之勵之，勿負厚望。」留字之側，另記有出陣步數行走之法。

高翔看罷，又驚又喜，他自然萬萬想不到這位面容枯槁的老人，竟會是當年「宇內雙奇」之一的百音居士，同時更想不到自己在嶠峯石室發現的「天籟之音」，居然就是「百音居士」留下的絕世武學。

驚喜之餘，又有一層憂慮，暗想道：百音老前輩携走金伯父遺體，留字囑我出戰徐綸和太行五煞，他老人家固然是鼓勵我不可畏敵情怯，但是，徐綸和太行五煞都非等閒人物，我本事再大，雙拳難敵四手，怎能以一敵九呢？

但他轉念又想道：老前輩難道還會害我嗎？不管它，我現在精神已經恢復，縱或打不贏，難道逃還逃不了麼？

一念及此，豪念大發，對洞倒身拜了三拜，抹去石上字跡，站起身來，依照百音居士留字，先退四步，右進七步，側身左轉，再昂然跨前十步，眼前一亮，果然又到了先前入陣的地方。

這時候，烈日斜西天，大約申末酉初，敢情他在「八陣圖」中，已經過了整整一日了。

高翔一出石陣，兩條人影已凌空掠至，爲首正是「太行五煞」老大惡屠褚人龍，橫鈎怪叫道：「快放信號，姓高的小雜種果然蹩不住，又從石堆裏鑽出來了。」

另一名應聲揚手，彈指射出一粒黑色彈丸，疾昇三丈，「波」地一聲爆烈開來，洒了一大片黑霧。

黑霧甫現，石陣四週又有五六條人影飛趕而至，叫道：「褚堂主，勢必先堵住退路，別讓小雜種再躲進陣裏去了。」

惡屠夫桀桀笑道：「放心，這一次他再也鑽不進石縫了。」掄起金鈎，摟頭向高翔劈落下來。

高翔心一橫，左手鐵筝迎頭揮起，大喝一聲，右手又抽出了「七星金七」。

他揮動鐵筝，本想卸去惡屠夫凌空下撲的威勢，然後用金七出手，那知僅用了六成力量的一筝，跟褚人龍金鈎相觸，竟然「噹」地巨響，將金鈎震飛脫手，直落到十丈以外去了。

惡屠夫駭然一震，翻身退落地上，低頭看時，虎口已被震裂，滿手都是鮮血。

高翔一招得手，自己也不解原故，怔在當地，竟忘了出手追擊。

其餘四煞見老大竟擋不住一招，個個心裏冷了半截，嗆嗆連聲，一齊抽出兵刃，仗着人多，一擁而上。

高翔畧一怔忡，緊一緊七星金七，揉身進步，左手鐵筝一撩，短劍疾送，對準其最近的一個戳了過去。

四煞見他鐵筝又起，都不敢跟他硬碰，各自一撤兵刃，錯步移轉，準備以虛避實，再乘隙偷襲圍困，「三煞」毒手無常秦斌正當右側，瞥見高翔短劍出手，相距尚有三尺多，劍上冷芒，竟似已刺透重衫，令人裂膚般刺痛。

秦斌駭然，脚下迅速一轉，堪堪將劍芒閃開，却不防高翔一聲大喝，左手鐵筝疾如旋風般又掃了回來，「蓬」地一聲正砸在背心。

毒手無常雙目一張，慘叫之聲未及出口，一股血箭直噴出來，人一挺，登時倒地氣絕而死。

陰魂不散冷風見了，機伶伶打個寒噤，叫道：「點子扎手，老大，風緊，扯活了吧？」他意思說，小傢伙厲害，打不過，咱們逃吧？

那知叫聲甫落，眼前冷電一閃，高翔手中「七星金七」漫空劃了半個圓弧，如飛刺到面門。

陰魂不散慌忙住口一縮脖子，右肩上一陣劇痛，伸手竟抹了一把鮮血，整個肩胛，僅差半寸，就跟身子分了家。

這一來，嚇得陰魂不散魂也散了，扯活也扯不了，腿肚子一陣轉筋，撲地摔倒，當場昏了過去。

高翔出手不過三兩招，不但震飛了惡屠夫的兵刃，更筝砸毒手無常，劍傷陰魂不散，舉手投足，五煞中竟有三煞受挫，這種出人意外的威勢，別說「太行五煞」震驚，高翔自己也同樣莫名其妙。

他只記得上一次在南津關外柳樹林邊，自己雖然力挫惡屠夫，那全是仗着身法詭異，出手快速，趁他不防時儌倖得手，這一次却係硬接硬架，並無巧力，一舉竟然震飛了惡屠夫手中金鈎，難道說自己內力竟大有進境？

他一半驚訝，一半好奇，豪氣軒然，一聲斷喝，左筝右劍同時平飛出手，寒芒勁風應手而起，膫下的兩煞心胆俱落，一個逃得快，僅被鐵筝掃着一點，肩後皮肉開綻，算是負了點輕傷，另一個欲架無胆，欲避無及，短劍過處，慘哼一聲，胸腹下添了一個血窟窿，眼見是活不成了。

頃刻之間，「太行五煞」非死卽傷，饒是惡屠夫再狠，也不禁胆裂，踉蹌倒退兩丈，喘息道：「這小雜種敢情是吃了人參菓，他媽的脫胎換骨啦。」

其餘三名蒙面老人都不敢再出手，顫聲對褚人龍道：「教主離去，囑令我等守株待兔，不想小雜種恁般扎手，打下去徒

自取辱，不如且退……」

惡屠夫點點頭，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但好歹要搶回屍體，才能向教主交待。」

高翔笑道：「小爺如要殺你，直如摧枯拉朽，舉手之勞，但今天倒不想要你們性命，留下你們回報徐綸，叫他早作準備，暗算桑柳二位師伯和茶毒天下同道的血仇，小爺自當尋他了斷，你們若不能從此革心洗面，下次再被小爺遇上，一樣難逃惡運，滾吧！」

惡屠夫此時猶如鬥敗的公鷄，連大氣也不敢吭一聲，三名蒙面老人搶着扶起傷者，挾起屍體，一行人垂頭喪氣，飛奔而去。

待他們去遠，高翔才收妥筝劍，慢慢舉步離開了江邊石陣，他一面傷感金陽鐘的慘死，一面仍不解自己功力何以會突然增强了許多，只說是當自己倦極入睡之後，曾得過「百音居士」什麼奇緣異福，其實，却不知道這些潛力，早在君山大會以前，就已經貫注在他身體中，只是他一直尙不知道罷了。

當他初滋岳陽，在岳陽樓上被「追魂手」高翊暗施搜魂過穴之法，昏迷沉淪潭水中，幾瀕於死，後來在李家荒園，冷面閻羅爲了救他，曾將自己苦修數十年的內力，全部傾注他體內，致使谷元亮竟虛脫而死。

高翔不知這段經過，是以從未想到體內已蓄蘊着如此珍貴的內家功力，自然更想不到化爲己用，但百音居士是何等人物，乘機替他洗髓伐脈，化開內力，所以才有「秉賦厚於他人……惜乎竟懵然無知，而未善加發揮……」的留字。

石陣中一日，高翔終於如夢中雄獅突然清醒，出手一戰，信心倍增，從此，踏入了武人希冀終生而不可得的境界……

高翔孤身一人，一路西上，溯大江趕抵巴州府，距離開南津關，不過才五天時間，訪遍全城，徐蘭君和金鳳儀等人都還沒有到達。

計算時日，她們携帶毒花，又須繞道武陵山，原本就會行得緩慢些，何況自己一路疾行，毫無躭擱，前後差長，難怪先到，沒有辦法，只好耐心等候了。

高翔終日枯坐逆旅，心裏無時無刻不盤算着，當見到金鳳儀的時候，應該怎樣把金陽鐘的凶耗告訴她？她如問起屍體，應該怎樣解說——心裏有事，越覺得時間過得慢，好容易熬了一日，竟比過了一年還覺長久，百無聊賴，揣了些銀兩，信步走出客店，逛到大街。

他本來漫無目的，行了一會，見一座酒樓正高朋滿座，呼五喝六，一時興起，也走了進去。么師（堂倌）見是位少年公子，連忙含笑相迎，送上樓廂雅座，高翔剛踏上樓口，突見一人哈哈而起，笑道：「小兄弟，來得正好，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咱正要找你，想着就碰上啦！快來這邊坐。」

高翔循聲望去，登時大感意外，原來那人一臉橫肉，額生雙瘤，竟是凶淫無比的龍君。

這怪人前在洞庭湖中，被金陽鐘神功所懾，暫斂兇燄，後來君山之下，被「霹靂震天球」鬧散，以後就不知下落，想不到會突然在川中相遇。

高翔對這奇淫無比的怪人，雖然厭惡，却沒有翻過臉，見他既已出聲招呼，不便峻拒，只得勉强坐下。

那龍君却對高翔十二分友善，將自己酒杯滿斟一杯，雙手遞了過來，笑道：「他奶奶的，眞有意思，咱正愁一個人喝悶酒容易醉，偏偏老弟就來了，這是天意，老弟快乾一杯。」

高翔接杯在手，却不飲酒，反問道：「漢江一別，多時未晤，不知龍兄一向還順意嗎？」

龍君哈哈大笑，險些噴了一桌酒液，道：「還說呢，那一次，你把咱要慘了，半途離船上了岸，害咱在水裏泡了半夜，後來趕到洞庭，妞兒沒撈到，反惹了一身騷，差一些連皮肉都給炸飛啦。」

高翔見他並不記仇，雖嫌粗魯，倒憨得有幾分可愛，順口又逗逗他，道：「天下絕色有的是，似龍兄這般英雄，還怕沒有佳人相配麼！」

那知一句話，却把龍君說得笑容一斂，突然正色答道：「老弟，你不提起，咱也正要問你一樁事，自從君山之下，咱見到金陽鐘那位大閨女，直覺天下女人，都是他奶奶的糞土，從那一天起，咱茶也不思，飯也不想，每天光喝酒，心裏說不出來是他奶奶什滋味，咱可要問問你，金家那大閨女，許了人家沒有？你得說實話，這一次，再不準誆咱了。」

高翔初時一怔，繼而忍不住暗笑道：「人家都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如今看來，天下果然有這件事，這蠢物也不去照照尊容，竟然動起鳳儀妹妹的腦筋來了，不看你是粗人，少不得狠狠教訓你一頓。

於是，下巴一抬，淡淡地說道：「不知道！」

龍君叫道：「說什麼？不知道？小高，你別騙咱，聽說你跟金家很有些交情，他家的事，你會不知道？」

高翔怫然道：「誰告訴你，我和金家很有交情？」

龍君笑道：「人人都這般說，你還嘴硬？」

高翔哼道：「就算我和金府相識，也不一定知道這些家務事，你爲什麼不去問金家莊主？」

龍君道：「咱正是要問那老頭兒，他那閨女若是還沒有婆家，咱寧願傾家蕩產，拿珠寶堆座山，好歹要把他家大閨女娶回去……」

高翔聳聳肩道：「這麼說，龍兄倒是情有所鍾，終身不忘了？」

龍君一拍桌子，道：「對！他奶奶的，正是這兩句話，咱他媽的玩過的女人眞是不少了，可就從沒見過像金家大閨女一樣的姑娘——」

高翔不願再跟他多扯，冷笑而起，哼道：「既然如此，龍兄就該早去開封府求親才是——」

龍君笑道：「咱等在這兒，正是要等那金老頭經過的時候，跟他當面談談這樁大事。」

高翔人已離席，聞言一驚，不覺縮步，扭頭問道：「你怎知道金莊主要到川中

來？」

龍君道：「咱是聽人說的。」

高翔劍眉一剔，沉聲問道：「聽誰說的？」

龍君道：「就是上次跟你一道喝酒那老頭兒，咱們不是在襄陽見過的嗎？」

高翔心弦一震，暗啊一聲，飛忖道：原來是擎天神劍黃承師？於是假作笑容，重又落座，問道：「龍兄在什麼地方見到他？他怎樣說的？」

龍君道：「咱還是在荊州附近跟他見面，向他打聽金家大閨女有了婆家沒有？他這才笑着告訴咱說：『眞是巧極了，金家姑娘不但尙無婆家，而且，現在她爹正帶她往四川去，你要是聽我的，保準一說就能成功。』

「當時，咱聽了這話，如何不喜，便道：『你要咱怎樣聽你的，快說！快說，那怕就是要咱叫你爹，咱也叫。』

「黃老頭說：『那倒不用，你只要先趕入川中，好歹將他攔住，別讓他們父女到了青城，事情就有希望了。』……」

高翔訝道：「爲什麼不讓他們到青城，事情便有希望呢？」

龍君吃吃笑道：「說起來，這又跟老弟有關了。」

高翔越加訝異，道：「爲什麼？」

龍君笑道：「據黃老頭說，金老頭子携女入川，正是要到青城你家去相親的，要是成功了，就要把女兒嫁給你了。」高翔方自震怒欲起，龍君臉色一沉，又接下去道：「老弟台，不是咱們當面恭維你，論人品論年紀，你都比咱强多了，天下嬌娥多是，隨便你要那一家的都行，這金家閨女，你却是無論如何要讓給咱做老大哥的，你要交換條件，金銀珠寶，你只管開口……」

高翔聽了這番話，只氣得混身發抖，欲待發作，又明知這傢伙只是受人利用的渾人，欲待忍下這口氣，又覺得自己儘受折辱，却不能讓他辱及金鳳儀，再說，那擎天神劍黃承師挑撥支使，嫁禍東吳，其心可誅，也叫人無法就此甘休。

他眉峯一皺，冷冷答道：「男女之事，端在兩情相悅，緣份湊巧，這又不是做生意，怎能說到交換退讓的笑話！龍兄自問能得淑女青睞？」

龍君急道：「老弟台，咱雖然容貌不美，但天下除了你老弟，金府再要找比咱更强的女婿，只怕還找不到呢，世上小崽子很多，但都是些中看不中吃的傢伙，誰能比得上咱們天生神力，一身硬功夫。」

高翔聽他越說越不像話，那神情好像只要高翔點點頭，他就成了篤篤定定金家莊的姑爺一般，心裏一怒，正待薄施懲戒，忽然一陣樓梯響，上來兩個奇裝異服僧人。

那兩人一高一矮，都是頭戴珠冠，身披大紅描金袈裟，其中一個枯瘦矮小，年紀已在七旬開外，另一個却正值壯年，身軀魁梧，膚色黝黑，手裏拄着一根沉重寒鐵禪杖，粗眉厚唇，長得十分之威猛。

一登酒樓，那枯瘦老僧便選了一副隣近高翔的桌子坐下，低頭垂目，一動也不動，另一個粗壯僧人倚了禪杖，大馬金刀側面落座，粗聲吩咐道：「大塊肉，大碗酒，只管替佛爺們送上來，佛爺們佛在心，不忌葷腥。」

高翔冷眼旁觀，只覺這兩名僧人容貌古怪，一口生硬漢話，不似中土人氏，尤其那垂目老僧，自從入座，狀卽如死，連呼吸的聲音也聽不到，顯然是個身負絕學的武林高人，那粗壯僧人一根禪杖大如鵝卵，看上去少說也有七百斤以上，一個能使用這般重兵器的人，內外功的硬朗，不言可知了。

他看在眼裏，悶在心頭，一直默默盤算兩人來路，竟忘了回答龍君的話。

龍君見他木然不語，頗感不悅，順着他眼光一望，更是一肚子不高興，沉聲道：「高翔，咱在跟你說話，你儘瞧那兩個臭和尙做甚？」

一語才落，那枯瘦僧人陡地雙目齊張，兩道銳如冷電般的目光，猛然射落在高翔臉上，乾癟的面頰，一陣牽動，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望了一會，喃喃自語道：「善哉！善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粗壯僧人霍地扭頭，狠狠瞪了龍君一眼，粗聲罵道：「小狗，膽敢出言無狀，招惹佛爺，瞧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龍君正沒好氣，登時脖子一粗，厲叱道：「他媽拉巴子，你這禿奴在罵誰？」

粗壯僧人也不相讓，怒目叱道：「佛爺就是罵了你這愚物，又待怎地？」

龍君跳了起來，戟指咒罵道：「賊禿奴，無毛胚，頂着卵泡充鷄蛋，咱操你祖奶奶，有種到樓下去，大爺不捏破你的鴨蛋頭，你不知道大爺的手段。」

這傢伙天生橫强，無法無天，出口盡是下流不堪入耳的髒話，滿樓食客，都被他聲勢所驚，紛紛停杯住箸，向這邊張望過來。

那粗壯僧人虎吼一聲，一把抄起禪杖，便欲出手，却被枯瘦老僧低聲喝住，道：「阿沙密，怎的沉不住氣！」

粗壯僧人叉手道：「師父，你老人家親耳聽見的，這種愚物，不殺了，留着何用？」

枯瘦老僧淡然一笑，道：「輪廻天定，何用急躁，他該當是你杖下之鬼，等吃飽了再打發，也不算遲呀？」

粗壯僧人好似對師父十分敬畏，聽了這話，悻悻然又坐了下來。

龍君兀自不肯罷休，厲聲叱道：「賊禿奴，別裝你娘的蒜，鐵硬打刀鎗，嘴硬害爹娘，今天你死期到了，媽巴子還灌什麼黃湯！」

高翔悄聲笑道：「龍兄何必性急，反正是場生死約會，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索性也吃個酒足飯飽再說。」

龍君聽了，魚眼連翻，這才點頭道：「老弟說得也對，咱們先喝酒，等一會再殺人。」

不多一會，么師穿梭送上酒菜，那龍君大口喝酒，直比喝水還要省事，頃刻一罈酒下了肚，再瞧高翔，却見他只飲了半杯，正注目隣桌枯瘦老僧臉上竟已變色。

順着眼風溜去，桀傲的龍君，也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敢情那一老一壯兩個番僧，飲酒吃肉，竟是五官齊用，除了一雙眼珠，其餘耳

鼻等處都塞滿了肉條麵條，蠕蠕而動，兩顆光頭伸在盆中，就像兩隻掛滿肉麵條的圓球，不到盞茶之久，竟吃了七八盆牛肉，十斤麵條，喝了十二三罈酒。

這怪異形狀，只看得滿樓食客人人心驚。

龍君打個寒噤，輕聲道：「咱的乖乖，莫非兩頭番狗都會邪法？」

忽然有人哈哈笑着，接口道：「這不是邪法，乃是西藏密宗瑜珈門徒『五官互用』之法，他們用這種方法，頃刻間可以食盡四五人的食物，一頓飽餐之後，又可以數日不食，瑜珈高手，脚能取物，腹能發聲，這些又算得了什麼？」



千面笑俠與喇嘛僧王阿難陀鬥飲苗疆無形之毒。

衆人鬨聲回顧，但見臨窗一副座頭上，坐着個身軀臃腫，其肥無比的大胖子，正用牙籤挑着牙縫，高蹺二郎腿，緩緩而談，一臉不屑之色。

那粗壯僧人阿沙密濃眉倒豎，厲聲道：「朋友不愧見多識廣，想必也是中原高人，但你可敢跟佛爺賭上一賭？」

那胖子笑迷迷地，活像一尊彌勒佛，應道：「賭什麼？在下人胖，若賭輕功縱跳，甘拜下風，要是賭吃東西，倒還能全力一試。」

阿沙密冷笑道：「咱們就賭吃道，依你說，要怎樣賭法？」

胖子沉吟了一下，笑道：「若賭吃酒肉，你們輸了會說我胖子能吃，這個不算，大和尙要是敢依在下主意，咱們就賭吃毒藥，你看好不好？」

阿沙密駭然一震，脫口道：「賭吃毒藥？」忍不住回頭望師父。

那枯瘦老僧精目一翻，冷冷道：「施主果眞高明，這賭法十分別緻，小徒痴劣，不足當此重任，就由老僧來奉陪施主如何？」

大胖子爽然點頭道：「行，誰吃都是一樣，不過，在下還沒有請敎大和尙法號上下，等一會。出了人命，怎樣報官驗屍呢？」

枯瘦老僧嘿然一聲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施主慧眼如炬，難道連老僧阿難陀都不認識？」

胖子大姆指一豎，道：「原來是頂頂大名的密宗第一高手，當今喇嘛僧王，送給天火敎主徐綸罌粟毒花和斷魂燈的，就是大和尙你嗎？」

阿難陀臉色一沉，道：「不錯，那正是老僧。」

那胖子搖頭嘆息道：「大和尙，你爲了一已私忿，竟以毒花神燈，荼毒天下，使世間魍魎當道……」

阿難陀突然凶睛暴睜，厲聲喝斷了他的話，道：「住口！施主似乎對老僧往事知悉甚詳？爲什麼不肯以眞面目相示？」

胖子哈哈笑道：「市井小人，賤名何敢污瀆淸聆，大和尙昔年跟宇內雙奇較技黃山，三日三夜，只以半籌之差落敗，大和尙禮佛修性，就不該耿耿於懷，數十年後猶圖報復。」

阿難陀陰笑道：「老僧自知不是胸襟開闊之輩，密宗門徒，眦睚必報，你說得對，老僧耿耿於懷已經數十年，雖不能親手再擊敗逍遙眞人和百音居士，至少，老僧要掀翻中原，使他們縱在九泉，也不能安身。」

他霜眉接着一揚，眼中凶光頻射，沉聲道：「你有什麼毒物，只管取出來，老僧若不敢吃下肚去，從此拱手退出中原，新仇舊恨，一筆勾消。」

胖子聳聳肩，道：「大和尙既然執迷不悟，在下只好獻醜了。」

一面說着，一面探手從衣襟底下，取出兩隻同樣形狀大小的瓦瓶，輕輕放在桌

上，含笑道：「在下班門弄斧，大和尚是密宗高手，自然不在乎區區毒物，但在下却只想行一次徼倖，咱們在賭性命之前，先試試運氣……」

阿難陀喝道：「你要怎樣賭賽，只管直說，不必嚕嗦。」

胖子笑道：「這兩隻瓦瓶，形狀一般，但其中一瓶盛的只是清水，另一瓶中却是天下第一難解的苗疆無形之毒……」

那阿難陀聽到「苗疆無形之毒」幾個字，臉色微微一變，陰笑着岔口道：「看來朋友竟是早有準備了。」

胖子道：「好說，在下雖比不上大和尚名望，好歹也是一條性命，苗疆無形之毒縱非穿腸毒藥，但一入腹中，專破內家眞氣，武功越高，受損越重，這一點，大和尚想必是知道的，所以在下同時用兩隻瓦瓶，一眞一假，一虛一實，大和尚如果運氣好，挑中那一瓶清水，在下只好自認倒霉，如果運氣不好，挑中那瓶毒水，嘻嘻……」

阿難陀傲然抬目道：「區區苗疆無形毒，老僧還不放在心上。」但他說話之時，目光不由主掃了那兩隻瓦瓶一眼，眉尖微蹙，顯然這話有些言不由衷色厲內荏。

胖子接口道：「大和尚雖仗着瑜珈術，不一定畏懼奇毒，但要想煉化毒性，少則三日，多則半載無法運氣行功，跟人動手，而這段時間，正是天火教開壇立派的時候，大和尚不能爲徐綸襄助一臂之力，豈不辜負遠來中土的本意麼？」

那阿陀難被他一口道破心事，臉色立變，陰叱道：「那來許多廢話！」

順手抓起其中一隻瓦瓶，張目問：「毒液有眞有假，服毒有無先後？」

胖子笑道：「選擇之權屬於大和尚，在下理當陪大和尚同時飲服。」

說着，毫不猶疑取了第二隻瓦瓶，削去封瓶泥丸，擧瓶就唇欲飲。

阿難陀突然喝道：「且慢！」

胖子瓶口已沾唇邊，聞聲一怔，道：「大和尚還有什麼話說？」

阿難陀放下手中瓦瓶，一伸手，道：「老僧既有選擇之權，意欲跟施主換上一瓶，這樣可使得？」

那胖子楞了一會，苦笑道：「原來大和尚是信不過在下。」順從地將自己已經開口的瓦瓶，遞了過去。

兩人面對着面，四目相投，各擧一隻瓦瓶，緩緩啜飲瓶中液汁，兩張臉上，同樣木然如死，誰也沒有一絲一毫表情。

酒樓上，千百道目光，都集中在兩隻漸漸傾起的瓦瓶上，連高翔和那粗壯僧人阿沙密在內，人人屏息靜氣，整座酒樓落針可聞。兩瓶液汁傾入喉管，一點一滴，終於同時流乾。「噹！砰！」

那胖子和密宗第一高手阿難陀同時鬆手棄了瓦瓶，兩隻瓦瓶跌落地面，登時碎裂，瓶中餘汁滴到地上，竟同時冒起幾縷青烟。這情形，兩隻瓦瓶完全相同，毫無分別。阿難陀目光一滯，怔了片刻，忽然若有所悟地吃吃笑了起來道：「好呀！你竟然使用兩瓶毒液，不惜與老僧同歸於盡，這般苦心，令人折服，不用再問，老僧也知道你是誰了，但是——」

他霜眉一皺，聲音變得冷峻嚴厲，喝問道：「苗疆無形之毒，是毒神陸人飛不傳之秘，姓陸的已死了十餘年，你却從那裏弄來這兩瓶毫不滲僞的無形的毒液？」

那胖子也吃吃笑道：「大和尚眞是識貨的行家，在下費盡心機，才從陸家大姑娘手中弄到這點珍品，不敢獨呑，特與大和尚分享。」

阿難陀傲然道：「無形之毒雖然厲害，最多也只能使老僧休養三月，三月之後，看你們還有什麼方法能阻得了老僧。」

回頭對粗壯僧人一揮手，道：「阿沙密，咱們走吧！」那阿沙密雖頗憤憤不平却不敢反抗，默然站起來，取了禪杖，留下一錠銀子，隨着師父向樓口行去。

龍君看出那枯瘦番僧已經中毒，只道有便宜可揀，突然一聲大喝，道：「兀那禿奴，咱們的約會還算不算？」

阿沙密霍地停步，怒目道：「佛爺隨時候教！」

龍君一擄袖子，掀桌而起，五指如鈎，疾然向阿沙密肩胛抓去，同時叱道：「不要走，咱們就在這兒分個高下……」話聲未畢，五指已搭到阿沙密肩頭。

那阿沙密突然一聲大吼，竟不知用個什麼身法身軀猛然間向側移開半尺，龍君一抓落空，却被他掄起禪杖，重重砸在腹肚上。這一杖，打得不輕，饒是龍君一身橫練功夫不畏刀劍，也被他一杖打得金星亂閃，悶哼一聲，捧着肚子，登登登直退了六七步。阿難陀聳聳肩道：「走吧！別種跟這蠢物一般見識了。」

阿沙密撫弄杖身，兀自意猶未盡的瞪了龍君一眼，這才提杖下樓，揚長而去。

兩名番僧一去，酒樓上頓時亂閧閧成了一片，龍君出手受挫，凶燄盡熄，萎頓地倚壁而坐，面色鐵青，一言不發，那胖子却搖搖幌幌站起身來向樓下踉蹌走去。

高翔急忙閃身上前，低叫道：「老前輩——你——」

胖子向他遞了個眼色，沉聲道：「不要多問趕快擺脫那蠢物，到江邊見我！」

高翔見龍君正閉目調息，根本沒有注意到自己，忙道：「晚輩這就跟老前輩一同去？」

胖子搖頭道：「不行，切記只可遙遙跟隨，注意身後可疑人物。」說完，當先離了酒樓。

高翔藉口會賬，畧作延遲，趁龍君調息未畢，抽身也下了酒樓，遙見那胖子跌跌撞撞，逕行出城向江邊而去，看他樣子，所負毒傷，竟然十分嚴重。

他耳目敏銳，不用回頭，已猜出兩名大漢一個距離自己約有二丈，另一個却遠在四五丈之外，以他此時身手，如果遽然發動，擧手投足即可制住前面一個，但他却不願打算驚蛇，爲了一網打盡，暫時隱忍未發。轉眼行到城邊，高翔忽然心中一動，步下突然加快，兩次換步，已踏進城門陰影裏，吸一口眞氣，身形一弓，整個人離地飛起，用背部緊緊貼着城門頂端，懸空而待。果然，一陣脚步聲響，兩名黑衣大漢也一先一後追入城門。

他們畧一探頭，見城外無人，立刻機警地縮退到城門暗影中，其中一個焦急地道：「小輩好滑，準是你釘得太近，被他看出破綻溜了，現在怎麼辦？」

另一個道：「不要緊，小輩雖然脫線，那胖子還在線上，你繼續釘住他，我立刻去飛報堂主，請命定奪。」

兩人商議定當，一個輕輕閃身出城，繼續跟踪前面那胖子，另一個轉身回奔，誰知才奔出兩步，突覺頸上一痲，連吭也沒有吭出一聲，便被人凌空提了起來。

高翔輕舒猿臂，一把揑住那人頸脖，順手點了他「啞」穴，就從他身上解下腰帶，將他懸空吊在城門暗影中，竊笑道：「朋友，暫時委屈一下，跟踪追逐太辛苦了，有這機會，何不樂得休息一下。」

他扭頭回顧，待確定後面再無第三跟踪者，這才旋身邁步，追出城外。

巴州府城一邊瀕臨長江，一邊下臨嘉陵江，城外是一片斜坡，往下便是江口碼頭，斜坡上一排茶棚，專爲靠江吃飯的力伕苦役等人而設，除此而外，就沒有旁的人家了。

高翔追出城外，揚目一望，早見那黑衣大漢正掩掩藏藏向北而行，原來那胖子業已越過了江邊斜坡，但却未曾停下，仍舊步履蹌踉一逕向上遊荒涼之處奔去。

假如不是這時天色尚早，高翔本可下手將那黑衣漢子除去，但礙於江邊有船，茶棚中有人，感覺不便，只得耐心跟在黑衣漢子身後，順着斜坡，緩步而行。

他因爲要保持一段距離，不能走得太近，所以隔着一座斜坡，看不見那胖子的情形，只能從黑衣漢子的行止，來推斷坡下情況。

行約里許，地勢已越來越荒僻，那黑衣漢子突然伏地不動，過了片刻，竟然拔步如飛向坡下奔去。

高翔心意一急，雙足疾點地面，人如飛矢，破空急落，人未趕到，搶着沉聲叱道：「狗賊，站住！」

那黑衣大漢業已奔近江邊，聞聲回頭，一見高翔從空而降，嚇得腿一軟，伏地一滾，嗆地拔出肩後長劍來。

高翔冷哼道：「粒米之珠，也放光彩。」凌空一掌直劈下去掌力竟遠達五丈。

那黑衣漢子甫一站起，「蓬」然一聲，又被高翔掌力震飛，長劍脫手，人也栽落江中，冒了冒，就看不見了。

高翔無心理會他的生死，收掌撲落，急忙扶起那胖子，見他雙目緊閉，氣息短促，但臉色仍然紅潤如前。

他一怔之下，忽然想到其中有些蹊蹺，探手向他髮際一抹，果然，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應手而落，面具之下，是一張慘白的蒼老面頰，唇烏氣弱牙關緊閉。

看了這張面具，不用問，這人必是千面笑俠李昆了。

高翔未遑多想，匆匆取出所剩無幾的金露丸，餵了他兩粒，然後平伸雙掌，替他運功渡力，緩緩推拏，好半晌，李昆才悠悠睜開眼來。

他一見高翔，神情一振，脫口問道：「金陽鐘呢？」

高翔心裏一陣酸，含淚答道：「他老人家已經……已經在三峽之中，遇伏去世了……」

李昆目光一直，彷彿如中悶雷，急聲問：「怎麼會？三峽中埋伏，都是針對峽中船隻，我已經囑咐你們切勿乘船，難道你們沒有依我的話做？」

高翔黯然道：「我們的確是順陸上行的，無奈一時疏忽，竟中天魔教詭計暗算，金伯父力戰負傷，終於身故。」於是，把經過大畧述了一遍。

千面笑俠李昆聽完，神情木然如痴，眼中淚光隱隱，喃喃又問：「你們連八陣圖都未抵達，就——」

高翔搖頭道：「金伯父遇害之處，正在峽中，後來晚輩負了他老人家遺體，又被天火教許多高手追趕，曾經退入了八陣圖中，在陣中遇見一位老前輩，是他將金伯父帶走了。」

李昆仰面望天，淚水終於簌簌而落，長嘆道：「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不是我大意撤走了陰陽雙劍，也許他還不至失手，說起來，竟是我害死了他！」

高翔垂頭道：「老前輩何必如此自責，此事細論責任，晚輩最難辭其咎，當時晚輩如果不落後一步，隨時跟金伯父同行，縱遇伏兵，也可合力應付，一時疏忽，鑄此深恨，等見到鳳儀世妹，眞不知怎樣向她開口……」

李昆矍然道：「四盆毒花，現已輾轉由武陵山入川，今日天亮前，已經繞過巴州，逕往青城，一路上有陰陽雙劍暗中保護，人花都平安，但現在天火天魔二教都已趕往青城，剛才密宗第一高手喇嘛僧王阿難陀也在此地現身，此人是天火教主徐綸的奧援，乃當世第一强敵，川中高人雲集，單靠她們幾個女孩子和陰陽雙劍只怕已不足應付，你不要躭誤，快些趕上她們，護送你母親和四盆毒花到青城去，至於金陽鐘的惡訊，暫時不必告訴鳳儀，免得分了她的心，現今兩大魔教都還在勾心鬥角，必須趁早設法將他們各個擊破，若等到毒花失去引誘力，金陽鐘惡耗傳開，那時候也許天火天魔二教會聯手合作，通同一氣，巨禍一成，就難化解了。」

他說了這許多話，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頸間頰上，滿是粒粒汗珠，高翔一面點頭受教，一面關切地問：「老前輩，你的傷勢……」

李昆苦笑道：「我這點傷算得了什麼？苗疆無形之毒，除了鬼母婆媳特製解藥，只有毒菓可解，那老禿奴跟我打賭，硬灌下一瓶，他的傷勢只有比我更重。」

高翔道：「老前輩既知毒性劇烈難解，又何苦跟他同飲毒液……」

李昆吃吃而笑道：「傻孩子，怎麼儘說傻話？那老禿奴一身玄功，中原罕有敵手，論功力，更在獨眼鬼母駱天香之上，他此次挾嫌東來，先傳徐綸罌粟花種和斷魂燈，中原武林已大部沉淪，若加上他師徒掀風作浪，天下那有寧日，我老人家恨不能一瓶毒藥，跟他同歸於盡，於願已足，還有什麼遺憾？」

高翔聽了，好生敬慕感動，道：「聽阿難陀聲稱，無形之毒，最多也只能使他休養三月到半年？」

李昆揚眉道：「那是他的話吹牛，他？眞有絕世玄功，精心調養三月至半年，或許能强制毒性，留下一二成功力，否則，只怕他死得比我老人家早。」

語聲微頓，忽然眉峰緊皺，接着又道：「唯一令人担心，是怕老禿驢跟鬼母見

了面，取得解藥，那時雙魔合流，天下就要大亂了，此事延誤不得，你要儘快趕去才行。」

高翔也覺心驚，忙問道：「我娘和毒花都循那條路去的？去了多久了？」

李昆道：「她們晨間繞過巴州，分乘三輛大車，循官道趕路，此刻大約已過來鳳驛，你若盡力追趕在抵達隆昌之前，一定可以追得上她們。」

高翔不再猶疑，道：「那麼，晚輩立刻送您老人家過江，僱車上路。」

李昆正色道：「你是趕去應援，不是去逛街，僱什麼車？」

高翔道：「但老前輩的傷勢甚重，晚輩要送您老人家——」

李昆揮手道：「我死不了，前行十里，有一處紫竹庵，庵中主持苦竹師太，是我舊識，你把我老人家先送到紫竹庵去，有那老尼姑，保準我想死也死不了啦！」

高翔如命負起李昆，洒步前行十里外，果然有座尼庵建在一叢紫竹林中，高翔上前叩門，出來開門的是個年青女尼，緇衣念珠，容貌清雅秀麗。

李昆嘶聲說道：「妳快去告訴師太，就說『討債鬼』又來了。」

那女尼聞言一怔，用目深深打量了高翔一會，回身入庵稟報，不片刻，拐聲叮叮，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尼姑帶着兩名年青女尼急急迎了出來。

老尼姑一見李昆形狀，登時怒形於色，舉拐指點罵道：「老殺才，我就知道你不到斷氣，不會想到我這座紫竹庵，上次半夜叫人掮來，只剩下一口餘氣，害我白白耗費了三瓶瓊漿，才把你這條老命救活，這一次你又想來騙我的珍藥瓊液？告訴你，沒有了，你趁早另找高明去！」

高翔聽了這話，不禁吃了一驚，正不知道老尼姑跟千面笑俠李昆，究竟是何關係？却聽李昆吃吃笑道：「好一個刻薄的老尼姑，臨危思親，這正是妳的光榮，要不是妳庵中小尼姑長得漂亮，我老人家還不肯光顧呢！」

那老尼姑怒目喝道：「我這兒是佛門清修之地，老殺才，你不要爛嚼舌根！」

李昆笑道：「清修個屁，上次妳把我老人家一個大男人藏在庵中，整整一月，官府要是知道了，不迫命妳老姑子還俗才怪哩！」

老尼氣得發抖，拐杖連頓，道：「反了！反了！珠兒，秀兒，快替師父把這老殺才捉住，關在柴房裏，等一會讓我親自來割他的舌頭。」

身後兩名年青女尼低應一聲，雙雙舉步，便向高翔奔來。

高翔劍眉一挑，正要探手取箏，却被李昆一把按住，附耳道：「別誤會了，這老尼姑生性古怪，越是惡言相罵，越是生死交情，放心把我交給她們吧，只要她把我帶進這座庵門，我這條老命就包在她身上了。」

高翔好生不解，忙也沉聲道：「她能治得了毒傷？」

李昆笑道：「雖未必能治癒，一年半載不致發作，這倒是靠得住的。」

高翔還欲再問得詳細些，那兩名女尼已奔到近處，四腕齊探，竟從高翔肩上硬生生把李昆拖了過去，一個抬頭，一個抬腳，直向庵門而去。

高翔終難放心，厲聲大喝道：「我把李老前輩暫時寄放貴庵，少則一月，多則二月，必來迎接，妳們要是傷了他老人家一根毫髮，當心小爺一把火，燒了這座庵子。」

老尼姑揚目沉聲問：「你是他的什麼人？」

高翔微一欠身道：「在下高翔，是他的晚輩！」

一句話沒說完，被那老尼姑迎頭啐了一口，罵道：「呸！沒出息的東西，見人就稱晚輩，量來不會有多大能爲，等你一月兩月再來，咱們早把那老殺才敲骨熬油，燃了天燈了。」

說完，頭也不回，柱拐進入庵門，「蓬」地一聲響，庵門復閉。

高翔站在門外，木立如痴，許久，搖搖頭道：「天下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這樣的交情，的確是平生初見，怪！怪！怪！」

連道三個「怪」，才無可奈何轉身，踏上西行之路。

由巴州往西，循官道前進，如果疾行，不過二三日可抵成都府，但高翔爲了追趕母親，過江購了馬匹，單騎如飛，絕塵而馳，當天黃昏，已經抵達隆昌縣城。

趁着天色未暗，畧一打聽，果然有這般模樣三輛馬車，但據說午後過城，並未久留，打了一次尖便繼續上路了。

高翔既得確訊，越發不肯逗留，簡單用了些食物，快馬加鞭重又踏上征途。

由隆昌縣城向前，官道傾注西北，地勢也平坦了許多，正宜放馬奔馳，日落之後，清風拂面，令人抖擻，高翔鞭梢連舉，天色剛黑，便馳入雙鳳驛。

但是，他一打聽之下，却頓時楞住。

驛中店舖居民，異口同聲，的確有這樣三輛馬車，是日落前半個時辰到的，但那三輛車，在驛上停也沒停就穿街而過，已經繼續向內江，資州方向去了。

高翔不禁大感驚詫，暗忖道：李老前輩既然囑我趕來會合，必然也告訴過母親他們沿途緩行等候，依我追趕的速度來說，論理早應在榮昌縣城之前就追上車輛才對，如今一路疾追，並未追上，這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母親她們突然決定加快了速度。

「爲什麼會如此呢？」最可能有兩個原因，如非另有變故，便是途中發現敵踪，必須儘快趕路躲避。

他忽然記起李昆臨別所說：「川中高人雲集，單靠她們幾個女孩子和陰陽雙劍，只怕不足應付……」的話來，駭然心動，車輛連夜趕路，必被强敵所迫。

一念及此，那敢躭誤，轡頭一帶，緊跟着也追出大路。

前後僅差半個時辰，高翔馬快，自信不久就可追上，一路催馬怒奔，不覺追了半夜，單騎竟到了沱江江邊。

雙鳳驛往內江縣城，必須渡過沱江，如在白日，江中有特製木船往來，車輛都能渡河，但到了夜晚，渡舟已收，江邊一片荒凉，水流湍急，無處可越。

高翔一騎衝到江邊，連忙拖住一個舟

子，沉聲喝問：「天暗以後，可曾見過有三輛馬車，由此渡河？」

舟子顫聲道：「此處規例，入夜封船，無論人車都不再渡河了，剛才有三輛馬車，要求破例開渡，小的沒敢答應，他們已經順着江邊向北去了。」

高翔又問：「那三輛車中，是不是載有幾位姑娘？」

舟子連連點頭道：「是的！其中一個穿白衣的姑娘，答應給小的一封黃金，小的也沒敢應承。」

高翔想了想，又道：「車輛之後，還有要渡河的人來過嗎？」

舟子搖頭道：「沒有……」但忽然又點點頭：「不！有六七個，騎着馬，都是女人，其中有一個老太婆，嗓門又粗又兇，好像……好像……」

高翔驚道：「她們往那裏去？」

舟子用手一指，道：「都向北邊，大約是追那三輛馬車去了。」

高翔聽了，心急如焚，馬頭一帶，連忙循着江邊，疾追了下去。

事情已經很明顯，金鳳儀等三輛馬車，果然是被强敵追迫，連夜落荒而逃，但逃到江邊，已遭敵騎追及，敵人既然全是女人，不用猜，準是天魔教和獨眼鬼母婆媳了。

單是天魔教徒衆，金鳳儀等也許能勉力應付，然而，加上鬼母婆媳，事情顯然不妙。

高翔怒馬沿江北奔，行約里許，突然看見江邊倒着一輛馬車，車輪朝天，四壁皆碎，車轅頭上，兩具馬屍猶溫，馬首碎裂，洒了遍地血污。

他飛身落馬，畧一檢視，却沒見車中有人或屍體，但這輛馬車，分明是金鳳儀她們三輛馬車之一，却又怎會空車倒塌在江邊呢？

高翔神目如電，掃視之下，只見破車，盡是凌亂的蹄印，車廂門窗，也有被刀砍劈的裂痕，心念微動，不禁恍然而悟，長嘯一聲，振臂而起。

又行了一里多，江邊亂石堆中，又倒塌着一輛馬車，車傍足跡凌亂，雜着點點血漬好像是曾有劇戰，而且，有人在血戰中負傷。

高翔雖不能確定那負傷的是那一邊的人？但由此可見情勢緊急，金鳳儀等，已被强敵追及了。

他心中發慌，正待縱馬急追，剛要起步，却聽得江邊蘆葦叢中，有人呻吟叫道：「高……高少……俠……」

高翔駭然一震，掠身落馬，循着血漬人聲，小心翼翼欺近江水邊，撥開蘆葦，赫然見一條魁梧人影，倒臥在水塘中，混身泥濘，劍創斑斑，血水和泥水業已混淆難分，一支長劍，遠遠落在六尺之外。

此時雖在黑夜，但高翔目光如炬，一眼看出那人臉上皮肉斑爛，竟是「陰劍」東方子瑜。

高翔連忙將他從泥中扶起，急聲問道：「前輩怎會傷得如此重？」

東方子瑜混身幾乎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奄奄一息呻吟道：「少俠來得正是時候，趕快追下去，她……們已陷在强敵手中了……」

高翔又問道：「是天魔教和獨眼鬼母嗎？」

東方子瑜無力地點點頭，道：「咱們從昨日發現敵踪，一路疾行，仍未脫出追踪，金姑娘下令棄車，想以空車引誘敵人，阻延追騎，前面已經丟棄了一輛車，並無效用，萬不得已，我只好故作落後，捨命阻擋一陣，誰知敵人太多，空自負了一身傷依舊無濟於事，少俠務必快些……」

高翔道：「她們離此有多久了？」

東方子瑜道：「不過盞茶之久。」

高翔取出一粒「金露丸」，替他塞進口中，低聲道：「前輩暫時忍耐在此調息片刻，我把馬匹留下來，供前輩乘騎，這就立刻去援助金姑娘她們了。」

也不待東方子瑜回答，匆匆牽過坐騎，又替他點了穴道，止住流血，抹轉頭，洒步如飛，向前追去。

他放棄了馬匹，行動反倒洒脫，吸氣縱身，人如箭矢，其速不遜奔馬，不足盞茶時光，遙聞江邊人喊馬嘶，一輛馬車，正被六七匹快馬追及，黝黑中，只見徐蘭君，金鳳儀，阿媛，馬元祥和陽劍西門鎧一共五人，各執兵刃，團團將馬車圍護在核心，對方共有七人，正是「天魔教主」人妖姬天珠，獨眼鬼母婆媳和個個妖艷絕倫的「天魔四釵」。

以五對七，在人數上已經相形見拙，何況姬天珠，鬼母和天魔四釵，個個武功都出類拔萃，金鳳儀一柄劍捨命擋住鬼母，徐蘭君跟姬天珠恰是棋逢敵手，西門鎧怒吼連聲，單劍截住朱鳳娟和白秀文，剩下阿媛和馬元祥，却被毒蝶斬莫愁和藍衣女妖郝玉，外加一個擅使毒物的陸群仙纏住，早顯得力不從心，支拙不靈，眼看即將落敗。

高翔遠遠望見，猛可一聲大喝，人如天馬行空，凌空邁步，瞬息欺近，叫道：「母親，各位姑娘，各位前輩，不要慌，我來了！」

聲如巨雷震耳，人如天神下降，高翔身形甫落，鐵箏一指，當先對毒蝶斬莫愁背心戳到，相距三尺，勁氣已破空射至。

斬莫愁傲然不懼，柳腰一擰，手中長劍反撩迎上，嬌叱道：「你來了怎麼樣？還不是多一個送死的……」

誰知話聲未畢，突覺自己長劍跟鐵箏相觸，竟如卵石相擊，「錚」地一聲，長劍齊腰震斷。

斬莫愁連忙住口，脫手擲出斷劍，蜂腰連擺，撤身退出戰圈，驚呼道：「姐姐們注意，這小子又添了鬼門道！」

高翔志在速戰，一聲不吭，鐵箏疾擺，又砸向郝玉。

郝玉是天魔四釵中年紀最青的一個，生得面如粉琢，嬌小嫵媚，但一身武功，却在其餘三釵之上。

她僅在君山之巔，見過高翔一面，那時高翔孤身撞上君山，力抗惑人心志的「天魔舞」，郝玉已對他十分留意，此時見他一招出手，便震斷毒蝶斬莫愁的長劍，心頭微驚，不肯硬接，手中劍一旋，式化「迎風舞柳」，避實就虛，反向高翔小腹撩去。

高翔俊臉一紅，喝道：「下賤的東西，留妳不得。」

喝聲中，箏身一壓，左掌疾翻，呼地劈出一掌。

郝玉格格一陣嬌笑，纖纖玉掌一劃，卸開掌力，不退反進，竟向高翔懷中撞去，嬌笑道：「我就不相信，你眞的那麼狠心？」

高翔掌勢走空撤招換式，萬料不到郝玉竟欺近身邊，一時欲避不及，鋼牙一挫，膝蓋一抬，只聽郝玉悶哼一聲，鬆手拋了長劍，雙手捧着肚子，登登登直退出丈餘外，粉臉蒼白，搖搖欲倒。

他本是逼不得已用此險招，也是郝玉仗着姿色，料不到高翔果然鐵石心腸，毫無憐香惜玉之意，這一膝蓋，說重不重，剛巧撞中要緊的地方，只撞得她眼中金星亂閃，眞氣渙散，再也發不起狠，兩眶淚水轉了又轉，才切齒罵道：「姓高的，我算認識你了。」一拐一拐，退了開去。

高翔臉上一陣緋紅，也不答話，鐵箏一抖，又撲向陸群仙。

陸群仙外表痴笨，心裏却十分精明，一見高翔舉手投足連敗二釵，心頭早就在打鼓，未等鐵箏砸到，臃腫的身子一閃，疾退三步，笑罵道：「好小子，貪多不厭，主意竟打到老娘頭上來啦！老娘可不比她們黃花閨女！」

一面說着，一面探手入懷，取出一支形如黃蜂針筒的竹管，握在手中。

金鳳儀遠遠望見，立卽高聲叫道：「翔哥哥當心，這婆娘混身是毒……」

陸羣仙吃吃笑道：「混身是毒又怎的？難不成怕我害死了妳漢子？」

金鳳儀被她髒言相辱，氣得發昏，手上畧慢，險些被鬼母一拐掃中，連忙取出藥瓶，向高翔擲去，叫道：「這是半瓶解藥，好好準備着，婆娘毒狠淫凶，饒她不得。」

高翔接過藥瓶，傾出一粒解藥含在口中，却把其餘解藥遞給了阿媛，道：「大家分含一粒，小心被她毒物所乘。」

阿媛和馬元祥等剛分配好解藥，陸羣仙已將竹管塞口拔開，迎風一幌，一蓬淡黃色烟霞應手而起，頃刻間，空際中發散出一陣陣辛辣之味，連靳莫愁和郝玉都急急閃退到十丈外，避入上風。

高翔閉住呼吸，凝神待變，只見那陸羣仙漸漸被黃色烟霧封裹，却從濃烟迷漫中，發出一陣懾人心魄的笑聲，唱道：「苗山瘴氣比天高，毒蟲飛獸在逍遙。自幼煉得驚人技，馬蜂陣中逞英豪。」

歌聲刺耳，音律古怪，自從陸羣仙歌聲一起，鬼母和人妖姬天珠等盡都停手，遠遠退到十丈外一處小土丘上。

徐蘭君目注那越來越廣的黃色迷霧，關切地叫道：「翔兒，千萬當心她施放什麼毒物！」

阿媛却低聲罵道：「眞是惹人厭，要打就打，唱什麼鬼東西……」

一語未畢，高翔突然沉聲大喝道：「大家快退到車裏，當心飛蟲。」徐蘭君一招手，帶着金鳳儀，阿媛疾步後退，西門鎧和馬元祥畧一遲緩，只聽那陸羣仙噘唇呼哨，在黃霧之中，突然出現一羣怪蟲。

那一羣怪蟲，似蝗非蝗，似蜂非蜂，每一隻都有姆指般大，成羣列隊，在黃色烟霧邊緣飛繞不止，陣陣低沉的嗡嗡振翅之聲，恍如悶雷滾動，聲勢越來越驚人。

馬元祥機伶伶打個寒噤，低聲對西門鎧道：「這婆娘擅使毒物，飛蝗蔽空，難以防備，快叫姑娘們，退進車廂中，閉上窗門。」

西門鎧匆匆應了一聲，身形才轉，那成羣怪蜂，早已瀰空而至。

高翔舌綻春雷，一聲大喝，鐵箏飛舞，砸落了一二十隻，蜂羣微滯，一湧逕奔馬車而來。

西門鎧迅速地推閉車門窗口，躍上轅頭，正待驅車入江，使馬匹不致罹害，但一步稍遲，滿頭滿臉，盡被怪蜂掩襲。

那些怪蜂旣大又毒，螫粗力猛，加以爲數衆多，殺不勝殺，可憐西門鎧偌大一條漢子，被蜂羣圍襲，只狂叫了兩聲，直如推金山，倒玉柱，立卽從車轅上滾落下來，翻騰了幾下，便聲嘶力竭，奄奄待斃了。

馬元祥望見，心胆俱裂，驀地厲叫一聲，飛身撲上前去，雙掌翻飛，先砍斷馬韁驅馬入水暫避毒蜂，一面解下衣衫，摟頭蓋臉將西門鎧裹住，一把挾起，也擲入江邊淺水中。

經過一番折騰，馬元祥手臂面頰上，也被毒蜂刺了三兩下，但他忍住痛楚，又來協助高翔，護車中三個女人。

高翔的鐵箏是兵刃，飛舞起來，呼呼風生，蜂羣一時倒不能逼近，沉聲道：「馬大哥，你不要顧我，最好趕快在蘆葦中放起一把火，蜂羣見火自然遠避，小弟擒賊擒王，先設法制住那陸羣仙再說。」

馬元祥手臉俱都紅腫，點點頭，掏出火摺子，埋頭直向江邊蘆葦中奔去。

高翔扭頭一望，見陸羣仙盤膝坐在黃色烟霧中，扯開一隻皮製革囊，不住地驅放毒蜂，她那囊中毒蜂本不甚大，但一出革囊，只要繞着黃霧飛翔數匝，立刻增大一倍不止，隨着陸羣仙呼哨指揮，衝出烟霧螫人。

高翔箏掌交施，步步向烟霧逼近，無奈每次衝入烟霧裏，都被那辛辣之氣硬生生又逼了回來，兩眼直被薰得淚水直流，終於無法撞進烟霧中。

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忽聽陸羣仙那古怪的歌聲又起，曼聲唱道：「青竹斑，節節高。鐵線絲，一條條。不畏刀劍劈。不懼天火燒。」

歌聲方落，又掀開一隻革囊，一陣蟋蟀聲響，從囊中遊出許多蚯蚓小蟲，怕不有千條之多。

陸羣仙口中「嘖嘖」不休，一面却解開自己上身衣衫，露出一身肥肉，喃喃唸道：「來啊！孩子們，餓了很久啦？但只准吃個半飽，另外還有好吃的等着呢！」

高翔注目凝視，不知她又要施展什麼歹毒毒物，誰知那些蚯蚓般怪蟲，爬出革囊，竟然一條條都叮在陸羣仙身上，死命吸吮起來。

陸羣仙一身肥肉，刹時枯萎收縮，臉上也露出痛苦的神情，但那些奇怪小蟲，却在吸吮人血之後，身軀立卽肥大碩壯，竟變千百條頭角峥嶸的巨蛇，紅信頻吐，其狀可怖。

高翔大驚忖道：聽說使毒高手，最歹毒的便是「以身餵毒」之法，這些被她用

自身鮮血飼養的毒物，不但終生受她指揮，而且與她心意相通，最難除去，陸羣仙放出毒蜂，又驅出毒蛇，看來是存心要跟咱們決一死戰了。

思忖之間，陸羣仙突然狂笑起身，雙肩疾抖，身上毒蛇簌簌落地，揚手向高翔一指，尖叫道：「去！去！去！」

那羣毒蛇受她叫聲指使，一齊掉轉蛇頭，颼颼連聲，向高翔激射了過來。

高翔正揮舞鐵箏抗拒頭上毒蜂，脚下忽然又多了千百條毒蛇，登時手忙脚亂，鐵箏一掄，迎頭向蛇羣砸去。

「蓬」然一聲，烟塵四起，這一箏雖然砸中了七八條毒蛇，但那些毒蛇「叭叭」地，竟然分毫也沒有受傷，呲牙吐信，重又捲撲而至。

蛇羣未退，頂上毒蜂又接踵下落，高翔馬步一弓，翻掌上劈，堪堪將毒蜂揮退，脚下一廝，險些一脚踏在一條鐵線毒蛇身上。

嚇得他倒吸一口涼氣，仰身後射，掠退丈許，混身汗毛幾乎根根都倒豎起來。

是時，徐蘭君和金鳳儀，阿媛困在馬車中，車輛半浸水裏，差幸避開了毒蜂襲擊，西門鎧傷重倒臥水塘，馬元祥中了蜂毒，避入蘆葦引火驅蜂，曠野中，只有狂蜂肆虐，蛇羣亂竄，陸羣仙狂歌如哭，鬼母和天魔四釵却躲在土坵上指指點點，嬉笑漫罵。

高翔身形甫定，漫天毒蜂已緊隨而到，畧一纏鬥，蛇羣便遮地而來，眞令人防不勝防。

土坵上人妖姬天珠發出呷呷怪笑，叫道：「高翔，你已到窮途末路，還不趕快把毒花獻出來？本座替你說個人情，讓你自廢武功，不致喪命在毒蛇之下。」

白秀文和毒蝶靳莫愁也應合譏笑道：「是啊！逞雄鬥狠，有什麼用處？等一會，大好面目，被毒蜂啃噬，空留得幾株毒花，也不能帶到墳墓裏去，還是認命了的好。」

郝玉才吃了高翔的大虧，兀自狠狠說道：「姊姊們不必勸他了，這小子心狠手辣，咱們倒要等着看他被陸大姊的蜂蛇圍食，一口一口咬下他的肉來，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呻吟聲音，準比音樂還要美妙呢！」

天魔四釵妳一句，我一句，譏諷笑罵，直將高翔視如俎上之肉，只待宰割。

高翔被毒蜂蛇羣所困，步步後退，已退到江邊，空有一身本領，竟無從施展，正感進退無路，忽見江中兩艘篷舟順流而下，舟上有人作歌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高少俠別慌，區區使毒弄蛇的潑婦，交給咱們了。」

那兩艘篷舟，一齊掉頭靠着半浸江中的馬車車緣，艙篷掀開，二十條人影飛步登岸，竟是一批鶉衣百結，蓬頭垢面的叫化子。

那批叫化一望而知都是丐幫弟子，每人手中，提着一隻竹簍，腰間插着竹笛，其中兩個灰衣老丐，合提着一個蒸籠似的東西。

甫一登岸，便在江岸邊生了一個熊熊火堆，二十餘人圍着火堆坐下，取出竹笛，嗚嗚地吹了起來。

說來奇怪，自從竹笛一響，那湧向高翔的千百條毒蛇，竟一齊轉頭，蜿蜒向火堆遊去。

遍地沙沙之聲不絕，不過半盞熱茶光景，蛇羣便已退盡。

丐幫乞兒，人人都是捉蛇的能手，只見他們竹笛輕奏，長筷頻伸，挾住蛇頭，一個勁兒，向竹簍中塞，近千條毒蛇，轉眼已被捉去大半。

陸羣仙勃然大怒，喝道：「窮鬼，敢動老娘的蛇陣！」

滿頭枯髮怒張，突然咬破舌尖，「噗」地向煙霧中噴出一口血水。

那黃色迷霧被她血氣一催，威勢陡盛，暗霧黃光連閃幾閃，漫天蜂羣，似受到極度鼓舞，一齊捨了高翔，成羣結隊，向化子們飛去。

兩名灰衣老丐吆喝，抬起那形如蒸籠的東西，迅速架在火堆上。

籠蓋一掀，敢情裏面是一口鐵製大鍋，煑着半鍋黃忽忽的液汁，火力一逼，沸沸揚揚，滿天飄溢着異香，竟是蜂蜜的氣味。

火堆旁羣丐埋頭捉蛇如故，但狂襲而至的巨蜂，却被鐵鍋中蜜香所引，一批批盡都投入鍋中，煑得吱吱亂響。

黃霧漸消。

異香更濃。

兩名灰衣老丐盤膝趺坐，却用沙啞的聲音緩緩唱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是可，最毒婦人心。」

歌聲逐漸低沉，千百條毒蛇，無數毒蜂，也漸漸消滅殆盡了。

煙霧散盡，現出赤身露體的陸羣仙，面白唇青，咬牙切齒，目注火堆，不住地顫抖。

她原本臃腫痴肥的身體，已被毒蛇吸吮得枯癟虛弱，精血所聚的毒物，竟被一羣窮化子弄得乾乾淨淨。

二十幾竹簍，滿盛毒蛇，一齊投入火堆，「滋滋」聲中，火勢一旺……

陸羣仙大叫一聲，終於頹廢地摔倒地上。

獨眼鬼母突然厲吼，從土坵上掠空而至。

高翔急忙一幌身，驀地欺近陸羣仙，抽出七星金七，抵在她喉頭上，叱道：「誰敢走一步，我就先宰了這婆娘。」

鬼母一窒前撲之勢，鳩頭拐向地上一插，傑傑笑道：「小雜種，你要敢傷她一毫一髮，老娘也叫你們這批狗才，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

高翔冷笑道：「咱們不想傷她性命，但是，爲了使她今後不再縱毒爲惡，咱們要搜盡她身上的毒藥和解藥。」揚聲叫：「阿媛，妳來帮帮忙。」

阿媛推開車門，與高彩烈奔來，問道：「要不要順便廢了她的武功？」

高翔道：「不必了，她的武功值不得一廢，妳只要搜搜她身上，凡有革囊或藥瓶，一併取出來。」

同時，又運起「腹語術」叮囑道：「要特別注意解藥，尤其是解無形之毒的解藥。」

阿媛揪起袖子，先點了陸羣仙穴道，

然後翻衣掏懷，凡是藥袋，所有陸羣仙身上的零星物品，一概搜了出來，她也無暇辨認解藥種類，只要是藥瓶，全部留下，其餘革囊竹筒，統統丟進了火堆裏去。

獨眼鬼母目覩媳婦受制，氣得連聲咒罵，但却不敢輕舉妄動。

高翔直等到丐帮弟子和徐蘭君，金鳳儀等帶着四盆毒花，先後渡過了沱江，最後才由兩名丐帮弟子負了馬元祥，西門鎧，一齊退上船去，留下昏迷不醒的陸羣仙，撐篙離岸，揚聲道：「念在故世的駱大哥份上，今日暫留她一命，希望妳們深自反省，早返南荒，遠離是非之地。」

鬼母氣得獨眼翻白，一面急急替羣仙解穴活血，一面切齒垢罵道：「姓高的小雜種，錯開今天，老娘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高翔只當沒有聽見，指揮船隻順流而下，在江邊蘆草叢中找到東方子瑜，陰陽雙劍都已經奄奄一息。

於是，忙用解藥替西門鎧敷治毒傷，另取一枚毒菓，分贈雙劍以踐諾言，東方子瑜含淚頷首，西門鎧千恩萬謝，舟抵北岸，便抱着師兄辭別而去。

岸上已有丐帮弟子另備車馬迎接，為首之人，却是個面目陌生的三結弟子，高翔詫問道：「怎麼不見劉帮主和呂，梅二位老前輩？」

那三結弟子含笑躬身道：「少俠錯了，兄弟們並不是帮主差遣，而是奉帮中九結長老符老爺子之命守候渡口，專程迎少俠和令堂的。」

高翔驚喜道：「原來符老前輩也知道咱們要來？他……他又怎料得到咱們會在此地遭遇毒陣？竟然預先請你們準備接應呢？」

那三結弟子含笑道：「符老爺子早已得到消息，沿途均派有本帮弟子暗中傳訊，昨天午後，突接飛報追騎竟是擅使毒物的陸家傳人，老爺子急忙傳令調集捉蛇高手，又特地令人收集蜂蜜，備辦應敵之物，所以來遲了一步。」

高翔更加驚訝，忙問：「他老人家現在何處？」

那弟子答道：「符老爺子昨夜還在內江城中，現在恐怕已經先回青城去了，老人家留下話，渡過沱江，一路不必再担心追兵，但青城附近却有强敵現踪，必須趕回去處理，不能等候高夫人，着咱們護送至內江縣城，然後請夫人和少俠逕往青城相見。」

高翔長吁一聲，笑對母親道：「娘！符老爺子是爹爹平生最好的知友，他都趕來了，想必爹爹也知道您老人家千里返家的消息了，咱們一家就要團圓啦。」

徐蘭君聽了，却黯然嘆息了一聲，面上毫無欣喜之色，喃喃道：「只怕相見之時，未必眞能暢歡——」

高翔忙道：「娘快不要這麼想，過去的事，爹爹最體諒，何况現在水落石出，他老人家怎會……？」

徐蘭君淺淺一笑，說道：「但願如此——啊！翔兒，怎不見你金伯父回來？」

高翔一怔，幾乎答不上話來，目光一瞬，却見金鳳儀也正用無限訝異的神情看着他，好像也在問，是呀！我早想問你了，我爹呢？

這一刹那，他眞是心亂如蔴，腦中意念飛馳，一連轉了四五個主意，終於强顏一笑，揚眉道：「妳們不問，我還不想說出來呢，金伯父福緣遇合，他已經——」

「他老人家已經怎麼樣？」

金鳳儀忍不住脫口而問，眉眸之間，流露出無限關切，焦急和期待。

高翔擧目凝注遠方，藉以壓抑住滿眶熱淚，漫聲道：「途經川東白帝城附近，遇見當年『宇內雙奇』碩果僅存的百音居士，百音前輩和金伯父師門淵源極厚，此次爲了魔教肆虐，重入塵世，金伯父跟百音老前輩一夕暢談，相偕同往青海探研一件尅制天火教主徐綸和密宗高手阿難陀的絕技，短日之內，恐怕無法分身，所以特命我兼程趕來會合，他……他老人家不能親赴青城了……」

他自從來到人世，這是第一次當面說謊，話才說完，滿臉已脹得通紅。

幸好金鳳儀並未留意，聽完欣喜無限，笑道：「百音老前輩當代奇人，我曾聽爹爹提起過，據說他專研音律，胸羅萬機，立意要將武功溶於音律之中，首創以音尅敵之法，姑姑，妳一定見過那位百音老前輩吧？」

徐蘭君含笑道：「他跟妳師祖併列宇內雙奇，聲名相等，自然是見過的了。」

回頭又問高翔道：「百音前輩要與你金伯父探研的，是不是屬於以音尅敵方面的事？」

高翔忙道：「是的，正是關於音律制敵的事。」

徐蘭君又問：「你金伯父臨去時怎麼說？」

高翔道：「這個……啊！金伯父說：『百音前輩囑咐之事，十分重要，爲了時間關係，他不能先往青城，請娘代他向爹爹解釋，有鳳儀世妹去，也就跟他親自去一樣，他和百音前輩去一趟青海，最多三五月，也就可以趕來青城跟爹和娘相聚了。』……」

徐蘭君忽然眼眶一紅，默然垂首，沒有再說什麼。

金鳳儀却嘟着嘴道：「爹爹也眞是，什麼事必須那麼急迫？就算要去青海也是順路，爲什麼竟不肯來跟我們見見面再去呢？」

阿媛和馬元祥心情又自不同，都喜道：「百音老前輩是多年前就名揚四海的奇人，有他老人家出面，更不用担心天火教天魔教那些魔子魔孫了。」

高翔表面含笑，內心悲苦，支吾了幾句，便特地要阿媛將從陸羣仙身上搜得的藥瓶逐一檢視，挑出那瓶專解「無形之毒」的解藥，謹愼地收好，道：「這東西太重要，如果在喇嘛僧王阿難陀手中，後果不堪設想。」

天色甫亮，一行人已抵達內江縣城，丐帮弟子將衆人安頓在城中一家宏大客棧中，便作別而去，大家激戰了一夜，都甚疲憊，略用了些飲食，各自回房休息。

高翔剛送走丐帮弟子，轉回房間，却被徐蘭君面色凝重喚入上房，掩閉了房門，正色問道：「翔兒，娘要問你一件事，你可不能再哄騙我？」

（未完待續）